



太平廣記

(13)

· 文白对照全译 ·

太平广记

第十三册

卷三百一——卷三百二十五

目 录

第十三册

- 第三百一卷 1
- 神十一 汝阴人 崔敏壳 张安 仇嘉福 食羊人
王峻
- 第三百二卷 16
- 神十二 皇甫恂 卫庭训 韦秀庄 华岳神女 王
儗
- 第三百三卷 32
- 神十三 韩光祚 宣州司户 崔圆 郑仁钧 季广
琛 刘可大 奴苍璧 南纘 王常
- 第三百四卷 51
- 神十四 开业寺 女娲神 王籍 畅璀 乔龟年
张光晟 淮南军卒 元载张渭 颍阳里正
- 第三百五卷 69
- 神十五 王法智 李佐时 韦皋 窦参 李伯禽
萧复弟 李纳 崔汾 辛秘
- 第三百六卷 87

- 神十六 陈袁生 冉遂 魏耽 卢佩
第三百七卷 103
- 神十七 沈聿 党国清 太原小吏 村人陈翁 乐
坤 永清县庙 崔泽 韩愈 李逢吉 樊
宗训 裴度 张仲殷 凌华
第三百八卷 125
- 神十八 李回 李序 蔡荣 刘元迴 郑翦 柳澥
马总 崔龟从
第三百九卷 142
- 神十九 蒋琛 张遵言
第三百一十卷 159
- 神二十 张无颇 王筠 马朝 郗元位 夏阳赵尉
卢嗣宗 三史王生 张生
第三百一十一卷 180
- 神二十一 萧旷 史遂 田布 进士崔生 张偃
裴氏子 韦驺
第三百一十二卷 198
- 神二十二 楚州人 陷河神 睿宗儒 滑能 柳
晦 刘山甫 尔朱氏 李仲吕 新昌
坊民 裴氏女 夏侯祯 徐焕 罗弘
信 李嶢

第三百一十三卷 217

- 神二十三 杨鑣 张璟 崔从事 王审知 张怀武 李玫 赵瑜 关承湍妻 李冰祠 郑君雄 锺离王祠 盘古祠 狄仁杰祠 葛氏妇 马希声 庞式

第三百一十四卷 237

- 神二十四 清泰主 仆射陂 李泳子 谯义俊 刘峭 袁州父老 朱廷禹 僧德林 司马正彝 刘宣 黄鲁 张鋌 郭厚 浚阳县吏 朱元吉 沽酒王氏 鲍回 刘皞 崔练师

第三百一十五卷 259

- 神二十五(淫祠附) 梨山庙 吴延瑫 淫祠 余光祠 鮓父庙 鲍君 张助 著饵石人 洛西古墓 豫章树 狄仁杰檄 飞布山庙(有目无文) 画琵琶 壁山神

第三百一十六卷 276

- 鬼一 韩重 公孙达 鲜于冀 卢充 谈生 陈蕃 刘照 张汉植 范丹 费季 周式 陈阿登

第三百一十七卷 294

●鬼二 吴祥 周翁仲 田畴 文颖 王樊 秦巨伯
宗岱 郑奇 钟繇 夏侯玄 嵇康 倪彦
思 沈季 糜竺 王弼 陈仙 胡熙 鲁肃

第三百一十八卷 315

●鬼三 陆机 赵伯伦 朱彦 桓回 周子长 荀泽
桓軹 朱子之 杨羨 王肇宗 张禹 邵
公 吴士季 周子文 王恭伯 李经 谢邈
之 彭虎子 司马恬 阮德如 陈庆孙 甄
冲

第三百一十九卷 337

●鬼四 张子长 桓道愨 周临贺 胡茂回 阮瞻
临湘令 顾氏 江州录事 陈素 胡章 苏
韶 夏侯愷 刘他 王戎 王仲文

第三百二十卷 358

●鬼五 蔡谟 姚元起 阎剿 孙稚 索邈 冯述
任怀仁 王明 王彪之 王凝之 姚牛 桓
恭 阮瑜之 刘澄 刘道锡 赵吉 司马隆

第三百二十一卷 378

●鬼六 郭翻 王瑗之 牵腾 新鬼 刘青松 庾亮
司马义 李元明 张闳 庾绍之 韦氏
胡馥之 贾雍 宋定伯 吕光

第三百二十二卷 396

- 鬼七 陶侃 谢尚 襄阳军人 吕顺 桓恭 庾崇
曹公船 王志都 唐邦 王矩 周义 袁
乞 王恒之 刘遁 王思规 华逸 张君林
蛮兵 陈皋 袁无忌 新蔡王昭平 远学
诸生

第三百二十三卷 418

- 鬼八 张隆 吉宕石 富阳人 给使 甄法崇 谢
晦 谢灵运 梁清 徐道饶 东莱陈氏 谢
道欣 沈寂之 王胡 陶继之 朱泰 戴承
伯 章授 施续门生 张道虚

第三百二十四卷 440

- 鬼九 秦树 竺惠炽 郭铨 贺思令 山都 区敬
之 刘隽 檀道济 石秀之 夏侯祖观 张
承吉 梁清 崔茂伯 巢氏 胡庇之 索颐

第三百二十五卷 462

- 鬼十 王骋之 孟襄 司马文宣 虞德严猛 郭庆
之 薄绍之 索万兴 郭秀之 庾季随 申
翼之 王怀之 柳叔伦 刘廓 王瑶 王文
明 夏侯文规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一

神十一

汝阴人 崔敏壳 张安 仇嘉福
食羊人 王 峻

汝阴人

汝阴男子姓许，少孤。为人白皙，有姿调，好鲜衣良马，游骋无度。常牵黄犬，逐兽荒涧中，倦怠大树下。树高百余尺，大数十围，高柯旁挺，垂阴连数亩。仰视枝间，悬一五色彩囊，以为误有遗者，乃取归，而结不可解。甚爱异之，置巾箱中。向暮，化成一女子，手把名纸直前，云：“王女郎令相闻。”致名讫，遂去。有顷，异香满室，渐闻车马之声。许出户，望见列烛成行。有一少年，乘白马，从十余骑在前，直来诣许曰：“小妹粗家，窃慕盛德，欲托良缘于君子，如何？”许以其神，不敢苦辞。少年即命左右，洒扫别室。须臾，女车至，光香满路。侍女乘马数十人。

皆有美色，持步障，拥女下车，延入别室，帟帐茵席毕具。家人大惊，视之皆见。少年促许沐浴，进新衣，侍女扶入女室。女郎年十六七，艳丽无双，著青袿襦，珠翠璀璨，下阶答拜。共升堂，少年乃去。房中施云母屏风，芙蓉翠帐，以鹿瑞锦障映四壁。大设珍肴，多诸异果，甘美鲜香，非人间者。食器有七子螺、九枝盘、红螺杯、萸叶碗，皆黄金隐起，错以瑰碧。有玉罍，贮车师葡萄酒，芬馨酷烈。座上置连心蜡烛，悉以紫玉为盘，光明如昼。许素轻薄无检，又为物色夸眩，意甚悦之。坐定，许问曰：“鄙夫固陋，蓬室湫隘，不意乃能见顾之深，欢忭交并，未知所措。”答曰：“大人为中乐南部将军，不以儿之幽贱，欲使托身君子，躬奉砥砺。幸过良会，欣愿诚深。”又问：“南部将军今何官也？”曰：“是嵩君别部所治，若古之四镇将军也。”酒酣叹曰：“今夕何夕？见此良人。词韵清媚，非如闻见。”又援箏作飞鸿别鹤之曲，宛颈而歌，为许送酒。清声哀畅，容态荡越，殆不自持。许不胜其情，遽前拥之。乃微盼而笑曰：“既为诗人感幌之讥，又沾上客挂纓之笑，如何？”因顾令撤筵，去烛就帐。恣其欢狎，丰肌弱骨，柔滑如飴。明日，遍召家人，大申妇礼，赐与甚厚。积三日，前少年又来曰：“大人感愧良甚，愿得相见，使某奉迎。”乃与俱去，至前猎处，无复大树矣。但见朱门素壁，若今大官府中，左右列兵卫，皆迎拜，少年引入，见府君，冠平天帟，绛纱衣，坐高殿上，庭中排戟设纛。许拜谒，府君为起，揖之升阶，劳问曰：“少女幼失所恃，幸得托奉高明，感庆无量。然此亦冥期神契，非至精相感，何能及此。”许谢，乃与入内。门宇严邃，环廊曲阁，连亘相通。中堂高会，酣燕正欢，因命设乐。丝竹繁错，曲度新奇。歌妓数十人，皆妍冶上色。既罢，乃以金帛厚遗

之,并资仆马,家遂(遂原作送。据明钞本改。)贍给。仍为起宅于里中,皆极丰丽。女郎雅善玄素养生之术,许体力精爽,倍于常矣。以此知其审神人也。后时一归,皆女郎相随,府君辄馈送甚厚。数十年,有子五人,而姿色无损。后许卒,乃携子俱去,不知所在也。(出《广异记》)

汝阴有个姓许的男子,少年时失去父母。他生得皮肤白皙,风流潇洒。平时爱穿漂亮的衣服,更喜欢好马。有一次他骑着马带着狗在荒野追逐猎物,追得十分疲累,就在一棵十多丈高的大树下歇息。这大树浓荫蔽日,树冠复盖了好几亩地。他偶尔抬头看,发现树枝杈间挂着一个彩色的口袋,心想这大概是谁丢失的,就取下来带回家中。然而这个彩袋口子扎得非常紧,怎么解也解不开,心里非常喜欢它,只好把它包起来放在箱子里。然而到黄昏时,那彩袋竟变成了一个女子,手里拿着一个名帖,交给了许某,说:“我家府君的女儿想见您。”说罢将名帖留下就走了。不大一会。许某就闻见满屋充溢着一种奇异的香气,然后就所见远处有车马声传来。许某来到屋外,就看见一串灯火由远至近,一位骑着白马的少年随着十多个侍卫来到面前。少年对许某说:“我有个出身很平常的妹妹,非常仰慕您的为人和品德,想和您结为良缘,不知您意下如何?”许某暗想这一定是神仙,不敢推辞过分,就应了下来。那少年立刻命左右清扫出另外一间屋子。过了片刻,几十位十分娇美的骑马侍女拥着一位乘车的少女来到屋外。侍女们在车旁围起幃子不让外人看见,簇拥着那少女下车进了屋。许家的人发

现仅仅片刻的时光,室内就布置得富丽堂皇,要什么有什么,都十分惊奇。这时那少年催许某洗了澡,并换上他送上的新衣,便由侍女扶着进了屋。那少女看来十六七岁,娇艳无比,穿着一身黑色衣服,戴着珠翠首饰。她将许某迎进屋内后,那位少年就回避而去。许某定神一看,见屋内列着云母屏风,床上是芙蓉翠帐,连四壁都挂上了华丽的幛子。桌子已备好了丰盛的酒席,其中大部分果品都是世上没见过的,发散着异香,食具也十分华贵,有七子螺、九枝盘、红螺杯、萼叶碗,都是镶金嵌银,光耀夺目。还有一个玉瓮,里面装的是西域车师国的葡萄酒,芬芳醇美。紫玉的烛台上点着一个个连心蜡烛,照得室内亮如白昼。许某平日就不太拘检,又喜欢豪华的排场,见到这些十分高兴。坐定之后,许某问少女:“我是个鄙陋的俗人,居室又很简陋,竟得到您这样的眷顾,使我又喜又惊。不知怎样才好?”那少女回答说:“我的父亲是中乐南部将军,不因为女儿卑贱,想把我许给您,终身奉侍您,这是他衷心的愿望。”许某又问:“南部将军相当人世间的什么官呢?”少女说:“南部将军相当于古代镇守四方的将军,隶属于嵩山君的管辖。”两人边谈边饮酒。那女子酒到半酣时感叹地说:“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啊,使我结识了一位出色的郎君。”她说话的声音清朗婉丽,十分动人。接着少女又弹起古筝,伴着清幽的音韵唱起了歌,歌声似怨似诉,动人肺腑,边唱边向许某敬酒,动情得似乎把握不住自己了。许某更是心旌摇荡,突然上前紧紧把少女拥在怀中。少女睨着眼睛嗔道:“今天您大概想学一学诗人那种有感佩巾的讥笑,又怕辱于上客挂这纓之美。是么?”然后就让人撤了筵席,灭了灯火。二人双双进了罗帐,尽情欢爱,

直到天亮。许某感到女子的玉体也十分娇美，皮肤柔嫩如同软糖一般。第二天，那女子又把许家的所有人都召了来，像主妇一样，赏给了不少贵重的礼品，过了三天后，以前来过的那个白马少年又来了，对许某说：“我家大人十分感激您，想与您相见，特派我来迎接。”许某就随他去了。他们来到许某曾打猎歇息的那个地方，大树已经不见了，却是一幢白墙红门的府第，象是现今的一座官邸。门外列队的侍卫见他们到来，都行礼拜迎。少年领许某进了大门，只见中乐南部将军头戴平天巾，身着红纱袍，高坐在大殿上。堂上排列着各种兵器和纛旗。许某赶忙下拜。府君这时也忙迎下殿来说：“我离开人世时女儿尚小，无人照料，如今幸而能托付给你，使我十分感激。然而这毕竟是阴阳两界的婚事，如果不是精诚动天，是不会成全的。”许某再次拜谢。府君就请他到后庭去游玩。但见重重大门相通，一条条四廊连着一处处楼阁。在一个中央大厅里正进行着豪华的筵会，府君请许某入席，并命奏乐，几十个姿色绝美的歌妓献舞助兴，大家尽情豪饮狂欢。宴会结束后，府君赠给许某一伪极厚的礼金，还赠给一些仆人和好马。家就富裕起来，盖了一座豪华的府第，全家都过着富足的日子，那女子精通养年益寿之术，传授给他，使他体力精神越来越好，由此许某更相信女子是神人。后来他们夫妻常常回去看望府君，每次府君都有很厚的馈赠。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好几十年，女子生了五个孩子，但仍象原来一样艳丽娇美。后来许某去世，女子也就带着孩子们走了，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

崔敏壳

博陵崔敏壳，性耿直，不惧神鬼。年十岁时，常暴死，死十八年而后活。自说被枉追，敏壳苦自申理，岁余获放。王谓敏壳曰：“汝合却还，然屋舍已坏，如何？”敏壳乞固求还，王曰：“宜更托生，倍与官禄。”敏壳不肯，王难以理屈，徘徊久之。敏壳陈诉称冤，王不得已。使人至西国，求重生药，数载方还。药至布骨，悉皆生肉，唯脚心不生，骨遂露焉。其后家频梦敏壳云：“吾已活。”遂开棺，初有气，养之月余方愈。敏壳在冥中，检身当得十政刺史，遂累求凶阙，轻侮鬼神，幸获无恙。其后为徐州刺史。皆不敢居正厅，相传云，项羽故殿也。敏壳到州，即敕赖洒扫。视事数日，空中忽闻大叫曰：“我西楚霸王也。崔敏壳何人，敢夺吾所居！”敏壳徐云：“鄙哉项羽，生不能与汉高祖西向争天下，死乃与崔敏壳争一败屋乎！且王死乌江，头行万里，纵有余灵，何足畏也。”乃帖然无声，其厅遂安。后为华州刺史。华岳祠旁，有人初夜，闻庙中喧呼。及视庭燎甚盛。兵数百人陈列，受敕云：“当与三郎迎妇。”又曰：“崔使君在州。勿妄飘风暴雨。”皆云：“不敢。”既出，遂无所见。（出《广异记》）

博陵有个叫崔敏壳的人，性情耿直，不怕妖魔鬼怪。十岁那年突然死去，过了十八年又复活了。自称是冤枉而死，死后

向阎罗王苦苦申诉。过了一年多阎王说：“那就放了你吧，但是你家的房舍已经坍塌了，你回去往哪儿去呢？”崔某坚持要求还阳。阎王说：“那你就重新托生吧，托生后让你当大官。”崔某仍不干。阎王跟他讲不通，只好派人到西天去求再生药。过了好几年终于把药求来了，把药涂在崔某的白骨上，很快就长出了新肉，只有脚心还是露着骨头，总也生不了肉来。这之后他家的人就梦见他说：“我已经复活了。”于是就赶快打开棺材。果然发现崔某有气息，养了一个多月，才真正活过来。

崔某在阴曹曾查得自己还阳后可做十任刺史官，所以什么都不怕，专门找一些凶宅住，对鬼神持轻视态度，常常讥笑谩骂鬼神，从没有出过什么事。过去到徐州做刺史的官员们，从不敢住进刺史官邸的正厅。因为传说刺史官邸曾是项羽的宅第。崔某到徐州后，不管那一套，把刺史官邸正厅打扫以后就住了进去，并开始办公。这天忽然听见空中有人大喊：“嗨！我是西楚霸王，姓崔的你算什么东西，敢来强占我的府第？”崔某淡淡一笑慢声慢语地说：“项羽呀，你可真卑劣极了。你活着时跟刘邦争不了天下，死了却跟我争这幢破屋子，这算什么有能耐！何况你自刎乌江而死，头却到万里以外。纵然有点魂儿，有什么威力能吓住我？”崔某说完，空中果然再没有声音，这座房子从此也安宁了。后来，崔某又当了陕西华州刺史。华州有个华山祠，有天夜里忽然从祠传来喧哗的人声。崔某从窗口向祠里看，但见祠中院内灯火通明，有几百名士兵正在列队听宣王命，说是给华山君的三公子迎娶新娘，这时就听宣旨的人说：“崔大人现在是华州地方官，这位官员天不怕地不怕，更不怕鬼神，你们千万不可乱施风雨惊动了他。”士兵们都说：“不

敢,不敢!”崔某走出去再看,一切都消失了。

张 安

玄宗时,诏所在功臣、烈士、贞女、孝妇,令立祠祀之。江州有张安者,性落拓不羁。有时独醉,高歌市中,人或笑之,则益甚,以至于手舞足蹈,终不愧耻。时或冠带洁净,怀刺谒官吏,自称浮生子。后忽无疾而终,家人既葬之。每至夜,其魂即谒州牧,求立祠庙。言词慷慨,不异生存。时李玄为牧,气直不信妖妄。及累闻左右启白,遂朝服而坐,召问之,其魂随召而至。玄问曰:“尔已死,何能复化如人?言词朗然,求见于余,得何道致此?必须先言,余即与尔议祠宇之事。”其魂曰:“大凡人之灵,无以尚之。物之妖怪,虽窃有灵。则云与泥矣。夫人禀天地和会之气,方能成形。故人面负五岳四渎之相,头象天之圆,足象地之方。自有智可以料万事,自有勇可以敌百恶,又那无死后之灵耶?况浮生子生之日,不以生为生;死之日,不以死为死。其生也既异于众,其死也亦异于众。生子今日闻使君之明,遇天子之恩,若不求一祠,则后人笑浮生子不及前代死者妇人女子也。幸详而念之。设若庙食自使君也,使浮生子死且贵于生,又足以见人间贪生恶死之非也。”州牧曰:“天子之前代之功臣、烈士、孝女、贞妇之祠者,示劝戒,欲后人仿效之。苟立祠于尔,不知以何使后人仿效耶?”魂曰:“浮生子无功无孝无贞可纪也。使君殊不知达人之道,高尚于功烈孝贞也。”州牧无以

屈,命私立祠焉。(出《潇湘录》)

唐玄宗时,皇帝下诏书,命全国各地为功臣、勇士、贞女、孝妇立祠祭祀。江州有个叫张安的人,性格豪放潇洒,为人也很清高。常常喝了酒就在街上放声高歌,引得不少人围着看笑话。但张安更加高兴,甚至手舞足蹈起来,有时又衣冠楚楚,带着自己的名帖去见地方官吏,自称名叫“浮生子”。后来张安什么病也没得竟突然死了,家人们只好给他下了葬。然而每到夜晚,张安的魂就来拜见江州刺史,要求也为自己立祠庙供奉。讲起话来慷慨激昂,和他活着时一模一样。当时李玄是江州刺史,为人正直,从不相信鬼怪神灵。后来他总听人们说起张安显灵要求立祠的事,就想弄个究竟。这天夜里,李玄穿着官服坐在州衙大堂上,叫左右把张安的魂传来。果然,张安听召来到堂上。李玄就问道:“你已经死了,是怎么复化为人形的?而且还口口声声要拜见我。你是得了什么道术才达到这个地步的?这些事都必须先给我讲清楚,然后再谈给你立祠的事,懂吗?”张安的魂说:“凡属人类的灵魂,便是至高无尚的,而物之为妖为怪,虽然也可以有灵性,但不过是浮云或泥土罢了。而人完全不同。因为人禀承了天地会合的钟灵之气,所以他们魂能成形。请看,人的脸上就带着江河山岳的形象,人的头象征着天的圆,人的脚象征着地的方,人有智慧可以处理万事,人有勇气可以战胜万恶。人这样了不起,死后怎么能没灵魂呢?况且我既然自称‘浮生子’,就早把生死看透了。我活着的时候并不认为我是活人,死了也不认为就是真死了。我不论活着或

死了,都和别人不同。现在我赶上了好时候,皇上有这么大的恩德,您这位州官又这么英明,我如果不请求给我也立个祠庙,那岂不让后代笑话我连那些死了的女人都不如吗?深望您能理解我的心愿,如果能给我立祠供食,使我虽死也能扬名显贵,这对世上那些贪生怕死的人,也是个很好的教导和榜样啊!”李玄说:“皇上下诏为前代的功臣、勇士、孝女、贞妇立祠,是为了让后代人学习。如果我为你立祠,让后代人学习你的什么呢?”张安说:“我浮生子固然没有什么忠孝节烈的事绩,但我却是个高洁放达的人。您难道不懂得吗,高洁放达的人,在道德情操上比那些功臣节妇还要高尚得多哩!”州牧李玄说不过张安,只好偷偷下令为他立了一座祠堂。

仇嘉福

唐仇嘉福者,京兆富平人,家在簿台村。应举入洛,出京,遇一少年,状若王者。裘马仆从甚盛。见嘉福有喜状,因问何适。嘉福云:“应举之都。”人云:“吾亦东行,喜君相逐。”嘉福问其姓,云:“姓白。”嘉福窃思朝廷无白氏贵人,心颇疑之。经一日,人谓嘉福:“君驴弱,不能偕行,乃以后乘见载。”数日,至华岳庙,谓嘉福曰:“吾非常人。天帝使我案天下鬼神,今须入庙鞠问。君命相与我有旧,业已如此,能入庙否?事毕,当俱入都。”嘉福不获已,随入庙门。便见翠幙云黯,陈设甚备,当前有床。贵人当案而坐,以竹倚床坐嘉福。寻有教呼岳神,神至俯

伏。贵人呼责数四，因命左右曳出。遍召关中诸神，点名阅视。未至昆明池神，呼上阶语。请嘉福宜小远，无预此议。嘉福出堂后幕中，闻幕外有痛楚声，抉幕，见己妇悬头在庭树上。审其必死，心色俱坏。须臾，贵人召还，见嘉福色恶，问其故，具以实对。再命审视，还答不谬，贵人惊云：“君妇若我妇也，宁得不料理之，遂传教召岳神，神至，问何取簿台村仇嘉福妇，致楚毒。神初不之知，有碧衣人，云是刺官，自后代对曰：“此事天曹所召。今见书状送。”贵人令持案来，敕左右封印之，至天帝所，当持出，已自白帝。顾谓岳神，可即放还。亦谓嘉福：“本欲至都，今不可矣。宜速还富平。”因屈指料行程，云：“四日方至，恐不及事，当以骏马相借。君后见思，可于净宝焚香，我当必至。”言讫辞去。既出门，神仆策马亦至，嘉福上马，便至其家。家人仓卒悲泣，嘉福直入，去妇面衣候气。顷之遂活，举家欢庆。村里长老，壶酒相贺，数日不已。其后四五日，本身骑驴，与奴同还，家人不之辨也。内出外入，相遇便合，方知先还即其魂也。后岁余，嘉福又应举之都。至华岳祠下，遇邓州崔司法妻暴亡，哭声哀甚，惻然悯之。躬往诣崔，令其辍哭，许为料理，崔甚忻悦。嘉福焚香净室，心念贵人，有顷遂至。欢叙毕，问其故：“此是岳神所为，诚可留也。为君致二百千，先求钱，然后下手。”因书九符，云：“先烧三符，若不愈，更烧六符，当还矣。”言讫飞去。嘉符以神言告崔，崔不敢违。始烧三符，日晚未愈。又烧其余，须臾遂活。崔问其妻：“初入店时，忽见云母车在阶下，健卒数百人，各持兵器，罗列左右。传言王使相迎，仓卒随去。王见喜，方欲结欢，忽有三人来云：“太乙神问何以夺生人妻？”神惶惧，持簿书云：“天配为己妻，非横取之。”然不肯遣。须臾，有大神

五六人，持金杵，至玉庭。徒众骇散，独神立树下，乞宥其命。王遂引己还。”嘉福自尔方知贵人是太乙神也。尔后累思必至，为嘉福回换五六政官，大获其力也。（出《广异记》）

唐代有个叫仇嘉福的人，家住京兆富平的簿台村。他到洛阳去赶考，在路上遇见一个少年。看这少年带着很多车马仆从，颇象宫庭里的王公贵族。少年问嘉福喜气洋洋地到哪儿去，嘉福说赴京赶考。少年说，我恰好也要住东去，咱们结个伴多好啊。嘉福问他姓什么，说姓白。嘉福暗想：“朝廷里也没有姓白的王公贵人啊，这人倒是什人呢？”两个相伴走了一天，少年说：“你的驴子太瘦弱了，咱俩走不到一起，你就坐在我的车后面吧。走了几天来到华岳庙前，少年才说：“我不是世间人，是天帝派我巡察天下鬼神的。现在我要进华岳庙问案子。你和我前世曾是朋友，能不能陪我问案呢？事完后我们再一同进京。”嘉福不由自主地就随少年进了庙内，看见庙堂挂着华贵的帐幔，各样陈设都很齐全。那少年端坐在大案后面，让嘉福坐在旁边竹床上。少年开始问案，先让人传呼山神。山神立刻跪伏在案下，少年叫手下人把山神责打了一顿后拖了出去。然后就传唤关中所有的神都来，少年一一点名查看。最后点到昆明池神时，叫该神到前面问话，并让嘉福暂时回避一下。嘉福就躲在堂上的幔帐后面去了，却立刻听到堂外有痛叫呻唤声，偷偷掀幕一看，竟然是自己的妻子被吊在堂外的树上，眼看非死不可了。嘉福大惊失色，正不知所措时，少年请他出来。一见他脸色很坏就问：“你怎么了？”嘉福只好实话实说。少年

让他再好好看看那吊着的女人,嘉福又看了看说确实是我的妻子。少年吃惊地说:“你的妻子就如同我的妻子,我们是朋友,我岂能不关照一下!”于是立刻又把山神传来,问他为什么把簿台村仇嘉福的妻子抓来处刑。山神说不知道。这时跪在山神后面穿绿衣的判官说:“这个女子的案子是天帝的司曹办的,我们遵照天曹的公文才把她抓来。”少年命令把案卷拿来,让左右立刻把案卷封起来,并对判官说:“这件案子我回去后直接向天帝说,你们立刻把这女子放掉吧!”转身又对嘉福说:“你不能到京都赶考了,赶快回你的家乡吧。”边说边屈指算回程所需的日子,说:“你四天才能到家,怕来不及了,我借你一匹快马吧。以后你若有事找我,可以在一个洁净的屋子里烧上香,一想我我就能来。”说罢辞别嘉福而去。嘉福出门后见神的仆从已备好了骏马,嘉福上马,片刻就到了家门口,只听得家里人哭声一片。嘉福进奔屋内,揭开蒙在妻子脸上的尸布向她口中吹气,不一会她就活过来了。全家大喜,村里邻里也都前来看望,大家饮酒祝贺了好几天。过了四五天,突然又一个嘉福骑着驴和仆人赶回来,家里人正惊奇难以分辨时,两个嘉福遇在了一起,立刻就合成了一个。这才知道先回来的原来是嘉福的魂灵。一年多后,仇嘉福又进京赶考。走到华岳祠附近时,突然听到哭声震天。原来是邓州崔司法的妻子暴亡。嘉福十分同情,就直接去见崔司法,让他们别哭,说可以想办法。崔司法喜出望外。嘉福就在一间净室里焚香祷告那位少年贵人,果然很快就来到面前。少年听嘉福讲述以后说:“这事是山神干的,我可以办得了。我替你给他送二百千钱,然后再想别的办法。”说着少年就画了九张符交给嘉福说:“先烧三张,如果不

能复活,就再烧六张,那时一定能复活了。”说罢少年就腾空而去。嘉福就把符交给了崔司法让他照着神说的话去办。崔司法就先烧了三张符,但到天黑也没见效。接着又烧了其余六张,果然妻子立刻复活了。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我刚入店时,忽然看见空中有云母的车降在阶前,还有几百各持刀枪的兵士前呼后拥。云母说我们天王要见你,很快就把我带走了。天王看见我非常高兴,刚要和我交欢,忽然云中又来了三个人,质问天王说:‘太乙神问你凭什么夺世间人的妻子?’天王很害怕地拿出一张文书说‘这个女人是上天配给我的,不是我夺来的。’看样子是不打算让我回人间。过了一会,又来了五六个大神,手里拿着金棒,十分威严,把大王的侍从吓得纷纷逃散,只剩下大王站在树下,恳求六个大神饶命。这样我才又复活回到人间。”这时仇嘉福才知道那位少年贵人原来就是东皇太乙神。后来,嘉福只要一祝祷思念他,他就会到来,而且很能帮忙出力,使嘉福调动升迁了五六任官。

食羊人

开元末,有人好食羊头者。常晨出,有怪在门焉,羊头人身,衣冠甚伟。告其人曰:“吾未之神也,其属在羊。吾以汝好食羊头,故来求汝。辍食则已,若不尔,吾将杀之。”其人大惧,遂不复食。(出《纪闻》)

唐代开元末年,有一个好吃羊头的人。这天早晨他刚一出门,见门外站着一个妖怪,羊头人身,穿戴很高贵。妖怪说:“我是分管未时的神,未时属羊。因为你好吃羊头,所以专门来见你。今后,你还是别再吃羊了,如果不改,我就宰了你!”这人吓坏了,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吃羊了。

王 峻

王峻气充雄壮,有龙虎之状,募义激励,有古人之风。馭下整肃,人吏畏而义之。峻卒后,信安王祚,于幽州讨奚告捷。奏称,军士咸见峻领兵为前军讨贼。户部郎中杨伯成上疏,请为峻坟增封域,降使享祭,优其子孙。玄宗从之。(出《谭宾录》)

王峻是一个强壮的大汉,生得气度如龙似虎,而且为人急公好义,颇有古代大将风度。他在军中对待部下也非常严格,人们对他十分敬畏。王峻死后,信安王祚带兵在幽州讨伐奚乱告捷。在给朝廷的奏章上说,军士们都曾看见已去世的王峻领兵在前锋冲杀。户部郎中杨伯成也在上疏中请求为王峻扩充坟地,派官员祭祀,并优抚他的后代。唐玄宗接受了这些奏请并一一照办。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二

神十二

皇甫恂 卫庭训 韦秀庄 华岳神女
王 儁

皇甫恂

皇甫恂，字君和。开元中，授华州参军。暴亡，其魂神若在长衢路中，夹道多槐树。见数吏拥簪，恂问之，答曰：“五道将军常于此息马。”恂方悟死耳，嗟叹而行。忽有黄衣吏数人，执符，言天曹追，遂驱迫至一处。门阙甚崇，似上东门，又有一门，似尚书省门。门卫极众，方引入。一吏曰：“公有官，须别通，且伺务隙耳。”恂拱立候之。须臾，见街中人惊矍辟易。俄见东来数百骑，戈矛前驱。恂匿身墙门以窥。渐近，见一老姥，拥大盖，策四马，从骑甚众。恂细视之，乃其亲叔母薛氏也。恂遂趋出拜伏，自言姓名。姥驻马问恂：“是何人？都不省记。”恂即称小

名,姥乃喜曰:“汝安得来此?”恂以实对。姥曰:“子侄中唯尔福最隆,来当误尔。且吾近充职务,苦驱驰,汝就府相见也。”言毕遂过。逡巡,判官务隙命入。见一衣冠,昂然与之承迎,恂哀祈之。谓恂曰:“足下阳中有功德否?”恂对曰:“有之。”俛而笑曰:“此非妄语之所。”顾左右曰:“唤阍,(古瓦反。)割家来。”恂甚惶惧。忽闻疾报声,王有使者来,判官遽趋出,拜受命。恂窥之,见一阍人传命毕,方去。判官拜送门外,却入,谓恂:“向来大使有命,言足下未合来,所司误耳。足下自见大使,便可归也。”数吏引去,西行三四里,至一府郡,旌旗拥门,恂被命入。仰视,乃见叔母据大殿,命上令坐,恂俯伏而坐,羽卫森然。旁有一僧趺宝座,二童子侍侧,恂亦理揖。叔母方叙平生委曲亲族,诲恂以仁义之道,陈报应之事。乃曰:“儿岂不闻地狱乎?此则其所也,须一观之。”叔母顾白僧:“愿导引此儿。”僧遂整衣,而命恂:“从我”。恂随后行。比一二里,遥望黑风,自上属下,烟涨不见其际。中有黑城,飞焰赫然。渐近其城,其黑气即自去和尚丈余而开。至城,门即自启,其始入也。见左右罪人,初剥皮吮血,砍刺糜碎,其叫呼怨痛。宛转其间,莫究其数,楚毒之声动地。恂震怖不安,求还。又北望一门,炽然炎火,和尚指曰:“此无间门也。”言讫欲归,忽闻火中一人呼恂。恂视之,见一僧坐铁床,头上有铁钉钉其脑,流血至地。细视之,是恂门徒僧胡辨也。惊问之,僧曰:“生平与人及公饮酒食肉,今日之事,自悔何阶。君今随和尚,必当多福,幸垂救。”曰:“何以奉救?”僧曰:“写金光明经一部,及于都市为造石幢,某方得作畜牲耳。”恂悲而诺之。遂回至殿,具言悉见。叔母曰:“努力为善,自不至是。”又曰:“儿要知官爵否?”恂曰:“愿知之。”俄有黄衣抱案来,敕于

庑下发视之。见京官至多。又一节,言太府卿贬绵州刺史,其后掩之。吏曰:“不合知矣。”遂令二人送恂归,再拜而出。出门后,问二吏姓氏,一姓焦,一姓王。相与西行十余里。有一羊三足,截路吼噉,骂恂曰:“我待尔久矣!何为割我一脚?”恂实不省,且问之,羊曰:“君某年日,向某县县尉厅上,誇能割羊脚。其时无羊,少府打屠伯,屠伯活割我一脚将去,我自此而毙。吾由尔而夭。”恂方省之,乃卑词以谢,託以屠者自明。焦王二吏亦同解纷。羊当路立,恂不得去。乃谢曰:“与尔造功德可乎?”羊曰:“速为我写金刚经。”许之,羊遂喜而去。二吏又曰:“幸得奉送,亦须得同幸惠,各乞一卷。”并许之。更行里余,二吏曰:“某只合送至此,郎君自寻此途。更一二里,有一卖浆店,店旁斜路,百步已下,则到家矣。”遂别去。恂独行,苦困渴。果至一店。店有水瓮,不见人。恂窃取浆饮,忽有一老翁大叫怒,持刀以趣,骂云:“盗饮我浆。”恂大惧却走,翁甚疾来。恂反顾,忽陷坑中,恍然遂活。而殓棺中,死已五六日。既而妻觉有变,发视之,绵绵有气。久而能言,令急写三卷金刚经。其夜忽闻敲门声,时有风窸窣然。空中朗言曰:“焦某王某,蒙君功德,今得生天矣。”举家闻之。更月余,胡辨师自京来,恂异之,而不复与饮。其僧甚恨,恂于静处,略为说冥中见师如此,师辄不为之信。既而去至信州,忽患顶疮。宿昔溃烂,困笃。僧曰:“恂言其神乎?”数日而卒。恂因为石中造石幢。幢工始毕,其日市中豕生六子,一白色。(一白色原作五色白。据明钞本改。)自诣幢,环绕数日,疲困而卒。今幢见存焉。恂后果为太府卿,贬绵州刺史而卒。(出《通幽记》)

皇甫恂,字君和。唐开元年间,授官为华州参军时,突然死去。死后觉得自己的魂魄走在一条漫长的街道上,路两旁都是槐树。看见几个人用扫帚清扫,就问清道做什么。回答说,五道将军常在这里歇马。这时皇甫恂才知道自己也死了。正在感叹,忽然有几个手执符的穿黄衣的官员催他快走,说天曹在追他。皇甫恂被仓惶地赶到一个高大的殿堂门外,看那大门非常庄严,好象是世间皇城的上东门。又有一个门,好象是尚书省的门,门口警卫森严。刚要带他进去,一个官员说,里面大人正在办紧要公事,得等一会他有了空才能通报。皇甫恂只好老实地等着。这时,街上的人突然惊慌地到处躲避,原来从东来了几百个骑马的执枪的人,皇甫恂也躲在墙角偷看。不一会看见一个有伞盖的四马车上坐着一个老妇人在很多随从簇拥下过来了。他细细一看,那老妇人竟是已经去世的婢娘薛氏。皇甫恂立刻跑出来跪伏在地,并报出自己的姓名。老妇人停下来问:“你是什么人?我怎么想不起来了?”皇甫恂就说出自己的小名。老妇人一听才笑了起来,又问:“你怎么会到这儿来了?”皇甫恂就照实说自己死了。老妇人说:“我的子侄中,你的福气是最大的,你来肯定是他们弄错了。可是我最近公务非常繁忙,现在还有急事,你以后到我府上来再谈吧”。说完就匆匆走了。

过了一会儿,判官办公务有了时间,就传皇甫恂上殿。皇甫恂一看殿上走下来一个穿官服很傲气的人,就苦苦向他求告还阳。判官问:“你想还阳,那你在阳世积有什么功德吗?”皇甫恂说:“有功德。”判官俯耳笑道:“这里可不是容你胡说八道

的地方。”说着就命令左右：“把他的阳物割下来！”皇甫恂一听就吓坏了。忽然听见外面有人报道：“阎王的使者到！”判官赶快下殿去接，并跪拜听命。皇甫恂偷眼看，见一个太监模样的人向判官传达了命令就走了。送走了使者，判官回来对皇甫恂：“刚才使者传来大王的命令，说你不该到这里来，是主管你方的司官弄错了。你自己去见见那使者，就可以还阳了。”于是有几个官员领着皇甫恂走出判官大殿，向西走了三四里，来到一个府邸前，只见门外旗织飘扬，很是森严。官吏让他进去后，抬头一看，大殿上正端坐着他的婶子。婶子命他上殿坐下，他就战战兢兢地坐下了。婶子的旁边还有一个宝座，一个和尚正在打坐，两旁各有一个童子。皇甫恂也向和尚拜了一下。婶子对皇甫恂说自己过去有很多对不住乡亲族人的事，教导他一些重仁义信报应的道理，并说：“孩子，你不是听说过地狱吗？这里就是地狱啊。你来了就看一看吧。”说着看了看那个和尚说：“你就带他去吧。”和尚整了整衣裳，让皇甫恂跟他走。走出去一二里地时，就看见远处黑烟滚滚，自上而下无边际地翻卷着，黑烟里有一座黑城，城里烈火冲天。来到城外一丈远的地方，那黑烟就在和尚的面前分开了，城门也自动打开。进城后，只见到处都是受刑的罪犯，有的被剥皮吸血，有的被斧剁磨碾，到处是拷打声和罪犯的号叫声，惨不忍闻。皇甫恂吓破了胆，请求快点离开。他们又来到一个门前，只见门内烈焰万丈。和尚说这儿叫无间门，说罢了就打算回去。这时突然听见烈火中有人喊皇甫恂的名字，一看是一个和尚坐在烧红的铁床上，脑袋上钉着个大铁钉，血流如注。皇甫恂仔细辨认，原来是自己的一个门徒叫胡辨的和尚，就惊问他怎么到了这地步。胡辨

说：“是因为我平时爱和别人也和你喝酒吃肉，犯了佛门大戒，现在后悔极了，请救救我吧！”皇甫恂问：“我怎么能救得了你呢？”胡辨说：“你为我抄一部《金光明经》，再为我在城里造一个刻着经文的石柱，那我就可以投胎做一个畜牲了。”皇甫恂很难过地答应下来。然后他回到大殿，把刚才所见所闻说给婶子听。婶子说：“只要你多做好事，是不会到那个地步的。”又问皇甫恂想不想知道自己的阳间官运，皇甫恂说想知道。不一会，就有一个穿黄衣的官员抱着一堆大簿子来，让他在殿下看。皇甫恂见簿子里京官非常多，又翻到一页，终于看到了自己，写的是先当大府卿，然后又贬到四川绵州当刺史。他还想往后看，黄衣官员忙合上簿子说：“以后的事就不该让你知道了。”婶子就派了两个官员送皇甫恂回阳世。皇甫恂拜别出门，问二位官员的姓氏，他们说一个姓焦一个姓王。三人往西走了十多里时，突然有只三条腿的羊堵住去路不断狂叫道：“皇甫恂，我等你多时了！你为什么割了我一只蹄子？说！”皇甫恂实在不明白，就问羊是怎么回事。那羊说：“你某年某日在某县的县尉大厅上夸口说你能活剝羊蹄。当时没有羊，你们就打屠户，屠户只好剝了我一只蹄子送给你，我因此就死掉了。这不是你的罪果吗？”皇甫恂这才想起来，忙不迭的向羊陪罪，并说我还要向那个屠户转告，也让他知道他的罪果。这时焦、王两个官员也上来劝解，可是那只羊仍然堵着路不放行。皇甫恂说：“那我为你造些功德行不行？”羊说：“当然行。你快为我写一部《金刚经》吧。”皇甫恂答应后，羊才高兴地走开了。两个官员又说：“我俩有幸送你一路，你能不能也给我们各写一卷经？”皇甫恂也答应了。又走了一里多路，两个官员说：“我们只

能送到这里,你自己继续走吧。再走一二里地,有一个卖水的小店,店旁有条斜路,走百步就是你家了。”两个官吏走后,皇甫恂就自己往前走,正觉得又累又渴时,果然看见一个小店。店里没有人,有一个大瓮,里面是水,他就偷偷取来喝。正喝着突然一个老头拿着刀逼过来,大喊:“你怎么偷喝我的水?”皇甫恂夺路就逃,老头在后面紧追。皇甫恂边跑边回头看,一脚陷进一个坑里,突然一惊就复活了。这时他已死了五六天,已经盛殓在棺材里。他的妻子觉得不对劲儿,揭开棺材看,发现皇甫恂有微弱的气息。过了好久终于会说话了,急忙说:“快写三卷《金刚经》!”这天夜里忽然有人敲门,还有阵阵风吹进屋来,接着听得空中有人大声说:“焦某王某由于你的功德,今天要转生了!”这话全家都听到了。一个多月后,那个在地狱里见过的受火刑的和尚胡辨从京城来了,皇甫恂很奇怪,就不再同他喝酒。和尚很生气,皇甫恂就把他拉到一旁,简单说了在阴间看见他受刑的事。和尚根本不信。几天后,和尚去了信州后,突然头上生了疮,而且一夜之间就烂透了,痛苦不堪,心想皇甫恂说的真就这么神吗?不几日,和尚就死了。皇甫恂遵守在地狱中对和尚的许诺,为他在城里造了一个刻着经文的石柱。石柱造起来那天,城里有个猪生了六个猪羔,其中一只是白色的。这个白猪竟独自跑到那根石柱前,围着石柱转了好几天,终于累死在石柱下了。这个石柱现在还立在城中。皇甫恂后来果然作了太府卿,贬为绵州刺史后,死在了任上。

卫庭训

卫庭训，河南人，累举不第。天宝初，乃以琴酒为事，凡饮皆敬酬之。恒游东市，遇友人饮于酒肆。一日，偶值一举人，相得甚欢，乃邀与之饮。庭训酌，此人昏然而醉。庭训曰：“君未饮，何醉也？”曰：“吾非人，乃华原梓桐神也。昨日从酒肆过，已醉君之酒。故今日访君，适醉者亦感君之志。今当归庙，他日有所不及，宜相访也。”言讫而去。后旬日，乃访之。至庙，神已令二使迎庭训入庙。庭训欲拜，神曰：“某年少，请为弟。”神遂拜庭训为兄，为设酒食歌舞，既夕而归。来日复诣，告之以贫。神顾谓左右：“看华原县下有富人命衰者，可收生魂来。”鬼遍索之，其县令妻韦氏衰，乃收其魂。掩其心，韦氏忽心痛殆绝。神谓庭训曰：“可往，得二百千与疗。”庭训乃归主人，自署云：“解医心痛。”令召之。庭训入神教，求二百千，令许之。庭训投药，即愈如故。儿女忻怵，令亦喜，奉钱为宴饮。自尔无日不醉，主人谕之曰：“君当隐贫窳，何苦使用不节乎？”庭训曰：“但有梓桐神在，何苦贫也！”主人以告令，令召问之，具以实告。令怒，逐庭训而焚梓桐神庙。庭训夜宿村店，忽见梓桐神来曰：“非兄之过，乃弟合衰。弟今往濯锦江立庙，极盛于此，可诣彼也。”言讫不见。庭训又往濯锦江，果见新庙。神见梦于乡人，可请卫秀才为庙祝。明日，乡人请留之。岁暮，神谓庭训曰：“吾将至天曹，为兄问禄寿。”去数日归，谓庭训曰：“兄来岁合

成名,官至泾阳主簿。秩不满,有人迎充判官。”于是神置酒饯之。至京,明年果成名,释褐授泾阳县主簿。在任二载,分务闲暇,独立厅事,有一黄衫吏,持书而入,拜曰:“天曹奉命为判官。”遂卒于是夕。(出《集异记》)

卫庭训是河南人,几次求功名都没考取。天宝初年,就日日弹琴饮酒,而且一喝酒就要请朋友同饮。经常请朋友到东市酒店去喝酒。有一天,偶然遇到一位举人,谈得很投机,举人就约他一同喝酒。庭训又回请举人时,举人却已经醉了。庭训说:“我还没请你喝,你怎么就醉了?”举人说:“我不是凡人,是华原县的梓桐神。昨天已同你喝醉了酒,今天是感念你特来看望你。现在我该回庙去了。以后你有什么办不了的事,尽管找我。”过了十几天,庭训就到庙里去看他。刚到庙前,梓桐神已派了两个人迎接。进庙后,庭训想行礼,梓桐神说:“我比你小,算是你的弟弟好吗?”于是神就行了礼。然后摆下宴席和歌舞,欢饮到晚上庭训才回去。第二天庭训又来看梓桐神,述说自己很穷困。梓桐神对旁边的人说:“看看华原县里有没有身体不佳的富人,可以把他的魂拘来。”神派人在县里到处找,发现县令的妻子韦氏身体衰弱,就把她的魂收了来,并把她的心堵住。韦氏立刻心痛得要死。神对庭训说:“你去吧,给她治心病,向她要二百千钱。”庭训就到县衙对主管说:“我能治心痛病。”县令就请他给妻子看病。庭训要二百千钱才给看,县令同意。韦氏吃了庭训的药,果然立刻就好了。县令和全家人十分高兴,送了钱后又留庭训喝了一顿。庭训有了钱,就天天狂饮无

度。主人告诫他说：“你应该还伪装穷困，何苦这样挥霍呢？”庭训说：“有梓桐神帮助，我怕什么穷啊！”主人把这话告诉了县令，县令把庭训叫来问，庭训把实情全说了。县令大怒，赶走了庭训，放火烧了梓桐神庙。庭训夜里投宿在一个乡村小店里，梓桐神忽然来了。神说：“这事不怪你，是我命中该遭此祸。现在我要去濯锦江立庙，在那里会比在这里更兴盛。你可以去那里找我。”说完就不见了。于是庭训就赶到濯锦江，果然看见了一座新庙。梓桐神又给人们托梦，说可以请卫秀才来当庙里的管事。第二天，人们就都来请他当了庙祝。年末时，神对庭训说：“我要去一次天庭，去查看一下你的官运和寿数。”几天后神就回来了，说：“你明年能考中，能做泾阳县的主簿。不到十年，会有人迎你做判官。于是梓桐神备酒为庭训赶考饯行。第二年，庭训到京，果然考中，被委派为泾阳县主簿。在任上干了两年的时候，有一天公务不忙，他站在大厅里，突然有一个黄衣官员拿着文书进来说：“天曹派你去当判官。”就在这天晚上，卫庭训就去世了。

韦秀庄

开元中，滑州刺史韦秀庄，暇日来城楼望黄河。楼中忽见一人，长三尺许，紫衣朱冠。通名参谒，秀庄知非人类，问是何神。答曰：“即城隍之主。”又问何来。答曰：“黄河之神，欲毁我城，以端河路，我固不许。克后五日，大战于河湄，恐力不禁，故

来求救于使君尔。若得二千人，持弓弩，物色相助，必当克捷。君之城也，唯君图之。”秀庄许诺，神乃不见。至其日，秀庆帅劲卒二千人登城。河中忽尔晦冥，须臾，有白气直上十余丈，楼上有青气出，相萦绕。秀庄命弓弩乱射白气。气渐小，至灭，唯青气独存，逶迤如云峰之状，还入楼中。初时，黄河俯近城之下，此后渐退，至今五六里也。（出《广异记》）

唐朝开元年间，滑州刺史韦秀庄公余时到城楼上看黄河。在楼中忽然看见一个人，身穿紫衣头戴红帽，只有三尺高。这个人自报姓名向他参拜。韦秀庄知道他不是凡人，就问他是什 么神祇？回答说是本城的城隍。又问他来有什么事，城隍说：“黄河神打算摧毁这座城池，为了使黄河的河道畅通。我坚决拒绝。五天之后，我与他将在河岸有一场大战。我担心打不过黄河神特来向你求援。如果你能支援我两千名弓箭手，到时候帮助我，我就一定能打胜。这个城是你所管，就看你的了。”韦秀庄答应了他的要求后，这人就消失了。过了五天，韦秀庄率领着两千名精壮的士兵登上城楼，看见河面上变得一团漆黑，然后冒出一股十多丈高的白气，同时城楼上也冒出一股青气，和河上的白气缠绕在一起。这时韦秀庄命令弓箭手们向白气发箭，白气渐渐变小最后终于消失，只剩下青气了。青气蒸腾而上，化入云端，又飘到望河楼里。起初，黄河的流水已逼近城下，后来才逐渐退回去。一直退到现在离城五六里的地方。

华岳神女

近代有士人应举之京，途次关西，宿于逆旅舍小房中。俄有贵人奴仆数人，云：“公主来宿。”以幕围店及他店四五所。人初惶遽，未得移徙。须臾，公主车声大至，悉下。店中人便拒户寝，不敢出。公主于户前澡浴，令索房内。婢云：“不宜有人。”既而见某，群婢大骂。公主令呼出，熟视之曰：“此书生颇开人意，不宜挫辱。”第令入房，浴毕召之，言甚会意。使侍婢洗濯，舒以丽服。乃施绛帐，铺锦茵，及他寝玩之具，极世奢侈，为礼之好。明日相与还京。公主宅在怀远里，内外奴婢数百人，荣华盛贵，当时莫比。家人呼某为驸马，出入器服车马，不殊王公。某有父母，在其故宅。公主令婢诣宅起居，送钱亿贯，他物称是。某家因资，郁为荣贵。如是七岁，生二子一女，公主忽言，欲为之娶妇，某甚愕，怪有此语。主云：“我本非人，不合久为君妇，君亦当业有婚媾。知非恩爱之替也，其后亦更别婚，而往来不绝。婚家以其一往辄数日不还，使人候之。见某恒入废宅，恐为鬼神所魅。他日，饮之致醉，乃命术士书符，施衣服中，及其形体皆遍。某后复适公主家，令家人出止之，不令入。某初不了其故，倚门惆怅。公主寻出门下，大相责让云：“君素贫士，我相抬举，今为贵人，此亦与君不薄，何故使妇家书符相间，以我不能为杀君（原本君下有主字。据明抄本删。）也。”某视其身，方知有符，求谢甚至。公主云：“吾亦谅君此情，然符命已

行,势不得住。”悉呼儿女,令与父诀,某涕泣哽咽。公主命左右促装,即日出城。某问其居,兼求名氏,公主云:“我华岳第三女也。”言毕诀去,出门不见。(出《广异记》)

从前有位书生赴京赶考,走到关西,住进一个旅店里。忽然有几个贵人的仆从进店说公主要来住,并用幃幕把周围几家店房都围了起来。店里的人们很惊慌,还没来得及搬走就听见外面公主的车声隆隆,只好关上房门不敢出来。公主住下后要洗澡,叫使女查查不许有人在屋里。使女发现躲在门后的书生,就大骂起来。公主把书生叫出来仔细看了看说:“这个人挺不错的,不要难为他。”公主去洗浴,就让书生在屋里呆着。洗浴以后,又和书生谈起来,话很投机,就让使女领书生去洗浴,并给他换上华贵的衣服。然后在屋里挂上华丽的红帐子,床上铺了锦缎被褥,和书生一同就寝了。第二天,公主和书生一起来到京城。公主家在怀远里住,家里有好几百名仆从婢女,其富贵的程度当时谁也比不上。公主家的人都管书生叫驸马。书生的用度也象王公贵族一样排场。公主还派人到书生自己的家里去问候,并给了很多钱和贵重的物品,书生家里也过起了豪华的生活。这样过了七年,公主生了两男一女。有天公主忽然对书生说:“我打算为你娶个妻子。”书生很惊讶。公主说:“我不是凡人,不可能永远陪伴你,你应该有自己的妻室。”书生这才知道不是公主对他没有恩爱了。后来书生就娶了一房妻子,但仍和公主经常来往。妻子家发现书生常常一出去好几天不回家,就派人跟着,见书生常去一个破败的宅第,

于是怀疑书生是被鬼怪所迷。有一天,家里人把书生灌醉,叫道士写了符咒装进他的衣服里。书生又到公主那里去,在门外就让公主的仆人挡住不让进去。书生不知原因,很难过的靠在门上不走。公主出门来,狠狠责备书生说:“你不过是一个贫困的书生,由于我你才过上了好日子。我待你这么好,你为什么让你妻子家画符咒来害我?你以为我还斗不过你吗?”书生翻检自己的衣服,才知道身上藏着符,急忙向公主陪罪。公主说:“我原谅你,但是符咒已起了作用,我们不能再来往了。”说罢就把儿女们叫来,让他们和书生诀别。书生痛哭失声。公主叫仆人快收拾收行李,当天就要出城。书生忙问公主家住哪里,求公主把姓名告知。公主说:“我是华山君的三女儿。”说完就和书生诀别,一出门就不见了。

王 儻

王儻者,少应通事舍人举。开元末,入京。至阙西,息槐树下,闻(闻原作为。据明钞本改。)传诏声。忽见数骑,状如中使,谓儻曰:“为所宣传,真通事舍人矣。”因以后骑载儻。儻亦不知何人,仓卒随去。久之,至华岳神庙中。使置儻别院,诫云:“慎无私视。”便尔入内。儻独坐,闻棒杖楚痛之声,因前行窃窥。见其妇为所由系颈于树,以棒拷击。儻悲愁伫立,中使出,见惨怛而问其故。儻涕泗,具言其事。使云:“本欲留君,妻既死,理不可住。若更迟延,待归之后,即不能救。君宜速还开棺,此即放

妻活。”乃命左右取驿马，送王舍人。俄见一狐来，憊不得已，骑狐而骋。其疾如风，两日至舍。骑狐乃其魂也，憊本身自魂出之后，失音不言。魂既至家，家人悲泣。憊命开棺，其妻已活，谓憊曰：“何以至耶？”举家欢悦。后旬日，本身方至。外传云：“王郎归！”失音已十余日。魂云：“王郎至矣。”出门迎往，遂与其魂相合焉。（出《广异记》）

唐朝开元末年，有个叫王憊的人去考通事舍人。进京城后，在皇宫西门外一棵槐树下歇息。忽然听见宣读诏书的声音，接着来了几个骑马的人，看样子是宫中的使者，他们对王憊说：“王舍人，奉命传你！”王憊弄不清他们是谁，只好仓促的骑上马随他们而去。跑了半天，进了华岳庙。使者让王憊呆在另一个院里，并警告他说：“不许偷看。”然后就进去了。王憊正呆坐着，忽然传来阵阵拷打和哭叫声，就跑去偷偷看，一看竟是自己的妻子被吊在树上拷打。王憊没有办法，只能痛苦地站在那里看着。不一会儿那使者转来，见王憊满面悲然，问是什么原因，王憊忍不住哭了起来，说出刚才看见的事。使者说：“本来打算把你留在这里，现在你妻子已死，就不能留你了。若再延误时间，你妻子就没救了。你快回去开棺材，这里马上放她回去。”说罢让左右赶快牵马送王憊回去。不一会，牵来一只狐狸。王憊顾不上许多，只好骑上狐狸。那狐狸跑起来竟象风一样快，两天就到了家。原来是王憊的魂骑着狐狸回来了，而王憊本人则不能说话了。魂到家后，立刻打开棺材，看见妻子已经复活。妻子问王憊：“你怎么回来了？”全家分外高兴。过了

十几天,王儻本身才回到家。据说王儻回来后十几天不会说话,直到他的魂说了一句:“王儻回来了。”魂和肉身才合到了一起。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三

神十三

韩光祚 宣州司户 崔 圆 郑仁钧
季广琛 刘可大 奴苍璧 南 纘
王 常

韩光祚

桃林令韩光祚，携家之官，途经华山庙，下车谒之。入庙门，而爱妾暴死。令巫请之，巫言：“三郎好汝妾，既请且免，至县当取。”光祚至县，乃召金工，为妾铸金为观世音菩萨像，然不之告。五日，妾暴卒，半日方活，云：“适华山府君，备车骑见迎。出门，有一僧，金色，遮其前，车骑不敢过。神曰：‘且留，更三日迎之。’”光祚知其故，又以钱一千，图菩萨像。如期又死，有顷乃苏曰：“适又见迎，乃有二僧在，未及登车。神曰：‘未可取，更三日取之。’”光祚又以千钱召金工，令更造像。工以钱出

县,遇人执猪,将烹之。工愍焉,尽以其钱赎之,像未之造也。而妾又死,俄既苏曰:“已免矣。适又见迎,车骑转盛,二僧守其门,不得入。有豪猪大如马,冲其骑,所向颠仆,车骑却走。神传言曰:‘更勿取之。’于是散去。”光祚怪何得有猪拒之,金工乃言其故。由是盖信内教。(出《纪闻》)

桃林县令韩光祚,带着家眷去上任。经过华山庙时,他的爱妾突然死去。韩光祚找来巫师,让他去向华山神请求放爱妾还阳。巫师说:“华山神三郎看上了你的爱妾,我已求告,但只能暂时免她死。等你一到县里,三郎就会来娶她。”光祚到了县里,背地里找金匠为妾铸了一尊观世音菩萨像,没有告诉爱妾。五天后,爱妾又突然死去。半日后又活过来,对他说:“刚才三郎派车马来迎我,一出门就遇见一个金色的菩萨挡在路上,车马不敢过去。三郎说,先放我回来,三天后再来接我去。”光祚心里明白是那尊金菩萨起了作用,就又拿一千钱画一幅菩萨像。三天后,爱妾果然又死了。过了一回活过来说:“刚才华山神又派人来接我,这次是两个菩萨挡在路上。华山神说先放我回来,过三天还要接我。”光祚又给了金匠一千钱,叫他再做一尊像。金匠带着钱出了县府,遇见有人将要杀猪,金匠是个慈悲心肠的人,把造金像的钱赎买了那头猪放掉,金像就没造成。三天后县令的妾又一次死而复活,对韩县令说:“这回我才彻底免死了。刚才华山神又来接我,这次派的车马更多。但是两个金菩萨守着咱家门,他们进不来。接着跑出来一个象马那么大的猪,扑向车马横冲直撞,人们四散而逃。华山神没有

办法,只好放弃了娶我的打算。”韩光祚奇怪怎么会出现那个大猪,那位金匠向他说明了真相。打这以后,韩光祚更加相信佛教。

宣州司户

吴俗畏鬼,每州县必有城隍神。开元末,宣州司户卒,引见城隍神。神所居重深,殿宇崇峻,侍卫甲杖严肃。司户既入,府君问其生平行事,司户自陈无罪,枉见录。府君曰:“然,当令君去。君颇相识否?”司户曰:“鄙人贱陋,实未识。”府君曰:“吾即晋宣城内史桓彝也,为是神管郡耳。”司户既苏言之。(出《纪闻》)

吴地的人都怕鬼,所以每个州县都供奉城隍神。开元末年,宣州司户死了,死后被城隍神召去。神住在一个很大的宫殿里,门外有很多侍卫,十分森严。城隍见到司户后,问他一生做了些什么,司户说自己没做什么坏事,不该死。神说:“你说得对,那就放你回去吧。不过,你认识我吗?”司户说:“我是凡人,得怎能认识你呢。”神说:“我叫桓彝,最近就要晋升为宣城内史,成为主管全郡的神了。”这些都是司户活过来以后说的。

崔 圆

天宝末,崔圆在益州。暮春上巳,与宾客将校数十百人,具舟楫游于江,都人纵观为堵。是日,风色恬和,波流静谧,初宴作乐,宾从肃如。忽闻下流十数里,丝竹竞奏,笑语喧然,风水薄送,(送原作近。据明钞本改。)如咫尺。须臾渐近,楼船百艘,塞江而至。皆以锦繡为帆,金玉饰舟,旌纛盖伞,旌旗戈戟,缤纷照耀。中有朱紫数十人,绮罗妓女几百许,饮酒奏乐方酣。他舟则列从官武士五六千人持兵戒严。泝沿中流。良久而过。圆即令访问,随行数里,近舟,舟中方言曰:“天子将幸巴剑,蜀中诸望神祇,迁移避驾,幸无深怪。”圆骇愕,因罢会。时朝廷无事,自此先为其备。明岁南狩,圆应卒无阙矣。(出《集异记》)

唐天宝末年一个清明时节,益州官员崔圆带着宾客和属下近百人乘船游江,盛况引得江岸上很多人看热闹。这天风和日丽,江上波平浪静。奏开宴乐时,宾客和仆从很肃静,忽听得江下游十几里外传来音乐和人的欢笑声,水上风传象很近。过了不久,一个庞大的船队过来了,百余艘高大的楼船几乎堵塞了江面。船帆都是彩色绸缎做的,船体镶金嵌玉。船上排列着旌旗伞盖等仪仗,光彩耀眼。居中的一条船上有几十个穿红、紫袍的人,还有近百的歌女舞伎。饮酒奏乐欢乐正浓。其它的

船上则是武士和仆从随扈五六千人。浩浩荡荡的船队沿江过了很久。崔圆派人跟着船队打听,走了几里地才靠近船队。其中一条船上的人对崔圆派来的人说:“皇帝要巡幸四川剑阁,我们这些四川的各路小神小仙必须搬迁回避,你们别见怪。”崔圆听说后大吃一惊,不再继续游江了。而此时朝廷平安无事。崔圆却因此而预先有所防备。第二年乱起,皇帝真的南行幸蜀,崔圆则武备接应无所欠缺。

郑仁钧

郑仁钧,钦说之子也,博学多闻,有父风。洛阳上东门外有别墅,与弟某及姑子表弟某同居。弟有妹,嫁杨国忠之子。时表弟因时疾丧明,眉睫复自眦眦然。又自发际,当鼻准中分,至于颌下,其左冷如冰而色白,其右热如火而色赤。姑与弟皆哀怜之,不知其何疾也。时洛中有郑生者,号为卜祝之士。先是御史大夫崔琳,奉使河朔,路径洛阳,知郑生有术,乃召与俱行。及使回,入洛阳。郑生在后,至上东门道,素知仁钧庄居在路旁,乃诣之。未入里门,而郑生遽称死罪,或言合死,词色惶惧。仁钧问之,郑生无他言,唯云合死。仁钧因诘之,郑生曰:“某才过此,不幸饥渴,知吾宗在此,遽为不速之客。岂知殊不合来,此是合死于今日也。”仁钧曰:“吾与姑及弟在,更无异人,何畏惮如此?”郑生股慄愈惧。仁钧初以无目表弟,不之比数,忽念疾状冷热之异,安知郑生不属意于此乎?乃具语表弟

之状。郑生曰：“彼天曹判官，某冥中胥吏。今日偶至此，非固有所犯。然谒之亦死，不谒亦死，礼须谒也。”遂书刺曰：“地府法曹吏郑某再拜谒。”时仁钧弟与表弟，堂上掷钱为戏。仁钧即于门屏呼引郑生，读其刺通之。郑生趋入，再拜谢罪而出。表弟再顾，长睫飒然，如有怒者。仁钧为谢曰：“彼不知弟在此，故来。愿赏其罪可乎？”良久朗言曰：“为兄恕之。”复诘之再三，终不复言。姑闻之，召于屏内，诱之以母子之情，感激使言，终不肯述其由。后数年，忽谓母曰：“促理行装，此地当有兵至，两京皆乱离。且拿我入城，投杨氏姊，丐三二百千，旬日便谋东归江淮避乱也。此时杨氏百口，皆当诛灭，唯姊与甥，可以免矣。”母居常已异之，乃入京，馆于杨氏。其母具以表弟之言告于女。其姊素知弟有郑生之言，及见其状貌，益异之，密白其夫，以启其父。国忠怒曰：“姻亲需钱，何不以直告，乃妖言相恐耶？”终无一钱与之。其女告母曰：“尽箱篋所有，庶可得办，何以强吾舅？”时母子止杨氏，已四五日矣。表弟促之曰：“无过旬日也。”其女得二三十万，与母去。临别，表弟谓其姊曰：“别与我一短褐（褐原作后。据明钞本改。）之袍。”其姊以紫绫加短絮为短褐，与之而别。明年，禄山叛。驾至马嵬，军士尽灭杨氏，无少长皆死。其姊闻乱，窜于旅舍后，潜匿草中得脱。及兵去之后，出于路隅，见杨氏一家，枕籍而死。于乱尸中，得乳儿青衣，已失一臂，犹能言。姊问：“我儿在否？”曰：“在主人榻上，先以比者紫褐复之。其姊遽往视之，则其儿尚寐，于是乃抱之东走。姊初走之次，忽顾见一老姬继踵而来，曰：“杨新妇缓行，我欲汝偕隐。”姊问为谁，曰：“昔日门下卖履姬也。”兵散后能出及得儿者，皆此老姬导引保护，全于草莽。是无目表弟，使杨保持

也。不然者,何以灭族之家,独漏此二人哉。(出《戎幕闲谈》)

郑仁钧是郑钦说的儿子,象他父亲一样博学多才。他在洛阳上东门外有座别墅,和姑姑、弟弟和表弟住在一起。还有个表妹嫁给了杨国忠的儿子。表弟有一天得了病突然双目失明,接着两个眼睛的睫毛突然长得很长很密,盖住了双眼,并从额头一直顺着鼻梁长下来,一直长到下巴颏。他的左半面脸凉得象冰而惨白,右半面脸却象火样热,颜色通红。姑姑和弟弟不知他得的什么病,又同情着急。当时洛中有个郑生,自称有预卜未来的法术。御史大夫崔琳奉命到河朔出使,经过洛阳,知道郑仁钧的表弟得了怪病,就想带着会法术的郑生去给郑仁钧的表弟看病。于是崔琳出使河朔之后就带着郑生回到洛阳。郑生在他的后面,走上东门道,还没进郑仁钧的门,郑生就连说自己犯了死罪,今天非死不可。郑仁钧问他怎么了,郑生不说别的,只不断的说自己肯定死在今天了。仁钧非得让他说出原因,郑生才说:“我是第一次到这里,由于又渴又饿,不过是想到这位同姓的家里吃点喝点什么。早知我来必死,是决不该来的。”仁钧说:“这里只有我的弟弟和姑姑,没有其他人,你怎么怕成这样?”郑生不说话,怕得两腿不住地抖。起初仁钧没有告诉郑生家里还有个生了怪病的表弟,现在一想,表弟的怪病是不是已被郑生知道了呢?不如索性告诉他,看他有什么反应。于是仁钧就把表弟奇怪的症状告诉了郑生。郑生听后说:“你表弟是天上的判官,而我是阴曹地府的一名小吏。今天我是偶然来到这里,并不是我有意冒犯他,现在我见他不见他都

是个死,按礼数我还是拜见他吧。”说罢写了个求见的名帖,上面写的是“地府法曹吏郑某再拜谒”几个字。当时仁钧的表弟正在屋里和他的弟弟玩扔钱的游戏。仁钧就领着郑生来到门边,念着郑生名帖上的话请求表弟接见郑生,表弟答应后,郑生就进屋了。仁钧在门外只听得郑生在屋里不断向表弟告罪请求宽恕。后来郑生就出来了。只见表弟的长睫毛札撒着随风飘动,好象是很生气的样子。仁钧就赶快为郑生求情说:“郑生不知道你在这里,不是故意来冒犯你,你就宽恕他吧。”表弟停了半天才说“看在表哥的面上,这次就原谅他了。”再问别的,表弟就什么也不说了。仁钧的姑姑听说了这事,就偷偷把表弟找到一边,以母子之情劝说感动他,希望他说出真情,然而表弟仍是不肯说明原因。过了几年,表弟忽然对姑姑说:“娘,赶快收拾行装,这里很快要打仗,两京也要大乱。你带着我进城去投奔嫁给杨国忠儿子的姐姐,去后向她家要些钱,十天后咱们再到江南去避乱。(后来杨国忠的全家一百多口人果然被叛军杀死,只有杨国忠的儿媳和外孙幸免于难,这是后话)郑仁钧的姑姑知道表弟不同凡人,就听信了他的话,带他进了京,客居在杨国忠家。姑姑把表弟的话告诉了女儿,女儿早就听说自己这位弟弟有预卜未来之术,等到看见弟弟,更加惊异,就偷偷地把弟弟说天下就要大乱的话告诉丈夫,让丈夫跟公公杨国忠说,并向他要些钱好到江南避乱。杨国忠一听大怒,对儿子说:“你小男子要钱就直说,拿这些胡说八道能吓住我吗?”结果一个钱也没给。女儿对母亲说:“不必强行向我公公要钱,我把自己的私房钱和贵重东西都给你们就行。”姑姑和表弟都不要。这时他们已在杨家住了四五天,表弟催促道:

“你们在这里不能超过十天,快走吧!”于是姐姐带了二三十万钱和母亲离开了杨家。临行时,表弟对他姐姐说:“给我做一件短袍子,我有用。”他姐姐就用紫缎做了件短袍留给了他。果然后来安禄山反叛,圣驾行至马嵬坡,叛军杀了杨国忠全家,老的少的都不留。只有表弟的姐姐听见叛兵到来后跑了出来,藏在草丛中。叛军退走后,姐姐从草丛中出来,看到杨国忠一家尸横遍地。她在乱尸里发现了杨家的一个使女,已被砍掉了一只胳膊,忙问:“我的儿子还活着吗?”那奶妈说:“在主人屋里的床上,身上盖着一件紫缎短袍子。”姐姐急忙跑去看,见自己儿子正盖着紫袍睡觉呢,忙抱起向东走。刚走不远,忽然看见一位老太太跟着她走来,老太太喊道:“杨夫人等等我,我想跟你一起逃难。”姐姐问:“你是谁?”老太太说:“我是过去在你家门前卖鞋子的。”原来这老太太是奉命保护她们母子的,奉的正是郑仁钧的表弟的命令,要不然,在兵变中杨国忠全家都被杀害,何以她们母子二人得以幸存呢?

季广琛

河西有女郎神。季广琛少时,曾游河西,憩于旅舍。昼寝,梦见云车,从者数十人,从空而下,称是女郎。姊妹二人来诣。广琛初甚忻悦,及觉开目,窃见仿佛犹在。琛疑是妖,于腰下取剑刃之。神乃骂曰:“久好相就,能忍恶心!”遂去。广琛说向主人,主人曰:“此是女郎神也。”琛乃自往市酒脯作祭,将谢前日

之过,神终不悦也。于是琛乃题诗于其壁上,墨不成字。后夕,又梦女郎神来,尤怒曰:“终身遣君不得封邑也。”(出《广异记》)

季广琛年轻时曾到河西一带旅游。有一次,在旅店里睡午觉,梦见有云车从空中而下,还有几十个随从跟着,说是叫女郎有姊妹二人来看望。广琛起初很高兴,醒后觉得那姊妹俩好象还在屋里,想了想,疑心是妖怪,就抽出宝剑想杀她们。这时就听姊妹俩说:“一直看你这人不错,想和你交个朋友,没想到你竟能起这样的坏心,真恶毒!”广琛把这事告诉店主,店主说:“咳呀,她俩就是女郎神啊!”广琛赶快去买了酒和肉,摆上后望空祭祷,请求女郎神原谅自己前日的鲁莽。然而女郎神始终生气。于是广琛想在墙上写首诗以表白心迹,可是笔硬是在墙上写不出字来。夜里,广琛梦见女郎神又来了。女郎神仍然气乎乎地说:“我们将叫你这一辈子也当不上能得到封地的官!”

刘可大

刘可大,以天宝中举进士,入京。出东都,途遇少年,状如贵公子,服色华侈,持弹弓而行,宾从甚伟。初与可大相狎,数日同行。至华阴,云:“有庄在县东。”相邀往,随至庄所。室宇

宏壮，下客于厅。入室良久，可大窃于中门窥觑，见一贵人在内厅理事。庭中囚徒甚众，多受拷掠，其声酸楚。可大疑非人境，惶惧欲去。初少年将入，谓可大慎无私视，恐有相累。及出曰：“适以咨白，何尔负约，然以此不能复讳，家君是华山神，相与故人，终令有益，可无惧也。”须臾下食，顾从者，别取人间食与刘秀才。食至相对，各饱，（饱原作保。据明抄本改。）兼致酒叙欢，无所不至。可大求检己簿，当何进达，今年身事复何如。回视黄衫吏为检。有顷吏云：“刘君明年当进士及第，历官七政。”可大苦求当年，吏云：“当年只得一政县尉。相为惜此，可大固求之，少年再为改。吏去，屡回央央，惜其减禄。可大恐鬼神不信，因再求之，后竟以此失职。明年辞去，至京及第，数年拜荥阳县尉而终。（出《广异记》）”

唐朝天宝年间，有个叫刘可大的秀才进京考举人，途中遇见一个衣冠华丽的少年公子，手里拿着弹弓，后面有很多随从。少年对刘可大很友好，在一起走了好几天。到华阴县时，少年说自家的庄园在县城东面，约秀才去住两天，秀才就跟去了。一看庄园房舍非常宏伟，少年安排秀才在前厅室内歇息后就出去了。秀才从中门向后院大厅里偷偷一看，见一个大官模样的人正在厅里问案，后院有很多囚犯，很多犯人正在被拷打用刑，一片悲惨的哭叫声。秀才怀疑这里大概不是人间，心里恐惧，想赶快离去。这时那少年回来了，发现秀才已偷看了后院的情景，质问道：“刚才不是告诉你不许偷看，你怎么不听？牵累了你怎么办？现在既然你已经看见，我也就不瞒你了。我

父亲就是华山神。不过你我既然是朋友,我会使你得到好处的,你不必怕。”不一会要开饭了,少年对左右说:“去拿些人间的食物,给刘秀才吃。”于是拿来了酒饭,相对边饮酒边欢叙,招待得无微不至。秀才请出少年查一查自己今生官运如何,今年能不能考中。少年就命一个穿黄衣的官去查。黄衣官查后说:“刘秀才明年可以考中进士,今生可以做七任官。”秀才心急,苦苦请求今年就考中作官。黄衣官说:“如果今年考取,只能当一任县尉小官,请您珍惜自己的前程。”刘可大仍然苦苦央求,少年只好为他把本子改了。那黄衣官员边走边遗憾地说:“这人真是,屡次央求,可惜要减自己的官路。”刘可大怕鬼神说的话不一定准,固执地去求那少年,后来因为这样竟失去很多官职。明年可大辞别那少年,到京城赶考,结果是只当了个荥阳县的县尉,过不几年就死了。

奴苍璧

相国李林甫家一奴,号苍璧,性敏慧,林甫怜之。忽一日暴死,经宿复苏。林甫问之,奴曰:“死时因不觉其死,但忽于门前见仪仗。拥一贵人经过,有似君上。方潜窥之,遽有数人走来擒之。随去,至一峭拔奇秀之山,俄及大楼下。须臾,有三四人黄衣小儿至,急唤苍璧入。经七重门宇,至一大殿下。黄衣小儿曰:(曰原作回。据明钞本改。)且立于此,候君命。”见殿上卷一珍珠帘,一贵人临阶坐。似劓割事。殿前东西立仗侍卫,

约千余人。有一朱衣人，携一文簿奏言：“是新奉命乱国革位者安禄山，及相次三朝乱主。兼同时悖乱贵人先定案。”殿上人问朱衣曰：“大唐君隆基，君人之数，虽将足矣，寿命之数何如耶？”朱衣曰：“大唐之君，奢侈不节俭，本合折数。但缘不好杀，有仁心，固寿命之数在焉。”又问曰：“安禄山之后，数人僭伪为主，杀害黎元。当须速止之，无令杀人过多，以伤上帝心，虑罪及我府。事行之时，当速止之。”朱衣奏曰：“唐君绍位临御以来，天下之人，安堵乐业，亦已久矣。据期运推迁之数，天下之人，自合罹乱惶惶。至于广害黎元，必不至伤上帝心也。”殿上人曰：“宜便先追取李林甫、杨国忠也。”朱衣受命而退。俄又有一朱衣，捧一文簿至。奉言：“是大唐第六朝天子复位，及佐命大臣文簿。”殿上人曰：“可惜大唐世民，效力甚苦，方得天下治，到今日复乱也。虽嗣主复位，乃至于末，终不治也。”谓朱衣曰：“但速行之。”朱衣又退。及将日夕，有一小儿下，急唤苍璧令对见。苍璧方子细，见殿上一人，坐碧玉床，衣道服，戴白玉冠，谓苍璧曰：“当却回，寄语林甫，速来我紫府，应知人间之苦。”苍璧寻得放回。”林甫知世不久将乱矣，遂潜恣酒色焉。（出《潇湘录》）

宰相李林甫家有个奴仆名叫苍璧，十分聪明能干，李林甫很喜欢他。苍璧有一天突然死去，过了一夜，又复活了。李林甫问他，苍璧说：“我并没有以为死了，只记得以前忽然来了一队仪仗，簇拥着一个像是天子的人过去了。我正藏在一旁偷看，突然被几个人抓走，来到一个挺拔险峻的山上的大楼前

面。过了片刻,有三四个穿黄衣的少年叫我快进楼里。我经过七道门,来到一座殿下。黄衣少年说:“先在这里站着,等君王的旨意。”只见殿上卷着珠帘,有一个大官坐在大殿上,象是个主管决断的人。殿前东西立着一千多名卫士。这时有个穿红衣的人,正拿着个大本子奏报说:“现在我呈送的是安禄山谋反和其后三朝中那些治国无方和谋朝篡位的案子。”殿上的大官问:“大唐皇帝李隆基怎么样了?做为皇帝他的气数是尽了,做为一个人,他还有没有阳寿?”红衣人说:“大唐皇帝平时非常奢侈豪华不知节俭,为此本该扣除他的阳寿,但他心地慈善,不好杀生害命,所以还有阳寿。”又问:“安禄山反叛以后,有好几个自称为王的,他们杀了不少百姓,应该尽快制止他们,别让他们杀人太多,伤了天帝的心,连我们也会吃罪不起。你只要发现他们要闹事,就马上制止。”红衣人回奏道:“唐朝皇帝即位以后,天下人安居乐业很长时间了,按照世事的运行规律,必然要乱上一段时间,一乱,必然要有些百姓遭劫甚至死亡,这是劫数难逃,天帝不会伤心怪罪的。”殿上的大官说:“那就先把李林甫、杨国忠抓来吧。”这时又有一个红衣人捧着簿子来奏报关于唐朝第六个皇帝复位和朝中的文武大臣的情况。殿上的大官说:“唐太宗李世民费了那么大的力气才得天下太平,如今天乱成这样,真可惜呀。虽然第六位皇帝复了位,大乱还是没有平息,你快想法子处理一下吧。”红衣人就退下去了。这时已经天色将晚,一个少年急忙叫我去殿上朝见。只见殿上的碧玉床上坐着一个穿道服戴白玉冠的人,他对我说:“你回到人间,告诉李林甫,快到这儿来报到,人世就要再遭大乱之苦了。”这样,我才又回到人世。”李林甫听苍璧这么一说,知道

天下又要大乱,就不再问政事,日日沉浸在酒色中了。

南 纘

唐广汉守南纘,常为人言:至德中,有调选同州督邮者,姓崔,忘其名字。轻骑赴任,出春明门,见一青袍人,乘马出,亦不知其姓字,因相揖偕行,徐问何官。青袍云:“新受同州督邮。”崔云:“某新授此官,君且不误乎?”青袍笑而不答。又相与行,悉云赴任。去同州数十里,至斜路中,有官吏拜迎。青袍谓崔生曰:“君为阳道录事,我为阴道录事。路从此别,岂不相送耶?”崔生异之,即与联辔入斜路。遂至一城郭,街衢局署,亦甚壮丽。青袍至厅,与崔生同坐。伍伯通胥传僧道等讫,次通词讼狱囚,崔之妻与焉。(崔之妻与焉五字原缺。据明钞本补。)崔生大惊,谓青袍曰:“不知吾妻何得至此?”青袍即避案后,令崔生自与妻言。妻云:“被追至此,已是数日,君宜哀请录事耳!”崔生即祈求青袍,青袍因令吏促放崔生妻回。崔妻问犯何罪至此,青袍曰:“案家同州,应同州亡人,皆在此厅勘过。盖君管阳道,某管阴道。”崔生淹留半日,请回,青袍命胥吏拜送曰:“虽阴阳有殊,然俱是同州也,可不拜送督邮哉?”青袍亦钱送,再三勤款挥袂,又令斜路口而去。崔生至同州,问妻,云病七八日,冥然无所知,神识生人才得一日,崔生计之,恰放回日也。妻都不记阴道,见崔生言之,妻始悟为梦,亦不审记忆也。(出《玄怪录》)

唐代广汉的太守南缙常常向别人讲述这样一件事。他说，至德年间，有个姓崔的人被派到同州去当督邮。崔某只身单骑上路，出了春明门，遇见一个穿青袍的人，二人相识后一起走。崔某问青袍人作什么官，青袍人说他刚刚被任命为同州督邮。崔某说：“我刚刚被任命为同州督邮，你不是搞错了吧？”青袍人笑了笑不说什么。两人继续同行，到了离同州几十里的一个岔路口，见有一个小官员在路口迎接。这时青袍人才对崔某说：“你是阳间的官，我是阴间的官，从这里咱俩就分开了，你不送我一程吗？”崔某心里十分惊异，就和青袍人并马走上岔道的一条斜路。他们来到一座城池，见街道布局倒很壮观。青袍人领着崔某进了衙门的大堂，和崔某一同坐下。这时衙门里的下属们开始报告一些日常的公务处理，接着又报告司法刑狱方面的情况，并开始问案。在问案时，崔某意外地发现，囚犯中竟有自己的妻子，大吃一惊，就问青袍人：“我妻怎么会到了这里？”青袍人回避了一下，让崔某和他妻子直接谈。崔妻说：“我已被抓来好几天了，你快去为我求求情吧。”崔某向青袍人求情以后，妻子就被放回阳世了。崔某问青袍人妻子犯了什么罪，青袍说：“凡是同州死的人，都到这里过堂，过了堂才知道罪名。你管阳世我管阴间，现在你知道了吧。”崔某停留了半日要求回去。青袍人让手下人拜送崔某，并说：“尽管我俩各管阴阳，但毕竟都是同州人，怎么能不送送你督邮大人呢？”然后设酒送行，依依惜别，并让崔某仍以岔路上的斜道回家。崔某到了同州后，妻子已经病了七八天了，一直不省人事。原来阳间

的一天是阴间的七八天,崔某一算,妻子生病时,正好自己在阴间求情,才使她得以还阳。然而他把这些情形告诉妻子时,妻子仍然不懂,只是恍然如梦地想起一些,但连梦也记不清楚了。

王 常

王常者,洛阳人。负气而义,见人不平,必手刃之;见人饥寒,至于解衣推食,略无难色。唐至德二年,常入终南山,遇风雨,宿于山中。夜将半,雨霁,月朗风恬,慨然四望而叹曰:“我欲平天下祸乱,无一人之柄以佐我,无尺土之封以资我;我欲救天下饥寒,而衣食自亦不充。天地神祇福善,顾不足信。”言讫有神人自空中而下,谓常曰:“尔何为此言?”常按剑良久曰:“我言者,平生志也。”神人曰:“我有术,黄金可成,水银可化,虽不足平祸乱,亦可济人之饥寒。尔能授此术乎?”常曰:“我闻此乃是神仙之术,空有名,未之睹也。徒闻秦始、汉武好此道,而终无成,只为千载讥诮尔!”神人曰:“昔秦皇、汉武,帝王也。处救人之位,自有救人之术而不行,反求神仙之术,则非也。尔无救人之位,而欲救天下之人,固可行此术。”常曰:“黄金成,水银化,真有之乎?”神人曰:“尔勿疑。夫黄金生于山石,其始乃山石之精液,千年为水银。水银受太阴之气,固流荡而不凝定,微偶纯阳之气合,则化黄金于倏忽也。金若以水银欲化黄金,不必须在山即化,不在山即不化。但偶纯阳之气合,即化

矣。君当受勿疑。”常乃再拜。神人于袖中取一卷书，授常，常跪受之。神人戒曰：“异日当却付一人。勿轻授，勿终秘，勿授之以贵人。彼自有救人之术，勿授之以不义，彼不以饥寒为念，济人之外，无奢逸。如不然，天夺尔算。”常又再拜曰：“愿知何神也。”神人曰：“我山神也。昔有道人藏此书于我山，今遇尔义烈之人，是付（付原作仆。据明抄本、黄本改。）尔。”言讫而灭。常得此书读之，成其术。尔后多游历天下，以黄金赈济乏绝。（出《潇湘录》）

洛阳有个王常，为人急公好义。见人不平必拔刀相助，见人饥寒，就解衣送食，宁可自己挨饿受冻。唐至德二年，王常进终南山，遇见风雨，只好在山里过夜。半夜时雨停了，月白风清。王常望天感叹说：“我想治国安邦，手里却没有丝毫权力，也没有任何资助。我想救天下饥寒的人，自己却缺衣少食。看来说什么神灵佑护好心的人，纯属胡说啊！”刚刚说完，就有一位神人从天而降，问王常：“你怎么能这样说？”王常手按着佩剑，半天才说：“我是在感叹平生的志向不能实现。”神说：“我有法术，可以点石成金，也能化水为银。虽然不能平乱安邦，也能救人饥寒。你愿意学这样法术吗？”王常说：“我倒是听说过这种法术，但没有见过。听说秦始皇汉武帝非常喜欢研究这种法术，但始终没有结果，反成为千百年的笑话。”神说：“秦皇汉武帝是帝王，他们本身就处在救人的位子上，也有救人的办法，却不去救人，反尔求神仙法术，真是大错特错了。而你没有能救人的权力地位，却有救天下人的志向，就可以学会和使用法

术。”王常问：“真有这种法术吗？”神人说：“当然有。黄金和水银，都是山石的精华。水银因为受阴气，才流荡不空，如果为纯阳之气交合，水银也立刻能变成黄金。这些你都不必怀疑，就接受我的传授吧。”王常拜谢后，神从袖中拿出一卷书交给王常，王常跪下来接过书。神告诫王常：“这种法术绝不能再传给别人，也不要泄漏秘密，更不能教给达官贵人，他们自会有救人的办法。也不要把这种法术教给不仁不义的人，他们根本不关心他人的疾苦。你掌握了这套法术，除了济世救人之外，绝不可做奢侈富贵的本钱，否则，上天会使你的法术失灵。”王常再次跪拜，完全应诺下来，并问：“我想知道您是位什么神仙呢？”神说：“我是山神。从前有个道士把这卷书藏在我山里，现在我遇见了你这位刚烈侠义的人，所以才把书给你。”说罢山神就不见了。王常得到这卷书，读后学会了法术。后来他就到处漫游，用他点化的金子赈济那些饥寒穷困的人们。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四

神十四

开业寺 女娲神 王籍 畅 璿
乔龟年 张光晟 淮南军卒 元载张谓
颍阳里正

开业寺

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丰乐里开业寺,有神人足迹甚长,自寺外门至佛殿。先是闾人宿门下,梦一人长二丈余,被金执槊,立于寺门外。俄而以手曳其门,扃鏑尽解,神人即俯而入寺。行至佛殿,顾望久而没。闾人惊寤,及晓视其门,已开矣。即具以梦白于寺僧,寺僧共视,见神人之迹。遂告以京兆,京兆以闻。肃宗命中使验之,如其言。(出《异室记》。明抄本作出《宣室志》。陈校本作出《宣室志记》)

唐代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那天,京城丰乐里的开业寺中发现了一个天神的大脚印。脚印从寺门外一直到佛殿。据庙里的看门人说他夜里梦见一个两丈多高的人,穿着金铠甲,手里拿着长矛,来到庙门外,这大神只用手一推,门上的锁就开了,然后就低头走进来,一直走到佛殿里,四下张望了半天就消失了。守门人惊醒后,早上去看寺门,门果然开着。他就把梦中情形告诉寺里的和尚,和尚们一齐来看,发现了神人的大脚印。他们把这事报告给京城的官员。肃宗皇帝也派人到开业寺内查看,一看果然是这么回事。

女娲神

肃宗将至灵武一驿。黄昏,有妇人长大,携双鲤,咤于营门曰:“皇帝何在?”众以为狂。上令潜视举止。妇止大树下,军人有逼视,见其臂上有鳞,俄天黑失所在。及上即位,归京阙,虢州刺史王奇光。奏女娲坟云,天宝十三载,大雨晦冥忽沈。今月一日夜,河上有人觉风雷声,晓见其坟涌出。上生双柳树,高丈余,下有巨石。上初克复,使祝史就其所祭之,至是而见。众疑妇人是其神也。(出《酉阳杂俎》)

唐肃宗巡幸灵武时住在一个驿站里。黄昏时,有一个高个子的女人,手里拿着两条鲤鱼,在驿站门外大声喊:“皇帝在哪

儿？”大家认为她是个疯子。肃宗命人偷偷监视她的行动。监视的人看见那女人停在一棵大树上，并发现她的胳膊上生有鱼鳞。不一会天黑了，女人也不见了。肃宗即位后，虢州刺史王奇光奏报，说天宝十三载，也在发现那长鱼鳞的女人的某月一天，大雨如注，天昏地暗，女娲的坟突然陷入地下，大河上空风雪滚滚，到天亮时，女娲坟又升出地面，坟上多了两棵一丈多高的柳树，树上有块大石。肃宗就派使者到女娲坟前祭祀。人们都说，那个到驿站来的高大女人，就是女娲神。

王籍

王籍者，太常璿之族子也。乾元中，客居会稽。其奴病死，数日复活，云：地下见吏，吏曰：“汝谁家奴？”奴具言之。吏云：“今见召汝郎做五道将军，因为著力，得免回。”路中多见旌旗队仗，奴问为何所，答曰：“迎五将军尔。”既还数日，籍遂死。死之日，人见车骑缤纷，队仗无数。问其故，皆是迎籍之人也。（出《广异记》）

王籍是太常王璿的后代。乾之年间，旅居在会稽县时，他的一个仆人死了。过了几天，仆人又复活，说在阴间看见一个官，官问他是谁家的仆人，答说是王籍的仆人。那官又说：“马上要召你家主人来这里任五道将军。”他说因为做事尽力，得

免罪,才把他放回来。回来的路上看见一大队旌旗仪仗,仆人问他们要去哪里?那官先说,“是去迎接你的主人五将军呀。”仆人回来没几天,王籍就死了。死的那天,人们看见很多车马仪仗,问是怎么回事,原来都是来接王籍的。

畅 璀

畅璀自负才气,年六十余,始为河北相卫间一宰。居常慷慨,在县唯寻术士日者,问将来穷达,而竟不遇。或窃言于畅曰:“何必远寻,公部下伍伯,判冥者也。”畅默喜。其日入,便具簪笏,召伍伯,升阶答拜,命坐设食。伍伯恐耸,不如所为。良久谓之曰:“某自揣才业不后于人,年已六十,官为县宰。不辞碌碌守职,但恐终不出下流。要知此后如何,苟能晚达。即且守之,若其终无,即当解绶入山,服饵寻道。未能一决,知公是幽冥主者,为一言也。”伍伯避席色沮曰:“小人蒙公异礼如此,是今日有隐于公,即负深恩;不隐即受祸,然势不得已而言也。某非幽明主者,所掌亦冥中伍伯耳。但于杖数量人之死生。凡人将有厄,皆先受数杖,二十已上皆死,二十已下,但重病耳。以此斟酌,往往误言于里中,未尝差也。”畅即诘之曰:“当今主者为谁?”曰:“召慎不可泄露,邻县令某是也。闻即当来此,公自求之,必不可言得之于某。”旬日,邻宰果来,与畅俱诣州季集。畅凌晨远迎,馆于县宅,燕劳加等。既至,乃一老翁,七十余矣。当时天公承平,河北簿尉,皆豪贵子弟。令长甚适后土,

老宰谢畅曰：“公名望高，某寒贱。以明法出身，幸因邻地。岂敢当此优礼。”词色感愧，乃与之俱诣郡。又与同归，馆于县宅，益为欢洽。明日将别，其夜，延于深室，具簪笏再拜，如问伍伯之词，而加恳切。老宰厉声曰：“是谁言耶？”词色甚怒，曰：“不白所言人。终不为公言也。”如是久之，畅不得已，乃告伍伯之名，既而俯首拗怒。顷刻，吏白曰：“伍伯于酒垆间暴卒。”畅闻益敬惧，而乞曰转恳。乃徐谓畅曰：“愧君意深礼重，固不可隐，宜洒扫一院，凡有孔隙，悉涂塞之。严戒家人，切不得窥，违者祸及其身。堂上设一榻，置案笔砚，纸七八幅。其夕宰入之，令畅躬自扃锁。天明，持钥相迓于此。畅拂旦秉简，启户见之，喜色被面而出。遥贺畅曰：“官禄甚高，不足忧也。”乃遗一书曰：“慎不可先览。但经一事，初改一官，即闻之。”后自此县辟从事，拜殿中侍御史，入为省郎谏议大夫。发其书，则除授时日皆不差。及贬辰州司马，取视之曰：“为某事贬也。”征为左丞，终工部尚书，所记事无有异词。（出《戎幕间谈》）

畅璀总感觉怀才不遇，六十多岁时才当了河北相州、卫州间的一个小县官。平时牢骚满腹，到处寻找能预知未来的术士，好为自己算算将来的前程，但一直没找到。有人偷偷对他说：“何必到处找呢，您衙里当伍伯的那个人，就是阴间的判官，你问他不就行了。”畅璀很高兴，便把那伍伯请了来，自己穿上官服拿着朝笏，向伍伯恭恭敬敬的叩拜。然后摆酒歌待。弄得伍伯受宠若惊，不知所措。过了半天，畅璀才说：“我自感才能不比别人差，可是如今六十多岁才当了个县令。我倒不怕

现在碌碌无为,只是不甘心永远居于末流。我想知道我的将来。如果将来还能高升一步,我就继续干。如果此生就这样了,我就干脆辞官进山修道去。现在我拿不定主意,只好把你请来,因为你是冥府的主管,望你说一说我的前程。”伍伯听后,急忙惶恐地离庙说:“小人受到大人如此礼遇,如果不说实话,那太不仁义了。可是如果说了实话,我就要遭到大祸。然而我还是实说了吧。我其实不是阴间的主管判官,只不过也是阴曹的一个伍伯。我的职责是以打板子的数目来衡量人的死生。凡人如果命运不济,到了阴间我就先用板子打他,打二十板子以上的都必死无疑,打二十板子以下的,只不过是大病一场而已。有些人传说我有多大能耐,这是大错特错了。”畅璀忙问现在冥府的主管是谁,伍伯说:“我告诉你,你万万不可泄漏。现在冥府的主管,就是咱们邻县的县宰。听说他最近要来,你可直接求他。不过你可千万不能说这是我告诉你的呀!”过了几天,邻县的县宰果然要来,是打算约畅璀一同到州里去参加每季度的集会。畅璀一大早就出城迎接,事先在县衙为他安排了房间,打算好好款待。等接来一看,这位邻县县宰竟是个七十多的老翁。原来当时天下太平,河北的行政长官都是豪富子弟,朝廷下令各县的县令要选有名气的长者担任。邻县县宰受到畅璀的隆重接待十分感动,说:“你的名望很高,而我出身寒微,由于懂得法律才当了县宰。我们既是邻县,你待我这样优厚,实在不敢当。”安顿县宰住下后,两人谈得很投机。两人一同到郡里,又一同回县要分别,就在当天夜里,畅璀把县宰请到密室,向他隆重地跪拜,并说出自己的请求。老县宰一听,顿时怒问:“是谁对你说的,你要不对我说明白,我就不答应你的

请求。”畅璀不得已,只好说是伍伯告诉的。老县宰听后,低头控制自己的怒气。这时,县衙的一个小吏跑来报告,说伍伯在酒馆里突然死去。畅璀由此更加惊惧,也更佩服老县宰了,就更诚恳地请求他。老县宰慢声慢语地说:“你对我如此敬重款待,我就不再瞒你了。请你给我准备一个清洁的院子,院里所有的洞都要堵上。并告诫你家的人,决不许偷看,否则会引祸上身。屋里放一张床,桌上放份笔砚和七八张纸。”畅璀一切准备就绪后,这天晚上,老县宰进了院子,让畅璀把院门锁上,等天亮后再带钥匙来开门。天亮后,畅璀来开房门,老县宰满面喜色的走出来向他道贺说:“你的官运很好,不用担心了!”说罢交给他一个本子,并说:“千万不能先看。你以后每经一件大事,每调动一次职务,就打开本子查。”从这事过了不久,畅璀就升任为从事,后来又升为殿中侍御史。又当了省郎谏议大夫。畅璀每次打开本子查看,都写得清清楚楚。后来,他被贬为展州司马,打开本子看,上面连被贬的原因都写明了。后来,他又当上了左丞,死时是工部尚书,这些事都详细地写在本子里。

乔龟年

乔龟年者,善篆书。养母甚孝。大历中,每为人书大篆字,得钱即供甘旨。或见母稍失所,必仰天号泣,自恨贫乏。夏月,因自就井。汲新水奉母。忽有一青衣人,自井跃出,立于井旁,

谓龟年曰：“君之贫乏，自前定也。何因母稍失所，必号泣诉天也？”龟年疑是神灵，遂拜而对曰：“余常恨自不能取富贵，以丰侍养。且母年老，而旨甘每缺。虽不惮勤于佣笔，甚如所得资助，不足以济。是以不觉仰天号泣耳。”神人曰：“君之孝已极，上天知之矣。君当于此井中，收取钱百万，天之赐也。”言讫而灭。龟年乃取之，得钱一百万。每建珍饌以奉母，仍多不出游贵达门。后三年，母亡，龟年号慕几灭性。（性原作惟。据明抄本、许本、黄本改。）仍尽以余钱厚葬其母，复又贫乏。累年，因闲步，至先得钱之井，怅然而言曰：“我往日贫，天赐我钱。今日贫，天不赐之。若天以我为孝子以赐我，岂今日我非孝子耶？”俄尔神人复自井跃出，谓龟年曰：“往日天知尔孝养老母，故赐尔钱，以为甘旨，非济尔贫乏。今日无旨甘之用，那得恨也。若尔，则昔日之意不为亲，乃为已也。”龟年惊愕惭惧，复遂再拜。神人又曰：“尔昔者之孝，闻于上天。今日之不孝，亦闻上天也。当自驱驰，不然，则冻馁而死。今日一言，罪已深矣，不可追也。”言讫复灭。龟年果贫困而卒。

乔龟年善写篆字，对母亲很孝敬。大历年间，常给别人写字换钱，把钱拿去买各种美食孝奉母亲。有时一见母亲不如意，就悲伤得仰天大哭。恨自己太穷不能使母亲晚年享福。夏日有一次到井边打水，忽然有个穿黑衣的人从井里跳出来，站在井旁对龟年说：“你受穷是前世已定，何必因为你母亲一不如意你就向天哭诉呢？”龟年怀疑这是位神灵，就施礼说：“我常常恨自己不能富贵，好使母亲享福。而且母亲年纪大了，常

常吃不好穿不好,靠我写字挣的那点钱,根本不够用。越想越苦,不觉就向天哭泣了。”神人说,“你的孝心已经感动了上天,你可以从这个井里取钱百万,这是上天的赐与。”说完就不见了。龟年果然从井里拿到了一百万钱。从此就常常买来珍肴美味给母亲吃,也不出去给有钱人写字换钱了。三年后母亲死了,龟年悲痛得几乎发疯,把剩下的钱都用来办了丧事。结果,又穷困起来。有一天,他又来到得过钱的井边,怅惘地说,“过去我穷,上天赐给我钱。如今我又穷了,上天怎么就不给我钱了呢。若是过去上天看我是孝子才给我钱,难道我现在就不是孝子了吗?”不一会儿,那位黑衣神人又从井里跳出来,对龟年说,“过去上天知道你没钱孝敬老母,才给你钱让你买好东西,并不是救你的穷。今天你不用再孝敬老母了,当然就不会再赐钱,你有什么可怨怪上天的呢?如果怨恨,就证明你对母亲的孝心是不真诚的,证明你存有私心。”龟年听后十分惭愧,忙行礼告罪。神人又说,“过去你的孝心上天知道,现在你的不孝的私心,上天也知道了。劝你今后还是自谋生路,否则,你会冻饿而死。今天你在这里怨怪上天,罪过已经不小,你后悔也没有用了。”说罢又不见了。后来,龟年果然贫困交加,冻饿而死。

张光晟

贼臣张光晟,其本甚微,而有才用,性落拓嗜酒。壮年为潼关卒,屡被主将鞭笞。因奉役至华州,盛暑驱驰,心不平。过岳

祠,遂脱衣买酒,致奠金天王,朗言曰:“张光晟身负才器,未遇知己。富贵贫贱,不能自料,唯神聪鉴,当赐诚告。”祀讫,因极饮大醉,昼寝于碑堂。忽梦传声曰:“唤张光晟。”迫蹙甚急,即入一府署,严邃异常。导者云:“张光晟到。”拜跪讫,遥见当厅贵人,有如王者,谓之曰:“欲知官禄,但光晟拜相,则天下太平。”言讫,惊寤浹汗,独怪之。后频立战功,积劳官至司农卿。及建中,德宗西狩,光晟奔从。已至开远门,忽谓同行朝官曰:“今日乱兵,乃泾卒回戈耳,无所统,正应大掠而过。如令有主,祸未可知。朱泚见在泾源,素得人心。今者在城,倘收(明抄本收作为)泾卒扶持,则难制矣。计其仓遑,未暇此谋。诸公能相逐径往至泚宅,召之俱西乎?”诸公持疑,光晟即奔马诣泚曰:“人主出京,公为大臣,岂是宴居之日?”泚曰:“愿从公去,命驾将行。”而泾卒已集其门矣。光晟自将逃去,因为泚所縻。然而奉泚甚力,每有战,常在其间。及神麤之阵,(麤原作庆。据明抄本改。)泚拜光晟仆射平章事,统兵出战,大败而还。方寤神告为征矣。(出《集异记》)

叛臣张光晟出身微贱,但颇有才干,生性放浪,好喝酒。壮年时在陕西潼关当兵,经常挨上级的鞭打。有一次,他奉上级差遣到华州公出,天气很热,骑着马奔走卖命,心里很不平。到华岳神前,脱了衣服买了些酒,祭祀金天王。他向天王大声说,“我张光晟一身能耐,至今没遇到能赏识我的人。人这一生的富贵贫贱,自己是难以料到的,只有大神您看得清楚,恳求您真实地告诉我吧。”祭祀完之后,喝了个大醉,大白天就睡在祠

庙的碑堂里。在梦中,他忽然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子,而且催促得很急。他就跟随喊他的人来到一座府前。看这府第,十分森严。这时领他近府的人喊,“张光晟到!”张光晟就赶快跪拜。远远看见大厅上坐着一个尊贵的人,看样象是一位大王。这时就听那位大王说:“你不是想知道你的前程吗?你只要当了丞相,天下就太平了。”听罢这话,他就惊醒了,身上出了不少冷汗,越想起觉得奇怪。后来,张光晟屡立战功,升任了司农卿。一直到建中年间,德宗西行巡狩,张光晟随扈着皇帝。已走到开远门,张光晟突然对同行的官员们说:“今天将发生兵变,是经源的部队倒戈造反。他们现在还有统率,所以这些乱兵只能到处抢掠而已。如果乱兵有了统率,那就要酿成大祸了。朱泚长期驻在泾源,一直很得民心。如果朱泚统率了乱兵一起造反,那可就制服不了他了。现在我算计着由于事发太突然,时间仓促,朱泚还没有来得及图谋此事。各位能不能随我一起赶到朱泚的府上,召他和我们一起去随皇帝西巡?”官员们正在迟疑不决,张光晟已经策马直奔朱府,见到朱泚后,张光晟说,“皇上出京西巡,你是朝中大臣,怎么能在家里饮酒做乐呢?”朱泚说,“那我就跟你去吧。”刚要走,泾原倒戈的乱兵就聚到了朱府门外。朱泚真就做了叛军的统帅造了反。张光晟本来想逃走,但被朱泚笼络住了,就很卖力气地扶佐朱泚,每场战事张光晟都参加,神麴之战后,朱麴就拜张光晟为相当于丞相的“仆射平章事”,让他统兵出战,结果大败,朱泚之乱终于被平定。这时张光晟才悟到当年神说的那些话都是预先对他的警告。

淮南军卒

陈少游镇淮南时,尝遣军卒赵某使京师,遗公卿书。将行,诫之曰:“吾有急事,候汝还报。以汝骁健,故使西去。不可少留,计日不至,当死。”赵日驰数百里,不敢怠。至华阴县,舍逆旅中,寝未熟,忽见一人绿衣,谓赵曰:“我吏于金天王,王命召君,宜疾去。”赵不测,即与使者偕行。至岳庙前,使者入白:“赵某至。”既而呼赵,趋拜阶下。其堂上列烛,见一人据案而坐,侍卫甚严,徐谓赵曰:“吾有子婿,在蜀数年,欲驰使省视,无可为使者。闻汝善行,日数百里,将命汝使蜀,可乎?”赵辞以相国命西使长安,且有日期,不然当死。今为大王往蜀,是弃相国命也,实不敢还广陵。且某父母妻子俱在,忍生不归乡里。非敢以他辞不奉教,唯大王察之。王曰:“径为我去,当不至是。自蜀还由长安,未晚也。”即留赵宿庙后空舍中,具食饮。忧惑不敢寐。遂往蜀,且惧得罪,固辞不往,又虑祸及,计未决。俄而渐晓,闻庙中喧阗有声,因出视,见庭中虎豹麋鹿,狐兔禽鸟,近数万。又有奇状鬼神千数,罗列曲躬,如朝谒礼。顷有诉讼者数人偕入,金天断理甚明,良久退去。既而谓左右呼赵,应声而去。王命上阶,于袖中出书一通,付赵曰:“持此为我至蜀郡,访成都萧敬之者与之。吾此吏辈甚多,但以事机密,虑有所洩,非生人传之不可。汝一二日当疾还,无久留。”因以钱一万遗之,赵拜谢而行。至门,告吏曰:“王赐以万钱,我徒行者,安所

赍乎？”吏曰：“置怀中耳。”赵即以钱贮怀中，辄无所碍，亦不觉其重也。行未数里，探衣中，皆纸钱耳。即弃道旁。俄有追之者，以数千钱遗之，曰：“向吾误以阴道所用钱赐君，固无所用，今别赐此矣！”赵受之，昼夜兼行，逾旬至成都。访肖敬之，以书付之。敬之启视，喜甚，因命席，谓赵曰：“我人也，家汝郑间。昔岁赴调京师，途至华阴，遂为金天王所迫为亲。今我妻在，与（与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明钞本作此。属上句读。）生人不殊。向者力求一官，今则遂矣。故命君驰报。”即留赵一日，赠缣数段，以还书遣焉。过长安，遂达少游书。得还报，日夜驰行。至华阴，金天见之大喜，且慰劳：“非汝莫可使者。今遣汝还，设相国讯汝，但言为我使。遣汝为裨将，无惧。”即以数十缣与之，曰：“此人间缣帛，可用之。”赵拜谢而径归淮南，而少游讯其稽留，赵具以事对。少游怒不信，系狱中。是夕，少游梦一人，介金甲仗剑曰：“金天王告相国，向者实遣赵某使蜀。今闻得罪，愿释之。”少游悸寤，奇叹之且久。明日晨起，话于宾僚，即命释赵，署为裨将。元和中犹在。（出《宣室志》）

陈少游镇守淮南的时候，曾派了一个姓赵的军卒到京城出差去给公卿送一封信。赵某临上路时，陈少游郑重地说：“这封信是为了件急事，我等你从京里捎来回信。我看你很健壮又很精明，所以才派你去。你一路上绝不可停留。我计算着你回来的日子，如果到那天你不赶回来，我就处死你。”赵某上路后，一天奔驰几百里地，丝毫不敢松气。到了华阴县，住在一个旅店里。刚刚睡着，忽然来了一个穿绿衣的人，对赵某说：“我

是金天王的属下,我奉天王命来召你去,要快!”赵某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跟绿衣人一起走了。到了岳庙前,绿衣人先进去喊道:“姓赵的到了!”然后就让赵某进庙拜见金天王。赵某看见烛火通亮的大堂上,一个人坐在大案后面,堂上的侍卫十分森严。这时金天王慢慢地对赵某说:“我有个女婿,在蜀中好几年了。我想派人去看望,可派不着合适的人。听说你行路很快,一天好几百里,就打算派你到蜀中去,怎么样?”赵某为难地推辞说:“相国陈少游派我去长安,规定了日期,如果误了期就要处死我。我如果为大王您到蜀中去,这不是丢掉相国的使命吗?我还怎么敢回去交差?而且我父母妻儿都在,我怎么忍心不回去呢?我这决不是找借口不听大王的派遣,大王你是会明察的。”金天王说:“你尽管为我去,从蜀中回来你再去长安,不会耽误的。”然后就留赵某住在庙后的空屋子里,并备了饭款待。然而赵某愁得睡不着觉。心想,如果去蜀中,必然会被陈少游问罪。如果不去,得罪了金天王也是大祸。想来想去拿不定主意,天就亮了。这时听得庙里有喧哗声,就出屋看。只见庙院里有好几万只虎豹麋鹿和狐兔禽鸟,还有上千的奇形怪状的鬼神,他们都排着队向金天王叩拜,好象文武百官朝见皇帝一样。不一会儿,又有几个人一块来告状。金天王断案很精明果断,过了一阵就都退出去了。金天王就叫左右传赵某来,赵某应声而到。金天王叫赵某上殿前来,从袖子里取出一封信说:“你带着这封信到成都,找一个叫肖敬之的人,把信交给他。我的下属很多,但我这件事很机密,让我的人送信怕会泄漏秘密,必须找一个人世上的人去才妥当。你一两天就快回来,别在成都停留。”说罢叫人给了赵某一万钱,赵某拜别金天

王,出门后,问一个小官道:“大王赏给我一万钱,我单身上路,这些钱怎么带呀?”那小官说:“你就把钱揣在怀里不就完了。”赵某就把一万钱揣在怀里,奇怪的是一点也不碍事,也不重。走了没几里地,伸手往怀里掏出来看,原来全是冥府纸钱,就都扔在路旁。这时后面有个人追上来,又给了赵某几千人世的钱,并说:“刚才我错把阴间的钱给了你,你怎么能用呢,现在重新给你这些能用的钱。”赵某接了钱,日夜兼程的赶路,十几天就到成都,找到了肖敬之,把信交给他。肖敬之拆开信一看,十分高兴,叫人设下宴席,对赵某说:“我是人世的人,家在汝州、郑州一带。前几年调到京师时,路过华阴县,被金天王强迫和他女儿成亲。现在我妻子还在,她与人没有任何不同。前些时我向金天王求个官职,他给办成了,急着告诉我,所以才劳你送信。肖敬之留赵某住了一天,送给赵某一些绢绸,并写了回信交给他。赵某离开成都又赶到长安,送到陈少游的信后,又日夜往回赶,到了华阴县,把肖敬之的回信交给金天王。天王十分高兴,说:“这趟差事真是非你不可,现在你回淮南地。如果你们相国问你,你就说我派你出了一趟差,并且让他任命你作副将。”赵某拜谢后急忙赶回淮南。陈少游问为什么耽误了时间,赵某就实话实说了。陈少游不信,非常气愤,下令把赵某关进了监狱。这天夜里,陈少游梦见一个穿金盔甲执宝剑的人对他说:“金天王通知相国,他确实派赵某到蜀中去了一趟,听说赵某因此获罪,希望你放了他!”陈少游惊醒后,感叹这事太奇了,第二天起来,把这事告诉了僚属,并下令放了赵某,任命他做了副将。赵某元和年间还活着。

元载张谓

元载布衣时，常与故礼部侍郎张谓友善。贫无仆马，弊衣徒行于陈蔡。一日天暮，忽大风雷，原野曛黑，二人相与诣道左神庙中以避焉。时有盗数辈，皆仗剑佩弧矢，匿于庙宇下。元张二人忽见之，惶惧益甚，且虑为其所害。二人即负壁而立，不敢动。俄闻庙中有呼者曰：“元相国张侍郎且至，群盗当疾去，无有害于贵人。”群盗相目而惊，遂驰去。二人因偕贺：“吾向者以殍死为忧，今日真神人之语也。”且喜且叹。其后载果相代宗。谓终礼部侍郎。（出《宣室志》）

元载当平民百姓时，曾和现已去世的礼部侍郎张谓交朋友。那时他们都很穷，没有仆人车马，穿着破旧的衣服，步行到陈蔡去。一天黄昏，忽然狂风大作雷鸣电闪，田野上一片漆黑，两人只好找到道旁的一座神庙里躲避。恰好有一群强盗也躲在庙檐下，个个带着刀枪弓箭。元、张二人发现后，十分害怕，担心被他们害了，就紧紧靠着墙站着不敢乱动。这时突然听见庙里有个声音大喊：“元相国、张侍郎在这里，盗匪们快走，不许加害贵人！”强盗们吓得你看我我看你，很快就逃走了。两个人互相祝贺说：“原以为我们今生只能穷得饿死了，没想到还能做大官，刚才那声音是神仙说的了！”两个人又高兴又感叹。

后来元载果然做了代宗的宰相,张谓最后也做了礼部侍郎。

颍阴里正

颍阳里正说某不得名,曾乘醉还村,至少妇祠醉,因系马卧祠门下。久之欲醒,头向转,未能起。闻有人击庙门,其声甚厉。俄闻中问是何人,答云所由,令觅一人行雨。庙中(庙中原作门外,据明钞本改。)云:“举家往岳庙作客,今更无人。”其人云:“只将门下卧者亦得。”庙中(庙中原作门外。据明钞本改。)人云:“此过客,那得使他。”苦争不免,遂呼某令起。随至一处,濛濛悉是云气,有物如骆驼。某人抱某上驼背,以一瓶授之,诫云:“但正抱瓶,无令倾侧。”其物遂行。瓶中水纷纷然做点而下,时天久旱。下视见其居处,恐雨不足,因而倾瓶。行雨既毕,所由放还。到庙门见己尸在水中,乃前入便活,乘马还家。以倾瓶之故,其宅为水所漂,人家尽死。某自此发狂,数月亦卒。(出《广异记》)

颍阳里正说有个不知姓名的某人,有天喝醉了往家走,走到少妇祠,醉得走不动了,就把马拴好,在祠门下倒头便睡。睡了好久好象醒了,想起来走,可光是脑袋能动身子起不来。这时就听有人狠狠地敲庙门,庙里有人问是谁,敲门人回答原因是要找一个人去行雨。庙里的人回答说:“全家都到岳庙作客

去了,没有人去行雨了。”外面的人说,“那就让门口躺着的那个人去干吧。”庙里说,“人家是过路的,怎么能让人家干?”庙里庙外争论了好半天。后来倒底把醉卧门下的某人叫起来,领到一个地方。一看那里云雾蒸腾,还有一个象骆驼的动物。某人被抱上骆驼,又交给他一个瓶子,并警告说:“必须把瓶子正抱着,别让瓶子歪了。”这时那骆驼就开始跑起来,瓶里的水一路洒了出来,变成了雨。当时天大旱,某人走到自己家乡上空,怕雨下得不足,就把瓶子倾斜了一下好让雨下大点。行雨结束后,某人来到庙门,见自己的尸体在水上飘着,往前一走,魂灵进入了尸体,就又活了。于是骑马回家。由于他行雨时在自家上空倾倒了瓶子,家里就被大水淹没,全家人都淹死了。某人从此就疯了,几个月后也死去。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五

神十五

王法智 李佐时 韦 皋 窦 参
 李伯禽 肖复第 李 纳 崔 汾
 卒 秘

王法智

桐庐女子王法智者，幼事郎子神。大历中，忽闻神作大人语声，法智之父问：“此言非圣贤乎？”曰：“然。我姓滕，名传胤。本京兆万年人，宅在崇贤坊。本与法智有因缘。”与酬对，深得物理，前后州县甚重之。桐庐县令郑锋，好奇之士，常呼法智至舍。令屈滕十二郎，久之方至。其辨对言语，深有士风，锋听之不倦。每见词人，谈经诵诗，欢言终日。常有客僧诣法智乞丐者，神与交言，赠诗云：“卓立不求名出家，长怀片志在青霞。今日英雄气冲盖，谁能久坐宝莲花。”又曾为诗赠人云：“平生才

不足,立身信有余。自叹无大故,君子莫相疏。”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戴孚与左卫兵曹徐晃、龙泉令崔向、丹阳县丞李从训、邑人韩谓苏修,集于锋宅。会法智至,令召滕传胤,久之方至,与晃等酬献数百言。因谓诸贤:“请人各诵一章。”诵毕,众求其诗,率然便诵二首云:“浦口潮来初淼漫,莲舟摇荡采花难。春心不惬空归去,会待潮平更折看。”云:“众人莫厮笑。”又诵云:“忽然湖上片云飞,不觉舟中雨湿衣。折得莲花浑忘却,空将荷叶盖头归。”自云:“此作亦颇蹀躞。”又嘱法智弟与锋献酬数百言,乃去。(出《广异记》)

桐庐县有个姑娘叫王法智,小时就供奉郎子神。大历年间,有一天忽然听见神像发出大人的说话声。法智的父亲问:“是圣贤在说话吗?”神像说:“是的。我叫滕传胤,在人世时,是京兆万年人,家住崇贤坊。我和法智姑娘前世有缘。”与他唱和,深得世理。附近从州官到县令,都很敬重他。桐庐县当时的县令叫郑锋,也是个传学之士,曾经把法智请到府宅,让她请滕十二郎,很久才来,郎子神对诗或辩论经书,谈锋很健,才华横溢象饱学之士一样,县令都听入迷了。他只要遇到会作诗的人,就和他作诗朗诵,终日欢谈。曾经有个游方和尚找法智姑娘化缘,郎子神和那僧人谈得很投缘,并赠和尚一首诗:“卓立不求名出家,长怀片志在青霞。今日英雄气冲盖,谁能久坐宝莲花”和僧人开了个善意的玩笑。又曾经赠人一首诗:“平生才不足,立身信有余。自叹无大故,君子莫相疏”。表达了他的情操。大历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夜,戴孚、左卫兵曹徐晃、龙

泉县令崔向、丹阳县丞李从训，还有县里的士人韩谓、苏修等人，聚会在桐庐县令郑锋府上，正好法智也来到，令召滕传胤。过了一段时间才到，徐晃等人对了几百字的诗后，就请诸贤每人各献诵一首，大家做完了，就要求郎子神作诗，他张口就朗诵起来：“浦口潮来初淼浸，莲舟摇荡采花难。春心不惬空归去，会待潮平更折看。”诵完说：“大家别笑，我再诵一首。”又吟道：“忽然湖上片云飞，不觉舟中雨湿衣。折得莲花浑忘却，空将荷叶盖头归。”然后谦虚地说：“写得很浅陋。”又让法智接着和县令郑锋酬对了几百字的诗，才离去。

李佐时

山阴县尉李佐时者，以大历二年遇劳，病数十日中愈，自会稽至龙丘。会宗人述为令，佐时止令厅数日。夕复与客李举，明灯而坐。忽见衣绯紫等二十人，悉秉戎器，趋谒庭下。佐时问何人，答曰：“鬼兵也。大王用君为判官，特奉命迎候，以充驱使。”佐时说：“己在哀制，为是非礼。且王何以得知有我？”答云：“是武义县令窦堪举君。”佐时云：“堪不相知，何故见举？”答云：“恩命已行，难以辞绝。”须臾堪至，礼谒，蕴籍如平人，坐谓佐时说：“王求一子婿，兼令取甲族，所以奉举，亦由缘业使然。”佐时固辞不果。须臾王女亦至，芬香芳馥，车骑云合。佐时下阶迎拜，见女容姿服御，心颇悦之。堪谓佐时说：“人谁不死，如君盖稀。无宜数辞，以致王怒。”佐时知终不免。久之，王

女与堪去,留将从二百余人,祇承判官。翌日,述并弟造,同诣佐时。佐时且说始末,云:“既以不活,为求一顿食。”述为致盛饌。佐时食雉臠,忽云:“不见碗。”呵左右:“何以收羹?”仆于食案,便卒。其妻郑氏在会稽,丧船至之夕,婢忽作佐时灵语云:“王女已别嫁,但遣我送妻还。”言甚凄怆也。(出《广异记》)

山阴县尉李佐时在大历二年患了重病,过了几十天稍见好转,从会稽到龙丘,正是同宗李述当县令,就留了佐时在县衙住了几天。一天晚上,李佐时在灯下和客人李举亲谈,忽然有二十多个穿红衣紫袍手执兵器的人来到廊下。佐时问他们是什么人,回答说:“是鬼卒。大王任命你做判官,特派我们迎接,我们听候你的差遣。”佐时说:“我正在丧期,接受这样的职务不合礼仪。况且你们大王怎么会知道我这个人呢?”回答说,“是武义县令窦堪举荐了你。”佐时又问:“根本不认识我,怎么会举荐我?”回答说大王已经下了命令,推迟不了。不一会,窦堪也到了,很温文尔雅地施礼,宽和有涵养地象平常人一样地和他谈:“大王想招个女婿,并让女婿兼管贵族的事分所以我举荐了你。也是你原来就有这个缘份。李佐时仍然坚决不应。不一会儿大王的女儿也来了,她的车骑如云,身上散发着芬香的气息。李佐时赶快走下台阶拜见。佐时见大王的女儿美艳华贵,心里产生了爱慕之意。这时窦堪对佐时说:“人谁能不死,但象你有如此福分的太少了,别再推辞了,不然会让大王生气的。”李佐时知道在数难逃了。过了半天,大王的女儿和窦堪都不见了,留下二百多随从,随从们恭敬地侍护着李佐时去

上任当判官。第二天,李述和他弟弟李造一起来看李佐时,佐时就对他们说了这些事,然后说:“反正我已活不成了,给我弄些好吃的吧。”李述就备了一桌盛宴。佐时正在吃野鸡肉羹,忽然碗就没有了,喝斥左右:“为什么把肉羹给撤了?”说完一头扑在桌上就死了。李佐时的灵柩装上船运回家乡会稽,船到家乡的那天晚上,他妻子身旁一个丫环突然被佐时的魂灵附体。佐时的魂灵说:“大王的女儿已嫁给了别人,现在是让我把妻子送回家乡。”说话的声音十分悲伤。

韦皋

韦皋初薄游剑外,西川节度使兵部尚书平章事张延赏以女妻之,既而恶焉,厌薄之情日露。公郁郁不得志,时入幕府,与宾朋从游,且摅其忿。延赏愈恶之,谓皋曰:“幕僚无非时奇,延赏尚敬惮之,韦郎无事,不必数到。”其轻之如此。他日,其妻尤憫之曰:“男儿固有四方志,今厌贱如此不知,欢然度日,奇哉!妾辞家事君子,荒隅一间茅屋,亦君之居;炊菽羹藜,簞食瓢饮,亦君之食。何必忍愧强安,为有血气者所笑。”于是入告张行意,延赏遗帛五十疋。夫人薄之,不敢言。时有女巫在焉,见皋入西院,问夫人曰:“向之绿衣入西院者为谁?”曰:“韦郎。”曰:“此人极贵,位过宰相远矣。其禄将发,不久亦镇此,宜殊待之。”问其所以,曰:“贵人之所行,必有阴吏。相国之侍一二十人耳,如韦郎者,乃百余人。”夫人闻之大喜,遽言于延赏,

延赏怒曰：“赠薄请益可矣，奈何假托巫妖，以相调乎？”韦行月余日到歧，歧帅以西川之贵婿，延置幕中，奏大理评事。寻以鞫狱平允，加监察，以陇州刺史卒出知州事。俄而朱泚乱，驾幸奉天。陇州有泚旧卒五百人，兵马使牛云光主之。云光谋作乱，不克，率其众奔朱泚。道遇泚使，以伪诏除皋御史中丞，因与之俱还。皋受其命，谓云光曰：“受命必无疑矣，可悉纳器械，以明不相诈。”云光从之。翌日大殓，伏甲尽杀之，立坛盟诸将。泚复许皋凤翔节度，皋斩其使。行在闻之，人心皆奋，乃除陇州刺史奉义军节度使。及驾还宫，乃授兵部尚书西川节度使。延赏闻之，将自抉其目，以惩不知人。（出《续玄怪录》）

韦皋当年很穷，漫游到剑门关外时，西川节度使、兵部尚书相国张延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但没过多久就看不上他了，而且越来越厌恶得表露出来了。韦皋闷闷不乐，觉得自己很不得志。经常在幕府和宾客朋友一起出游，而表明自己的不满。这使得相国更加厌恶他了，对韦皋说：“幕僚无不是当今的奇才，连我都有些敬而畏之，你没事时不用天天到幕府里去。”可见岳父多么看不起他。后来，连他妻子都同情地对他说：“男儿志在四方。现在我父亲这样歧视你，你竟感觉不到，还高高兴兴的，真太怪了。我那怕离开相府，随你而去，那怕在荒野里住一间破草房，砍柴烧饭，挖野菜充饥也活得舒心，何必象现在这样忍气吞声，被有血性的男儿耻笑呢！”于是妻子就告诉自己的父亲。要随韦皋出走。张延赏就给了五十匹绸缎让他们走。张延赏的夫人虽觉得给得太少，也不敢说什么。

当时有个女巫在相府,看见韦皋到西院去,就问相国夫人:“刚才到西院去那位穿绿衣的人是谁?”老夫人说:“是我女婿韦郎。”巫婆说:“这个人极尊贵,他的官运马上就要来了,官位比老爷还高得多呢,而且不久就会派镇此地,你们应该好好对待他。”老夫人问何以见得。巫婆说:“凡是贵人,行走时必有阴间的官员护从。你家相国随从的阴间官员不过一二十人,而我看见韦郎的随从有一百多哩!”夫人听后大喜,赶快跑去告诉张延赏。张延赏大怒说:“要是嫌我送他们的东西太少可以再商量,用不着假借巫婆的胡说来骗我!”韦皋终于带着妻子离相府出走,经月余到了岐山。岐山的长官因为韦皋是节度使的贵婿,先请他到幕府任职,又奏请任命他为大理评事,专管刑狱。由于他对狱政管理得出色,审案公正,又升任为监察。后来,陇州刺史死了,他又补任了知州。不久朱泚造反,皇上离京到奉天。这时陇州有朱泚的旧部五百人,头儿是兵马使牛云光。牛云光想作乱没成,就带兵投奔了朱泚,在路上遇见朱泚派的使者,使者拿着朱泚的伪诏,任命韦皋为御史中丞。他们一齐回来见到韦皋,韦皋假装接受了任命后对牛云光说:“我接受了任命,你们就该信任我,请你的部队都把武器收起来,这才说明你们也信任我。”牛云光就照办了,第二天韦皋摆酒宴犒赏军队,事先埋伏好了人,把反叛的军人都杀光了,然后又设祭坛和诸将盟誓归顺朝廷。朱泚知道了,又派使者来给韦皋加官升任凤翔节度使,韦皋就把使者杀掉,皇上的行宫中听说此事,人心大振,皇上就任韦皋为陇州刺史兼奉义军节度使。朱泚之乱平息后,圣驾还宫,韦皋升任兵部尚书西川节度使。他的岳父张延赏听说后,真想把自己的眼珠子抠出来,以罚自己

当初不识人。

窦参

窦参常为蒲圻县令，县有神祠，前后令宰皆祀之，窦至即欲除毁，有日矣。梦神谓己曰：“欲毁吾所居，吾害公未得者，盖以公当为相。然幸且相存，自知与君往来，可以预知休咎。”既惊觉，乃自入祠祭酹，以兄事之。后凡有迁命，皆先报之，颇与神交焉。其神欲相见，必具盛饌于空室之内，围以帘幕。窦入之后，左右闻二人笑语声。窦为榭（校者按，原文作柳，据史改）州别驾，官舍有空院，窦因闭之。俄闻有呼声三四，寻之则无人。窦心动，乃具服仰问之曰：“得非几兄乎？”曰：“是也。君宜促理家事，三两日内有北使到，君不免矣。”窦依言处之。讫。坐待使。不数日，王人遽至，果有后命。（出《戎幕闲谈》）

窦参曾做过蒲圻县令。县里有座神庙，每任县令都去祭祀。窦参到任后，却打算拆除它，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有一天，窦参梦见神对他说：“你要毁我的房子。我可告诉你，其实我早就能害了你，只因为你将来能当相国，所以才没动你。希望你也把我的房子留着。我们以后常来往，我可以预知你将来的一切。”窦参惊醒来后，就进庙祭祀，把庙神看做自己的兄长。以后凡是有升迁调动，神都先向他报告，他和神交情很亲

密。神如果想见窦参。必然在一个空屋里摆上酒席，周围用帐幕围上。窦进去之后，人们能听到里面传出笑语声。窦参贬郴川别驾时，官宅里有一个空院子，就把它关闭了，这时听到院中有人喊了几声，找了半天也没有人，就整好衣冠向天拜问：“是我的兄长又来了吗？”空中回答说：“正是我。你快些料理一下家务，三两天内朝廷的北使就来，这次你不免一死。”窦就赶快料理收了等着，不两天北使王臣很快到了，果然有邕州赐死的命运。

李伯禽

贞元五年，李伯子伯禽，充嘉兴监徐浦下场余盐官。场界有蔡侍郎庙，伯禽因谒庙。顾见庙中神女数人，中有美丽者，因戏言曰：“娶妇得如此，足矣。”遂沥酒祝语之。后数日，正昼视事，忽闻门外有车骑声。伯禽惊起，良久，具服迎于门，乃折旋而入。人吏惊愕，莫知其由。乃命酒肴，久之，祇叙而去。后乃语蔡侍郎来。明日又来，傍人并不之见。伯禽迎于门庭，言叙云：“幸蒙见录，得事高门。”再拜而坐，竟夕饮食而去。伯禽乃告其家曰：“吾已许蔡侍郎论亲。”治家事，别亲党，数日而卒。（出《通幽记》）

贞元五年，李伯的儿子伯禽在嘉兴监徐浦下场余盐官。盐

场界内有个蔡侍郎庙。伯禽到庙里去，看见堂上有几个泥塑神女像，其中有一个很漂亮，就开玩笑说：“我要能娶上这样漂亮的老婆就心满意足了。”说罢还朝地下洒酒祝告。过了几天，他正在办事，忽然门外传来车马声。于是惊讶地起身，穿好衣服出门迎接。然后很快又回到屋，让快摆酒宴，过了很久，又和人说说着话走出去，大家十分惊奇，因为不知他和谁喝酒谈话，后来才听他说，是庙神蔡侍郎来过。第二天，蔡侍郎又来了，谁也看不见，伯禽却在门外迎接，并听见伯禽对蔡侍所说：“承蒙你看得起我，使我能进入你高贵的门第。”接着又拜了才坐下，一直喝了一夜的酒蔡侍郎才走。然后伯禽就告诉家里人说：“我已做了蔡侍郎的女婿了。”接着料理好家事，和亲友们告了别，几天后就死去。

肖复第

肖复亲弟，少慕道不仕。服食芝桂，能琴，尤善南风。因游衡湘，维舟江岸。见一老人，负书携琴。肖生揖坐曰：“父善琴，得南风耶？”曰：“素善此。”因请抚之，尤妙绝，遂尽传其法。饮酒数杯，问其所居，笑而不答。及北归，至沅江口，上岸理南风。有女子双鬟，挈一小竹笼曰：“娘子在近好琴，欲走报也。”肖问何来此，曰：“采果耳。”去顷却回，曰：“娘子召君。”肖久在船，颇思闲行，遂许之。俄有苍头棹画舸至。肖登之，行一里余，有门馆甚华。召生升堂，见二美人于上，前拜。美人曰：“无怪相

迎,知君善南风,某亦素爱,久不习理,忘其半,愿得传受。”生遂为奏,美人亦命取琴。肖弹毕,二美人及左右皆掩泣。问生授于何人,乃言老父,具言其状。美人流涕曰:“舜也。此亦上帝遣君子受之,传于某,某即舜二妃。舜九天为司徒已千年,别受此曲,年多忘之。”遂留生啜茶数碗。生辞去,曰:“珍重厚惠。”然亦不欲言之于人。遂出门,复乘画舸,至弹琴之所。明日寻之,都不见矣。(出《逸史》)

肖复的弟弟少年时不求仕途,好道家修炼之术,经常吃灵芝丹桂,能弹琴。弹得最好的是古曲《南风》。有一次他游湖南衡阳,把船靠在江岸,见一个老翁背着书抱着琴。肖生拜了老翁坐下问:“老伯会弹琴,那会不会弹《南风》呢?”老翁说:“我就善于弹《南风》”。肖生求老翁弹,一听,弹得太绝妙了,就向老翁请教把弹这个曲子的诀窍都传给了自己。与老翁喝酒时问他家在哪儿,老翁只是笑笑不回答。后来肖生北上回家,到了沅江口,停船上岸,弹起了《南风》曲。这时有个梳着双髻的女子,手里拿个小竹篮,对肖生说:“我家娘子就在附近,她也喜欢琴,我现在就去告诉她。”肖生问她来这儿做什么,她说来采果子。女子走了不一会又回来了,说:“我家娘子请您去。”肖生坐了很久的船,正想闲逛一逛,就答应了。不大工夫就有个老仆摇着一只华丽的船来了。肖生上了船走了一里多地上岸,进了一座华贵的府宅。里面请肖生到厅堂去,看见有两个美人在上面坐着,就拜见了。美人说:“请不要怪罪我们接你来。知道你《南风》曲弹得好,我们也喜欢弹这个曲子,只是很久没复

习了,忘了一半了,请你教一教。”肖生就弹了起来,美人也取来了琴。一曲《南风》弹过后,两位美人和左右的人都感动得流泪了。美人问是谁传授的琴艺,肖生说是一位老翁,并描述了老者的相貌。美人又哭了起来说:“那老翁就是舜啊!这也是上帝的意旨把这绝技传给你,再让你传给我们。我们就是舜的两个妃子。舜在天界当司徒,已分别一千年了。当年我们学会这个曲子,由于年头太多也忘掉了。”然后留肖生喝了几碗茶,肖生就告辞了。美人嘱咐道:“千万珍重你所学到的绝艺,也不要对任何人说这件事。”肖生就又乘上这船回到了他弹琴的原地。肖生第二天再去找,什么都没有了。

李 纳

贞元初,平卢帅李纳病笃,遣押衙王祐,禱于岱岳。斋戒而往,及岳之西南,遥见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其余三四人,杂色服饰,乃从者也。碧衣持弹弓,弹古树上山鸟。一发而中,鸟堕树,从者争掩捉。王祐见前到山下人,尽下车却盖,向山齐拜。比祐欲到,路人皆止祐下车:“此三郎子、七郎子也。”遂拜碧衣人。从者挥路人,令上车,路人踌躇,碧衣人自挥手,又令人上。持弹弓,于殿西南,以弹弓斫地俯视,如有所伺。见王祐,乃召之前曰:“何为来?”祐具以对。碧衣曰:“君(君原作吾。据明抄本改。)本使已来矣,何必更为此行。要见使者乎?”遂命一人曰:“引王祐见本使。”遂开西院门引入,见李纳荷校

灭耳，踞席坐于庭。王祐惊泣前伏，抱纳左脚，噬其肤。引者曰：“王祐可退。”却引出。碧衣犹在殿阶，谓祐曰：“要见新使邪？”又命一人从东来，形状短阔，神彩可爱。碧衣曰：“此君新使也。”祐拜讫无言。祐似欠嚏而迟者久之，忽无所见，唯苍苔松柏，悄然严静。乃荐奠而回。见纳，纳呼入卧内。问王祐，祐但以荐奠毕，掷樗蒲投，具得吉兆告纳。纳曰：“祐何不实言？何故噬吾足？”于是举足，乃祐所噬足迹。祐顿首，具以实告。纳曰：“适见新使为谁？”祐曰：“见则识，不知其名也。”纳乃召三人出，至师古，曰：“此是也。”纳遂授以后事，言毕而卒。王祐初见纳荷校，问曰：“仆射何故如此？”纳曰：“平生为臣之辜也，盖不得已如何。今日复奚言也。”（出《集异记》）

贞元初年，平卢帅李纳病重，派当押衙的王祐替他到泰山庙里祈祷。王祐吃了素沐浴了就起身了。到了泰山西南，远远看见山上有四五个人，穿绿色的露臂汗衫。其余的服色很杂，看来是侍从。穿绿衣的人用弹弓射古树上的山鸟，一下就打中，鸟从树上掉下来，随从们抢上去捉鸟。王祐看见先到山下的人，都下车并除下伞盖，向着大山叩头齐拜。等王祐到了山前时，朝拜的人都让王祐止步下车，说那就是泰山神的三公子七公子。王祐一听，赶快向绿衣人叩拜。这时绿衣人的随从就驱赶路上的人，叫他们上车。绿衣人也挥手让人们快上车。后来他用弹弓砍地，一面砍一面低头看，好象在等什么。看见王祐后，就召他往前来，问他做什么来了。王祐就实话实说。绿衣人说：“你的主人已经在这里了，你何必还来为他祈求呢。你

想看见你主人吗？”说着就命令一个人说：“你领他去见他的主人。”那人领着王祐开了庙的西院门。王祐一看，主人李纳戴着刑具，耳朵已被割掉，正蹲在那里。王祐哭着趴到他面前，抱起李纳的左脚，咬了一口。领他来的人说：“王祐快退下！”把他领出了西院。那绿衣人又问：“想不想见见你的新主人？”说着就从东面叫过来一个个子很矮很有风度的人对王祐说：“这位就是你的新主人。”王祐拜了一下，但干张嘴，半天也说不出话来。这时，眼前的一切忽然全都消失，只见庙里苍松翠柏，十分肃静，就赶快上了供祭祀了一番，然后就赶路回来。见了李纳后，李纳把他叫到内室，问王祐情况怎样。王祐说已经祭祀过了，也抽了签占了卜，都很吉利。李纳说：“为什么不把实情告诉我，你为什么咬我的脚？”说着伸出脚来，王祐果然看见脚上留着自己咬的牙印。王祐赶快叩头告罪，把实情都说了出来。李纳说：“你看见的新主人是谁？”王祐说：“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看见本人我能认出来。”李纳就叫出三个人来。王祐就指出其中的帅古就是。李纳就向帅古交待后事，交待完了立刻就死了。当时在庙里王祐看见李纳戴着刑具时，曾问他：“老爷为什么这样惨？”李纳说：“这是因为平日做官犯下的罪孽，现在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崔 汾

灋泉尉崔汾，仲兄居长安崇贤里。夏夜，乘凉于庭际。月

色方午,风过,觉有异香。俄闻南垣土动簌簌,崔生意其蛇鼠也。忽见一道士,大言曰:“大好月色。”崔惊惧避之。道士缓步庭中,年可四十,风仪清古。良久,妓女十余,排大门而入,轻绡翠翹,艳色绝世。有从者具香茵,列坐月下。崔生疑其妖魅,以枕击门惊之。道士小顾,怒曰:“我以此差静,复贪月色。初无延伫之意,敢此粗率。”乃厉声曰:“此处有地界耶?”歛有二人,长才三尺,巨首僂耳,唯伏其前。道士颐指崔生所止曰:“此人合有亲属入阴籍,可领来。”二人趋出。俄见其父母及兄悉至,卫者数人,捽拽批拏之。道士叱曰:“我在此,敢纵子无礼乎?”父母叩头曰:“幽明隔绝,海责不及。”道人叱遣之。复顾二鬼曰:“捉此疑人来。”二鬼跳及门,以赤物如弹丸,遥投崔生口中,乃细赤绋也。遂钓出于庭,又叱辱。崔惊失音,不得自理,崔仆妾悉哭泣。其妓罗拜曰:“彼凡人,因讶仙官无状而至,似非大过。”怒解,乃拂衣由大门而去。崔某病如中恶,五六日方差。因迎祭酒醮谢,亦无他。崔生初隔隙见亡兄,以帛抹唇,如损状。仆使共诩之,一婢泣曰:“儿郎就木之时,而衣忘开口。其时匆匆就剪,误伤下吻。然旁人无见者,不知幽冥中二十余年,尤负此苦。”(出《酉阳杂俎》)

灋泉县尉崔汾的二哥住在长安崇贤里。夏天夜晚,在院子边上乘凉。月上中天时,一阵风飘来一股奇特的香气,同时听见南墙上的土唰唰地掉落,心想大概是蛇鼠之类,却忽然看见一个道士。那道士大声说:“多好的月色啊!”崔生吓得赶快躲进屋里。道士却慢慢走到院中,看样有四十岁,风度优雅很象

古代人。过了半天又有十几个能歌善舞的女子推开大门进了院,个个穿着转纱的衣服,戴着珠翠首饰,娇艳绝伦。仆从铺下坐垫,大家都坐在月下。崔生怀疑是些妖怪,就用枕头敲打门吓他们。道士四外稍稍看了一下,生气地说:“我看这里安静,想在这里赏一赏月,并没有长住在这里的意思,为什么这么粗鲁无礼!”又怒喝一声:“这里有没有管事的?”立刻就有两个大头小耳三尺多长的小鬼冒出来,伏在道士面前。道士指指崔生所在的屋子说:“这家有没有在阴间的人,给我带来!”两个鬼跪下去,不一会就把崔生已经死去多年的父母和大哥带了上来,周围押送的人拳打脚踢又推又拽。道士责骂说:“我在这里,你们竟敢纵容儿子放肆吗?”崔生的父母叩头说:“阴阳隔绝,我们想教育责备都是不可能的呀。”道士让把他们押下去,又对两个鬼说:“把那个可疑的家伙带来!”二鬼跳到门边,拿了一个象弹丸般的红色东西,远远的扔进崔生的嘴里,原来是红色的细绳子,崔生就象鱼似地被钩出来了。道士对崔生辱骂斥责,崔生吓得说不出话来,没法为自己辩护。崔家的僮仆妻妾也都哭号起来。这时,道士周围的一位舞伎求情说:“他是个凡人,仙官您突然到这里,怎能不害怕,这不算什么大错,原谅了他吧。”道士才不生气了,一甩衣袖出门而去。崔生大病了一场,五六天才稍稍好转。病后立刻设道场摆酒祭祀谢罪,后来再没发生什么事。当时,崔生从门缝里往外偷看时,发现小鬼把他的亡兄带上来时,亡兄用手帕擦嘴唇,好象嘴唇破了,仆人们也很奇怪。这时一个丫环哭着说:“当时他装入棺材时,盖脸的而衣忘了开口,我匆忙给剪开,剪子误伤了他的下唇,别人并没看见。没想到他在阴间二十多年了伤口还没好,还在受

罪啊！”

辛 秘

辛秘五经擢第后，常州赴婚。行至陕，因息于树阴。旁有乞儿箕坐，痂面虬衣。访辛行止，辛不对即去，乞儿迹随之。辛马劣，不能相远，乞儿强言不已。前及一绿衣者，辛揖而与之俱行里余。绿衣者忽前马骤去，辛怪之，独言：“此人何忽如是？”乞儿曰：“彼时至，岂自由乎？”辛觉语异，始问之曰：“君言时至何也？”乞儿曰：“少顷当自知之。”将及店，见数十人拥店门，问之，乃绿衣者卒矣。辛惊异，遽卑下之，因解衣衣之，脱乘乘之。乞儿初无谢意，语言往往有精义。至汴，谓辛曰：“某止是矣，公所适何事也？”辛以娶约语之。乞儿笑曰：“公士人，业不可止此行。然非君妻，公婚期甚远。”隔一日，乃扛一器酒与辛别，指相国寺刹曰：“及午而焚，可迟此而别。”如期，刹无故火发，坏其相轮。临去，以绶帕复赠辛，带有一结，语辛：“异时有疑，当发视也。”积二十余年，辛为谓南尉，始婚裴氏。洎裴生日，会亲宾客，忽忆乞儿之言。解帕复结，得幅纸，大如手板，署曰：“辛秘妻河东裴氏，某月日生。”乃其日也。辛计别乞儿之日，妻尚未生。（出《酉阳杂俎》）

辛秘赶考五次考中后，到常州去结婚。走到陕县时，在树

阴下歇息。旁边有一个小乞丐蹲坐着，满脸疮疤，衣服上净是虱子。乞丐问辛要到那里去，辛不理他起身走了，乞丐就也跟着走。辛秘的马不好，走不快，那乞丐一直跟着和他说话。这时前面有个穿绿的人，辛秘赶上他互相认识后就一同走。走了一里多地，那绿衣人忽然打马急驰而去。辛秘很奇怪，自言自语说：“这人忙的是什么！”那小乞丐搭话说：“他到点了就能自由吗？”辛秘觉得这话挺怪，就问乞丐：“你说什么到时间了？”乞丐说：“等一会儿你自然会知道。”辛秘刚到一个旅店前，见几十个人拥在店门前，一问，说是那个绿衣人死了。辛秘十分惊讶，顿时就对乞丐十分客气，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乞丐穿，又把自己的马让给乞丐骑。乞丐没有感谢，但常对辛秘说些意味深长的话。到了汴州，乞丐对辛秘说：“我就到此停下了。你去那要干什么呀？”辛秘就说自己要去结婚。乞丐笑了笑说：“你是读书人，当然不会信我的话而不去结婚。但我告诉你，你要和他结婚的女人并不是你的妻子，你的婚期还远着呢。”第二天，乞丐扛了一坛子酒来为辛秘饯别，并指着附近的相国寺说：“今天中午它就会着火，它着火后你再走。”到了中午，相国寺无缘无故的着了火，火把相国神象的相轮都烧坏了。临分别时，小乞丐送给辛秘一个绸手帕做的包，包用带子捆着。乞丐说：“以后你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就打开这个包看吧。”过了二十年，辛秘任谓南尉时，才与一个姓裴的女子结婚。裴氏过生日时，辛秘请来宾客亲友，忽然想起当年小乞丐的话，就把那绸包打开，里面是手掌大的一块纸片，上面写着“辛秘妻河东裴氏，某月某日生”一点也不差。再一算，辛秘当年遇见小乞丐时，妻子还没出生呢。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六

神十六

陈袁生 冉遂 魏耽 卢佩

陈袁生

贞元初，陈郡袁生者，尝任参军于唐安。罢秩游巴川，舍于逆旅氏。忽有一夫，白衣来谒。既坐，谓生曰：“某高氏子也，家于此郡新明县。往者常职军伍间，今则免矣。故旅游至此。”生与语，其聪辩敏博，迥出于人，袁生奇之。”又曰：“某善算者，能析（析原作祈，据明抄本改。）君平生事。”生即讯之，遂述既往事，一一如笔写，生大惊。是夕，夜既深，密谓袁生曰：“我非人也，幸一陈于君子，可乎？”袁生闻之惧，即起曰：“君非人，果鬼乎？是将祸我耶？”高生曰：“吾非鬼，亦非祸君，所以来者。将有托于君耳。我赤水神，有祠在新明之南。去岁淫雨数月，居舍尽圯，郡人无有治者，使我为风日所侵铄。且日如樵牧者欺侮，里中人视我若一坏土耳。今我诉于子，子以为可则言，不则

去。无恨也。”(也原作乎,据明抄本改。)袁生曰:“神既有愿,又何不可哉!”神曰:“子来岁当调补新明令,倘为我重建祠宇,以时奠祀,则真幸之甚也。愿无忘。”

袁生诺之。既而又曰:“君初至邑时,当一见诣。然而人神理隔,虑君仆吏有黷于我,君当屏去其吏,独入庙中。冀尽一言耳。”袁生曰:“谨奉教。”是岁冬,袁生果补新明令。及至任,(任原作令,据明抄本改。)讯之,果有赤水神庙,在县南数里。旬余,遂诣之。未至百余步,下马屏车吏,独入庙中。见其檐宇摧毁,蓬荒如积。伫望久之,有一白衣丈夫自庙后来,高生也。色甚喜,既拜。谓袁生曰:“君不忘前约,今日乃诣我,幸何甚哉!”于是偕行庙中。见阶垣下有一老僧,具桎梏,数人立其旁。袁生问曰:“此何为者?”神曰:“此僧乃县东兰若道成师也。有殃,故吾系之一岁矣。每旦夕则鞭捶之。从此旬余,当解之。袁生又曰:“此僧既存,安得系于此乎?”神曰:“以生魄系之,则其人自沈疾,亦安能知吾之为哉!”神告袁生曰:“君幸诺我建庙,可疾图之。”袁生曰:“不敢忘。”既归,将计其工。然贫甚,无以为资。因自念曰:“神人所言,系道成师之魂,当沉疾。又云,从此去旬余,当解之。吾今假于他语,俾建其庙宇,又安有疑乎?”于是经往县东兰若问之,果有成师者,卧疾一岁矣。道成曰:“某病且死,旦夕则一身尽痛。”袁生曰:“师疾如是,且近于死矣,然我能愈之。师能以缙货建赤水神庙乎?”道成曰:“疾果愈,又安能以缙货为事哉!”袁生既给曰:“吾善视鬼,近谒赤水神庙,见师魂,具桎梏势于垣下。因召赤水神问其事,曰:‘此僧有宿殃,故繫于此。’吾怜师之苦,因告其神:‘何为繫生人,可疾解之。吾当命此僧以修建庙宇,慎无违也。’神喜而诺我曰:‘从此

去旬余,当舍其罪。’吾故告师疾将愈,宜修赤水神庙也。无以疾愈,遂怠其心。为此则祸且及矣。”道成伪语曰:“敬受教”后旬余,果愈。因召门弟子告曰:“吾少年弃家,学浮屠氏法,迨今年五十,不幸沈疾。向者袁君谓我曰:‘师之病,赤水神所为也。疾锤可修补其庙。’夫置神庙者,所以祐兆人,祈福应。今既有害于我,安得不除之乎?”即与其徒,持锤诣庙,尽去神像及祠宇,无一遗者。又明日,道成谒袁生。袁生喜曰:“师病果愈乎。吾之语岂妄耶?”道成曰:“然,幸君救我,何敢忘君之恩乎?”袁生曰:“可疾计修赤水神庙也,不然,具惧为祸。”道成曰:“夫神所以赖于人者,以其福可延,戾可弭,旱亢则雩之以泽,潦淫则禱之以霁。故天子诏天下郡国,虽一邑一里,必建其祠。盖用为民之福也。若赤水神者,无以福人,而有害于人焉,可不(可不原做不可,据明钞本、陈校本改。)去之。已尽毁其庙矣。”袁生且惊且惧,遂谢之。道成气益丰,而袁生惧甚。后月余,更有罪,袁生朴之。无何吏死,其家诉于郡,坐徙端溪。行至三峡,忽遇一白衣,立于路左。视之,乃赤水神也。曰:“向托君修我祠宇,奈何致道成毁我之舍,弃我之像,使一旦无所归,君之罪也。今君弃逐穷荒,亦我报仇耳!”袁生既谢曰:“毁君者道成也。何为罪我?”神曰:“道成师福盛甚,吾不能动。今君禄与命衰,故我得以报。”言已不见。生恶之,后数日,意以疾卒。(出《宣室志》)

贞元年初,陈郡有个姓袁的人,虽曾在唐安任参军,卸任后到四川旅游,住在一个旅店里。忽然有个穿白衣的人来求

见。落座后白衣人对袁生说：“我姓高，家在本郡的新明县，曾在军队中任职，现在已经卸职，也是到这儿旅游的。”谈话中袁生觉得他聪慧精明博学广闻不同于常人，感到很奇怪。白衣人又说：“我善于算卦，能说出你的过去和将来。”袁生就问他。白衣人果然历数袁生过去的事，一件一件好象专门用笔记过，袁生更惊奇了。他们一直谈到深夜，高生神秘地说：“我不是凡人，但有一件事要对你说，可以不？”袁生一听就害怕了站起来问：“你不是凡人，是鬼吧，是不是要加害于我？”高生人说：“我不是鬼，也不会害你，我是来托你办一件事。我是赤水神，我的庙在新明县南边。去年连下了几个月的雨，我的庙坍塌了，那里没有人管这事，使我遭受风吹日晒，平日砍柴人放牛娃也欺侮我，人们都把我看作一堆废土了。今天我向你诉说求告，你觉得能到就办，办不到我就走，不会怪你的。”袁生说：“神既然有愿望，有什么不可以的，你就说吧。”高生说：“你明年将调补到亲明去当县令。你上任后如能为我重修祠庙按时奠祀，那可真是我的大幸。希望你不要忘了这件事。”袁生就答应了。高生又说：“你到新明县上任后，我俩该见上一面。然而人世与神兵相隔，我担心你的仆从下属会侮慢我，希望到时你能让他们退下，单独到庙里，我们才能谈得尽兴。”袁生说记住了。这年冬天袁生果然补任新明县令。上任后一打听，县南数里果然有座赤水神庙。过了十多天，袁生就到庙上去。离庙还有百余步时，他就屏退了车马仆从，单独近了庙。一看，庙堂果然破烂不堪，到处都是荒草堆积。袁生看了半天，一个白衣人从庙后走出来，一看果然是高生。高生高兴地拜过了袁生说：“你不忘对我的许诺，今天来看我，我太高兴了。”于是两人一起在庙里巡

看,只见墙边有一个老和尚披枷戴锁被几个人押着,袁生就问是怎么回事。高生说,“他是县东寺庙里的道成和尚,因为有罪,我已经把他押在这里一年了,每天早晚都要拷问他。过十几天,我会放掉他的。”袁生问,“这和尚不是活人吗,怎么能把他押在这里呢?”高生说,“我拘押的是他的魂,他本人就会得上大病。他本人并不知道是我干的。”又说,“你既然答应为我修庙,望你快点办吧。”袁生说不会忘的。回到县里袁生就张罗修庙的事,然而由于太穷,没有经费。心里想,赤水神既然说他拘押了道成僧的魂使他生病,并说再过十几天就放他的魂,我不如就借神的话让道成和尚修庙,和尚一定会相信的。于是他就到县东寺庙里去,一问,果然有位道成和尚,已经重病一年了。袁生见到道成就对他说,“你病成这样,怕快要死了。但我能让你痊愈。如果你能够出资修建赤水神庙就行。”道成说,“我的确快死了,尤其一早一晚身上痛得受不了。如果病真能好,我怎么能在乎修庙的几个钱呢。”袁生就撒谎说,“我能见到鬼神。最近去赤水神庙,看到你的魂正披着枷锁捆绑在墙下,我就召来赤水神问怎么回事,他说你过去犯了罪,所以才被拘押。我同情你的痛苦,就对赤水神说不许拘押世上的活人,快快放了,我会让这和尚为你修庙,和尚决不会不修的。神高兴地答应了,并说过十多天就会免罪放了你。我来是为了告诉你病快好了,希望你快修赤水神庙,千万别因为病好了就不修了,那样你还会招来祸的。”道成听后,假装答应了。过了十多天,病真好了,就召来了庙里的弟子们,对他们说,“我小时就离家入庙,学习佛事,已经五十年了,日前不幸大病一场。县令袁君曾对我说,我的病是赤水神作的怪,让我病好后修缮赤

水庙。我想修建寺庙本是为能祐护亿万人，为黎民祈福。然而赤水庙里的神却加害于我，不除掉它怎么得了？”于是道成和尚率领徒众带着镐锹来到赤水神庙，把庙拆毁，把神像也扔掉了，什么也没有留。过了两天，道成去见袁生。袁生高兴地说，“你的病果然好了，我没说错吧。”道成说，“对，你救了我，我不会忘你的大恩大德。”袁生说，“那就赶快修赤水神庙吧，不然怕会招来祸的。”道成说，“我们凡人敬神，是为神能为我们施福免罪，天旱时给人间降雨，地涝了能够放晴晒干。所以皇帝才会让天下所有的地方都修寺建庙，以便为民造福，然而象赤水神这样不仅不造福于人反而害人的神，怎么能不除掉呢？我已经把赤水神庙彻底拆毁了。”袁生一听吓坏了，说，“这可是罪过啊！”道成却毫不在乎。袁生更加恐惧了。一个多月后，有位官员犯罪，袁生杖打了他，不久那官员却死了，官员的家人告到郡里说是袁生害的，结果袁生获罪被贬到端溪。袁生走到三峡，忽然看见个白衣人站在道边，一看是赤水神。赤水神说，“我曾托你为我修庙，你却让道成毁了我的住所，扔了我的像，使我无家可归，这都是你的罪过！现在你被贬到这穷乡僻壤，这是我在向你报仇！”袁生忙说，“是道成毁了你的庙，为什么怪罪我？”赤水神说，“道成和尚运气正好，我动不了他。而你官运和气数都不行了，所以我可以报复你。”说完就不见了。袁生非常痛恨赤水神，没几天，竟病死了。

冉 遂

冉遂者，齐人也，父邑宰。遂婚长山赵玉女。遂既丧父，又幼性不惠，略不知书，无以进达，因耕于长山。其妻赵氏，美姿质，性复轻荡。一日独游于林藪间，见一人衣锦衣，乘白马，侍从百余人，皆携剑戟过之。赵氏曰：“我若得此夫，死亦无恨。”锦衣人回顾笑之。左右问赵氏曰：“暂为夫可否？”赵氏应声曰：“君若暂为我夫，我亦怀君恩也。”锦衣遽下马，入林内。既别，谓赵氏曰：“当生一子，为明神，善保爱之。”赵氏果有孕，及期生一儿，发赤面青，遍身赤毛，仅长五寸，眼有光耀。遂甚怪之，曰：“此必妖也，可杀之。”赵氏曰：“此儿托体于君，又何妖？或是异人，何杀之耶？必杀反为害。若何？”遂惧而止，赵氏藏之密室。及七岁，其儿忽长一丈。俄又自空有一大鸟飞下，儿走出，跃上鸟背飞去，其母朝夕哭之。经数月，儿自外来，擐金甲，佩剑弯弓，引兵士可千余人。至门直入，拜母曰：“我是游察使者子，幸托身于母。受生育之恩，未能一报，我今日后，时一来拜觐，待我微答母恩，即不来矣。”赵氏曰：“儿自为何神也？”儿曰：“母慎勿言，我已补东方擒恶将军。东方之地，不遵明祇，擅为恶者，我皆得以诛之。”赵氏取酒炙以饲之，乃谓儿：“我无多酒炙，不可以及将士。”儿笑曰：“母但以一杯酒洒空中，即兵士皆饮酒也。”母从之。见空中洒下起雨，兵士尽仰面而饮之。儿乃遽止曰：“少饮，”临别，谓母曰：“若有急，但焚香遥告，我当

立至。”言讫，上马如风雨而去。后一年，赵氏父亡，赵氏往葬之。其父家，每月有鬼兵可千余，围其宅。有神扣门言曰：“我要为祠宇，尔家翁见来投我，尔当速去，不然，皆杀之。”赵氏忽思儿留言，乃焚香以告。其夕，儿引兵士千余至，令一使诘之，神人茫然收兵为队，自缚于儿前。儿呵责，尽杀其众。谓母曰：“此非神也，是强鬼耳。生为史朝义将，战亡之后无所归，自收战亡兵，引之来此，欲擅立祠宇耳。”母曰：“适闻言，家翁已在我左右，尔试问之。”其儿令擒神人问之曰：“尔所谋事，我尽知之，不须言也。任何以无故追赵玉耶？今在何处？”其人泣告曰：“望将军哀念。生为一将，不能自立功，而死于阵前。死后欲求一神，又不能良图。今日有犯斧钺，若或将军不以此罪告上天。容在麾下，必效死节。”又问曰：“赵玉何在？”神曰：“寄在郑大夫塚内。”儿乃立命于塚内取赵玉至，赵玉寻苏。赵氏切劝儿恕神之罪，儿乃释缚，命于部内为小将。乃辞其母，泣而言曰：“我在神道，不当频出迹于人间，不复来矣，母善自爱。”又为风雨而去，迺后绝然不至矣。（出《奇事记》）

山东有个叫冉遂的人，父亲是地方官。冉遂娶了长山赵玉的女儿。后来冉遂的父亲死了，自己生来愚笨，又没念什么书，没法术功应，只好就在岳父赵玉家种地。妻子赵氏却非常漂亮但作风轻浮。一天她独自在林中散步，看见一个衣着华贵的人，骑着白马，带着一百多名持兵器的侍卫走过，就说：“我要是有这样一个丈夫，死也心甘了！”骑白马的人回头看她笑了笑。侍卫们问赵氏：“让他给你做个临时丈夫你愿意不？”赵氏

立刻应声道：“那怕做他一天妻子，我也不忘他的恩。”于是那骑白马的人立刻下马，和赵氏一齐钻进树林里。分别时他对赵氏说：“你会生下一个儿子，这儿子是神。生下后你要好好爱护他。”后来赵氏果然怀孕，生下一个儿子，但只有五寸长，而且黑脸红发，双目熠熠闪光。丈夫冉遂十分惊怪，认为是个妖精，想杀掉婴儿。赵氏说：“这孩子是你的，怎能是妖精呢？也许长大后不同凡人，为什么要杀他？如果杀了，也许会招来祸事呢。你看怎么办好？”冉遂怕招祸就没有杀。赵氏把婴儿藏在密室，养到七岁，这孩子忽然长成一丈高，有一个大鸟从天上飞下来，那孩子走出去，骑上鸟背就飞走了。赵氏天天痛哭，过了几个月，那孩子又回来了，身披金钺甲，腰带宝剑弓箭，带着一千多士兵来到家里，向母亲跪拜后说：“我是天神游察使者的儿子，有幸托生于母亲，受你养育之恩，没有报答你。从今以后，我会常来看望你，等我多少能报答一点母恩，就不再来了。”赵氏问儿子是那路神仙，儿子说：“我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对别人说。我现在是东方擒恶将军。东方那面凡是不敬神明和作恶的人，我都杀掉。”赵氏就备了酒肉让儿子吃，并说：“我酒肉太少，不能供你的将士们吃了。”儿子笑着说：“母亲只要拿一杯酒洒在空中，我的将士就都有酒喝了。”赵氏按他的话作了，果然空中象下雨似地落下了酒，将士们都仰着脸喝起来。儿子就让雨停了，说：“别喝多了。”临别时，儿子对母亲说：“以后如果有急事，只要烧香向远天祷告，我立刻就会来。”说罢，上马象乘着风雨般的走了。过了一年，赵氏的父亲赵玉死了。赵氏赶回去为父亲料理丧事。他父亲家里常常夜里被一千多鬼兵包围，还有个神敲门说：“你父亲现在到我那儿去了，你要为我造

一庙宇,不然把你们都杀掉!”赵氏忽然想起儿子留下的话,就烧香祷告。这天晚上,儿子带着一千多兵士到了,让手下人上前质问那个包围住宅的神,那神人立刻把兵撤了,自己把自己绑上跪在赵氏儿子面前。儿子把那神训斥了一顿,把他的士兵全杀了,然后对赵氏说:“那不是个神,是个很厉害倔强的鬼。他活着时是叛贼史朝义的部将,战死之后无处可归,才收集他那些战死的将士带到这儿来,想擅自立个祠庙而已。”赵氏说,“听他刚才说,我的父亲他也带来了,你问问他。”儿子又把那个神带来问道:“你的打算我已经知道了,你就不用说了,但你为什么要害我的外公赵玉呢?”那神人哭着说:“求你能体念我的苦衷吧。我生前是个大将,没立什么大功而战死在阵中,死后想成为神,又当不上神。今天我冒犯了将军,如果将军不把我的罪错向上天报告,而留我在你帐下,我一定拚死为你效力!”儿子又问他:“赵玉在哪里?”那神说:“寄押在郑大夫的坟墓里。”儿子派人立刻到郑大夫的坟中把赵玉带来,赵玉果然很快复活了。赵氏不断在儿子面前为那神人求情,让他饶恕神人的罪。儿子就让给他松绑,并派在自己帐下当一名小将,然后就向赵氏告别,哭着说:“我是个神,不能经常到人世来,今后我们不能再见了,望母亲多多保重!”说罢又如风雨般很快离去,以后果然再没来过。

魏 耽

贞元中,吉州刺史魏耽,罢任居洛。有女子,年甫十六,颜色甚美丽。夏中,俱纳凉于庭。急仰视天裂,有长人于裂处下,直至耽前。衣紫佩金,黑而髯,曰:“我姓朱,天遣与君为女婿。”耽不敢阻,请俟排比,再三乃许。约期后月,乃腾空而去。耽与其妻,虽甚忧迫,亦具酒食而俟之。有圜人突入拜耽,耽曰:“何不秣马而突入,太无礼也。”圜人曰:“窃见使君有忧色,故请言其事。”耽曰:“尔何要知之?”圜人固请,耽因告之。圜人曰:“使君不足,小事耳。”言讫而出。佩金者及期而至,圜人复突入,佩金者见之,趋下再拜。圜人作色而叱之曰:“天怒尔,罚汝在人间,奈何又复扰人如是?”对曰:“死罪。”复拜。圜人辄升堂而坐,召佩金者坐,命洒。圜人于大沙锣,取饮数器,器可三斗余。饮讫,又取一铁杵,折而嚼之。乃以沙锣饮佩金者,佩金者甚有惧色,乃饮之。唯言死罪。更无他词。圜人曰:“送天狱禁百日。”乃腾空而去。圜人曰:“吾乃使君此斗本命星也,魏使君昼夜焚修,今乃报之。适无礼者,既贼星也,今已禁之,请去他虑。”言讫而去。(出《闻奇录》)

贞元年间,吉州刺史魏耽卸任后住在洛阳。他有个十六岁的女儿,长得很漂亮,盛夏,在庭院里乘凉。忽然仰头看见天空

裂了个大口子，一个很高的人从裂口处落到地上。此人穿着紫衣佩着金饰物，生得很黑，胡子很长。他来到魏耽面前说：“我姓朱，天帝派我来是让我做你的女婿。”魏耽不敢不答应，请求给些安排准备的时间。再三请求，姓朱的才同意，并说定一个月后来娶亲，说罢腾空而去。魏耽和妻子虽然忧心忡忡，也准备了酒食等待着。这天，魏耽的马夫突然进屋跪拜。魏耽说，“你不喂马，来这里做什么，太无礼了。”马夫说：“我见大人面带愁容，想来问问是为什么事为难。”魏耽说：“你问这做什么？”马夫再三请求，魏耽就把实情告诉了他。马夫说：“小事一桩，大人根本不用愁。”说完就走了。后来那个姓朱的神人果然如期而至，马夫也突然闯进来。姓朱的见了马夫，跪下就拜。马夫大怒，责骂道：“上天宽恕了你，罚你到人间，就该老老实实，为什么还干害人的事？”姓朱的又叩头说：“我有罪，我该死！”马夫就进屋坐下，用一个大锣做酒杯喝起了酒，喝了好几斗酒，喝完又把一个铁棍子折断吃了起来。然后又让姓朱的用大锣喝酒，姓朱的很害怕就喝了，还不断地陪罪，说不出别的话来。喝完后马夫说：“现在送你到天牢里关押一百天！”只见姓朱的腾空而去。马夫对魏耽说：“我就是你的本命星北斗。你平时日夜烧香敬神，所以我来报答你。刚才那个无礼的家伙是一颗贼星，我已经把他关起来了，你就不用再犯愁了。”说完也离去了。

卢佩

贞元末,渭南县丞卢佩,性笃孝。其母先病腰脚,至是病甚,不能下床榻者累年,晓夜不堪痛楚。佩即弃官,奉母归长安,寓于长乐里之别第,将欲竭产而求国医王彦伯治之。彦伯声势重,造次不可一见,佩日往祈请焉。半年余,乃许一到,佩期某日平旦。是日亭午不来,佩候望于门,心摇目断。日既渐晚,佩益怅然。忽见一白衣妇人,姿容绝丽,乘一骏马,从一女僮,自曲之西,疾驰东过。有顷,复自东来,至佩处驻马,谓佩曰:“观君颜色忧沮,似有所候待来,请问之。”佩志于王彦伯,初不觉妇人之来,既被顾问再三,乃具以情告焉。妇人曰:“彦伯国医,无容至此。妾有薄技,不减王彦伯所能。请一见太夫人,必取平差。”佩惊喜,拜于马首曰:“诚得如此,请以身为仆隶相酬。佩即先入白母,母方呻吟酸楚之次,闻佩言,忽觉小廖。遂引妇人至母前,妇人才举手候之,其母已能自动矣。于是一家欢跃,竟持所有金帛,以遗妇人。妇人曰:“此犹未也,当要进一服药,非止尽除痼疾,抑亦永享眉寿。”母曰:“老妇将死之骨,为天师再生,未知何阶上答全德。”妇人曰:“但不弃细微,许奉九郎巾栉。常得在太夫人左右则可,安敢论功乎?”母曰:“佩犹愿以身为天师奴,今反得为丈夫,有何不可?”妇人再拜称谢,遂于女僮手。取所持小庄奩中,取药一刀圭,以和进母。母入口,积年诸苦,释然顿平。即具六礼,纳为妻。妇入朝

夕供养,妻道严谨。然每十日,即请一归本家。佩欲以车舆送迎,即终因辞拒,唯乘旧马。从女僮,倏忽往来,略无踪迹。初且欲顺适其意,不能究寻,后既多时,颇以为异。一旦,伺其将出,佩即潜往窥之。见乘马出延兴门,马行空中。佩惊问行者,皆不见。佩又随至城东墓田中,巫者陈设酒肴,沥酒祭地,即见妇人下马,就接而饮之。其女僮随后收拾纸钱,载于马上,即变为铜钱。又见妇人以策画地,巫者随指其处曰:“此可以为穴。”事毕,即乘马而回。佩心甚恶之,归具告母,母曰:“吾固知是妖异,为之奈何?”自是妇人绝不复归佩家,佩亦幸焉。后数十日,佩因出南街中,忽逢妇人行李,佩呼曰:“夫人何久不归?”妇人不顾,促辔而去。明日,使女僮传语佩曰:“妄诚非匹敌,但以君有孝行相感,故为君治(治原作妇,据明钞本改。)太夫人疾。得平和。君自请相约为夫妇。今既见疑,信当决矣。”佩问女僮:“娘子今安在?”女僮曰:“娘子前日已改嫁靖(靖字原空缺,据明抄本、陈校本改)恭李谿议矣。”佩曰:“虽欲相弃,何其速欤?”女僮曰:“娘子是地祇,管京兆府三百里内人家丧葬所在。长须在京城中作生人妻,无自居也。”女僮又曰:“娘子终不失所,但嗟九郎福祐太薄,向使娘子长为妻,九郎一家,皆为地仙矣。”卢佩第九也。(出《河东记》)

贞元末年时,渭南县丞卢佩非常孝顺。他母亲腰和腿生了病,越来越重,后来,好几年连炕也下不来了,日日夜夜痛得难以忍受,卢佩就毅然辞去官职,护送母亲回了长安,住在长乐里的别墅中,打算变卖家产以求全国知名的医生王彦伯给母

亲治病。王彦伯是名医架子更大,平常人一律不见。卢佩天天去求告,半年后才答应去给看一次。卢佩按和王彦伯约好的日子一清早就在门上等待,直到中午还没来。卢佩守着家门始终等着,焦急得望穿双眼,直到黄昏也不见王彦伯的人影。心里又怨又急。忽然看见一个穿白衣的女子,容貌端庄秀丽,骑着一匹骏马,带着一个使女,从巷曲西边跑来,向东驰去。不一会又从东奔回来,来到卢佩家门前停下来说,“看您愁容满面,好象在等什么吗?”卢佩一直在守望王彦伯,全神贯注,那女子问了好几次他才回答,把实情都说了。女子说,“王彦伯是国医,不一定能请来,我也略通医术,不一定就比国医差。请带我去见你们太夫人,你就能知道到底谁行。”卢佩大喜,在马前拜礼说,“如果真能治好病,我愿给你当奴仆来报答。”说罢就进家告诉母亲。母亲正在床上痛苦地呻吟,一听这事,先就松快了不少。卢佩带那女子到母亲床前,女子刚一抬手停在老太太身上,老太太身子就能动了。于是全家都高兴得跳了起来,争着拿来金钱礼物给那女子,女子说,“这还没完呢。还要吃一副药,就不但能除去病根,还能延年益寿。”母亲说,“我一个垂死的老人,被天师你起死回生,我怎么作才能报答你的恩望呢?”女子说,“如果您不嫌我卑微,让我与您儿子卢九郎成亲,使我也能永远侍奉您,我就满足了,说什么报答不报答呢。”母亲说,“我儿九郎本来只求能给你做奴仆,现在反而要做丈夫,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女子一再行礼感谢,从女仆手里拿的梳妆匣里,取了一小包药用匙调好给母亲喝。刚一喝,就觉得多年来的病痛一扫而光。于是家里备好了聘礼,娶了女子为妻。婚后女子严守妇道,侍奉婆母无微不至。只是每过十天女子就要

回一次娘家。卢佩每次要用车马送接,女子都坚持不用,只骑着原来那匹马,带着使女,很快去很快回来,不露一点蛛丝马迹。起初家里人顺着女子的意愿,不去追究了解。后来长了,觉得这里有事。有天早上,女子又要回娘家,刚一出门,卢佩就偷偷跟在后面看。见女子骑马一出了延兴门,马突然腾空而起。卢佩惊讶地问路上的人,谁也没看见。卢佩后来跟到城东的墓地,见一个巫师在地上摆了酒菜,洒酒祭祀。接着看见女子下了马,拿起酒来喝。那个使女跟着收拾起地上的纸钱,装在马上,纸钱立刻变成了铜钱。又见那女子用马鞭在地上画圈,巫师就说:“这里可以做坟地。”然后,就上马而去。看到这些事后,卢佩心里对女子十分厌恶,回来告诉了母亲。母亲说:“我早就知道她是妖怪,可是能有什么办法呢。”从此,那女子再也没有回卢佩家来,卢佩也暗自高兴。过了几十天,卢佩到南街去,忽然看见了那个女子。卢佩招呼她说:“你怎么这么久不回家?”女子不理睬,打马而去。第二天,她让使女转告卢佩说:“我实在不配做你的妻室,只是由于为你的孝心所感动,才给你母亲治病。太夫人病好以后是你自己请求我们结为夫妻。现在你既然怀疑我了,咱俩只能分手。”卢佩问使女:“娘子现在什么地方?”使女说:“她前几天已经改嫁靖恭李谘议了。”卢佩说:“虽然打算和我分手,但这也太快了吧。”使女说:“娘子是冥府地神,主管京城三百里以内的丧葬事宜,必须长在京城给阳世人做妻子,因为她没有自己的居处。和你分手,娘子并没有失去家,只是可惜九郎福气太薄。如果你们能长做夫妻,九郎你们一家就都成了人间神仙了。”卢佩排行第九。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七

神十七

沈 聿 党国清 太原小吏 村人陈翁
乐 坤 永清县庙 崔 泽 韩 愈
李逢吉 樊宗训 裴 度 张仲殷
凌 华

沈 聿

贞元中，庶子沈华（华原作聿，据明抄本改。）致仕永崇里。其子聿尉三原。素有别业，在邑之西，聿因官遂修葺焉。于庄之北，平原十余里，垣古埏以建牛坊。秩满。因归农焉。一日，寝堂之东轩。忽惊寤，见二黄吏谓聿曰：“府司召郎。聿自谓官罢。无事诣府。拒之未行。二吏坚呼，聿不觉随出。经历亲爱泊家人，挥霍告语，曾无应者。二吏呵驱甚迫，遂北行可二十里。至一城署，人民稀少，道路芜荟，正衙之东街，南北二巨门

对启。吏导入北门，止聿屏外。入云，追沈聿到。”良久，厅上读状，付司责问。聿惶惧而逃，莫知所诣，遂突入南门。门内有厅，重施帘幙，聿危急，径入帘下。则见紫衣贵人，寢书案后。聿欣有所投，又惧二吏之至，因声气撼动，紫衣遂寤。熟视聿曰：“子为何者？”聿即称官及姓名。紫衣曰：“吾与子亲且故，子其知乎？”聿惊感未对。又曰：“子非张氏之弥甥乎？吾而祖舅也。子在人间，亦知张谓侍郎乎？”聿曰：“幼稚时则闻之。家有文集，尚能记念。”紫衣喜曰：“试为我言。”聿念樱桃解结垂檐子，杨柳能低入户枝。”紫衣大悦。二吏走至前庭曰：“秋局召沈聿。”因遥拜，呼紫衣曰“生曹”，礼谒甚恭。紫衣谓曰：“沈聿吾之外孙也，尔可致吾意于秋局，希缓其期。”二吏承命而出。俄返曰：“敬依教。”紫衣曰：“尔死矣，宜速归。”聿谢辞而出，吏伺聿于门，笑谓聿曰：“生曹之德，其可忘哉。”因引聿而南。聿大以酒食钱帛许之。忽若梦觉，日已夕矣。亦不以告人，即令致奠二吏于野外。聿亦无恙。又五日，聿晚于庄门复见二吏曰：“冤诉不已，须得郎为证。”聿即询其事犯，二吏曰：“郎建牛坊，平夷十古塚，大被论理，候郎对辩。”聿谓曰：“此主役之家人银钥擅意也。”二吏相顾曰：“置即召奴，或可矣。”因忽不见。其夜，银钥气蹶而卒。数日，忽复遇二吏，谓聿曰：“银钥称郎指教，屈辞甚切，郎宜自往。”聿又勤求，特希一为告于生曹，二吏许诺。有顷复至，曰：“生曹遣郎今夕潜遁，慎不得泄。藏伏三日，事则济矣。”言讫不见。聿乃密择捷马，乘夜独游。聿曾于同州法轮寺寓居习业，因往诣之。及至，（至原作出，据明钞本、陈校本改。）遇所友之僧出，因投其房。当宿累日，惧贻严君之忧，则径归京，不敢以实启。庄夫至云：“前夜火发，北原之牛坊，已为煨烬

矣。”聿终免焉。（出《集异记》）

贞元年间，沈华辞官归于永崇里，他儿子沈聿在三原当县尉。城西有他家一个庄园，沈聿因为做了官，就把庄园整修一番。庄园的北面有十多里的平原，就用墙围起一片过去的坟地做了牛圈。沈聿任期满了以后，就回到庄园务农了。有一天，他在东屋窗下午睡，忽然惊醒，看见两个黄衣官员进屋来对他说：“府司召见你。”沈聿说自己已经不作官了，没有什么公事须去见府司，就拒绝不去。可是两个黄衣官员坚持叫他去，他也就不知不觉地跟着走了。看见家里的亲人们，沈聿挥手告别，但家人没有任何反应。两个黄衣官员催促得很急，带着他向北走了二十多里，进了一个城里。城中人很稀少，路上长满荒草。正衙在东街上，南北两扇大门对开着，官员领沈聿进了北面的衙门，让他在外面等着，进去报告说：“沈聿已经捉到。”过了半天，听得里面大堂上有人念状子，还有审判官责问的声音。沈聿吓坏了，掉头就跑，惊惶中不知该向那里去，就急忙逃进了南面的衙门。见门内有个大厅，门上有很厚的门帘子挡着。沈聿急忙躲进帘子后面，一看厅上有个穿紫衣的人在书桌后面睡着。沈聿虽然为找到躲藏的地方而高兴，但仍怕两个黄衣官追到这里，喘气很粗，惊醒了那个睡觉的紫衣人。紫衣人看了沈聿半天说：“你是什么人？”沈聿就报了姓名和官职。紫衣人说：“我们是亲戚，你知道吗？”沈聿感到惊讶，一时答不上来。紫衣人又说：“你不是张某外甥的儿子吗，我是你的舅爷爷呀，你在人间难道不知道张谓张侍郎吗？”沈聿说：“小时听说

过您。我家有您的诗文集,我读过,还能记得一些。”紫衣人高兴的说,“那你不能给我背几首呢?”沈聿就背了“樱桃解结垂檐子,杨柳能低入户枝”的诗句。紫衣人更高兴了。这时那两个黄衣官突然进来了,但他们见了紫衣人很恭敬,称他“生曹”并跪下叩拜,然后说,“秋局让我们带沈聿去过堂。”紫衣人说,“沈聿是我的外孙,你们向秋局的主管转达我的意思,请他们对沈聿缓期执行。”两个官员奉命走了,不一会儿就回来对紫衣人说,“照您的意思办了。”紫衣人对沈聿说,“这里是阴曹,你来这里就是死了,现在放了你,就快回家吧。”沈聿赶快拜谢后退出来,见那两个官员等在门外,对沈聿笑着说,“生曹的恩情你可不要忘了啊!”说完就领上他向南走。沈聿对两个官员说回头一定好好报答。这时沈聿就突然醒了过来,一看太阳已经落了。这件事他谁也没有告诉,立刻派人带着酒饭纸钱到野外祭奠那两个官员,就没再有什么事情。五天后的晚上,沈聿在庄园门外看见那两个官员又来了,对沈聿说,“你案子中的原告不断喊冤,追得很紧,你得去对案作证。”沈聿就问自己倒底犯了什么案。两个官员说,“你家盖牛圈,平了十个古墓,人家把你告下了,等你去对证。”沈聿说,“平坟的事是我的管家擅自干的,他叫银钥。”两个官员至互相看了看说,“那就把他留下,咱们去抓管家银钥,也许能行。”说完忽然不见了。这天夜晚,管家突然气绝死去。几天后,两个官员又来了,对沈聿说,“银钥说平坟的事是你命令他干的,一个劲地叫屈,你还是去一趟吧。”沈聿就一面请求,并希望他们把这情形告诉那们当生曹的舅爷爷,两个官员答应了。过了一会就回来对沈聿说,“你舅爷让你今晚赶快出去躲一躲,这话千万不可泄露,你

躲出去三天就没事了。”说完就不见了。沈聿立刻偷偷骑上快马,乘天黑逃出去。他过去曾在同州的法轮寺里读书,打算到那里去躲。到了法轮寺,找到他交好的一位和尚,就住在他房里。几天后,怕自己的父亲挂念,就赶回京城,这些事都没敢实说。后来庄园的仆人来报告说前天晚上庄园突然失火,北原上的牛圈已化为灰烬了。沈聿终于逃出了这场劫数。

党国清

晋阳东南二十里,有台骀庙,在汾水旁。元和中,王愕(愕原作愕,据明抄本改)镇河东时,有里民党国清者,善建屋。一夕,梦黑衣人至门,谓国清曰:“台骀神召汝。”随之而去。出都门,行二十里,至台骀神庙。庙门外有吏卒数十,被甲执兵,罗列左右,国清恐悸不敢进。使者曰:“子无惧。”已而入谒。见有兵士百余人,传导甚严,既再拜。台骀神召国清升阶曰:“吾庙宇隳漏,风日飘损,每天雨,即吾之衣裾几席沾湿。且尔为吾塞其罅隙,无使有风雨之苦。”国清曰:“谨受命。”于是搏涂登庙舍,尽补其漏。即毕,神召黑衣者。送国清还。出庙门,西北而去,未行十里,忽闻传呼之声,使者与国清俱匿于道左。俄见百余骑,自北而南,执兵设辟者数十。有一人具冠冕,紫衣金佩,御白马,仪壮魁伟,殿后者最众。使者曰:“磨笄山神也,以明日会食于李氏之门,今夕故先谒吾君于庙耳。”国清与使者俱入城门,忽觉目皆微惨,以手搔之,悸然而寤。明日,往台骀庙中,

见几上有屋坏泄雨之迹。视其屋，果有补葺之处。及归，行未六七里，闻道西村堡中有箫鼓声，因往谒焉。见设筵，有巫者呼舞，乃醮神也。国清讯之，曰：“此李氏之居也。李存古尝为衙将，往年范司徒罪其慢法，以有军功，故宥其死，殡于雁门郡。雁门有磨笄山神，存古常祷其庙，愿得生还。近者以赦获归。存古谓磨笄山神所祐，于是醮之。”果与国清梦同也。（出《河东记》）

晋阳东南二十里有座台骀神庙，庙在汾河边上。元和年间王锴镇守河东时，有一个叫党国清的老百姓，善于盖房子。有天晚上，国清梦见一个黑衣人对他说：“台骀要召见你。”他就跟着走。出了城门二十多里，来到台骀神庙。只见庙外有几十个穿铠甲持刀枪的兵丁列在两旁，国清吓得不敢进去。黑衣人说别怕，带他进了庙拜见。只见庙内也有一百多侍卫，警戒森严，一个传一个地呼喊着他往前走。国清赶快又下拜。台骀神召国清上殿，对他说：“我的庙宇漏了，风吹日晒，一到雨天，我的衣服用具就被淋湿。请你把房上的漏处修补一下，使我免受风雨之苦。”国清说：“我一定照办。”于是就糊好了泥，上房把漏的地方全都堵上了。干完以后，神就让那黑衣人送国清回家。出了庙门往西北走，没走十里地，忽然听见喝道声，黑衣人和国清一起藏在道旁。不一会只见一百多人骑马由北向南来，其中有几十个拿着兵器侍卫的人，中间簇拥着一个头戴官帽身穿紫色官服佩带金饰的人，这人骑着白马，仪表堂堂，后面的卫队人数更多。黑衣人告诉国清那就是磨笄山的山神，因为

明天要去参加一位姓李的人家的宴会,今晚先来我们这里约请我们台骀神去。国清和黑衣人进了城门后,忽然觉得两眼有点痛,用手一揉,就醒过来了。第二天他来到台骀庙,看见案子上有屋坏漏雨的水渍,抬头看屋顶,果然有修补堵漏的痕迹。回来时,刚走了六七里地,听见路西村子里有鼓乐声,就跑去。原来是有一家人正在设了祭坛摆着酒宴祭神,还有跳大神的载歌载舞。一打听,原来这家人正是姓李。这家有个叫李存古的曾当过军官,因为目无法纪犯了死罪,上司范司空徒他曾有军功,免去李存古死罪,把他流放到偏远的雁门郡。雁门有磨笄山神庙,李存古常常到庙里去上供祷告,祈求得够活着回到故乡。最近果然被赦免放回来了。李存古说这是磨笄山神的保佑,所以才摆设祭坛谢神。国清一听,果然和自己做的梦完全符合。

太原小吏

王锴镇太原,尝一日亭午之际,有小吏,见一神人,长丈余,介金仗剑,自衙门缓步而来。既而伫立久之,若有所伺。小吏见之甚惧,白于衙将靳坦、张和。偕视之,如小吏言。俄有暴风起,因忽不见。后月余而锴薨,时元和中也。(出《宣室志》)

元和年间王锴镇守太原。有一天中午,他手下一个小官看

见一个神人，有一丈多高，穿着金甲执着宝剑，从衙门那边慢慢走来，然后站住，停了很长时间，好象在等什么人。小官十分害怕，跑去告诉衙将靳坦、张和，两个人一同来看，果然和小官说的一样。不一会突然狂风大作，那大神也消失了。过了一个多月，王锬就去世了。这是元和年间的事。

村人陈翁

云朔之间尝大旱，时暑亦甚，里人病热者以千数。有毗陈翁者，因独行田间，忽逢一人，仪状其异，擐金甲，左右佩弧矢，执长剑，御良马，朱纓金佩，光采华焕，鞭马疾驰。适遇陈翁，因驻马而语曰：“汝非里中人乎？”翁曰：“某农人，家于此已有年矣。”神人曰：“我天使，上帝以汝里中人俱病热，岂独骄阳之所为乎？且有厉鬼在君邑中。故邑人多病，上命我逐之。”已而不见。陈翁即以其事白于里人。自是云朔之间，病热皆愈。（出《宣室记》）

云朔一带曾经大旱，天气十分炎热。乡村里得了热病的人数以千计。有位种地的老人姓陈，这天一个人在田里耕作。忽然遇见一个怪人，穿着金铠甲，盔上戴着红纓，衣上佩着金饰，腰里带着弓箭，手执长剑，骑着高头大马，十分雄伟。远人正骑马飞奔，看见陈翁就停了下来问道：“你不是这个村的人吗？”

陈翁说：“我是种田人，在这村已住多年了。”神人说：“我是上天派来的使者。天帝见你们村里人得了热病，并不是太阳太毒，而是你们村里有恶鬼作怪，所以命令我来撵鬼。”说完就不见了。陈翁把这事告诉了村里人。果然后来云朔一带得热病的人都好了。

乐 坤

乐坤，旧名冲，累举不第。元和十二年，乃罢举东归，至华阴。夜祷岳庙，以卜进退之计。中夜，忽梦一青绶人，检簿出来报云：“来年有乐坤名已到，冥簿不见乐冲也。”冲遂改为坤。来年如其说。春闱后，经岳祈谢，又祝官位所至。（所至原为主簿，据明钞本改。）梦中称官历四资，郡守而已，乃终于郢州。（出《云溪友议》）

乐坤原名叫乐冲，赶考多次都没考中，元和十二年落第后，离京东去回乡。走到华阴县，夜里到华岳神庙去进香，并抽签算算自己今后该怎么办。半夜忽然梦见一个穿黑衣佩着印绶的人，手里拿着个本子对他说：“明年，乐坤这个名的已到中举，本子上已有名字，但是阴司的簿子上没有乐冲的名字。”乐冲就改名叫乐坤。第二年，乐坤果然考中。春天的京试结束后，乐坤经过岳庙，又进去祷告，并向神求问今后官运如何。夜里

梦见神对他说能做四任官,最高能做到郡守。果然,乐坤最终做了郢州郡守。

永清县庙

房州永清县,去郡东百二十里,山邑残毁,城郭萧条。穆宗时,有县令至任逾年,其弟宁省,乍睹见牢落,不胜其忧。暇日,周览四隅,无非榛棘,见荒庙岿然,土偶罗列,无门榜牌记,莫知谁氏。访之邑吏,但云永清大王而已。令弟徙倚久之,昏然成寐,与神相接。神曰:“我名迹不显久矣。郁然欲自述其由,恐为妖怪。今吾子致问,得伸积年之愤。我毗陵人也,大父子隐,吴书有传。诛南山之虎,斩长桥之蛟,与民除害,阴功昭著。余素有壮志,以功佐时。余名廓,为上帝所命,于金商均房四郡之间,捕鸇兽。余数年之内,剿戮猛虎,不可胜数,生聚顿安。虎之首帅在西城郡,其形伟博,便捷异常,身如白锦,额有圆光如镜,害人最多,余亦诛之。居人怀恩,为余立庙。自襄汉之北,蓝关之南,凡三十余处,皆余憩息之所也。岁祀绵远,俗传多误,以余为白虎神。幸君子访问,愿为显示,以正其非。”他日,令弟言于襄阳从事,乃出版值于庙中。尘侵雨渍,文字将灭,大中壬申岁,襄州观察判官王澄,刻石于庙。(出《集异记》。明抄本作出《录异记》)

永清县在房州郡以东一百二十多里,是个偏僻贫穷的小山城,城墙残破,城里很萧条。有个县令到永清县上任一年后,他的弟弟来看他。弟弟在城里转了转,看到一片破败景象,心里很不好受。闲暇时到城边四方转了转,看见一个破庙,里面排列着些神像,但庙门上没有匾额标识,不知是个什么庙。向地方上的小吏打听,说是永清大王庙。县令的弟弟倚在庙门上好久,竟昏昏睡去。在梦中,庙神来见他,说:“我已经默默无闻很久了,很想倾诉一下我的处境,又怕人们把我当成妖怪。今天你来关心我,我就对你说说我多年的忧愤吧。我原来是毗陵人,祖上子隐是名人,吴书上有他的传记。他曾杀过南山猛虎,斩过长桥的蛟龙,为民除害,阴功很昭著。我向来有大志,想立那济世的大业。我叫廓,受天帝的指派在金、商、房、均四州地面,捕杀恶禽猛兽。几年的时间,我杀掉的猛虎不计其数,人民才得安居乐业。虎群的王在西城郡。虎王身上像白色锦缎,额头有像镜子般的圆光。虎王害人最多,我也把它杀掉了。当地百姓感我的恩,为我建了庙。从襄汉以北到蓝关以南,给我立了三十多个祠庙,年年供奉祭祀,我的香火连绵不断。民间后来传说错了,误把我当做白虎神。今天幸亏你来关心我,那就求你给我庙门挂块匾,以纠正传说之误。”后来,县令的弟弟告诉了襄阳从事,就写了块牌板放在庙里。后来天长日久雨打风吹,版上的文字快看不见了。大中壬申年间,襄州观察判官王澄才叫人在庙里放了块石刻的碑。

崔 泽

王锬镇太原，有清河崔泽者，长庆中刺坊州。常避暑于庭，时风月晴朗。忽见一丈夫身甚长，峨冠广袖，自堂之前轩而降，立于阶所，厉声而呼，凡三呼而止。崔氏一家皆见，泽惧而且恶，命家僮逼之，已亡见矣。是夕，泽被疾。至明日，发使献书，愿解官归老，相府不许。后月余，卒于郡。（出《宣室志》）

王锬在太原做镇守使。有个清河人崔泽，长庆年间在坊州当刺史。有一次，崔泽在院里乘凉。这时月朗风清，忽然有一个人在屋子窗前从空而降。这人身材高大，戴着很高的帽子，衣袖十分宽大。这人站在台阶上大叫了三声。崔泽全家都看见了。崔泽又怕又讨厌，让家里的仆人赶他走，仆人去赶，已经不见了。这天夜里，崔泽病了。第二天，就派人给上司送报告，请求辞官还乡，相府没准。一个多月后，崔泽就死在郡里了。

韩 愈

吏部侍郎韩愈，长庆四年夏，以疾不治。至秋九月免，疾

益甚。冬十一月,于靖安里昼卧。见一神人。长丈余,被甲仗剑,佩弧矢,仪状甚峻,至寝室,立于榻前。久而谓愈曰:“帝命与卿计事。”愈遽起,整冠而坐曰:“臣不幸有疾,敢以(以原做不。据明钞本改。)踞见王。”神人曰:“威粹骨蕤国,世与韩氏为仇,今欲讨之而力不足。卿以为何如?”对曰:“臣愿从大王讨之。”神人颔而去。于是书其词,置于座侧,数日不能解。至十二月而卒。(出《宣室志》)

长庆四年夏天,吏部侍郎韩愈由于患病不能处理公务,到秋天九月辞官,病更重了。十一月的一天,他在靖安里的家中睡午觉,看见一个神人,个子有一丈多高,身穿盔甲手持宝剑,腰里带着弓箭,神态严峻地进入室内,站在床前很久,然后说,“天帝要和你商量一件事。”韩愈赶快起来,整好衣冠坐着说,“我病得站都站不起来,怎么敢坐着见大王呢?”神人说,“有一个叫威粹骨蕤的国,世代和韩氏为敌,现在想讨伐,但力量不足,你看怎么办?”韩愈说,“我愿跟随大王去讨伐。”神人点点头而去。韩愈就把神人说的话写下来放在座位边,好几天也弄不懂是什么意思,到十二月,韩愈就死了。

李逢吉

故相李逢吉,尝为司空范希朝从事于单于府。时金城寺有

老僧无为者，年七十余。尝一日独处禅斋，负壁而坐，瞬目数息。忽有一介甲持笏者，由寺而至。食顷，闻报李从事来，自是逢吉将游金城寺。无为辄见向者神人先至，率以为常。衙将简郢，与无为弟子法真善，常为郢语之。（出《宣室志》）

已故的相国李逢吉，曾经在单于都护府范围朝的幕僚。当时金城寺里有个叫无为的和尚，七十多岁了。有一天他一个人在禅房里靠着墙闭目打坐，忽然看见一个穿甲胃持长枪的人从庙里走来。过了一顿饭功夫，有人报告说：“李逢吉李从事到！”从此以后，只要李逢吉到庙里来，无为和尚总是看见那个持长枪的神人先到，渐渐就习以为常了。当时李逢吉衙里有个叫简郢的军官，和无为和尚的弟子法真是朋友，法真曾对简郢说了这件事。

樊宗训

硤石县西有圣女神祠，县令韦谋，与前县令樊宗训游焉。宗训性疏复，不以神鬼为意，以鞭划其墙壁，抉剔其衣祛，言笑慢褻。归数日，邑中有狂僧，忽突入县门大呼曰：“县令当持法，奈何放纵恶人，遣凌轹恣横？”谋遣人逐出，亦不察其意也。旬余，谋小女病，召巫者视之曰：“圣女传语长官，土地神灵，尽望长官庇护。岂有教人侵夺？前者遣阿师白于长官，又不见喻。”

韦君曰：“恶人是谁？即与捕捉。”曰：“前县令樊宗训，又已发，无可奈何。以后幸长官留意，勿令如此。小娘子疾苦即应愈。”韦君谢之，令人焚香洒扫，邑中皆加敬畏，其女数日即愈。（出《室异记》，黄本作《述异记》）

硤石县城西有座圣女神祠。有一天县令韦谋与以前当过本县县令的樊宗训到圣女祠游玩。樊宗训为人很轻浮独特，不信鬼神。进圣女祠后，他用马鞭在庙墙上画着玩，还用鞭子挑神像的衣袖，开一些亵渎神灵的玩笑。他们回来几天后，有一个疯和尚闯进县衙大声叫道：“县大老爷应该执法，为什么放纵坏人，让坏人这样横行不法？”韦谋让手下人把他赶了出去，并不明白他说的什么意思。十多天后，韦谋的小女儿病了，就请巫师来看。巫师说：“圣女神让给大人传话，说土地神灵应该受到地方官的保护，不然就会受到侵害。前些天圣女神曾派了师傅到县衙向你告状，你没有管。”韦谋说：“坏人是谁呢？我就去抓他。”巫师说：“就是那个以前的县令樊宗训，已经卸任了，没法处理他。希望您以后留意，不要再出这样的事，你的小女儿病就会好。”韦谋向圣女神赔了礼，命人到庙里请扫上供，让老百姓都要敬神。过了几天，他女儿的病果然好了。

裴 度

裴度少时 ,有术士云 :“ 命属北斗廉贞星神 ,宜每存敬 ,祭以果酒。”度从之 ,奉事甚谨。及为相 ,机务繁冗 ,乃致遗忘。心恒不足 ,然未尝言之于人 ,诸子亦不知。京师有道者来谒 ,留之与语。曰 :“ 公昔年尊奉神 ,何故中道而止 ? 崇护不已 ,亦有感于相公。”度笑而已。后为太原节度使 ,家人病 ,迎女巫视之。弹胡琴 ,颠倒良久 ,蹶然而起曰 :“ 请裴相公。廉贞将军遣传语‘ 大无情 ,都不相知耶 ?’ 将军甚怒 ,相公何不谢之。”度甚惊。巫曰 :“ 当择良日洁斋 ,于净院焚香 ,具酒果 ,廉贞将军亦欲现形于相公。其日 ,度沐浴 ,具公服 ,立于阶下 ,东向奠酒再拜。见一人金甲持戈 ,长三丈余 ,北向而立。裴公汗洽 ,俯伏不敢动 ,少顷即不见。问左右 ,皆云无之。度尊奉不敢怠忽也。(出《逸史》)

裴度少年时曾经听一个算卦人说 ,自己属北斗廉贞星神 ,应该心存敬畏 ,还要常常备好祭品果酒供奉星神。裴度很相信 ,就常常祭祀自己的星神。后来裴度拜了相 ,公务太繁忙 ,就渐渐忘了 ,觉得敬不敬设什么关系。不过这想法他没跟人讲过 ,别人也不知道。有一次京城有个道士拜见 ,裴度留他谈话。道士说 :“ 您过去尊奉天神 ,为什么后来不敬奉了呢 ? 是你的守护神感谢你的供奉 ,才保佑你到了今天。”裴度笑而不答。后来

裴度谢任太原节度使时,家里人生病,请来女巫跳神。女巫弹着胡琴,颠三倒四昏昏沉沉了好半天,突然跳起来说:“有请裴相公,廉贞将军传话说你太不讲情义,都把他忘了。将军很生气。相公为什么不向廉贞将军请罪呢?”裴度大吃一惊。女巫又说:“请你选个好日子,净身斋戒,在清洁的院子里烧上香,摆上酒果,廉贞将军将会现形和你相见的。”这天,裴度沐浴净身穿上官服,站在院里面向东方洒酒祭拜。只见眼前出现了一个三丈多高的大神,穿着金甲手持长矛,面朝北站着。裴度吓得出了一身汗,跪伏在地上不敢动。不一会儿那大神就消失了。裴度问左右的人,谁也没有看见。从此后他就更加尊奉大神,再也不敢有丝毫怠慢。

张仲殷

户部郎中张滂之子,曰仲殷,于南山内读书,遂结时流子弟三四人。仲殷性亦聪利,但不攻文学,好习弓马。时与同侣挟弹,游步林藪。去所止数里,见一老人持弓,逐一鹿绕林,一矢中之,洞胸而倒。仲殷惊赏。老人曰:“君能此乎?”仲殷曰:“固所好也。”老人曰:“获此一鹿,吾无所用,奉赠君,以充一饭之费。”仲殷等敬谢之。老人曰:“明日能来看射否?”明日至,亦见老人逐鹿。复射之,与前无异,复又与仲殷。仲殷益异之。如是三度,仲殷乃拜乞射法。老人曰:“观子似可教也。明日复期于此,不用令他人知也。”仲殷乃明日复至其所。老人还至,遂

引仲殷西行四五里，入一谷口。路渐低下，如入洞中，草树有异人间，仲殷弥敬之。约行三十余里，至一大庄，如卿相之别业焉。止仲殷于中门外厅中，老人整服而入，有修谒之状。出曰：“姨知君来此，明日往相见。”仲殷敬诺而宿于厅。至明日，敕奴仆与仲殷备汤沐，更易新衣。老人具饌于中堂，延仲殷入拜母。仲殷拜堂下，母不为起，亦无辞让。老人又延升堂就坐，视其状貌，不多类人，或似过老变易，又如猿獐之状。其所食品物甚多，仲饮食次，亦不见其母动匕箸，倏忽而毕。久视之，敛坐如故，既而食物皆尽。老人复引仲殷出，于厅前树下，施床而坐。老人即命弓矢，仰首（首原作卧，据明抄本改。）指一树枝曰：“十箭取此一尺。”遂发矢十枝，射落碎枝十段，接成一尺，谓仲殷曰：“此定如何？”仲殷拜于床下曰：“敬服。”又命墙头上立十针焉，去三十步，举其第一也。乃按次射之，发无不中者也。遂教仲殷屈伸距跗之势。但约臂腕骨，臂腕骨相柱，而弓已满。故无强弱，皆不（不字原缺，据明抄本补。）费力也。数日，仲殷已得其妙。老人抚之，谓仲殷曰：“止于此矣。勉驰此名，左右各（明抄本名作且）教取五千人，以救乱世也。”遂却引归至故处。而仲殷艺日新，果有善射之名。受其教者，（者字原空缺，据明抄本、黄本补。）虽童子妇人，即可与谈武矣。后父卒除服，偶游于东平军，乃教得数千人而卒。其老人盖山神也。善射者必趟度通臂，故母类于猿焉。（出《原化记》）

户部郎中张滂的儿子叫仲殷，在南山读书时，结交了几个同年的子弟。仲殷聪明机灵，但不爱读书喜欢骑马射箭，常常

带着弓箭和同伴们到树林里去玩。有一次他们走出去三四里地,在林子里遇见一个老人拿着弓箭正追赶一只鹿。老人只一箭就把鹿射中,箭穿鹿胸。仲殷十分赞赏。老人问:“你能达到这个程度吗?”仲殷说:“我倒是希望射得这么好。”老人说:“我得了这个鹿也没什么用,送给你们拿回去吃了吧。”仲殷和同伴们十分感谢。第二天来,又看老人在追一头鹿,又是一箭射中,射中后又把鹿送给了仲殷,第三天仍是这样。仲殷非常惊异佩服,就拜求老人教给箭法。老人说:“我看你还可以传授,明天你再到这儿来,别告诉别人。”第二天仲殷如约来到时,老人也来了,就领着仲殷往西走了四五里,走进一个山口,路渐渐低下去,好象走进一个洞里。洞里的树木花草也和外面不一样,仲殷更加敬服老人。大约走了三十里地,来到一个大庄园,看样子像王公大臣的别墅。老人让仲殷在中门外等着,自己整好衣冠走近去,好象要对谁行大礼参见。不一会老人出来说:“姨知道你来了,明天要你去见她。”仲殷就住在前厅,等候接见。第二天,老人让仆人准备了热水给仲殷洗浴,换上新衣,在大厅摆了酒席,请仲殷参拜老太太。仲殷赶忙跪拜,老太太没起身,也没什么礼让的客气话。老人就请仲殷入席。仲殷看这位老太太不像人,也许是太老以后变了形,倒象个大猿猴。桌上的酒菜十分丰盛,仲殷都吃完了,也不见老太太动筷子。但是转眼间,桌上的酒菜全都没有了。仲殷仔细看老太太,见她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宴毕老人领仲殷到院里,在厅前的树下放了一张床坐下。接着老人拿来弓箭,抬头指着一个树枝说:“我发十箭射下一尺树枝来。”说着就连发十箭,射下来十段树枝。仲殷把碎枝接起来一量。正好一尺。老人问这个技术怎

么样,仲殿跪拜在地,连说:“佩服之极!”老人又让在墙头扎上十根针,在三十步外,从第一根起,挨着顺序根根全都射中。老人接着教仲殿各种射箭的姿势和诀窍,指点仲殿臂在拉弓时要尽力向内弯,弯到碰到腕骨的程度也能把弓拉满,到了这个程度,那就不论拉强弓还是弱弓,都会毫不费力了。过不几天,仲殿就掌握了诀窍。老人高兴地说:“就教这些就够你用了。以后你出了名,可以再教五六千个善射的人,就可以在国家有乱时平定乱世了。”然后老人就把仲殿领到来时的山口。仲殿的箭法越来越精,经他指点过的,那怕是妇女儿童,都精通武艺兵法。后来仲殿父亲死了,他料理完丧事,偶然到东平军中去,教了好几千将士学箭术才去世。原来那位老人就是山神。善于射箭的人都必然双臂特别健壮,所以那个老太太就象猿猴了。

凌 华

杭州富阳狱吏曰凌华,骨状不凡。常遇施翁相曰:“能舍吏,当为上将军。”华为吏酷暴,每有縲紲者,必扼喉撞心,以取贿赂。元和初,病一夕而死。将死,见黄衫吏赍诏(诏原作印。据明抄本改。)而前,宣云:“牒奉处分,以华昔日曾宰剧县,甚著能绩。后有缺行,败其成功。谪官圜扉,伺其修省。既迷所履,太乖乃心。玉枕凝然,委于庸贱。念兹贵骨,须有所归。今镇海军讨逆诸臣,合为上将。骨未圆实,难壮威棱。宜易之以

得人,免块然而妄处。付司追凌华,凿玉枕骨送上。仍令所司,量事优恤。”于是黄衫人引入。有绿冠裳者隔帘语曰:“今日之来,德之不修也。见小吏而失禄,窃为吾子惜焉。”命左右取钳槌。俄顷,有缁衣豹袖执斤斧者三人。绿裳赐华酒王盅,昏然而醉。唯闻琢其脑,声绝而华醉醒。复止华于西阶以听命。移时,有宣言曰:“亡贵之人,理宜裨补。量延半纪,仍赉十千。”宣讫,绿裳延华升阶语曰:“吾汉朝隐屠钓之人也。盖求全身,微规小利。既歿之后,责受此官。位卑职猥,殊不快志。足下莫叹失其贵骨,此事稍大,非独一人。”命酒与华对(明钞本无对字)酌别。饮数杯,冥然无所知。既醒,宛然在废床之上。扞其脑而骨已亡,其侪流赉助,凡十千焉。后十五年而卒。(出《集异记》)

杭州富阳有个名叫凌华的典狱官,骨相很不一般。曾经有一个姓施的老者给他相面后说:“如果你能不当这个小典狱官,以你的骨相看,将来能做大将军。”凌华管理监狱非常残暴。对待送来的犯人,常常插入喉咙撞人家心口,通犯人给他行贿。元和初年,凌华病了一夜就死了。刚要死时,看见一个穿黄衣的官员,带着公文来到床前宣读说:“现在奉命对你进行处理。你过去曾在很困难的条件下办公事,有不少功劳。可是你后来有不少罪错,使你没能成大事。你现在被贬去官职,闭门思过,进行对自己罪过的反省。既然你心存邪恶,走上犯罪的道路,就使你的很高骨的骨相与你卑劣的本身不相符合了。然而你高贵的骨头应该有所归属。现在镇海将军是平乱

的有功之臣,马上要晋升为上将,然而他们的骨相不好,作为上将军很不威壮。所以应该把你高贵的骨头换给上将军,以免贵骨还附在你卑劣的肉体中。现在派人找到你,把你的玉枕骨凿下来上交。并命令办这事的官员,对你给予适当的体恤照顾。”于是黄衣官员领凌华到了一个地方。只听得有个绿衣人隔着帘子说,“你今天到这里来受处理,是因为你缺乏作官之德。为一个小官而失去上将军的前程,真为你有那样好的骨相而可惜啊!”然后叫左右快取来钳子铁锤。不一会儿,有三个穿黑衣挽着豹皮袖子的人拿着刀斧进来。绿衣人给凌华五杯酒,凌华喝下去立刻就醉得不省人事,只听到有斧子在凿自己的脑袋。凿声停后,凌华也就醒过来了,又让他站在台阶下听候吩咐。立刻,又宣布说,“凌华既然已失去了高贵的骨头,应该有所照顾补偿。再三斟酌,决定发给十千钱。”宣布完后,那绿衣人请凌华上台阶到大厅上来,对凌华说,“我是汉朝一个为想做官而故意隐居在民间,以求有朝一日能被朝廷赏识的人。为了自身追求微薄的名利,我死后罚我当这个专管给人换骨头的官,官位卑小,干的公事也很卑劣,你别感叹你失去了贵人的骨相,这事虽然不小,但受这样处置的决不只你一个人啊。”说罢叫人拿酒来,与凌华对饮饯别。凌华喝了几杯,就昏昏沉沉不省人事,等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张破旧的床上。摸摸自己的脑袋倒还在,但脑袋里的骨头已没有了。一打听,他那帮朋友们为给人办丧事送的钱,加在一起正好是十千。凌华又活了十五年后才死。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八

神十八

李回 李序 蔡荣 刘元迥
郑翦 柳解 马总 崔龟从

李回

唐故相李回，少时常久疾。兄駉，召巫覡，于庭中设酒食，以乐神。方面壁而卧，忽闻庭中喧然。回视，见堂下有数十人，或衣黄衣绿，竞接酒食而啖之。良久将散，巫欲撤其席，忽有一人自空而下，左右两翅。诸鬼皆辟易而退，且曰：“陆大夫神至矣。”巫者亦惊曰：“陆大夫神来。”即命致酒食于庭。其首俯于筵上，食之且尽，乃就饮其酒。俄顷，其貌頹然，若有醉色。遂飞去，群鬼亦随而失。后数日，回疾愈。（出《宣室志》）

唐代做过宰相的李回,小时曾得病很久不好。哥哥李辘为李回请来了男巫女巫,在院里摆上酒食供果,求神佑助。李回在屋里脸朝墙躺着,忽然听见院里人声嘈杂,一看,是院里有好几十个鬼,有的穿黄衣有的穿绿衣,抢着吃摆设的酒食。过了好半天人们快散去时,巫师想去撤掉桌子,忽然有个人从空中飞下来,左右长着两只翅膀。那些鬼怪都吓得四下奔逃,边跑边喊:“陆大夫神来了!”巫师也惊呼:“真是陆大夫神到了!”于是让赶快重新摆上酒菜,那神就扒在桌上,吃完了菜,又喝酒,不一会儿喝得满脸通红,有点醉了才飞走。那群鬼也都消失了。过了几天,李回的病就好了。

李 序

元和四年,寿州霍丘县有李六郎,自称神人御史大夫李序。与人言,不见其形。有王筠者,为之役。至霍丘月余,赁宅住,更无余物,唯几案绳床而已。有人请事者,皆投状。王筠铺于案侧,文字温润,须臾满纸。能书。字体分明,休咎皆应。时河南长孙郢为镇遏使,初不之信,及见实,时与来往。先是官宅后院空宽,夜后或梟鸣狐叫,小大为畏。乃命李六郎与疏理,遂云诺。每行,似风雨霏霏之声,须臾闻笞捶之声。遣之云:“更不得来。”自是后院遂安。时御史大夫李湘为州牧,侍御史张宗本为副使。岁余,宗本行县。先知有李序之异而不信,乃长孙郢召之,须臾而至。宗本求一札,欲以呈于牧守,取纸笔而请。

序曰：“接对诸公，便书可乎？”张曰：“可也。”初，案上三管笔，俄而忽失一管，旋见文字满纸。后云：“御史大夫李序顿首。”宗本心服，归而告湘，湘乃令使邀之。遂往来数日，云：“是五狱之神之弟也。第七舍弟在蕲州，某于阴道管此郡。”亦饮酒，语声如女人，言词切要，宛畅笑咏。常作笑巫诗曰：“魍魉何曾见，头旋即下神。图他衫子段，诈道大王嗔。”如此极多，亦不全记。后云：“暂往蕲州看舍弟。”到蕲乃七月中，仍令王筠送新粳米二斗，札一封，与长孙。邻（邻原作郢，据陈校本改。）近数（数原作姿，据陈校本改。）州人，皆请休咎于李序。其批判处犹存。（出《博异志》）

元和四年，寿州霍丘县有个李六郎，自称是神人御史大夫李序。他和人说话时人们看不见他。他还有个仆人叫王筠。李序主仆到霍丘县一个多月，住在租的一间房里，屋里没什么多余的东西，只有一张桌子一个吊铺。有人来求王序预卜吉凶。李序就给写出来。仆人王筠先把纸铺在桌上，不一会纸上就写满了字，文字通畅，字也写得很合体，写出来的吉凶事后来都能应。当时的镇遏使是河南人长孙郢，起初听说时不信，等看见是真的，就常和李序来往了。长孙郢的府第后院很空旷，半夜常有夜猫子狐狸号叫，一家大小都很害怕。就请李序来整治。李序答应了。他到府第来时，看不见本人，只听得一片风雨飒飒声，片刻就听见拷打哭叫声，并听见李序大声斥责道：“都快滚，不许再来！”从此长孙郢的后院就安宁了。当时做州官的是御史大夫李湘，上面派了一个副史张宗本。年末时张宗

本到各县巡视时听说了李序的事,不相信。长孙郢就把李序召了来。李序来后,张宗本就请李序给李湘写封书信。取来纸笔后李序问:“就在诸公面前写,可以吗?”张宗本说可以。起初桌上有三支笔,突然就少了一支,接着就见纸上写满了字,后面还写着“御史大夫李序顿首再拜”。这下张宗本信服了,他去告诉州官李湘,李湘就派人把李序请来,两个人交往了好几天。李序说:“我是五狱神的弟弟,我的七弟在薪州。我在冥间管理本郡。”李序也喝酒,说话的声音像女人,很善于辞令,谈笑风生。他有一首嘲笑巫师的诗说:“魑魍何曾见,头旋即下神。图他衫子段,诈道大王嗔。”这样的诗很多,就不一一记载了。后来,李序说要到薪州去看弟弟。他到薪州是七月中旬,到后让仆人王筠给长孙郢送去新米二斗和的一封信。当时,邻近几州的人,都请李序帮助避灾,他批写的字现在还留存着。

蔡 荣

中牟县三异乡木工蔡荣者,自幼信神祈。每食必分置于地,潜祝土地,至长未常暂忘也。元和二年春,卧疾六七日。方暮,有武吏走来,谓母曰:“蔡荣衣服器用,速藏之,勿使人见,乃速为妇人服饰。有来问者,必给之曰:‘出矣。’求其处,则亦意对,勿令知所在也。”言讫走去。妻母从其言。才毕,有将军乘马,从十余人,执弓矢,直入堂中,呼蔡荣。其母惊惶曰:“不在。”曰:“何往。”对曰:“荣醉归,怠于其业,老妇怒而笞之,荣

或潜去,不知何在也,十余日矣。”将军遣吏入搜,搜者出曰:“房中无丈夫,亦无器物。”将军连呼地界。教藏者出曰:“诺,”责曰:“蔡荣出行,岂不知处。”对曰:“怒而私出,不告所由。”将军曰:“王后殿倾,须此巧匠。期限向尽,何人堪替?”对曰:“梁城乡叶干者,巧于蔡荣。计其年限,正当追役。”将军者走马而去。有顷,教藏者复来曰:“某地界所由也,以蔡荣每食必相召,故投恩耳。”遂去。母视荣,即汗洽矣。自此疾愈。俄闻梁城乡叶干者暴卒。干妻乃荣母之犹子也。审其死者,正当荣服雌服之时。有李复(按,疑当作复言)者,从母夫杨曙,为中弁团户于三异乡,遍周其事。就召荣母问之。回以相告。其泛祭之见德者,岂其然乎?(出《续玄怪录》)

中牟县三异乡,有个叫蔡荣的木匠,从小就信神。每次吃饭时总往地下放些饭食祭祀土地神。长大以后一直这样做。元和二年春天,蔡荣病了六七天。有天傍晚,有个武官跑到家里对蔡荣的母亲说:“赶快给蔡荣穿上女人的服装,他平时的衣服东西也快收起来别让人看见。如果有人来问你就骗他说,蔡荣不在家,问到那里去了,你也别说出准地方,说个大概就行。”武官说完了就消失了。蔡荣的母亲和妻子记听从了武官的话。果然,刚给蔡荣穿好女人的衣服,就来了个骑马的将军,带着十多个佩带弓箭的随从,一直闯进屋里喊蔡荣。母亲惊慌的说:“蔡荣不在家。”将军问:“到哪儿去了?”母亲说:“蔡荣喝醉了酒回来,不好好干活,我用鞭子抽了他一顿,他赌气跑了,已经十几天没回来。”将军叫人在屋星搜,搜查的人说:“屋里没

有男人,也没有男人用的东西。”将军连声呼喊土地神出来,那个武官就出来了。将军斥责说:“蔡荣到哪里去了,你这个土地神能不知道吗?”土地神说:“他是一怒之下独自出去,没说上那儿去。”将军说:“大王的神殿后面倾斜了,须要找蔡荣这样的巧匠去修。期限快到了,谁能替他去?”土地神说:“梁城乡有个叫叶干的木匠,手艺比蔡荣还好。我算他的阳寿也到了,正应该让他去。”将军一听就上马去了。过了一会儿,那武官又来了,对蔡母说:“我就是这里的土地神。因为蔡荣每顿饭都请我来同吃,所以我要报答他。”说完就走了。母亲去看蔡荣,见他出了一身大汗,从此病就好了,不久就听说梁城乡的叶干突然死亡。叶干的妻子,是蔡荣母亲的干女儿。计算叶干死的时候,正是蔡荣穿上女人衣服的那个时辰。有个叫李复的,姨夫杨曙当时在三异乡当中弃团户,很了解这件事,就找来蔡荣的母亲询问,把荣母所说的情况告诉了李复。敬神如此虔诚,难道这不就是一种回应吗?”

刘元迴

刘元迴者,狡妄人也。自言能炼水银作黄金,又巧以鬼道惑众,众多迷之,以是致富。李师古镇平卢,招延四方之士,一艺者至,则厚给之。元迴遂以此术干师古,师古异之,面试其能,或十铢五铢。皆立成焉。盖先以金屑置于汞中也。师古曰:“此诚至宝,宜何用?”元迴贵成其奸,不虞后害,乃曰:“杂之他

药,徐烧三年,可以飞仙;为食器,可以避毒;以为玩用,可以辟邪。”师古大神之,因曰:“再烧其期稍缓,子且为我化十斤,将备吾所急之器也。”元迴本炫此术,规师古钱帛,逡巡则谋遁去。为师古磨之,专令烧金。其数极广,元迴无从而致,因以鬼道说师古曰:“公绍续一方,三十余载,虽戎马仓廩,天下莫与之侔,然欲遣四方仰归威德,所图必遂者,须假神祈之力。”师古甚悦,因而询之,元迴则曰:“泰岳天齐王,玄宗东封,因以沈香刻制其像。所以玄宗享国永年。公能以他宝易其像,则受福与开元等矣。”师古狂悖,甚然之。元迴乃曰:“全驱而至,或恐卒不能办。且以黄金十五斤,铸换其首,因当获祐矣。”师古曰:“君便先为烧之,速成其事。”元迴大笑曰:“天齐虽曰贵神,乃鬼类耳。若以吾金为其首,岂冥鬼敢依至灵之物哉!是则斥逐天齐,何希其福哉!但以山泽纯金而易之,则可矣。”师古尤异之,则以藏金二十斤,恣元迴所为,仍命元迴就岳庙而易焉。元迴乃以铅锡杂类,镕其外而易之。(易原作置,据明抄本改。)怀其真金以归,为师古作饮食器皿,靡不办集矣。师古尤加礼重,事之如兄。玉帛姬妾居第,资奉甚厚。明年,师古方宴僚属将吏,忽有庖人,自厨径诣师古。于众会之中,因举身丈余,蹈空而立,大诟曰:“我五岳之神,是何贼盗,残我仪质?我上诉于帝,涉岁方归。及归,我之甲兵军马,帑藏财物,皆为黄石公所掠去。”则又极骂,复耸身数丈,良久履地。师古令曳去。庖人无复知觉,但若沉醉者数日。师古则令画作戎车战士,戈甲旌旗,及纸钱绫帛数十车,就泰山而焚之。尚未悟元迴之奸。方将理之,而师古暴病。不数日,脑溃而卒。其弟师道领事,即令判官李文会、虞早等按之。元迴词穷,戮之于市。(出《集异

记》)

刘元迥是个狡滑奸诈的人。他说自己会把水银炼成黄金，又花言巧语讲神论鬼迷惑人，很多人信了，他也由此骗了不少钱，过得很富足。李师古任平卢节度使，招纳四方有才能的居士。凡是有一技之长的人，都受到优厚的待遇。元迥就跑去投奔李师古，说他会炼金术。师古不信，当面试他。他当时就出了好几钱金子，原来这事先就偷偷把碎金末放在水银里骗了师古。师古说：“这真是个了不起的技术，但怎么用法呢？”刘元迥想狠狠算计一下李师古也不考虑什么后果，就对师古说，“如果把水银里加上一些药物，慢慢炼上三年，吃了就可以成仙。为用来做食器，可以防毒，用来作玩物，可以避邪。”师古完全相信了，说：“你可以慢慢烧炼，先给我炼出十斤，以备我急用。”刘元迥本来就是炫耀炼金术骗人的。这时就打算骗了师古的钱，得空就逃掉。但师古笼络刘元迥以后，让他专炼金，而且要的数量相当多。元迥没法作假，就拿鬼神之道骗师古说，“大人您镇守一方，三十多年来，虽然你的车马库存财产可以富甲天下，然而要想四方的人都感于你的威德，你想要的也都能得到，那就必须借助于神仙的帮助。”师古兴奋地问怎么借助神力，元迥就说：“你应该供奉泰山的天齐王。当年唐玄宗东巡到泰山，用沉香木刻制了天齐王像供奉，所以玄宗当了一辈子皇上。如果您能以更贵重的东西换下玄宗的那尊天齐王神像，那你的富贵就会和唐玄宗一样了。”师古很有野心，就听信了。元迥就说：“如果把那尊天齐王像整个换下来，怕不好办，

只要用十五斤黄金铸成天齐神的头,换下来,你就可以得到天齐神的祐护了。”师古让他马上炼金作头,快快办成这事。元迥大笑说,“别看天齐神是个大神,其实他不过是个鬼怪而已。如果用我所炼出的极贵重的金给他铸头,那些鬼怪还会依附于天齐神吗?他们会把天齐神赶走,那您还能受到他的祐护吗?你只要把人间平常用的黄金给天齐神铸个头就可以了。”师古更觉得惊异,就把家里的二十斤黄金给了元迥让他铸成金头,拿到泰岳庙去换天齐神的头。刘元迥把李师古的二十斤黄金归为己有,弄了些铅、锡之类的金属铸了个头,到庙里去给天齐神换上了。又用师古金子的一少部分做了些饮食器具送给师古,假称是用自己所炼的金子作的,师古就更加器重他了,把他敬为兄长,赠给他财物、美女和宅院。第二年,有一天李师古设宴招待属下的官员和将士时,有一个厨师从厨房里一直跑到李师古面前。然后突然变成了一丈多高的大个子跳到了空中,对宴会上的众人愤愤地说,“我是五岳庙里的天齐神,是那个盗贼残害我,把我的头给换了?我向天帝去告状,去了一年多,回来后,我的车马卫队和仓库里的钱财已被黄石公抢掠一空!”越骂越凶,越长越高,竟身高好几丈。过了很久,那厨师才一下落到地上。师古叫人们把厨师拖走。厨师一直不省人事,昏昏沉沉象喝醉的好几天也不醒来。师古就叫人画了很多兵车战士、刀枪战旗,还装了几十车纸钱,到泰山前烧化。这时师古还没有完全看穿刘元迥的鬼计,刚想弄个明白,就得了暴病。不几天,师古因脑袋溃烂而死了。他的弟弟李师道继为平卢节度使之事,叫判官李文会和虞早一齐审讯刘元迥,刘元迥说不清楚,被判死刑,拖到市上斩首。

郑 翦

穆宗有事于南郊，将谒太清宫。长安县主簿郑翦主役，于御院之西序，见白衣老人云：“此下有井，正值黄帝路过，汝速实之。不然，罪在不测。”翦惶惧，使修之。其处已陷数尺，发之则古井也。惊顾之际，已失老人所在。功德使护军中尉刘弘规奏之。帝至宫朝献毕，赴南郊，于宫门驻马。宰臣及供奉官称贺，遂命翰林学士韦处厚撰记，令起居郎柳公权，书于实井之上，名曰《望瑞感应纪》。仍赐郑翦绯衣。（出《唐统记》）

唐穆宗驾幸南郑，打算去太清宫祭祀。当时长安县的主簿郑翦负责皇帝的护卫和起居，在行宫的西院值班。忽然来了个白衣老人对他说：“这下面有口井，正是皇帝要去过的地方，你快把他填上，不然你会犯下大罪。”郑翦十分害怕，赶快找人来挖开地皮，一看下面已陷下去了好几尺，原来是一口古井。惊讶之余再去找白衣老人，已不见了。于是赶紧把古井填好。当时功德使护军尉刘弘规把这事奏报给皇上。皇上在太清宫祭祀完毕回到皇宫，在宫门下马后，文武大臣都祝贺皇上平安还宫。穆宗就命翰林学士韦处厚撰写文章，命当起居郎的柳公权写下来刻成碑，竖在那口填实后的古井上，碑文名叫《望瑞感应记》。皇上还为此特赏给郑翦穿红袍。

柳 澥

柳澥少贫,游岭表。广州节度使孔戣,遇之甚厚,赠百余金,谕令西上。遂与秀才严炆、曾黯数人,同舟北归。至阳朔县南六十里,方博于舟中,忽推去博局,起离席,以手接一物。初视之,若有人投刺者。即急命衫带,泊舟而下。立于沙岸,拱揖而言曰:“澥幸得与诸君同事。符命虽至,当须到桂州。然议行李,君宜前路相候。”曾严见澥之所为,不觉愾然,亦皆舂舂如有所睹。澥即却入舟中,偃卧吁嗟,良久谓二友曰:“仆已受泰山主簿,向者车乘吏从毕至,已与约至桂州矣。”自是无复笑言,亦无疾。但每至夜泊之处,则必箕踞而坐。指挥处分,皆非生者所为。阳朔去州尚三日程,其五十滩,常须舟人尽力乃过,至是一宿而至。澥常见二紫衣,具军容,执锤,驱百余卒,在水中推挽其舟。澥至桂州,修家书才毕而卒。时唐元和十四年八月也。(出《河东记》)

柳澥少年时家里很穷。他到广州时,广州节度使孔戣待他很好,给了他不少钱让他到西上求前程。于是柳澥和秀才严炆、曾黯三人一同乘船上路。船走到阳朔县南边六十里,三个人正在船里赌博着玩,柳澥突然推开赌具,从空中接了一件东西,看着象一张名帖,就急忙让船夫停船,穿戴整齐上了岸,向

空中作拜说：“我柳澥今后有幸和各位一同共事了。现在我的任命虽然已经到了，但我还有很多行李私事要处理完，请你们在前面等我。”同船的曾暗和严戮见此情形都又惊又怕，也模糊地看到了空中有什么。柳澥又回到船里，接着叹了半天气才对两位朋友说：“我已被任命为阴间的泰山主簿，刚才接我的车马仆从已经到了，我和他们相约，等我到桂林后再去上任。”说完，就再也不说不笑，也没有生病。只是每到夜晚船停泊后，他就躬身坐着，办理公事，说的那些话和事都不象是活着的人。阳朔离桂林船要走三天，经过五十个险滩，船夫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过去，然而这船却走了一天就到了阳朔。原来柳澥看见有两个穿紫衣的军官，手执锤，指挥着一百多个兵在水里推船。柳澥到了桂林，刚写完一封家书就死了。这件事出在唐代元和十四年八月间。

马 总

马总为天平节度使。暇日方修远书，时术人程居在傍。总凭几，忽若假寐，而神色惨蹙，不类于常。程不敢惊，乃徐起，诣其佐相元封告之。俄而总召元封，屏人谓曰：“异事异事，某适有所诣，严邃崇闕，王者之居不若也。为人导前，见故杜十丈司徒，笑而下阶相迎曰：‘久延望。甚喜相见。’因留连曰：‘之此官，亦人世之中书令耳。六合之内，靡不关由。然久处会剧，心力殆倦，将求贤自代。公之识度，诚克大用，况亲且故，所以奉

邀。敬以相授。’总因辞退,至于泣下。良久,杜乃曰:‘既未为愿,则且归矣。然二十年,当复相见?’总既寤,大喜其寿之遐远。自是后二年而死,岂马公误听,将祐增其年,以悦其意也?(出《集异记》)

天平节度使马总,有一天公余时正在写信给远方的友人,当时有位术士程居在他身边。马总写着写着忽然打起盹来,但脸色却十分惨白,不象平时。程居不敢惊动,慢慢走出去找到马总的左相元封告诉了他。不一会儿,马总把元封叫来,让左右退下,然后说:“怪事怪事!我刚才去了一个地方,府第高大森严,比帝王的宫殿也不差。有人领我走进去,竟看见了已死的司徒杜十丈。杜司徒笑着迎下台阶对我说:‘已经盼望你很久了,见到你真高兴。我在阴间这个官,也相当于阳间的中书令了,而且天地之间的事我都管。然而长久地处理繁忙地公务,心力交瘁有些承受不了,希望找个贤能的人换我的班。你有才有识,定能担此大任,而且我们在阳世时又是好友,所以我特意把你请来,准备把我的官职授给你。’我苦苦推辞,最后都哭了。过了半天杜司徒才说:‘既然你不愿意,那你就先回去吧。不过二十年后,我们还会再见的。’我就回来了。”马总醒后,高兴地对别人说,他还有二十年的阳寿。然而过了两年就死了。并不是马公听错了,而是在阴间杜司徒把两年后相见故意说成二十年,好让马总心里高兴罢了。

崔龟从

崔龟从，长庆三年，以大理评事从事河中府。一夕，梦与人入官署，及其庭，望见室内有人当阳，仪卫甚盛。又一人侧坐，容饰略同。皆隆准眄目，搦管视状，若决事者。因疾趋及阶，拜唯而退。行及西庙，视庑下牖间，文簿堆积于大格，若今之吏舍。有吏抱案而出，因迎问之：“此当是阴府，某愿知禄寿几何。”吏应曰：“二人后且皆为此州刺史，无劳阅簿也。”及出门，又见同时从事，席地而樗蒲。归寤，大异之，仿佛在目。唯所与同行者，梦中问（问原作顾，据明抄本改。）之，其姓名是常所交游，及觉，遂妄其人。明日入公府，话于同舍，皆以为吉。解曰：“君梦得君，（明抄本君作官。）而又见樗蒲者，蒲也。君后当如主公，节临蒲州矣。”尔后每入祠庙，辄思所梦，尝屡谒河渚。及为华州，拜西岳庙宇神像，皆非梦中所见。开成中，自户部侍郎，出为宣州，去前梦二十年矣。五月至郡，吏告曰：“敬亭神实州人所严奉，每岁无贵贱，必一祠焉。其他祈祷报谢无虚日。以故廉使辄备礼祠谒。”龟从时病，至秋乃愈，因谒庙。及门恍然，屏上有画人，抱案而鞠躬，乃梦中之吏也。入庙所经历，无非昔梦，唯无同行者。归以告妻子。明年七月，龟从又病，苦下泄，尤不喜食，暮夜辄大剧。因自诊前梦，以为“吏所告者，吾其终于此乎？”因心祷之。既寐，又梦晨起视事如常时。将就便室，及侧门，有家吏姚珪者，附耳言曰：“左府君使人传语。”闻之心

悸而毛竖，意其非常人。就室未及坐，有一人，戎服提刀，奔趋而入。视其状魁岸，面黝而加赤，不类人色。紫衣黧剥，乃敬亭庙中阶下土偶人也。未及语，龟从厉声言曰：“我年得几许？”遽应曰：“得六十几。”梦中记其言，及觉，遂忘其奇载，意者神不欲人逆知其终欤？迟明，自为文以祝神，具道所以。命儿侄将酒牢庙中以祷。先是疾作，医言疾由寒而发，服热药辄剧。遂求医于浙西，医沈中遂乘驿而至。既切脉，直言公之疾，热过而气壅，当以阳治之，药剂以甘草犀角为主。如其言，涉旬而稍间，经月而良已。自以为必神之助，又自为文以祝神。因出私俸，修庙之坏隳，加置土偶人，写垣墉之画绘皆新之。大设乐以享神，自举襟袖以舞。始长庆感梦之时，绝不为五木之戏，及至江南，方与从事复为之。龟从后入相，罢为少保归洛。大中七年卒。（出《龟从自叙》）

长庆三年，崔龟从以大理评事的职衔在河中府当从事。一天晚上，他梦见和一个人一同走进一个官府，进了大厅，见正面坐着一个仪态威严的人，还有一个人侧面生着，容貌服饰和中间坐的人一样，都是高鼻大眼。那个人正拿着笔看公文，象是在决断大事。崔龟从赶快拜礼告罪退出来。走到西庙，看见屋檐下的窗子里一排一排架格堆放着卷宗档案，好象是官府的办公处所。这时看见一个官员抱着卷宗走出来。就迎上去问道：“这里是冥府吧，我想知道我的寿数怎样，官运如何？”那官员说：“你们两个以后都会当上这个州的刺史，不用查簿子了。”崔龟从走出大门，又看见自己的一个同事，正坐在地上用

樗蒲玩赌博的游戏。梦醒后,感到十分奇怪。梦里的事好象就在眼前。只有那个和他一起走的人,在梦里问他时是自己的熟人,醒后却想不起来了。第二天崔龟从到衙里去把梦中的事说给同僚,大家都说这梦很吉利,并解说梦见玩樗蒲,就是预示你将到蒲州当节度史。从此以后,崔龟从每到一个神庙,都想起梦里的事。曾去过河神庙,到华州时也去过西岳庙,看了所有的神像,都不象梦里的人事。开成年间,他从户部侍郎任上调到任宣州刺史,离开作梦已经二十年了。五月到了蒲州郡。那里的官员告诉他,这个州的人特别信奉敬亭神,每年不分贵贱穷富,都要进祠祭祀,平日庙里也香火不断,以往每一任州官上任后都备上祭礼上庙祭祀。当时崔龟从正在生病,到秋天病好了才去敬亭神庙上香。一进了庙门就恍然有所醒悟,看见墙上的画中有个人抱着案卷在行礼,正是二十年前梦里遇到的那个官员。进庙以后看到的一切都和梦境相符。只是还找不到那个同行者。从庙上回来告诉了妻子。第二年七月,崔龟从又病了,腹泻不止,到了夜里就更重,不能吃饭,病中自己回忆二十年前的梦,心想那个官员说的意思是不是我就要死在这里了?心里就不断的祷告。刚睡着,又梦见自己象平时一样进衙办事。刚到休息室的侧门,一个家中的管事人附在他耳上说:“左府君派使者来给你传话。”崔龟从立刻吓得头发都竖了起来,心想一定是阴间派人来了。进屋还没坐定,就有一个身穿军服提着刀的人闯了进来,这人身材高大,面孔黑红,紫衣服旧得掉了色,定睛一看,才想起他就是敬亭神庙大殿前的泥神像。还没等那人说话,崔龟从就厉声问道:“我的阳寿倒底是多少年?”那人很快答道:“六十多年。”梦中记住了这句话,醒

来以后,竟忘了那神人说的是六十几年了,暗想大概是神人不能告诉他究竟能活到那一年。天明以后,就自己写了一篇文章,把这些事都写上了,然后让儿子侄儿带上酒、肉到敬亨庙中祭神。起初他生病后,医生说是因为受寒,就给他服热性药,结果病情加重了。于是就求浙西一位名医。医生骑马赶来,一号脉,直率地说:“你的病是热引起的,应当服以甘草犀角为主的清热药。”于是就按医生的话服药,十天后就见好转,一月后痊愈。心想这一定是神的佑护,又写了一篇祭神的文章。并拿出自己的钱,修补庙里破败的地方,重塑了大殿前的神像,把墙上的壁画也重新画了,请来了鼓乐班子,他自己也随着乐声跳起舞来。当初长庆年间梦见去阴间之后,再也不玩用樗蒲赌博的游戏,到了江南,才和同僚们又玩这种游戏了,崔龟从后来当了相国,在任太子少保时退休回洛阳,大中七年去世。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九

神十九

蒋琛 张遵言

蒋琛

霁人蒋琛，精熟二经，常教授于乡里。每秋冬，于霁溪太湖中流，设网罟以给食，常获巨龟，以其质状殊异，乃顾而言曰：“虽入余且之网。俾免刳肠之患。既在四灵之列，得无愧于鄙叟乎？”乃释之。龟及中流，凡返顾六七。后岁余，一夕风雨晦冥。闻波间汹汹声，则前之龟扣舷人立而言曰：“今夕太湖霁溪松江神境会，川渎诸长，亦闻应召。开筵解榻，密迓渔舟。以足下淹滞此地，持网且久，纤鳞细介，苦于数网。脱祸之辈，常怀怨心。恐水族乘便，得肆胸臆。昔日恩遇，常贮悃诚，由斯而来，冀答万一。能退咫尺以远害乎？”琛曰：“诺。”遂于安流中，缆舟

以伺焉。未顷,有龟鼉鱼鳖,不可胜计,周匝二里余,蹙波为城,遏浪为地。开三门,垣通衢,异怪千余。皆人质螭首,执戈戟,列行伍,守卫如有所待。续有蛟虺数十,东西驰来,乃吁气为楼台,为琼宫珠殿,为歌筵舞席,为座褊褥,顷刻毕备。其尊田径罍器皿玩用之物,皆非人世所有。又有神鱼数百,吐火珠,引甲士百余辈,拥青衣黑冠者,由霁溪南津而出。复见水兽术亦数百,衔耀,引铁骑二百余,拥朱衣赤冠者,自太湖中流而来。至城门,下马交拜,溪神曰:“一不展觐,五纪于兹,虽鱼雁不绝,而笑言久旷。勤企盛德,衷肠惘然。”湖神曰:“我心亦知此。”揖让次,有老蛟前唱曰:“安流王上马。”于是二神之候焉。则有衣虎豹之衣,朱其额,青其足,执蜡炬,引旌旗戈甲之卒,凡千余,拥紫衣朱冠者,自松江西派而至。二神迎于门,设礼甚谨,叙暄凉竟。江神曰:“此去有将为宰执者北渡,而神貌未扬,行李甚艰。恐神不(不字原空缺,据陈校本补。)识不知,事须帖屏翳收风,冯夷息浪。斯亦上帝素命,礼宜躬亲。候(明钞本作后)吾子清尘,得免举罚否。然窃于水滨拉得范相国来,足以补其尤矣。”乃有披褐者,仗剑而前,溪湖神曰:“钦奉实久。”范君曰:“凉德韦泯,吴人怀恩,立祠于江渚,春秋设薄祀。为村醪所困,遂为江公驱来。唐突盛宴,益增慚慄。”于是揖让入门。既即席。则有老蛟前唱曰:“湘王去城二里,俄闻辘辘车马声。”则有绿衣玄冠者,气貌甚伟,驱殿亦百余。既升阶,与三神相见。曰:“适辄与汨罗屈副使俱来。”乃有服饰与容貌惨悴者,伛偻而进。方即席,范相笑谓屈原曰:“被放逐之臣负波涛之困,逸痕谤迹骨销未灭,何惨面目,更猎其杯盘?”屈原曰(屈原曰三字原缺。据明抄本、陈校本补。):“湘江之孤魂,鱼腹之余肉,焉敢将喉舌

酬对相国乎 然无闻穿七札之箭 ,不射笼中之鸟 ;荆洪锤之剑 ;不刚几上之肉。且足下亡吴霸越 ,功成身退 ,逍遥于五湖之上 ,辉煌于万古之后。故鄙夫窃仰重德盛名 ,不敢以常意奉待。何今日戏谑于绮席 ,恃意气于放臣 ? 则何异射病鸟于笼中 ,刷腐肉于几上 窃于君子惜金镞与利刃也。”于是湘神动色 ,命酒罚范君。君将饮 ,有女乐数十辈 ,皆执所习于舞筵。有俳優扬言曰 :“ 皤皤美女 ,喝《公无渡河歌》。”其词曰 :“ 浊波扬扬兮凝晓雾 ,公无渡河兮公竟渡。风号水激兮呼不闻 ,捉衣看入兮中流去。流排衣兮随步没 ,沈尸深入兮蛟螭窟。蛟螭尽醉兮君血干 ,推出黄沙兮泛君骨。当时君死兮妾何适 ,遂就波澜兮合魂魄。愿持精卫衔石心 ,穷取(取字原空缺 ,据陈校本改。)河源塞泉脉。”歌竟 ,俳優复扬言 :“ 谢秋娘舞(舞字原缺 ,据陈校本补。)《采桑曲》。”凡十余迭 ,曲韵哀怨。舞未竟 ,外有宣言 :“ 申徒先生从河上来 ,徐处士与鸱夷君自海滨至。”乃随导而入。江溪湘湖 ,礼接甚厚。屈大夫曰 :“ 子非蹈瓮抱石扶眼之徒与 ?”对曰 :“ 然。”屈曰 :“ 余得朋矣。”于是朱弦雅张 ,清管徐奏。酌瑶觥 ,飞玉觴。陆海珍味 ,靡不臻极。舞竟 ,俳優又扬言 :“ 曹娥喝喝《怨江波》。”凡五叠 ,琛所记者唯三。其词曰 :“ 悲风淅淅兮波绵绵 ,芦花万里兮凝苍烟。虬螭窟宅兮渊且玄 ,排波叠浪兮沈我天。所复不全兮身宁全 ,溢眸恨血兮往涟涟。誓将柔荑扶锯牙之啄 ,空水府而藏其腥涎。青娥翠黛兮沉江壖 ,碧云斜月兮空婣娟。吞声饮恨兮语无力 ,徒扬哀怨兮登歌筵。”歌竟 ,四座为之惨容。江神把酒 ,太湖神起舞作歌曰 :“ 白露溥兮西风高 ,碧波万里兮翻洪涛。莫言天下至柔者 ,载舟复舟皆我曹。”江神倾杯 ,起舞作歌曰 :“ 君不见 ,夜来渡口拥千艘 ,中载万姓之脂膏。

当楼船泛泛于叠流,恨珠贝又轻于鸿毛。又不见,潮来津亭维一舫,中有一士青其袍。赴宰邑之良日,任波吼而风号。是知溺名溺利者,不免为水府之腥臊。”湘王持杯,霁溪神歌曰:“山势萦回水脉分,水光山色翠连云。四时尽入诗人咏,役杀吴兴柳使君。”酒至溪神,湘王歌曰:“渺渺烟波接九疑,几人经此泣江篱。年年绿水青山色,不改重华南狩时。”于是范相国献境会夜宴诗曰:“浪阔波澄秋气凉,沈沈水殿夜初长。自怜休退五湖客,何幸追陪百谷王。香袅碧云飘风席,觥飞白玉滟椒浆。酒酣独泛扁舟去,笑入琴高不死乡。”徐衍处士献《境会夜宴并简范诗》曰:“珠光龙耀火燿燿,夜接朝云宴渚宫。凤管清吹凄极浦,朱弦闲奏冷秋空。论心幸遇同归友,揣分惭无辅佐功。云雨各飞真境后,不堪波上起悲风。”屈大夫左持杯,右击盘。朗朗作歌曰:“凤骞骞以降瑞兮,患山鸡之杂飞。玉温温以呈器兮,国碱硃之争辉。当候门之四辟兮,瑾嘉谟之重扉。既瑞器而无庸兮,宜昏暗之相微。徒剡石以为舟兮,顾沿流而志违。将刻木而作羽兮,与超腾之理非。矜子子于空阔(阔字原空缺。据明抄本、陈校本补。)兮,靡群援之可依。血淋淋而滂流兮,顾江鱼之腹而将归。西风萧萧兮湘水悠悠,白芷芳歇兮江篱秋。日晼晼兮川云牧,棹回起兮悲风幽。羁魂汨没兮,我名永浮。碧波虽涸兮,厥誉长流。向使甘言顺行于曩昔,岂今日居君王之座头。是知贪名徇禄而随世磨灭者,虽正寝而(而原作之,据明抄本改。)死兮,无得与吾侑。当鼎足之嘉会兮,获周旋于君侯。雕盘玉豆兮罗珍羞,金卮琼斝兮方献酬。敢写心兮歌一曲,无谓余持杯以淹流。”申屠先生献《境会夜宴诗》曰:“行殿秋未晚,水宫风初凉。谁言此中夜,得接朝宗行。灵鼉振冬冬,神龙

耀煌煌。红楼压波起，翠幄连云张。玉箫冷吟秋，瑶瑟清含商。贤臻江湖叟，贵列川渚王。谅予衰俗人，无能振颓纲。分辞昏乱世，乐寐蛟螭乡。栖迟幽岛间，几见波成桑。尔来尽流俗，难与倾壶觞。今日登华筵，稍觉神扬扬。方欢沧浪侣，遽恐白日光。海人瑞锦前，岂敢言文章。聊歌灵境会，此会诚难忘。”鸱夷君衔杯作歌曰：“云集大野兮血波汹汹，玄黄交战兮吴无全垒。既霸业之将坠，宜嘉谟之不从。国步颠蹶兮，吾道遘凶。处鸱夷之大困，入渊泉之九重。上帝愍余之非辜兮，俾大江鼓怒其冤踪。所以鞭浪山而疾驱波岳，亦粗足展余拂郁之心胸。当灵境之良宴兮，谬尊俎之相容。击箫鼓兮撞歌钟，吴讴赵舞兮欢未极。遽军城晓鼓之冬冬，愿保上善之柔德，何行乐之地兮难相逢。”歌终，鼙郡城楼早鼓绝，洞庭山寺晨钟鸣。而飘风勃兴，玄云四起，波间车马音犹合沓。顷之，无所见。曙色既分，巨龟复延首于中流。顾眄琛而去。（出《集异记》，明钞本作出《纂异记》）

湖南龔县人蒋琛，精通诗经书经，曾经在乡间教书。每到秋冬之际，就在霁溪或太湖中张网打鱼。有一次，他捕到一只大龟，看这大龟长得很特殊，就看着它说：“虽然你进了我的渔网，但我免了你被烹煮开膛之苦，就放了你吧。都说龟是四灵之一，你这个大龟能对我这个穷老头有点什么报答吗？”大龟游向湖去时，不时回头看了六七次。一年多后，有一天湖面上风雨大作，湖中波涛汹涌。只见那只大龟伏在蒋琛的船边，象人似的站着说：“今晚太湖神、霁溪神和松江神聚会，很多江神

河神也被请前来参加。到时他们要饮酒作乐 ,怕会贴近你的鱼船。你老长年在这里打渔 ,捕了不少鱼鳖虾蟹。就是那些从你网中逃脱的 ,也对你很怨恨。这次他们大聚会时会乘机报复你以发泄对你的仇怨。过去你放我生还 ,我十分感恩 ,所以特来通知你 ,以报恩于万一。希望你离这是非之地远远的 ,以免受到伤害。”蒋琛感谢地说 ;“我知道了。”就把船停在一个僻静的湾子里 ,把船系好等着看。不一会儿 ,就见到成千上万的鱼鳖虾蟹等涌出水面 ,在水面二里宽的范围内 ,它们兴起波浪 ,波浪就变成了城 ,弄平了水面成了土地。城有三个门 ,城里有宽阔的街道。有成千的水族 ,都长着人的身子和龙头 ,手持刀枪 ,整整齐齐地列着队 ,象在等待什么。接着又有几十个蛟龙和大蛤蜊 ,从东方游来。它们吐出的气立刻变出了楼台宫殿 ,还变出了歌舞宴席、座椅褥垫 ,这些都只在片刻间准备好了。宫殿里的陈设和用品都是人间所没有的。又有几百个神鱼吐着火珠 ,引导着一百多士兵 ,簇拥着一黑衣黑帽的大王 ,从霅溪的南河口涌了过来。又见几百个水雪嘴里叼着闪耀的灯引导着二百多骑士 ,拥着一位红衣红帽的大王 ,从太湖中流赶来。他们到了城门口 ,两个大王下马见礼。溪神说 ;“咱们分别转眼五百年了 ,虽然常常通信 ,却不能直接见面 ,使我能亲受指教 ,心里常感空旷寂寞。”湖神说 ;“我的心中也和你一样啊 !”两个人又一次作揖谦让才进了城门。这时只听一个老蛟在远处喊报 ,“安流王已经上马了 !”于是溪、湖二神恭敬地站着等候。这时就见一个神人穿着虎豹皮衣 ,额头赤红双脚乌黑 ,手里举着火把 ,引导着几千旌旗仪仗和士兵 ,拥着一位紫衣红帽的大王 ,从松江西面来到城前。溪神和湖神在城门口十分恭敬地迎接 ,

礼仪十分周到。问过了安康后,松江神说:“也有一位将要当宰相的要经过这里向北去。这位宰相长相很平常,也没带更多的侍从仪仗,怕各位神仙不认识他,还望诸位多多关照,不要兴波作浪,让他借道平安地赶路。其实这位宰相也是奉上天之命去办事,按理说我应该护送他,但我想各位都是德高望重的,不会因没有我护送而难为他吧。这次我在江边把范蠡相国硬拉来参加咱们的聚会,就算是补偿我的失礼吧。”这时就有一个身披斗篷手执宝剑的人走上前来。溪湖神说:“对范相国我是钦佩很久了。”范蠡说:“我由于生前为官有德,江南人感恩,为我在江边立了祠,经常以酒肉供奉我,我今天喝醉了,被松江神拉来了。以我的身份能参加这样高贵的聚会,实在既惶恐又荣幸。”于是六神一起入席就坐。这时又听见老蛟在远处喊道:“湘水神离城还有二里远了!”不一会就听见车声隆隆,一位绿衣黑帽的人,带着几百随从,气宇轩昂地走进来了。进了宫殿,和三个神至相施礼后说:“我是和汨罗江屈副使一同来的。”只见衣服破旧面容憔悴的屈原躬着身子走进来。刚入席。范相国就嘲笑屈原说:“你这个当初被朝廷放逐的官儿,在水里呆了这么多年,是不是当年被诬陷的那些事还没洗净,才这么悲愁吗?”说着还把屈原面前的杯盘抢了过来。屈原说:“我一个湘江的孤魂,被鱼虾吃剩下的身子,怎敢和你这高贵的相国争辩呢?然而你难道没听说过,能穿透七层竹板的箭,不射笼中的小鸟,能劈开大钟的剑,不会用来切桌上的肉。范相国你生前灭了吴国使越国成了霸主,功成身退,活着时逍遥在江湖上,死后万世传颂。我素来敬仰你范蠡的功德和盛名,从来不敢有一点不敬,今天你却在这隆重的宴会上当众嘲笑我

这个被诬陷放逐的人,这和用利箭射笼中的病鸟,用宝剑切桌上的烂肉,有什么不同?我真替你可惜你那利箭和快刀啊!”一番话说得湘神也感动了,就命罚范蠡喝酒。范相国刚要喝酒,几十个舞女就开始献歌舞为宴会助兴。这时有一位艺人大声报告说:“现在请一位最美的女子唱歌!”于是一位美女唱起了《公无渡河歌》。歌中唱道:“浊波扬扬兮凝晓雾,公无渡河兮公竟渡。风号水激兮呼不闻,捉衣看入兮中流去。浪排衣兮随步没,沉尸深入兮蛟螭窟。蛟螭尽醉兮君血干。推出黄沙兮泛君骨。当时君死兮妾何适,遂就波澜兮合魂魄。愿持精卫衔石心,穷取河源塞泉脉。”歌毕,艺人又报说:“现在请谢秋娘舞采桑曲。”谢秋娘伴着《采桑曲》翩然起舞,曲子反复了十余次,音乐十分哀怨。舞还没完,外面又有人报说申徒先生从河上来,徐处士与鸱夷君从海上来了。他们被引进宫殿,江、溪、湘、湖四神对这三位礼遇十分优厚。屈原说:“你们就是为了忠于国家被奸臣陷害而屈死的那三位名臣吧?”三人回答说是。屈原说:“我终于今天有了知音朋友了。”这时乐队奏起了笙管笛箫和大琴,宴会上珥杯闪光,山珍海味不断地呈送上来,好大的排场。谢秋娘舞完后,艺人又报:“现在由曹娥唱《怨江波》!”于是曹娥就在宴前唱了起来。《怨江波》共有五段,蒋琛只记下了三段。歌词是:“悲风淅淅兮波绵绵,芦花万里兮凝苍烟。虬螭窟宅兮渊且玄,排波迭浪兮沈我天。所复不全兮身宁全,溢眸恨血兮往涟涟。誓将柔荑扶锯牙之啄,空水府而藏其腥涎。青娥翠黛兮沉江壖,碧云斜月兮空婵娟。吞声饮恨兮语无力,徒扬哀怨兮登歌宴。”曹娥唱完,座上的人们都很哀伤。这时江神举酒,请太湖神起来边歌边舞,唱道:“白露溥兮西风高,碧波万

里兮翻洪涛。莫言天下至柔者，载舟复舟皆我曹。”这时江神干了一杯，也载歌载舞地唱道：“君不见，夜来渡口拥千艘。中载万姓之脂膏。当楼船泛泛于叠浪，恨珠贝又轻于鸿毛。又不见，潮来津亭维一舫，中有一士青其袍。赴宰邑之良日，任波吼而风号。是知溺名溺利者，不免为水府之腥臊。”接着湘王持杯请雪溪神歌唱道：“山势萦回水脉分，水光山色翠连云。四时尽入诗人咏，役杀吴兴柳使君。”酒令传到溪神，湘王歌唱道：“渺渺烟波接九疑，几人经此泣江篱。年年绿水青山色，不改重华南狩时。”接着相国范蠡献诗一首祝贺夜宴：“浪阔波澄秋气凉，沉沉水殿夜初长。自怜休退五湖客，何幸追陪百谷王。香袅碧云飘风席，觥飞白玉滟椒浆。酒酣独泛扁舟去，笑入琴高不死乡。”这时徐衍徐处士紧接着范蠡献诗一首：“珠光龙耀火燿燿，夜接朝云宴渚宫。凤管清吹凄极浦，朱弦间奏冷秋空。论心幸遇同归友，揣分惭无辅佐功。云雨各飞真境后，不堪波上起悲风。”这时屈原大夫左手举杯，右手敲着盘子，声音朗朗地作了一首歌：“凤鸾鸾以降瑞兮，患山鸡之杂飞。玉温温以呈器兮，因碱硃之争辉。当侯门之四辟兮，瑾嘉谟之重扉。既瑞器而无庸兮，宜昏暗之相微。徒剡石以为舟兮，顾沿流而志违。将刻木而作羽兮，与超腾之理非。矜子子于空阔兮，靡群援之可依。血淋淋而傍流兮，顾江鱼之腹而将归。西风萧萧兮湘水悠悠，白芷芳歇兮江篱秋。日晚晚兮川云收，棹回起兮悲风幽。羁魂汨没兮，我名永浮。碧波虽涸兮，厥誉长流。向使甘言顺行于曩昔，岂今日居君王之座头。是知贪名徇禄而随世磨灭者，虽正寝而死兮，无得与我侔。当鼎足之嘉会兮，获周旋于诸侯。雕盘玉豆兮罗珍羞，金卮琼斝兮方献酬。敢写心兮歌一曲，无

谓余持杯以淹流。”这时申屠先生献诗助兴说：“行殿秋未晚，水宫风初凉。谁言此中夜，得接朝宗行。灵鼉振冬冬，神龙耀煌煌。红楼压波起，翠幄连云张。玉箫冷吟秋，瑶瑟清含商。贤臻江湖叟，贵列川渚王。谅予衰俗人，无能振颓纲。分辞昏乱世，乐寐蛟螭乡。栖迟幽岛间，几见波成桑。尔来尽流俗，难与倾壶觞。今日登华筵，稍觉神扬扬。方欢沧浪侣，遽恐白日光。海人瑞锦前，岂敢言文章。聊歌灵境会，此会诚难忘。”鸱夷君这时也干了一杯作了一首歌：“云集大野兮血波汹汹，玄黄交战兮吴无全垄。既霸业之将坠，宜嘉谟之不从。国步颠蹶兮吾遭凶。处鸱夷之大困，入渊泉之九重。上帝愍余之非辜兮，俾大江鼓怒其冤踪。所以鞭浪山而疾驱波岳，亦粗足展余拂郁之心胸。当灵境之良宴兮，谬尊俎之相容。击箫鼓兮撞歌钟，吴讴赵舞兮欢未极。遽军城晓鼓之冬冬。愿保上善之柔德，何行乐之地兮难相逢。”唱完这首歌，霁郡城楼的更鼓已敲尽，洞庭山庙里的晨钟已响了，一时江水上什么都消失了。然而风声阵阵，黑云四起，水波间还能隐约听到车马声伴着浪涛声，片刻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天将明时，那只大龟又在湖中伸出头来，看了几眼蒋琛，然后就没入湖中。

张遵言

南阳张遵言，求名下第，途次商山山馆。中夜晦黑，因起厅堂督刍秣，见东墙下一物，凝白耀人。使仆者视之，乃一白犬，

大如猫，须睫爪牙皆如玉，毛彩清润，悦怿可爱。遵言怜爱之，目为捷飞，言骏奔之甚于飞也。常与之俱，初令仆人张至诚袖之，每饮饲，则未尝不持目前。时或饮令不快，则必伺其嗜而啖之。苟或不足，宁遵言辍味，不令捷飞之不足也。一年余，志诚袖行，意以懈怠，由是遵言每行，自袖之。饮食转加精爱，夜则同寝，昼则同处，首尾四年。后遵言因行于梁山路，日将夕，天且阴，未至所诣，而风雨骤来。遵言与仆等隐大树下，于时昏晦，默无所睹。忽失捷飞所在，遵言惊叹，命志诚等分头搜讨，未获次。忽见一人，衣白衣，长八尺余，形状可爱。遵言豁然如月中立，各得辨色。问白衣人何许来，何姓氏，白衣人曰：“我姓苏，第四。”谓遵言曰：“我已知子姓字矣。君知捷飞去处否？则我是也。君今灾厄合死，我缘爱君恩深，四年已来，能活我至于尽力辍味，曾无毫厘悔恨，我今誓脱子厄。然须损十余人命耳。”言讫，遂乘遵言马而行，遵言步以从之。可十里许，遥见一塚上有三四人，衣白衣冠，人长丈余，手持弓箭，形状瑰伟。见苏四郎，俯倭迎趋而拜，拜讫，莫敢仰视。四郎问何故相见，白衣人曰：“奉大王帖，追张遵言秀才。”言讫，偷目盗视遵言。遵言恐，欲踣地。四郎曰：“不得无礼，我与遵言往还，君等须与我且去。”四人忧恚啼泣。而四郎谓遵言曰：“勿忧惧，此辈亦不能戾吾。”更行十里，又见夜叉辈六七人，皆持兵器，铜头铁额，状貌可憎恶，跳梁企踞，进退犷暴。遥见四郎，戢毒慄立，惕伏战悚而拜。四郎喝问曰：“作何来？”夜叉等霁犷毒为戚施之颜，肘行而前曰：“奉大王帖，专取张遵言秀才。”偷目盗视之状如初。四郎曰：“遵言我之故人，取固不可也。”夜叉等一时叩地流血而言曰：“在前白衣者四人，为取遵言不到，大王已各使决铁杖

五百,死者活者尚未分。四郎今不与去,某等尽死。伏乞哀其性命,暂遣遵言往。”四郎大怒,叱夜叉,夜叉等辟易,崩倒者数十步外,流血跳进,涕泪又言。四郎曰:“小鬼等敢尔,不然,且急死。”夜叉等啼泣暗鸣而去。四郎又谓遵言曰:“此数辈甚难与语,今既去,则奉为之事成矣。”行七八里,见兵仗等五十余人,形神则常人耳,又列拜于四郎前。四郎曰:“何故来?”对答如夜叉等。又言曰:“前者夜叉牛叔良等七人,为追张遵言不到,尽以付法。某等惶惧,不知四郎有何术,救得我等全生。”四郎曰:“第随我来,或希冀耳。”凡五十人,言可者半。须臾,至大乌(明抄本乌作鸟)头门。又行数里,见城堞甚严。有一人具军容,走马而前。传王言曰:“四郎远到,某为所主有限,法不得迎拜于路。请且于南馆小休,即当邀迓。”入馆未安,信使相继而召,兼屈张秀才。俄而从行,宫室栏署,皆真王者也。入门,见王披兗垂旒,迎四郎而拜,四郎酬拜,礼甚轻易,言词唯唯而已。大王尽礼,前揖四郎升阶,四郎亦微揖而上。回谓遵言曰:“地主之分,不可不迓。”王曰:“前殿浅陋,非四郎所宴处。”又揖四郎。凡过殿者三,每殿中皆有陈设盘榻食具供帐之备。至四重殿中方坐,所食之物及器皿,非人间所有。食讫,王揖四郎上夜明楼。楼上四角柱,尽饰明珠,其光为昼。命酒具乐,饮数巡,王谓四郎曰:“有佐酒者,欲命之。”四郎曰:“有何不可。”女乐七八人,饮酒者十余人,皆神仙间容貌粒饰耳。王与四郎各衣便服,谈笑亦邻于人间少年。有顷,四郎戏一美人,美人正色不接。四郎又戏之,美人怒曰:“我是刘根妻,不为奉上元夫人处分,焉涉于此。君子何容易乎?中间许长史,于云林王夫人会上轻言,某已赠语杜兰香姊妹。至多微言,犹不敢掉谑,君何

容易欤？”四郎怒，以酒卮击牙盘一声，其柱上明珠，榘榘而落，暝然无所睹。遵言良久懵而复醒，元在树下，与四郎及鞍马同处。四郎曰：“君已过厄矣，与君便别。”遵言曰：“某受生成之恩已极矣。都不知四郎之由，以归感戴之所。又某之一生，更有何所赖也？”四郎曰：“吾不能言。汝但于商州龙兴寺东廊缝衲老僧处问之，可知也。”言毕，腾空而去。天已向曙，遵言遂整辔适商州，果有龙兴寺。见缝衲老僧，遂礼拜。初甚拒遵言，遵言求之不已。老僧夜深乃言曰：“君子苦求，吾焉可不应？苏四郎者，乃是太白星精也；大王者，仙府之谪官也，今居于此。”遵言以他事问老僧，老僧竟不对，曰：“吾今已离此矣。”即命遵言归，明辰寻之，已不知其处所矣。（出《博异记》）

南阳张遵言，赶考没有中，回乡时路上住在商山一个旅店。半夜时天很黑，张遵言起来看看仆人给马添草料没有。忽然见东墙下有个东西，非常白，亮得耀眼。叫仆人去看，是一只白色的狗，象猫那样大，浑身皮毛和爪子牙齿都象玉，色彩特别光洁，十分可爱。遵言十分喜欢它，给它起名叫“捷飞”，意思是说这狗跑起来象飞一样。他常常和这白狗在一起，起初让仆人张志诚装在袖子里带着。张遵言每次吃饭，都要把那白狗弄到面前。如果狗不爱吃东西，张遵言就想法做它喜欢吃的东西来喂它。如果饭食不够了，宁肯自己不吃，也要省出来给白狗吃。一年多白狗一直在仆人袖子里呆着，仆人好象有点不耐烦了，张遵言就把白狗要来放在自己袖子里，而且喂得更加精心。夜里和狗一同睡，白天和狗呆在一起，整整四年过去了。有

一次张遵言到梁山去,天色将晚而越来越阴,仍然没到目的地,又忽然下起了大雨。张遵言只好和仆人躲在大树下避雨。当时天昏地暗,什么也看不见,忽然发现那小白狗不见了。遵言非常着急,就让仆人四处去找,正在找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人,有八尺多高,穿着白衣,长得很英俊可爱。当时就觉得好象在月亮下站着,什么都看得很清楚。就问白衣人从那儿来,姓什么。白衣人说:“我姓苏,排行第四。”又对遵言说:“我已经知道你的姓名了。你的白狗不是丢了吗?我就是啊。你眼前有必死的大难了,可是我对你十分敬爱,四年以来,你能够养着我,甚至都舍出自己的饭食来喂我,而且毫不后悔。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救你逃脱大难,然而会搭上十多条命哩。”说完,就骑上遵言的马,遵言步行跟在后面。走了有十里地,远远看见一个坟上有三四个人。穿白衣戴白帽子,个个都有一丈多高,手里拿着刀剑,非常威严。可是他们见到苏四郎后,立刻伏在地上跪拜迎接。拜完也不敢抬头。四郎问他们有什么事,他们说:“奉大王的公文,捉拿秀才张遵言。”说完,还不住地偷看张遵言。遵言非常害怕,差点跌倒在地上。苏四郎说:“不许无礼!我与遵言同行同止,你们快给我走开!”那四个白衣人一听就吓得哭了起来。四郎对遵言说:“别担心,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又走了十里,看见有几个象夜叉的家伙,都拿着刀枪,个个铜头铁额,模样十分可憎,他们蹦蹦跳跳,作出十分凶残的样子。他们看见苏四郎后,立刻规规矩矩的站住,然后战战兢兢地向四郎叩拜。四郎喝问:“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夜叉们立刻收起狰狞的面孔,换上一副老实可怜的表情,用胳膊爬到四郎跟前说:“我们奉大王的命令,专门来抓张遵言秀才。”然后

都贼眉鼠眼的偷看张遵言。四郎说：“张遵言是我的朋友，不准你们抓他！”夜叉们立刻不住地叩头，把头都叩得流血了，他们说：“刚才那四个白衣人，因为没有抓到张遵言，大王已下令每人挨五百铁棍，现在不知他们是死是活。现在你不让我们把张遵言带走，我们是非死不可了。请立即救我们一条命，暂时让我们把张遵言带走吧。”四郎大怒，把夜叉们痛骂了一顿，夜叉吓得屁滚尿流，有的吓得跪到几十步外，但仍然淌着血流着泪不断的请求。四郎说：“小鬼好大胆，再不滚开，我叫你们立刻都死！”夜叉们又哭又号地跪了。四郎又对遵言说：“这些家伙们很难对付，不容易说通，现在他们都被我赶走，事情就算成了。”又走了七八里，见手执刀枪的四五十人，和平常人长得一样。他们列队拜在四郎面前，四郎问：“你们来做什么？”他们回答得和夜叉一样。又说：“前面的夜叉牛叔良等七个人，因为没有抓到张遵言，都被法办了。我们非常害怕，不知四郎你有什么法术，能救我们活命。”四郎说：“你们排好队随我来，也许有办法，怎样？”那五十个人，有一半跟着走。过了一个大黑城门，又走了几里，见城楼上戒备森严，有一个骑马的军官来到四郎面前，传达大王的话说：“我应该出城去迎接四郎，但因为我的权力有限，按规定不能到路上迎拜。先请四郎在南馆休息片刻，我会立刻去迎接您。”四郎刚在南馆坐下，大王派的信使就跟着来请，并且请张遵言也一同去。他们就一同走。见宫殿楼阁，和人间真正的王一样华贵。进了宫门，见大王披着长袍，帽子上垂着流苏，迎接四郎，恭敬行礼。四郎只很随便地还了礼，说话也不跟尊敬。大王却礼仪很重，揖拜迎下阶来，四郎随便拜了拜就随着走进前殿，还回头小声对遵言说：“他是主人，礼

仪不能不重。”这时大王说：“前殿太简陋，怎能在这里宴请您。又请四郎走过了三个大殿，每个殿里都陈设华丽，摆着酒食设着床榻。到了第四个大殿里，才请四郎和张遵言入席。所吃的东西，用的器具，都和人间不同。吃完了饭，又请四郎登上夜明楼。楼上四角柱子上，都装饰着明珠，照得周围如同白天。大王安排了酒宴音乐，请四郎宴饮，酒过几巡后，大王对四郎说，“我想找人歌舞助兴，不知可不可以？”四郎说：“为什么不可以呢？”这时来了七八个舞女，还有十几个善喝酒的人，都象是神仙的容貌和装饰。这时大王和四郎都换上了便服，在一起说话谈笑，好象是在人间的两个少年朋友。过了一会儿，四郎和一个美女调笑，那美女态度很严肃，不理四郎。四郎又进一步戏她，那美人发怒说：“我是刘根的妻子，不是受上元夫人的安排，怎能到这里？请你放尊重些。宴会上曾经有位许长史，在云林王夫人都不敢开的宴会上，口出轻薄之言。我已经对杜兰香讲了这事。她也不过是口出薄言，而不敢过于无礼，四郎怎么可以这样轻狂无礼呢？”四郎大怒，用酒杯使劲敲了一下盘子，震得柱子上的明珠扑扑地落了下来，四郎就象根本没看见。过了一阵，张遵言好象大梦初醒。一看，自己还在那棵避雨的树下。四郎和那匹马也都在跟前。四郎说：“你已经逃出了大难，咱俩该分别了。”遵言说：“我接受你这样大的恩惠，今后想对你有一点报答，也不知道你在那里，我这一生又有谁可以依靠呢？”四郎说：“我不能对你说出我的所在。你可以到商州龙兴寺，找一个在东廊缝补袈纱的和尚，问他就行。”说完，腾空飞去了。这时天色微明，遵言就准备好了马匹，准备上路。到了商州，一打听，果然真有个龙兴寺。找到那位补袈纱的和

尚,赶快上前拜见,问四郎的去处和所在。起初和尚坚决不对遵言说,后来遵言苦苦哀求,老和尚才在夜深人静时对遵言说,“既然你这样苦苦地求我,我就告诉你吧。四郎,就是太白星精。大王,是仙界贬下来的官,现在管我们这一方。”遵言再问别的事,老和尚什么也不说了,说,“我现在已经不在这里了。”老和尚让遵言快离去。第二天遵言再去时,老和尚已不知去向。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一十

神二十

张无颇 王 铸 马 朝 郗元位
夏阳赵尉 卢嗣宗 三史王生
张 生

张无颇

长庆中,进士张无颇,居南康,将赴举,游丐番禺。值府帅改移,投诣无所。愁疾卧于逆旅,仆从皆逃。忽遇善易者袁大娘,来主人舍,瞪视无颇曰:“子岂久穷悴耶?”遂脱衣买酒而饮之,曰:“君窘厄如是,能取某一计,不旬朔。自当富贍,兼获延龄。”无颇曰:“某困饿如是,敢不受教。”大娘曰:“某有玉龙膏一合子。不惟还魂起死。因此永遇名姝。但立一表白,曰,能治业疾。若常人求医,但言不可治;若遇异人请之,必须持此药而一往,自能富贵耳。”无颇拜谢受药,以暖金合盛之。曰:“寒

时但出此盒,则一室暄热,不假炉炭矣。”无颇依其言,立表数日,果有黄衣若宦者,扣门甚急,曰:“广利王知君有膏,故使召见。”无颇志大娘之言,遂从使者而往。江畔有画舸,登之甚轻疾。食顷,忽睹城宇极峻,守卫甚严。宦者引无颇入十数重门,至殿庭。多列美女,服饰甚鲜,卓然侍立。宦者趋而言曰:“召张无颇至。”遂闻殿上使轴帘,见一丈夫。衣王者之衣,戴远游冠,二紫衣侍女,扶立而临砌,招无颇曰:“请不拜。”王曰:“知秀才非南越人,不相统摄,幸勿展礼。”无颇强拜,王罄折而谢曰:“寡人薄德,远邀大贤,盖缘爱女有疾,一心钟念,知君有神膏。倘获痊平,实所媿戴。”遂令阿监二人,引入贵主院。无颇又经数重户,至一小殿。廊宇皆缀明玳,翠楹楣,焕耀若布金钿,异香氤郁,满其庭户。俄有二女褰帘,召无颇入。睹真珠绣帐中。有一女子,才及笄年,衣翠罗缕金之襦。无颇切其脉,良久曰:“贵主所疾,是心之所苦。”遂出龙膏,以酒吞之,立愈。贵主遂抽翠玉双鸾篋而遗无颇,目成者久之。无颇不敢受,贵主曰:“此不足酬君子。但表其情耳。然王当有献遗。”无颇媿谢。阿监遂引之见王。王出骇鸡犀翡翠碗,丽玉明瑰,而赠无颇。无颇拜谢。宦者复引送于画舸,归番禺。主人莫能觉,才货其犀,已巨万矣。无颇睹贵主华艳动人,颇思之。月余。忽有青衣,扣门而送红笺。有诗二首,莫题姓字。无颇捧之。青衣倏忽不见。无颇曰:“此必仙女所制也。”词曰:“羞解明珰寻汉渚。但凭春梦访天涯。红楼日暮莺飞去,愁杀深宫落砌花。”又曰:“燕语春泥堕锦筵,情愁无意整花钿。寒闺欹枕梦不成,香炷金炉自袅烟。”顷之,前时宦者又至,谓曰:“王令复召,贵主有疾如初。”无颇忻然复往。见贵主,复切脉次。左右云:“王后至。”无

颇降阶，闻环之响，宫人侍卫罗列。见一女子，可三十许，服饰如后妃。无颇拜之，后曰：“再劳贤哲，实所怀惭。然女子所疾，又是何苦？”无颇曰：“前所疾耳，心有击触而复作焉。若再饵药，当去根干耳。”后曰：“药何在？”无颇进药合，后睹之默然，色不乐，慰喻贵主而去。后遂白王曰：“爱女非疾，私其无颇矣。不然者，何以宫中暖金合，得在斯人处耶？”王愀然良久曰：“复为贾充女耶？吾亦当继其事而成之，无使久苦也。”无颇出，王命延之别馆，丰厚宴犒。后王召之曰：“寡人窃慕君子之为人，辄欲以爱女奉托，如何？”无颇再拜辞谢，心喜不自胜。（胜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遂命有司，择吉日，具礼待之。王与后敬仰愈于诸媵，遂止月余，欢宴俱极。王曰：“张郎不同诸媵，须归人间。昨夜（夜原作梦，据明抄本、陈校本改。）检于幽府云，当是冥数，即寡人之女，不至苦矣。番禺地近，恐为时人所怪。南康又远，况别封疆，不如归韶阳甚便。”无颇曰：“某意亦欲如此。”遂具舟楫，服饰异珍，金珠宝玉。无颇曰：“唯侍卫辈即须自置，无使阴人，此减算耳。”遂与王别。曰：“三年即一到彼，无言于人。”无颇挈家居于韶阳。人罕知者。住月余，忽袁大娘扣门见无颇。无颇大惊，大娘曰：“张郎今日赛口，及小娘子酬媒人可矣。”二人各具珍宝赏之，然后告去。无颇诘妻，妻曰：“此袁天纲女，程先生妻也，暖金合即某宫中宝也。”后每三岁，广利王必夜至张室。后无颇为人疑讶，于是去之，不知所适。（出《传奇》）

长庆年间，进士张无颇在南康住。在准备赶考之前，曾到

广东番禺县去找一位认识的府帅求助。然而等他到了番禺后才知道府帅已换了个不认识的人。他投靠无门。忧愁得病倒在一个旅店里，他的仆人也离他而去。这时忽然有一个会算命的袁大娘来到旅店，细看了看无颇后，说：“您绝不会永远这样穷困下去的。”无颇就卖了一件衣服请袁大娘喝酒。袁大娘说，“你现在穷困在这里，我告诉你一个办法，你如果去作，不出十天半月，自然会富贵起来，而且还能延长你的寿数。”无颇说，“我如今又穷又饿，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大娘说：“我有一盒玉龙膏，是能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你可以因为这个药得到一个贵族女子。你可以贴一个布告，说你是神医。如果是普通人来求医，你就不要给他治。如果有身份高贵的人来求医，你就去给他治，给他用这个药就行。”说罢就给无颇一个暖金盒，里面装着玉龙膏。袁大娘又说：“天冷时你拿出这个暖金盒来，屋里就立刻会非常热，连炉子都不用生了。”无颇拜谢了袁大娘，并且贴出一个布告。过了几天，果然有一个穿黄衣的人，象是宫中的太监，急急地敲无颇的门，对无颇说：“我们广利王知道你有仙丹灵药，所以派我来召见你。”无颇想起袁大娘的话，就随太监去了。来到江边，见停着一只画船，上船后，船走的又轻又快。走了有一顿饭功夫，来到一个城前，守卫十分森严。太监领无颇走过了十几道大门，来到大殿。殿前列队站着很多服饰华丽的美女。太监上殿报告说：“大王召的张无颇已经到了。”这时有人打开殿门的帘子，见殿上坐着一个人，穿着皇帝的衣服，头戴远游冠，由两个穿紫衣的侍女搀扶着走下殿阶。两个紫衣侍女对无颇说：“不必跪拜了。”大王说：“我知道你不是南越人，不是我的臣民，不用行礼了。”无颇一定要跪拜，大

王立刻大大地弯下腰来答谢,说:“我实在太冒昧了,把你这位贤人从远方请来。我的一个最疼爱的女儿得了病,听说你有神膏,如果能给我的爱女治好病,我真是太感激你了。”说罢,叫两个太监把无颇领到公主住的院子去。无颇跟着又过了好几道大门,来到一个小殿。只见楼阁画廊的帘上都装着珍珠,门楣上镶着宝石,整个宫殿都镶金挂银,到处都弥漫着一种特殊的香气。不一会儿,有两个宫女打开珠帘,召无颇进了公主的寝宫。无颇见珍珠绣帐里有一个少女,看样子刚刚十六七岁,穿着红色绸缎镶金边的衣裙。无颇就给这位公主切脉。过了半天说:“公主您的病是心火所苦。”然后拿出玉龙膏,请公主就着酒吃下去,公主立刻就好了。这时公主就从头上拔下一个翠玉作的双鸾篦送给无颇。无颇不敢接受,公主说:“我并不是付给你看病的报酬,只是表达我的心意罢了。我父王还会正式酬谢你的。”无颇只好拜谢收下了。太监就领无颇去见大王。大王拿出了“骇鸡犀”、“悲翠碗”等极贵重的金玉宝物赠送无颇。无颇拜谢接受了,太监又领无颇出宫送他上了那只画船。无颇回到番禺,光卖那只“骇鸡犀”就得了银钱巨万。那位公主美丽娇艳楚楚动人,无颇也很想念她。一个多月后,忽然有个青衣使女,敲门送来一个红信笺。上面题着两首诗,没写姓名,无颇接过诗笺后,那青衣使女就忽然消失了。无颇说:“这一定是仙女写的诗。”两首诗是:“羞解明珰寻汉渚,但凭春梦访天涯。红楼日暮莺飞去,愁杀深宫落砌花。”“燕语春泥堕锦筵,情愁无意整花钿。寒闺欹枕梦不成,香炷金炉自袅烟。”不一会儿,以前的那个太监又来了,对无颇说:“大王又召你去,我们公主又病了,病情和上次一样。”无颇很高兴地又随太监去了。见到公

主后,又给她切了脉。这时侍女们说:“王后到。”无颇赶快到门外台阶下相迎。这时听到女人环珮的声音传来,见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在一大群宫女的簇拥下走来,看样子就是王后了,无颇赶快跪拜。王后说:“这次又劳动你到这儿来,实在惭愧。可是我女儿病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病。”无颇说:“这是以前的病根没除掉,公主有心事,所以又犯了。我再给她服一次药,定能去除病根。”王后问:“药在那里呢?”无颇就把那个暖金药呈给皇后,皇一见药盒,半天没说话,现出很不高兴的样子,安慰了几句公主就走了。王后回去对大王说:“咱们的女儿不是病了,而是和无颇有情了。不然的话,为什么咱们宫里的暖金盒会在无颇手里呢?”大王感叹地说:“既然我们的女儿象汉代贾充的女儿看上了韩公子,我们也只好尽快地成全他们,别使女儿再吃苦了。”无颇出来后,大王请他到另一个房间住下,给了很丰富的礼品,并设宴慰赏。然后又召见无颇说:“寡人很敬慕你的为人,想把我的爱女许配给你,你意下如何?”无颇喜出望外,连忙多次拜谢大王。大王就命宫中管事的,选定了良辰吉日,为无颇和公主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大王和王后对无颇的尊重,超过了对其他的那些女婿。无颇在宫中住了一个多月。每日欢宴游乐。大王说:“张郎不同于别的女婿,必须回到人间。好在昨夜我到冥府去查了生死簿,你的阳寿还很多。这样,我的女儿不至于长期守空房。你若回番禺去,离我们太远,来往会让人们奇怪。如果让你到南康去,又离我们太远,况且南康也不是我管辖的范围了。我看,你不如回韶阳去吧,这样两方面都很方便。”无颇说:“我也正是这个意思。”于是大王开始给无颇准备了很多服装珍宝,还备了船。无颇说:“我的侍卫和

仆从就由我来安排吧,不要用阴间的人了。”一切准备好以后,无颇就离别了大王。临别时大王说:“以后我每隔三年去看你们一次,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无颇带着公主在韶阳住下,人们都不知道他们的来历。刚住了一个多月,一天袁大娘忽然敲门,无颇一见袁大娘大吃一惊。袁大娘说:“张郎今天日子过得这么好,你和你小娘子该谢谢我这个媒人了吧!”无颇和妻子赶快拿出很多贵重珍品答谢袁大娘,大娘就走了。无颇问妻子,妻子说:“袁大娘就是袁天纲的女儿,穆先生的夫人。暖金盒就是我们宫中的宝物。”后来每隔三年,广利王一定夜晚到张无颇家来看望女儿女婿,后来这事引起了别人的怀疑,就搬走了。搬到那里去了,谁也不知道。

王 锜

天兴丞王锜,宝历中,尝游陇州。道息于大树下,解鞍籍地而寝。忽闻道骑传呼自西来,见紫衣乘车,从数骑,敕左右曰:“屈王丞来。”引锜至,则帐幄陈设已具。与锜坐语良久,锜不知所呼,每承言,即徘徊卤莽。紫衣觉之,乃曰:“某潦倒一任二十年,足下要相呼,亦可谓为王耳。”锜曰:“未谕大王何所自?”曰:“恬昔为秦筑长城,以此微功,屡蒙重任。洎始皇帝晏驾,某为群小所构,横被诛夷。上帝仍以长城之役,劳功害民,配守吴岳。当时吴山有岳号,众咸谓某为王。其后岳职却归于华山,某罚配年月未滿,官曹移便,无所主管,但守空山。人迹所稀,

寂寞颇甚。又缘已被虚名,不能下就小职,遂至今空窃假王之号。偶此相遇,思少从容。”锜曰:“某名迹幽沉,质性孱懦,幸蒙一顾之惠,不知何以奉教?”恬曰:“本缘奉慕,顾展风仪,何幸遽垂厚意。诚有事则又如何?”锜曰:“幸甚。”恬曰:“久闲(闲原作闲,据明钞本改。)散,思有以效用。如今士马处处有主,不可夺他权柄。此后三年,兴元当有八百人无主健儿。若早图谋,必可将领。所必奉托者,可致纸钱万张,某以此藉手,方谐矣。”锜许诺而寤,流汗霖霖,乃市纸万张以焚之。乃太和四年。兴元节度使李绛遇害,后节度使温造,诛其凶党八百人。(出《河东记》)

宝历年间,天兴县丞王锜曾到陇州去。半路上在一棵大树下休息,解下马鞍来放在地上靠着睡觉。忽然听见一阵马蹄声从西边传达来,只见一个紫衣人坐在车里,后面跟着几个骑马的随从。紫衣人停车后对随从说:“请王锜县丞到我这里来。”随从领王锜来见紫衣人,看见紫衣人已坐在一个陈设齐备的帐篷里了。紫衣人和王锜坐着谈了好半天了,王锜仍不知该怎么称呼他的官衔,所以答话时常常吞吞吐吐觉得很失礼。紫衣人发觉了,就说:“我已经潦倒二十年了,不过您要称呼我,还是可以叫我大王的。”王锜就问:“不知大王从何处来?”紫衣人说:“我就是秦代的大将军蒙恬。当年我为秦始皇修建长城,以这个功劳多次蒙受重任。后来秦始皇归天了,我被一些小入陷害诬告,终于被杀了。我死后,天帝仍然认为修长城是劳民伤财害了百姓,发配我到吴岳当一个管山岳的官。当时管山的官

都有称号,人们也就管我叫大王。可是后来吴山却划归华山管辖,而我罚配的年限还没满。我管吴山的实权已交给华山君,我什么可管的都没有,整日守着一座空山,山里人烟稀少,十分寂寞。又因为我已虚有了大王的称号,不能再放下架子当更小的官,所以现在只是个名义上的大王而已。这次和您相遇,想求您帮帮忙。”王筠说,“我只不过是个无名的小县丞,既无能又懦弱,见到大王十分荣幸,但又能为大王做些什么呢?”蒙恬说,“我是由于敬慕您才来和您见面,一看您果然是个很有风度十分正直的人。如果能得到您的关照,能否为我办点事呢?”王筠说,“我一定遵命。”蒙恬就说,“我闲散了这么久了,很想再能有点作为。然而现在到处都没有空缺,兵马也都有主管,我不能去硬夺别人的官职。三年后,兴元地方将会有八百名无人统领的士兵,我如果早点做好准备,就可以作这八百人的统领。我要托的事,是请你给我一万张纸钱,我以这些钱做军饷,就可以办成了。”王筠当即答应了,然后就惊醒了,吓得出了一身汗。于是就买了一万张纸烧了。到了太和四年,果然发生了兴元节度使李绛被害的事,新上任的节度使温造把反叛的八百名士兵全部杀了,这就是蒙恬托梦说的那八百名士兵。

马朝

马朝者,天平军步卒也。太和初,沧州李同捷叛,诏郅师讨

之,朝在是行。至平原南,与贼相持累旬。朝之子士俊,自郛馈食,适至军中。会战有期,朝年老,启其将曰:“长男士俊,年少有力,又善弓矢。来日之行,乞请自代。”主将许之。乃战,郛师小北,而士俊连中重疮,仆于鬪场,夜久得苏。忽有传呼,语言颇类将吏十数人者。且无烛,士俊窥之不见。但闻按据簿书,称点姓名。俄次士俊,则呼马朝。傍有人曰:“不是本身,速令追召。言旋遂过,及远,犹闻其检阅未已。士俊惶惑,力起徐归。四更方至营门,营吏纳之,因扶持送至朝所。朝谓其已死,及见惊喜,即洗疮傅药。乃曰:“汝可饮少酒粥,以求寝也。”即出汲水。时营中士马极众,每三二百人,则同一井。井乃周圆百步,皆为隧道,渐以及泉,盖使众人得以环汲也。时朝以瓮汲水,引重之际,泥滑,颠仆于地。地中素有折刀,朝心正贯其刃。久而士俊惧其未回,告于同幕者。及到则已绝矣。士俊旬日乃愈。(出《河东记》)

马朝是天平军中的一个士兵。太和初年,沧州发生了李同捷的叛乱,上面命令驻守郛城的军队前去平叛,马朝也在平叛的军队里。部队到了平原南面,和叛军对峙了十多天。马朝的儿子马士俊,从郛城送饭到部队来找父亲。马上就要和叛军会战了,马朝年纪大了,就向主将报告说:“我的大儿子士俊,年轻有力,又善于射箭,请允许他替代我参加会战。”主将同意了。战斗开始后,郛城部队受挫撤退,马士俊身受重伤昏倒在战场上。半夜里他苏醒过来,忽然听到传呼点名的声音,好象有十几个大小军官就在附近。当时没有光亮,士俊看不清是些

什么人,只听见有人按照本子上的记录一个个的点名。点到马士俊跟前,喊的却是父亲马朝。旁边有人说,“这不是马朝本人。”于是点名者命令赶快去把马朝捉来。说完这些人就走过去了,一直走了很远,还能听到他们点名的声音。士俊很害怕,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就挣扎着爬起来慢慢往回走,到四更才到了军营。营里的军官收留了他,搀扶他找到了父亲。马朝原以为士俊已经阵亡,一见又惊又喜,赶快给他洗伤上药,然后说,“你喝一点兑了酒的粥,就能睡着了。”然后就出去打水。当时军营里人马很多,每二三百人才有一个井。井周围一百多步都挖了水沟,把井水引进沟里,让士兵们能围着打水。马朝用水罐打水,刚要提起来时,脚下一滑,跌倒在地上。地上恰恰有一段折断了的军刀,一下子穿透了马朝的胸口。马士俊在营帐里等了半天不见父亲回来,怕出什么事情,告诉了同事后,到井边一看,马朝已经死去。而士俊十多天后就痊愈了。

郗元位

河东衙将郗元位者,太和初,常奉使京辇。行至沙苑,会日暮。见一人,长丈余,衣紫佩金,容状丰伟。御白马,其马亦高丈余。导从近十辈,形状非常,执弧矢,自南来。元位甚惊异,立马避之。神人忽举鞭西指,若有所见,其导从辈俱随指而望。元位亦西望,寂然无睹。及回视之,皆不见矣。元位瘁然汗发,髀战心惊,不觉堕马。因病热,肩舆以归,旬余方愈。时河东连

帅司空李愿卒。(出《宣室志》)

太和初年,河东衙将郗元位奉命护送使者京城。走到沙苑,天色将晚,看见一人,身材有一丈高,穿着紫袍,佩着金饰,仪表威严,骑着白马,马也有一丈多高。前面开路的侍卫近十名,也非同凡人,都带着弓箭,从南面驰来。郗元位很惊异,停下马来躲避。这时只见那神人举起鞭子指着西方,那些侍从也随着往西面张望。郗元位也往西面看,什么也没看见。等他一回头,那群人已经消失了。元位吓出了一身汗,双腿哆嗦,不觉跌下马来,生了热病,只好被抬了回来。原来才知道,那天河东连帅司空李愿死了。

夏阳赵尉

冯翊之属县夏阳,据大河。县东有池馆,当太华(华原作和,据明抄本改。)中条,烟霭岚霏,昏旦在望。又有瀆泉穴其南,泉水清澈,毫缕无隐。太和中,有赵生者,尉于夏阳。尝一夕雨霁,赵生与友数辈,联步望月于瀆泉上。忽见一人,貌甚黑,被绿袍,自水中流,沿泳久之。吟曰:“夜月明皎皎,绿波空悠悠。”赵生方惊,其人忽回望水滨,若有所惧,遂入水,唯露其首,有顷亦没。赵生明日又至泉所。是岸傍数十步,有神祠,表共门曰瀆水神。赵生因入庙,见神坐之左右,搏埴为偶人,被绿

袍者,视其貌,若前时所见水中人也。赵生曰:“此潢壤也,尚能惑众,非怪而何?”将用划其庙。有县吏曰:“此神庙,且能以风雨助生植。苟若毁其屋,适足为邑人之患。”于是不果隳。(出《宣室志》)

冯翊管辖下有个夏阳县,靠着黄河,县东有池塘在太华山的中部。山头平时雾气迷漫云烟缭绕,白天晚上都能看见。城南有个潢泉,泉水清澈见底,水里一切都历历在目。太和年间,有位姓赵的到夏阳当县尉。有次雨过天晴,他约了几个朋友到潢泉附近赏月。忽然看见一个人,脸很黑,穿着绿袍子,在水流中间游来游去,边游边唱道:“夜月风皎皎,绿波空悠悠。”赵生吃了一惊,那个人也忽然回头向岸上望,好象也很吃惊,很快沉入水里,只露个脑袋,过了一会就不见了。赵生第二天又到这里来,见离岸傍十步,有一个庙,门上写的是潢水神庙。赵生进了庙,见神坐的两旁排列着几个泥作的偶像,其中有一个穿着绿袍,看他的长相,很象昨天看见的那个水里的人。赵生说,“这个潢水神竟让他管的人在自己眼皮底下做怪,怎么得了!”就打算把庙拆毁。旁边有个官员说,“这个神庙能够兴风雨帮助庄稼生长,如果毁了庙,恐怕会给本地人民带来灾害。”于是就作罢了。

卢嗣宗

蒲津有舜祠，又有娥皇、女英祠，在舜祠之侧。土偶之容，颇尽巧丽。开成中，范阳卢嗣宗，假职于蒲津。一日，与其友数辈，同游舜庙。至娥皇女英祠，嗣宗戏曰：“吾愿为帝子之隶，可乎？”再拜而祝者久之。众皆谓曰：“何侮易之言，渎于神乎？”嗣宗笑益酣。自是往往独游娥皇祠，酒酣，多为褻渎语。俄被疾，肩舁以归。色悸而战，身汗如沥，其夕遂卒。家僮辈见十余人，摔拽嗣宗出门，望舜祠而去。及视嗣宗尸，其背有赤文甚多，若为所扑。蒲之人咸异其事。（出《宣室志》）

蒲津县有舜的祠庙。庙的旁边，还有舜的二妃娥皇、女英祠。二位女神的偶像容貌塑得十分秀美。开成年间，范阳人卢嗣宗到蒲津当代理地方官。一天，他和几位朋友一同游舜庙，又进了娥皇女英祠。卢嗣宗对着二女神的神象开玩笑说：“我想跟二位女神去，作奴仆也行，怎么样？”说罢还不断地拜礼祝祷。朋友们都说：“你怎么能用这样不敬的言词来侮辱女神呢？”卢嗣宗大笑起来毫不在乎。以后他还常常独自游娥皇祠，酒醉后总是胡言乱语，调笑侮辱女神。于是嗣宗突然得了病，被人从庙里抬了回来。只见他满脸恐惧，浑身战抖，汗如雨下，当天夜里就死了。这天夜里，家里的仆人看见闯进来十几个

人,连打带拖的把卢嗣宗拉出了家门,直奔舜祠而去。后来就发现他尸体后背上有很多红道子,象是被鞭子抽的。蒲县人都觉得这事太奇怪了。

三史王生

有王生者,不记其名,业三史,博览甚精。性好夸炫,语甚容易。每辩古昔,多以臆断。旁有议者,必大言折之。尝游沛,因醉入高祖庙,顾其神座,笑而言曰:“提三尺剑,灭暴秦,剪强楚,而不能免其母乌老之称。徒歌大风起兮云飞扬,曷能威加四海哉!”徘徊庭庑间,肆目久之,乃还所止。是夕才寐而卒。见十数骑,擒至庙庭。汉祖按剑大怒曰:“史籍未览数纸,而敢褻读尊神。‘乌老’之言,出自何典?若无所据,尔罪难逃。”王生顿首曰:“臣常览大王《本纪》见司马迁及班固云:‘母(母字原缺,据陈校本补。)刘媪。’而注云乌老反。(反原作及。)释云,‘老母之称也’。见之于史,闻之于师,载之于籍,炳然明如白日。非臣下敢出于胸襟尔。”汉祖益怒曰:“朕中外泗水亭长碑,昭然具载矣。曷以外族温氏而妄称乌老乎?读错本书,且不见义,敢恃酒喧于殿庭。付所司劾犯上之罪。”语未终,而西南有清道者,扬言太公来。方及阶,顾王生曰:“斯何人而见辱之甚也?”汉祖降阶对曰:“此虚妄侮慢之人也,罪当斩之。”王生逞目太公,遂厉声而言曰:“臣览史籍,见侮慢其君亲者,尚无所贬。而贱臣戏语于神庙,岂期肆于市朝哉!”汉祖又怒曰:“在典

册,岂载侮慢君亲者?当试征之。”王生曰:“臣敢征大王可乎?”汉祖曰:“然。”王生曰:“王即位,会群臣,置酒前殿,献太上皇寿。有之乎?”汉祖曰:“有之。”既献寿,乃曰:“大人常以臣无赖,不事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孰与仲多?”有之乎?”汉祖曰:“有之。”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有之乎?”曰:“有之。”王生曰:“是侮慢其君亲矣。”太公曰:“此人理不可屈,宜速逐之。不尔,必遭杯羹之让也。”汉祖默然良久曰:“斩此物,污我三尺刃。令搦发者搦之。”一搦惘然而苏,东方明矣,以镜视腮。有若指踪,数日方灭。(出《纂异记》)

有个王生,不知道名字,专门攻读三史,读得很精。王生性情好夸耀学问,说话很随便。每当读书遇到讲古代的事,常常凭主观判断。旁边如果有人不同意,他就大肆攻击。王生曾到沛县游玩,喝醉酒进了汉高祖的庙。他看着高祖的神像说:“你能提着三尺宝剑,灭了残暴的秦国,除了强大的楚国,却不能免去你母亲叫‘乌老’这不雅的名字。你作歌说:‘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你真能威加四海吗?”王生在庙堂里走来走去,长时间很放肆的盯着高祖神像。王生回到家后当天夜里刚睡下就死了。死时他看见有十几个骑士闯进来把他抓到汉高祖庙,高祖手按宝剑大怒说:“你没看过几页史书,就敢亵渎我,你说我母亲名叫乌老,这是那本书里说的?你要是找不出根据,你就有罪难逃!”王生磕头说:“我曾读过您的传记,司马迁和班固在您的传记中说您母亲是刘媪,在注释中说‘媪,乌老反’。可见乌老就是你母亲的名字了。”王生又说:“这

事史书上有记载,教师也这样讲过,象白日一样的明白,不是我凭空编造的呀!”汉高祖怒气更盛地说,“我的皇宫和泗水亭上都立有碑纪,明明白白地记着我母亲的姓名,你怎敢以外族的什么‘媪氏’,称我的母亲为‘乌老’呢?读错了史书,不懂书中的真义,还敢借酒醉跑到我的大殿上胡言乱叫,就应该以犯上之罪处置你!”高祖还没说完,外面西南方就有喝道声,说是太公来了。太公刚走上大殿,就看见王生,就问高祖,“这是什么人,你对他这样辱骂是为什么呀?”高祖赶快下阶迎接,说,“这是一个狂妄无礼的人,犯了该斩的大罪!”这时王生就紧紧盯着太公说,“我读遍了史书,见历史上嘲笑君王的人都没有因而获罪,我只不过在庙里说了几句笑话,难道比在街上或在宫廷里说这笑话的罪还大吗?”汉高祖生气地质问道,“史书上难道还记载有嘲笑君王的事吗?你举例给我看看!”王生说,“我就举大王你的例子行不行?”高祖说,“行。”王生说,“大王你登了帝位后,大宴群臣,给你的父亲太上皇献寿,有没有这事?”高祖说,“有啊。”王生说,“献寿时,你对太上皇说,‘父亲您过去常说我是无赖,没有置下家业,不如我弟弟好。现在你看我的家业和我弟弟比,谁的多?’这事有没有?”高祖说,“有。”王生问,“宫中的群臣听了你的话都高呼万岁,大笑起来,这事有没有?”高祖说,“有。”王生说,“你这不是嘲笑侮慢你的太上皇父亲吗?”太公听后对高祖说,“这人讲的有理,你快放了他吧。不然,你就得把你的杯盘中的食物让给他了。汉高祖默不作声,半天才悻悻地说,“杀了这家伙,怕弄脏了我的宝剑哩!”命人扯着王生的头发打耳光。一耳光把王生打醒了,一看,天已经亮了。用镜子照脸,见脸上有红红的指印,过了好

几天才消失。

张 生

进士张生，善鼓琴，好读孟轲书。下第游浦关，入舜城。日将暮，乃排闥耸轡争进，因而马蹶。顷之马死，生无所投足。遂诣庙吏，求止一夕。吏止檐庑下曰：“舍此无所诣矣。”遂止。初夜方寝，见降衣者二人，前言曰：“帝召书生。”生遽往，帝问曰：“业何道艺之人？”生对曰：“臣儒家子，常习孔孟书。”帝曰：“孔圣人也，朕知久矣。孟是何人？得与孔同科而语？”生曰：“孟亦传圣人意也。祖尚仁义，设礼乐而施教化。”帝曰：“著书乎？”生曰：“著书七千二百章，盖与孔门之徒难疑答问，及鲁论齐论。俱善言也。”帝曰：“记其文乎？”曰：“非独晓其文，抑亦深其义。”帝乃令生朗念，倾耳听之。念《万章问》：“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何为其号泣也？孟子曰：‘怨慕也。’万章问曰：‘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然则舜怨乎？’答曰：‘长息问于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则吾得闻命矣。号泣于旻天，怨于父母，则吾不知也。”帝止生之词，恍然叹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亦此之谓矣。朕舍天下千八百二十载，暴秦窃位，毒痛四海，焚我典籍，泯我帝图，蒙蔽群言，逞恣私欲。百代之后，经史差谬。辞意相及，邻于诙谐。常闻赞唐尧之美曰：‘垂衣裳而天下理，’盖明无事也。然则平章百姓，协和万邦，至于滔天怀山襄陵。下民其咨，夫如是则与垂衣之义乖矣。亦闻赞朕之美

曰：“无为而治。”乃载于典则云：“宾四门，齐七政，类上帝，禋六宗，望山川，遍群神，流共工，放驍欢兜，殛鲧，窜三苗。”夫如是与无为之道远矣。今又闻泣于旻天，怨慕也，非朕之所行。夫莫之为而为之者，天也；莫之致而致之者，命也。朕泣者，怨己之命，不合于父母，而诉于旻天也。何万章之问，孟轲不知其对？传圣人之意，岂宜如是乎？”嗟不能已，久之谓生曰：“学琴乎？”曰：“嗜之而不善。”帝乃顾左右取琴，曰：“不闻鼓五弦，歌《南风》，奚足以光其归路？”乃抚琴以歌之曰：“南风薰薰兮草芊芊，妙有之音兮归清弦。荡荡之教兮由自然，熙熙之化兮吾道全。薰薰兮思何传。”歌讫，鼓琴为《南风弄》。音韵清畅，爽朗心骨，生因发言曰：“妙哉！”乃遂惊悟。（出《纂异记》，明钞本作《原化记》）

进士张生善于弹琴。好读孟子的书。赴考回乡时游蒲关。进了舜帝城。这时天已经快黑了，进城的人抢着赶马往城门里涌。张生就打马飞驰加快速度，这样马跌倒，不一会儿马就死了。张生无处投宿，就找到一个庙里，求管庙的小官留他住一宿。小庙吏指一指庙侧的厢房说：“除了这里再也没地方了。”张生只好对付着住下来。夜里刚刚睡下，张生就见两个穿红色衣服的人走来说：“舜帝要召见你。”张生就急忙跟着走。见到舜帝后，舜帝问道：“你有什么技艺？”张生回答说：“臣是个读书的人，常读孔、孟的著作。”舜帝说：“孔子是位圣人，朕早就知道。孟子是什么人，你怎么把他和孔子相提并论？”张生说，“孟子也是能传达圣人意志的人。他向来崇尚仁义，设礼乐对

人民进行教育。”舜帝问：“孟子也写书吗？”张生说：“孟子著作有七千二百章，都是和孔子的弟子们辩论和回答问题的。他的《鲁论》、《齐论》都讲述了很好的道理。”舜帝又问：“你能记得孟子的文章吗？”张生说，我不但能背诵孟子的文章，而且懂得文章中深刻的含意。”舜帝就让张生大声朗读，他仔细听着。当念到《万章问》时，张生背诵原文：“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何为其号泣也？孟子曰：‘怨慕也。’万章问曰：‘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然则怨乎？’答曰：‘长息问于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则吾得闻命矣。号泣于旻天，怨于父母，则吾不得知也。’……”背诵到这里，舜帝让张生停住，十分感慨地说，“原来也有并不真懂道理就写文章的人，这就是个例子啊。朕离开天下臣民一千八百二十年了，这当中，秦始皇夺取了天下，凶狠暴虐，残害黎民，烧毁我的文献典籍，毁灭了我的帝系，蒙蔽百姓的眼睛，独断专行，无限度地满足他的私欲。而百代之后，经史的记载也是错误百出，有些记载和事实出入太大，简直是笑话一样。比如我听说史书上赞颂唐尧盛世，说尧坐在皇帝的宝座上连衣服都不动就把天下治理好了，意思说唐尧时天下太平无事。然而尧帝平抚百姓的骚乱，协调万国之间的矛盾，这不都是说明有事而不是太平无事吗？至于后来洪水大泛滥，淹没了平原在山陵间汹涌，人民悲痛哀叹失去生计，这些事实和‘垂衣而治’的说法不就差得更远了吗？我也听说史书上赞扬我的功绩，说我‘无为而治’，意思说我对天下事听之任之，天下就自然太平了。可史书上又偏偏记载了我‘接待四方来的宾朋，把七种重大的政事都理顺管好，像天帝一样尊严。祭祀祖先，视察高山大河，为民祭告所有的神灵。流放

了允兜和共工,杀了治水不利的鯨,赶跑了三苗。'我做了这么多事,这不和'无为而治'相去太远了吗?现在孟子又说我向着苍天哭号是因为心中积怨太多,这更不是我干的事了。我认为,不能做成的事做成了这是靠天的祐护,不能达到的目的达到了这是靠命运。我哭是怨我的命运,跟父母没有关系,只能向苍天哭诉了。在《万章问》这篇文章里,孟子回答不出万章的问题就信口胡说,这样传达圣人的意志,怎么能对头呢。"说罢又感叹了好半天。过了一会儿舜帝又问张生学不学弹琴,张生说,"喜欢弹,但弹得不好。"舜帝就让人取来琴,对张生说,"你不听一听我弹五弦琴,唱《南风》曲,怎么能回去有所夸耀呢?"说罢,就一面弹琴一面唱了起来:"南风薰薰兮草芊芊,妙有之音兮归清弦。荡荡之教兮由自然,熙熙之化兮吾道全,薰薰兮思何传。"歌唱完了,又弹了一曲《南风》,音律十分清新流畅,听后令人心情清爽。张生忍不住大声赞叹说,"太美妙了!"然后就突然惊醒过来。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一十一 神二十一

萧 旷 史 遂 田 布 进士崔生
张 偃 裴氏子 韦 驺

萧 旷

太和处士萧旷，自洛东游。至孝义馆，夜息于双美亭，时月朗风清。旷善琴，遂取琴弹之。夜半，调甚苦。俄闻洛水之上，有长叹者。渐相逼，乃一美人。旷因舍琴而揖之曰：“彼何人斯？”女曰：“洛浦神女也。昔陈思王有赋，子不忆耶？”旷曰：“然。”旷又问曰：“或闻洛神即甄皇后，谢世，陈思王遇其魄于洛滨，遂为《感甄赋》。后觉事之不正，改为《洛神赋》，托意于宓妃。有之乎？”女曰：“妾即甄后也。为慕陈思王之才调，文帝怒而幽死。后精魄遇王洛水之上，叙其冤抑，因感而赋之。觉事不典，易其题，乃不缪矣。”俄有双鬟，持茵席，具酒肴而至。谓

旷曰：“妾为袁家新妇时，性好鼓琴。每弹至《悲风》及《三峡流泉》，未尝不尽夕而止。适闻君琴韵清雅，愿一听之。”旷乃弹《别鹤操》及《悲风》。神女长叹曰：“真蔡中郎之俦也。”问旷曰：“陈思王《洛神赋》如何？”旷曰：“真体物浏亮，为梁昭明之精选耳。”女微笑曰：“状妾之举止云‘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得无疏矣。”旷曰：“陈思王之精魄今何在？”女曰：“见为遮须国王。”旷曰：“何为遮须国？”女曰：“刘聪子死而复生，语其父曰：‘有人告某云，遮须国久无主，待汝父来作主。’即此国是也。”俄有一青衣，引一女曰：“织绡娘子至矣。”神女曰：“洛浦龙王之处女，善织绡于水府。适令召之尔。”旷因语织绡曰：“近日人世或传柳毅灵姻之事，有之乎？”女曰：“十得其四五尔，余皆饰词，不可惑也。”旷曰：“或谓龙畏铁，有之乎？”女曰：“龙之神化，虽铁石金玉，尽可透达，何独畏铁乎？畏者蛟螭辈也。”旷又曰：“雷氏子佩丰城剑，至延平津，跃入水，化为龙。有之乎？”女曰：“妄也。龙，木类，剑乃金。金既克木，而不相生，焉能变化，岂同雀入水为蛤，野鸡入水为蜃哉！但宝剑灵物，金水相生，而入水雷生，自不能沉于泉。信其下搜剑不获，乃妄言为龙。且雷焕只言化去，张司空但言终合，俱不说为龙。任剑之灵异，且人之鼓铸锻炼，非自然之物。是知终不为龙，明矣。”旷又曰：“梭化为龙如何？”女曰：“梭木也，龙本属木，变化归木，又何怪也？”旷又曰：“龙之变化如神，又何病而求马师皇疗之？”女曰：“师皇是上界高真，哀马之负重引远，故为马医，愈其疾者万有匹。上天降鉴，化其疾于龙唇吻间，欲验师皇之能。龙后负而登天，天假之。非龙真有病也？”旷又曰：“龙之嗜燕血，有之乎？”女曰：“龙之清虚，食饮沆瀣。若食燕血，岂能行藏。盖嗜者乃蛟螭辈。”

无信造作，皆梁朝四公诞妄之词尔。”旷又曰：“龙何好？”曰：“好睡，大即千年，小不下数百岁。偃仰于洞穴，鳞甲间聚其沙尘。或有鸟衔木实，遗弃其上。乃甲拆生树，至于合抱，龙方觉悟。遂振迅修行，脱其体而入虚无，澄其神而归寂灭。自然形之与气，随其化用。散入真空，若未胚臙，若未凝结。如物有恍惚，精奇杳冥。当此之时，虽百骸五体，尽可入于芥子之内。随举止，无所不之。自得還元返本之术，与造化争功矣。”旷又曰：“龙之修行，向何门而得？”女曰：“高真所修之术何异？上士修之，形神具达；中士修之，神超形沉；下士修之，形神俱堕。且当修之时，气爽而神凝，有物出焉。即老子云‘恍恍惚惚，其中有物也’。其于幽微，不敢泄露，恐为上天谴谪尔。”神女遂命左右，传觞叙语。情况昵洽，兰艳动人，若左琼枝而右玉树，缱绻永夕，感畅冥怀。旷曰：“遇二仙娥于此，真所谓双美亭也。”忽闻鸡鸣，神女乃留诗曰：“玉筋凝腮忆魏宫，朱丝一弄洗清风。明晨追赏应愁寂，沙渚烟销翠羽空。”织绡诗曰：“织绡泉底少欢娱，更劝萧郎尽酒壶。愁见玉琴弹别鹤，又将清泪滴珍珠。”旷答二女诗曰：“红兰吐艳间夭桃，自喜寻芳数已遭。珠珮鹊桥从此断，遥天空恨碧云高。”神女遂出明珠、翠羽二物赠旷曰：“此乃陈思王赋云‘或采明珠，或拾翠羽’，故有斯赠，以成洛神赋之咏也。”龙女出轻绡一疋赠旷曰：“若有胡人购之，非万金不可。”神女曰：“君有亲骨异相，当出世。但淡味薄俗，清襟养真，妾当为阴助。”言讫，超然蹶虚而去，无所睹矣。后旷保其珠绡，多游嵩岳。友人尝遇之，备写其事。今遁世不复见焉。（出《传记》）

太和年间,有位情操高洁的士人叫萧旷,沿着洛水东游,到了孝义后住下来。有天晚上他到双美亭上游玩小歇,当时月朗风清。萧旷善于弹琴,就在月下弹琴。深夜时,琴声很凄伤。忽然听见洛水上有人发出长叹声,越来越近,竟是一个美貌女子。萧旷忙放下琴起来行礼并问:“您是什么人?”女子说:“我就是洛神。从前陈思王曾作了《洛神赋》,你不记得了吗?”萧旷说:“记得。我听说洛神就是甄皇后,死后陈思王在洛水边遇到了她的魂灵,有感而发写了《甄赋》,后来觉得不正确,才改名为《洛神赋》,并诧意于宓妃,是不是这样呢?”女子说:“我就是甄后。当初因为我倾慕陈思王的才华,魏文帝大怒,把我幽禁而死。后来我的魂灵在洛水边遇见了陈思王,我向他倾诉了我的哀怨,他才写了《感甄赋》。后来觉得这事不太雅,就改名叫《洛神赋》了。这才是事情的真相。”不一会,有一个梳着双髻的少女拿着坐垫和酒菜走来,对萧旷说:“我刚嫁到袁家时,很喜欢弹琴。每当弹起《悲风》和《三峡流泉》这些曲子时,常常会弹上一夜,刚才我听到您的琴声清新典雅,能不能再弹给我听听呢?”萧旷就弹了《别鹤操》和《悲风》。神女听罢感叹地说:“您的琴艺真能和蔡邕相媲美啊。”又问萧旷:“您觉得陈思王的《洛神赋》写得怎么样?”萧旷说:“不论文体和文采都十分完美,堪称是选出的精品了。”洛神微笑着说:“赋中写我的举止,说我‘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也不是很恰当的啊。”萧旷问:“陈思王的灵魂现在在哪里?”洛神说:“他现在是在遮须国的国王。”萧旷说:“什么叫遮须国?”洛神说:“刘聪的儿子死而复生以后对他父亲说:有人对我说,遮须国一直没有国王,等你父亲来当

国王。’说的就是这个遮须国。”不一会,又有一个使女引导着一个女子走来说,“织绡娘子到了。”洛神说,“这是洛水龙王的女儿,他织绡织得很好,一直在龙宫织绡,是我刚刚把他请来的。”萧旷就问织绡娘子说,“近来人世间都传说柳毅传书与龙女联姻的事,是真有此事吗?”织绡娘子说,“十成只有四五成是对的,其它都是编造的了,不要信它。”萧旷问,“我听说龙最怕铁器,是真的吗?”织绡女说,“龙有神力,不论金玉铁石都不能阻挡,怎么会只怕铁呢。真正怕铁是蛟、螭之类。”萧旷又问。“传说雷氏子佩着丰城宝剑,到了延平河边,剑窜到水里变成了龙,对吗?”织绡女说,“错了。龙属木,剑属金,金与木相克而不相生,剑怎么能变成龙呢。倒是鸟雀入水能变成蛙,野鸡入水能变成蚌。宝剑是有灵的东西,入水以后,金水相生的,就会生出雷来,所以不会在水中沉没。当初雷焕把丰城剑掉进水里后,在水里怎么捞也捞不到,别人就胡说宝剑已变成龙了。其实雷焕只不过说‘宝剑化去’,张司空则说宝剑与水‘终合’,都没说变龙的事。宝剑虽然有灵性,但毕竟是由人类锻烧锤炼而成的,并不是自然中的东西,所以不可能变成龙,你明白了吗?”萧旷又问,“织布的梭子能变成龙吗?”织绡女说,“梭子是木头做的,龙本来就属木,梭变龙后仍归为木,这有什么奇怪的呢。”萧旷又说,“龙变化后有神力,为什么龙病了还要请马医师来治呢?”织绡女说,“师皇是天界里的真人,他同情马一生受尽了负重奔波之苦,所以才当了马医。经他治好了的马成千上万。天帝知道后,想试试他的医术究竟如何,就把一条龙变成马,并让它生了病。师皇治好了病马,那马立刻变成了龙,师皇就骑这条龙上了天。所以说,并不是龙真的有了病,而

是上天故意安排的。”萧旷又问：“说龙爱喝燕子的血，有这事吗？”织绡女说：“龙在清虚的云间，吃的是露水云雾，如果真吃燕血，还能在云间藏身游弋吗？喜欢喝燕血的是蛟、蜃之类。你别信那些胡编的话，那都是梁朝四公们胡说八道。”萧旷又说：“龙有什么特别的爱好？”织绡女说：“龙很爱睡觉。大睡能睡千年，小睡也能睡几百年。它在洞穴里伏着，鳞甲间聚集了很多泥土灰尘。有时有鸟衔着树木的种子丢落在龙身上，就会长出树来，甚至能长得又高又大一个人合抱那么粗，龙才知道，于是才挣脱了身上的大树，腾云驾雾，进入虚空，和天地的锤灵之气合在一起，最后完全消失。龙身上的树种如果没有发芽生长，也能因为得了龙的灵性，成为一种十分精奇的似物似神的东西，可以无处不有，也能够自由地到处游动，达到无处不可存在的境界，这就是返元还本之术，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造化之功了。”萧旷又问：“龙的修行造化，是向哪里求得的呢？”织绡女说：“龙的修行和方士真人的修行，在方法上是一样的。上等人修行，形和神都能达到仙人的境界。中等人修行，精神能成仙肉体却失去了。下等人修行，则不论神和形都不行。修行时，心气清爽而全神贯注，这时就会感到自身的超脱，正象老子说的‘恍恍惚惚，其中有物出也’。至于修行中更奥妙的方法，我不敢泄露，不然会受到上天的谴责和惩罚的。”这时洛神就让使女倒酒，和萧旷一起边喝边谈，谈得很投机，态度也很亲切。萧旷看身边的神女，左边的洛神象是琼枝，右边的织绡娘子象是玉枝，都是那么光艳照人。萧旷和两位神女在一起尽情饮酒欢谈，十分缠绵，心情也非常旷达。萧旷说：“今天在这里有幸遇见二位仙女，怪不得这个亭子叫做‘双美亭’啊！”

忽然听见雄鸡啼明，洛神就写了首诗留赠：“玉筋凝腮忆魏宫，朱丝一弄洗清风。明晨追赏应愁寂，沙渚烟销翠羽空。”织绡娘子也赠了一首诗说：“织绡泉底少欢娱，更劝萧郎尽酒壶。愁见玉琴弹别鹤，又将清泪滴珍珠。”萧旷也写了一首诗酬谢说：“红兰吐艳间天桃，自喜寻芳数已遭。珠佩鹊桥从此断，遥天空恨碧云高。”洛神拿出了明珠和翠羽赠给萧旷说：“陈思王的赋里不是说‘或采明珠，或拾翠羽’吗，我就把这两件东西送给你，这样就符合《洛神赋》里所描写的了。”龙女则把一疋轻绡送给萧旷说：“如果有胡地的人买它，必须一万金才能卖。”洛神又说：“您的骨相和面相都不同凡人，应该修道，远离凡俗的尘世修真养性，我会暗暗帮助你的。”说罢，轻轻地腾空而去，什么也看不见了。后来萧旷保存着明珠和轻绡开始修行，常常游嵩山，有朋友曾遇到他，详细地写出了这些事。现在萧旷已经从世间消失，再也没见过他。

史 遂

会昌中，小黄门史遂，因疾退于家。一日，忽召所亲，自言初得疾时，见一黄衣人，执文牒曰：“阴司录君二魂对事。量留（量留原作垒，据明抄本改。）一魂主身。”不觉随去。出通化门，东南入荒径，渡灞浐。陟兰田山。山上约行数十里，忽见一骑执黑幡，云：“太一登殿已久，罪人毕录。尔何迟也。”督之而去。至一城，甲士翼门。直北至一宫，宫门守卫甚严。有赤衣吏，引

使者同入。萧屏间,有一吏自内出曰:“受教受教。”使者鞠躬受命。宣曰:“史遂前世括苍山主录大夫侍者,始者恭恪,中间废堕,谪官黄门,冀其醒悟。今大夫复位,侍者宜迁,付所司准法。”遂领就一院,见一人,白须鬢,紫衣,左右十数列侍。拜讫仰视,乃少傅白居易也。遂元和初为翰林小吏,因问曰:“少傅何为至此?”白怡然曰:“侍者忆前事耶?”俄如睡觉,神气顿如旧。诸黄门闻其疾愈,竟访之。是夕,居易薨于洛中。临终,谓所亲曰:“昔自蓬莱,与帝(谓武宗也。)有闫浮之因。帝于闫浮为麟德之别。”言毕而逝。人莫晓也。较其日月,当捐馆之时,乃上宴麟德殿也。(出《唐年补录》)

会昌年间,有个在小黄门当官的史遂,因病在家休养。一天,他忽然把家里人都找来,说他刚得病时,见一个黄衣人手拿公文对他说:“阴司召你的二魂去有公事,给你留下一魂管你的身子。”史遂不知不觉地就跟着走。出了通化门向东南走上一条很荒僻的路,又渡过浚河上了兰田山。在山上走了有几十里,忽然看见一个骑马的人执着一个黑幡说:“太一神已经登殿好半天了,要审的罪人都点过了名,你怎么这晚才来?”督促他们快走。来到一座城,见城门两边排列着很多兵士,进城一直向北进了一个宫殿,宫门守卫也很森严。有个穿红衣的官引着他们走进去。在影壁墙间有一个官员迎上来说:“你们快听旨意。”领史遂来的人礼施恭听。那官员宣读公文说:“史遂前世曾任括苍山主录大夫的侍者,起初还恪尽职责,后来就有些懈怠了,所以才贬到黄门当小官,为了使它能够反省自己的

错误。现在括苍山主录大夫官复原位，史遂这个侍者也应该升迁了。现已被主管部司批准。”宣毕就把史遂带到另一院子，见一个人白发苍苍身穿紫袍，左右有十几个侍从。史遂忙叩跪，拜完抬头一看，竟是少傅白居易。史遂元和初年在翰林院当小官，认识白居易，就问：“白少傅到这儿来作什么呢？”白居易很淡然一笑说：“你不记得以前的事了吗？”这时史遂突然醒了过来，神色和没生病时完全一样了。黄门里听说史遂病好了，都来看望他，这时他才听说，就在那天晚上白居易病死在洛中。临终时对家人说：“昔日在蓬莱仙宫时，我曾和武宗皇帝有闫浮那样前因。皇帝在闫浮做麟德之别。”说完就死了，人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后来一推算日子，才知道他死的那天，正是皇上在麟德殿赐的日子。

田 布

唐相崔铉镇淮南。卢耽罢浙西，张择（择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罢常州，俱经维扬，谒铉。铉因暇日，与二客方奕，吏报女巫与故魏博节度史田布偕至，泊逆旅某亭者。铉甚异之，复曰：“显验，与他巫异，请改舍于都候之解。”铉趣召巫者至，乃与神迭拜，曰：“谢相公。”铉曰：“何谢？”神答曰：“布有不肖子，黷货无厌，郡事不治。当犯大辟，赖公阴德免焉。使布之家庙血食不绝者，公之恩也。”铉矍然曰：“异哉。铉为相日，夏州节度奏银州刺史田鈞犯赃罪，私造铠甲，以易市边马布帛。帝赫

怒曰：“赃自别议。且委以边州，所宜防盗。以甲资敌，非反而何？”命中书以法论，将赤其族。翌日，铉从容言于上曰：“鈞赃罪自有宪章。然是弘正之孙，田布之子。弘正首以河朔入觐，奉吏员。布亦成父之命，继以忠教，伏剑而死。今若行法以固边圉，未若因事弘贷，激劝忠烈。”上意乃解。止黜授远郡司马。而铉未尝一出口于亲戚私昵，已将忘之。今神之言，正是其事。”乃命廊下素（明抄本素作索。）服而见焉。谓之曰：“君以义烈而死，奈何区区为愚妇人所使乎？”神曰：“布尝负此姬八十万钱，今方忍耻偿之。”铉与二客及监军使幕下，共偿其钱。神乃辞去，因言事不验。（梁楫李琪作传）

唐代，相国崔铉镇守淮南时，在常州罢官的张泽，在浙西罢官的卢耽，都在经过扬州时来拜望他。当时崔铉正是公余闲暇，与两们客人正在下棋时，有人来报告说，已经去世的前魏博节度使田布与一个女巫一块来了，正寄宿在某个亭子间。崔铉很奇怪，又说：“看来这是神灵显验，和平日的女巫不一样，还是请他们到都衙官舍来住吧。”于是又让人把巫祝召来。巫祝和神一块拜谒崔铉说：“谢高等崔相国。”崔铉说：“为什么要谢我呢？”田布的魂回答说：“我那不肖的儿子，做官时贪污受贿，不理政事，理当被处以死刑。全仗着您的佑助才使他免了一死，使我田布家祖庙香火不至断绝，是您的大恩大德啊！”崔铉惊奇的说：“这事可太怪了！我当相国时，夏州节度史曾奏报说银州刺史田鈞犯了贪赃罪，用私自打造的铠甲在边境上换马匹和布疋。皇上一听大怒，说：‘派在边境州府的官员本身的

职责就是防盗寇的，现在田铉竟拿军用品资助敌人，这和造反有什么不同？立刻交付中书有，按法严办诛灭九族！’第二天，我从容地对皇上说：‘田鈞的罪的确应该依法严办。然而，他是田弘正的孙子，是田布的儿子。田弘正在河朔首立战功被召进皇宫晋见嘉奖，后来升了官职。田布秉他父亲的美德。尽忠尽孝，最后也战死在战场。现在皇上想严办田鈞以巩固边防，杀了他还不如宽恕了他，以他父亲爷爷的忠义事绩激励他，让他认识自己的罪恶，戴罪立功。’皇上听了我的话，免了他的罪，只降调到边远的州郡当司马。然而，这件事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连自己现在都忘了，今天这巫祝说得却一点也不差。”于是崔铉就命手下的官员穿上素服祭拜了田布的阴魂，并对田布说：“你一生忠义，死得也轰轰烈烈，怎么能被一个愚昧无知的妇人所驱使呢？”田布的魂灵说：“我曾欠这个巫婆八十万钱，到现在我还在忍辱还她呢。”崔铉和两位客人以及监军使一起凑齐了钱，还给了巫婆，田布的魂才离去。从此巫婆凡说出的事宜都不应验。

进士崔生

进士崔生，自关东赴举，早行潼关外十余里。夜方五鼓，路无人行，唯一仆一担一驴而已。忽遇列炬呵殿，旗帜戈甲，二百许人，若方镇者。生映树自匿。既过，行不三二里，前之导从复回，乃徐行随之。有健步押茶器，行甚迟，生因问为谁。曰：“岳

神迎天官崔侍御也。秀才方应举，何不一谒，以卜身事。”生谢以无由自达，健步许侦之。既及庙门，天犹未曙，健步约生伺之于门侧。入良久出曰：“白侍御矣。”遽引相见，甚喜。逡巡岳神至，立语，便邀崔侍御入庙中。陈设帐幄，筵席鼓乐极盛。顷之，张乐饮酒。崔临赴宴，约敕侍者，只待于生，供以汤茶所需，情旨敦厚。饮且移时，生倦，徐行周览，不觉出门。忽见其表丈人，握手话旧。颜色憔悴，衣服褴褛。生曰：“丈人久辞人间，何得至此？”答曰：“仆离人世，十五年矣，未有所诣。近做敷水桥神，倦于送迎，而窘于衣食。穷困之状，迨不可济。知侄与天官侍御相善，又宗姓之分，必可相荐，故来投诚。若得南山翦神祈，即粗免饥穷。此后迁转，得居天秩矣。”生辞以“乍相识，不知果可相荐否。然试为道之。”侍御寻亦罢宴而归，谓曰：“后年方及第，今年不就试亦可。余少顷公事亦毕，即当归去，程期甚迫，不可久留。”生因以表丈人所求告之。侍御曰：“翦神似人间选补，极是清资，敷水桥神卑杂，岂可便得。然试为言之，岳神必不相阻。”即复诣岳神迎奉。生潜还伺之，历闻所托，岳神果许之。即命出牒补署。俄尔受牒入谢，迎官将吏二三百人，侍从甚整。生因出贺，翦神泣曰：“非吾侄之力，不可得此位也。后一转，便入天司矣。今年渭水泛滥，侄庄当飘坏。一道所损三五百家，已令为侄护之，五六月必免此祸。更有五百缣相酬。”须臾，翦神驱殿而去，侍御亦发，岳神出送。生独在庙中，欻如梦觉。出访仆使，只在店中，一无所睹。于是不复入关，回止别墅。其夏，渭水泛滥，漂损甚多，唯崔生庄独免。庄前泊一空船，水涸之后，船有绢五百疋。明年果擢第矣。（出《录异记》）

进士崔生，曾从关东进京赶考。丰夜起来赶路，走出潼关外十几里时，才打过五更鼓。路上没有行人，仅崔生骑着驴，仆人挑着担跟着。忽然遇见前面排列着火把并有人喝道，二百多人举着旗帜和兵器，好象是那一方的镇守使。崔生躲在一棵树后，等队列过后才走。刚走了二三里，那支队伍又转回来了。崔生就跟在队伍后头慢慢走。有一个士兵押运着茶器，走得很慢，崔生就问他这是谁。那士兵说：“这是岳神去迎接天官崔侍御回来了。您这位秀才要去赶考，何不去见一见，问问你自己的事呢？”崔生说没法能去面见，士兵说我看情况帮帮你。队伍到了庙门，天还没亮。士兵让崔生躲在庙门后，自己先进去了。过了很久士兵才出来说他已经跟崔侍御说了，立刻引崔生见了崔侍御，崔生很高兴。不一会岳神来了，崔侍御就请岳神进了庙里。庙里陈设了帐幕，摆下了酒宴。不一会儿，奏起了鼓乐，岳神被崔侍御请入座位，临开宴时，崔侍御特别关照手下人，让他们拿来饭菜好好招待崔生，显得很热情。崔生喝了一会儿酒，觉得有些疲倦，就慢慢地溜达着玩，不觉走到庙门外。忽然发现他的表丈人在门外，忙上前握手叙话。崔生看表丈人面容又黄又瘦，破衣烂衫的，就问：“表丈人已经去世很久了，怎么到了这里？”回答说：“我离开人世已经十五年了，一直没见着你。近来派我当敷水桥神，每天送往迎来，十分疲劳，又非常穷困，连衣食都不足，一点帮助也得不到。我知道侄儿你和天官崔侍御是朋友，你们又都姓崔，一定能替我推荐一下，所以来找你。如果我能被任命为南山鬻神，我就能免于冻饿之苦了。以后还有希望调到天界去作官。”崔生说：“我和崔侍御不

过是刚刚认识,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我的推荐。我可以试着跟他说一说。”过了一阵,崔侍御吃完了饭要回去,对崔生说:“你后年才能考中,今年不去参加会试也没关系。我等一会公事也办完,也要赶回去,日程很紧,不能在这里久留了。”崔生就把表丈人的请求对他说了。崔侍御说:“南山鬻神好象人间的选补官,要求有较高的资历。敷水桥神官积卑微,怕不容易办得到。不过我可以试着说一说,我想岳神是不会拒绝我的。”说罢就又把岳神请来,两个人在一起商量。崔生偷偷到近前等着,听清崔侍御在和岳神讲情,岳神也就答应了。当时就命令办理好公文让崔生的表丈人补上了南山鬻神。不大一会儿,崔生的表丈就被召进庙里去拜谢上任,迎接他上任的官员仆从有一二百人,很是威风。崔生就走上前向表丈人祝贺。表丈人哭着说:“没有侄儿你出力,我绝不可能得到这个官位的。下一次调动,我就可以进入天司了。今年渭河会发大水,侄儿的村庄会被洪水侵害,一起受害的有三五百家。我已下令保护你的田庄。五六月间就能免这场灾祸。然后我还会给你五百疋绸缎来酬谢你。”说完,就带着仆从侍卫奔驰而去。这里崔侍御也要上路,岳神出来送行。庙里只剩下崔生自己,恍然如一场梦刚醒。他寻找自己的仆人,仆人说他一直在店里,什么也没看见。于是崔生就不再进关去赶考了,直接回到家乡。这年夏天,渭水果然泛滥,很多村庄都被淹没,唯独崔生的田庄没有受到水害。庄子前停着一只空船,水退之后,见船里放着五百尺绸缎。第二年,崔生果然考中了进士。

张 偃

进士张偃者赴举，行及金天王庙前，遇大雨，于庙门避雨，至暮不止。不及诣店，遂入庙中门宿。至四更，闻金天视事之声，嗚喝甚厉。须臾，闻唤张偃，来日午时，行至某村，为赤狸虎所食。偃闻之甚惧，侯庭下静，遂于门下匍匐而入。自通名而拜，金天曰：“汝生人，何事而来？”遂具前事告金天。金天曰：“召虎来。”须臾虎至。金天曰：“与二大兽食而代偃。”虎曰：“冤家合食，他物代之不可。”金天曰：“检虎何日死。”有一吏来曰：“未时为某村王存射杀死。”金天曰：“命张偃过所食时即行。”及行至前路，果见人喧闹，问之，乃曰：“某村王存，射赤狸虎。”果金天所言。偃遂自市酒，求鹿脯，亲往庙谢之。（出《奇录》）

有位叫张偃的进士，在他去参加举人会考时，走到金天王庙前，遇到了大雨，就在庙门下避雨。雨一直下到晚上也不停，没法投宿客店，只好到庙门里面睡下。睡到四更时分，听到金天王问案的声音，吵喊得很严厉。不大一会，就听见有人喊说，张偃在明天午时走到某村将被一只赤狸虎吃掉。张偃听后十分恐惧。等庙堂上静下来，就在庙门下慢慢爬到庙堂前，自报姓名跪拜金天王。金天王说：“你是活人，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张偃就把刚才听到的话告诉了金天王。金天王说：“把那只虎

给我召来！”片刻虎就来了。金天王对说：“给你两只大兽吃，把张偃换下来，行不行？”虎说：“我和他是冤家就该吃张偃，什么东西都不能替换。”金天王说：“给我查一查，这只虎什么时候死？”有一个官儿查完来报告说：“老虎在未时为某村的王存射死。”金天王说：“叫张偃过了老虎吃他的时间再走。”张偃按时走了，果然看见前面路上人声喧闹，一打听，人们告诉他，某村的王存射死了一只赤狸虎，真的应验了金天王所说的话。张偃就自己买了酒和鹿脯，亲自到庙里去祭谢。

裴氏子

天水彭郡裴氏子，咸通中，于东阆学孤林法。淫其亲表妇女，事发系狱。每日供其饮食，悉是孤林法神为致之。狱吏怪而谓其神曰：“神既灵异，何不为免此刑？”神曰：“受吾法者，只可全身远害，方便济人。既违戒誓，岂但王法，神亦不容也。今之殷勤，以酬香火之功。”竟笞杀之。（出《录异记》。）

天水彭郡有个姓裴的人，在东寺学孤林法术。此人竟奸淫了亲戚中的妇女，事情被揭发后下了大狱。然而每天孤林法神都给裴某送饭吃。管监狱的官感到奇怪，就问孤林法神说：“您这么灵通，何不干脆想法让他免去刑罚呢？”神说：“学我的法术的人，只能用法术来防身避害，救助他人。现在裴某既然犯

了禁忌别,别说是人间王法不容,神也不能容他。给他送饭,仅仅是回报他给神烧香上供的功而已。”后来裴某竟被鞭子抽死了。

韦 驺

韦驺者,明五音,善长啸,自称逸群公子。举进士,一不第便已。曰:“男子四方之志,岂屈节于风尘哉。”游岳阳,岳阳太守以亲知见辟,数月谢病去。驺亲弟駮,舟行,溺于洞庭湖。驺乃水滨恸哭。移舟湖神庙下,欲焚湖神庙,曰:“千里估胡,安稳获济。吾弟穷悴,乃罹此殃。焉用尔庙为?”忽于舟中假寐,梦神人盛服来谒,谓驺曰:“幽冥之途,无枉杀者。明公先君,昔为城守,方闻说正,鬼神避之。撤淫祠甚多,不当废者有二。二神上诉,帝初不许,因请十余年,乃许与后嗣一人,谢二废庙之主。然亦须退不能知其道,进无以补于时者,故贤弟当之耳。倘求丧不获,即我之过,当令水工送尸湖上。”驺惊悟,其事遂止。遂命渔舟施钩缁,果获弟之尸于岸。是夕,又梦神谢曰:“鬼神不畏愤怒,而畏果敢,以其诚也。君今为人果敢。(果敢下明抄本有如是吾所怀畏六字。)昔洞庭张乐,是吾所司。愿以至音酬君厚惠,所冀观咸池之节奏,释浮世之忧烦也。”忽睹金石羽籥,铿锵振作。驺甚叹异,以为非据,曲终乃寤。(出《甘泽谣》)

有个叫韦骀的人,懂音律,善于长啸,自称是“逸群公子”。去参加进士会考,一次没考中,就再也不考了。常说:“男子汉志在四方,岂能为风俗所折节呢。”后来韦骀游荡到岳阳,被岳阳太守所征用,几月后称病离去。韦骀的弟弟叫韦駮,坐船时淹死在洞庭湖中。韦骀就在湖滨痛哭,并把船停泊在湖神庙下,想把庙烧掉。他大喊道:“化了那么多钱修了这湖神庙,为了能使老百姓得到佑护平安度日。我弟弟穷困憔悴,却遭此大难,要你这湖神庙有什么用!”他在船上小睡时,梦见一个神人穿着官服来拜见他,并对他说:“阴间从来没有冤枉过一个人。你的先父过去作过这里的地方官,他为人刚正不阿,鬼神都怕他的正气。他上任后,下令撤掉了很多不该建立的祠庙,但其中有两座庙是不该撤的。这两座庙里的神就向上告状。天帝最初不管,二神一直告了十多年。后来天帝允许让你们韦家的后代中死一个人,来向二位庙神谢罪。要死,就得在你们后代中找一个最没有出息的人去死,你弟弟正好是这样的人,因而就让他死了。如果你找不到你弟弟的尸体,那就是我的失职,我立刻让水工把你弟弟的尸体给你送来。”韦骀惊醒后,不再想烧湖神庙,使渔船放下绳和钩,果然在湖边岸上找到了弟弟的尸体。当天夜晚,韦骀又梦见湖神来向他道谢说:“鬼神不怕人发怒,但怕那些勇敢的人,因为他们心地至诚。你就是一个果敢诚恳的人。过去洞庭湖里只要奏乐,就都是我来演奏。我现在要为你奏上一曲,以感谢你对我的赠馈,也可以听一听神界的音律,来减轻你人世的烦恼。”这时,韦骀突然看见空中出现了不少乐器,奏起了动听的乐曲。韦骀十分惊叹,因为音乐奏的都是没有谱子作依据的。音乐奏完了,韦骀就醒了。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一十二 神二十二

楚州人 陷河神 饒宗儒 滑 能
柳 晦 刘山甫 尔朱氏 李仲吕
新昌坊民 裴氏女 夏侯祯 徐 焕
罗弘信 李 嶢

楚州人

近楚泗之间,有人寄妻及奴婢数人于村落。客游数年,一日归至。村中长少,相率携酒访之,延入共饮,酒酣甚乐。村人唯吹笛为《乐神曲》。殆欲彻曙,忽前舞者为著神下语云:“大王欲与主人相见,合与主人论亲情。”此子大惊,呵斥曰:“神道无欺,我且无儿女,与汝何(何原作为,据明抄本改。)亲情?”神曰:“我合聘得君妻,可速庄梳,少顷既来迎娶。”此子大怒,村人各散,以为舞者村人,醉言无识。少顷即天明,忽闻门外马嘶

鸣。此子大怪，欲出自叱之。乃见一胡神，紫衣多髯。身長丈余，首出墙头。唤曰：“娘子可发去也。”此子不知所以，其妻于室中仆倒而卒。（出《原化记》）

湖北泗水附近，有个人让妻子和几个奴仆寄住在一个村庄里，自己在外地游历了几年。一天他回到村庄，村里的人们都招呼着带着贺礼到这人去看望。他就把人们请到家里一同饮酒。大家喝得十分酣畅。还有人吹笛子。吹的是《乐神曲》，大家随着音乐载歌载舞。直到天亮时，忽然前面一个跳舞者被大神附体了。大神借舞者的口说：“大王要和主人相见，并要与主人共议亲事。”主人大惊，生气地大声说：“大神不应该欺侮人。我并没有儿女，怎么和你论亲事？”神说：“我应该娶你的老婆为妻，让她快快梳妆，稍等片刻，我就会来迎娶她。”主人大怒，客人们也都各自散去，都认为是那个跳舞的人喝醉了胡言乱语，不一会儿，天就亮了。主人忽然听见门外有马的嘶叫声，感到非常奇怪，想出去把马赶跑。一出屋，就看见一个胡人模样的神，穿着紫衣，胡子很长，身高一丈多，头伸出比墙头还高。这神大喊：“娘子，该上路了！”主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的妻子在屋里一头栽在地上就死去了。

陷河神

陷河神者，雋州雋县有张翁夫妇，老而无子。翁日往溪谷采薪以自给。无何，一日，于岩窦间刃伤其指。其血滂注，滴在一石穴中，以木叶塞之而归。他日复至其所，因抽木叶视之，仍化为一小蛇。翁取于掌中，戏玩移时。此物眷眷（眷眷原作纷纷，据明抄本改。）然，似有所恋，因截竹贮而怀之。至家则啖以杂肉，如是甚驯扰。经时渐长。一年后，夜盗鸡犬而食。二年后，盗羊豕。邻家颇怪失其所畜，翁姬不言。其后县令失一蜀马，寻其迹，入翁之居，迫而访之，已吞在蛇腹矣。令惊异，因责翁蓄此毒物。翁伏罪，欲杀之。忽一夕，雷电大震，一县并陷巨湫，渺弥无际，唯张翁夫妇独存。其后人蛇俱失，因改为陷河县，曰蛇为张恶子。尔后姚苻游蜀，至梓潼岭上，息于路旁。有布衣来，谓苻曰：“君宜早还秦，秦人将无主。其康济者在君乎？”请其氏，曰：“吾张恶子也，他日勿相忘。”苻还后，果称帝于长安。因命使至蜀，求之弗获，遂立庙于所见之处，今张相公庙是也。僖宗幸蜀日。其神自庙出十余里，列伏迎驾。白雾之中，仿佛见其形，因解佩剑赐之，祝令效顺，指期贼平。驾回，广赠珍玩，人莫敢窥。王铎有诗刊石曰：“夜雨龙抛三尺匣。春云凤入九重城。”（出《王氏见闻》）

陷河神的事是说, 嵩州嵩县有家姓张的, 老头老太太两口子, 没有儿子。靠老头每天到山谷里砍柴度日。有一天, 老头砍柴时被岩缝的锋利石头碰伤了手指, 流了不少血, 血滴落在石上一个小坑里。老头就用树叶把小坑盖上了。过了两天老头又经过这地方。拿开树叶看, 竟变成一条小蛇。老头把小蛇放在手掌上, 喜爱地玩了半天, 那小蛇也好象依依不舍地不愿离去。老头就砍了一截竹筒, 把小蛇装进去, 揣在怀里回家了。以后, 老头就用一些碎肉喂这蛇, 蛇也很驯熟了, 从不扰乱什么, 然而蛇随着时间越长越大, 一年后, 常在夜里出来把鸡、狗之类的吃掉。二年后, 就偷吃羊和猪。邻居们丢了家养的畜类, 都十分奇怪, 老头和老太太也不吱声。后来, 县令丢了一匹四川马, 跟着马蹄印找到了老头家里, 加紧追查, 才知道马竟被蛇吞在肚里了, 县令大惊, 责骂老头怎么养了这么个恶毒的东西。老头只好认罚, 想杀掉这条大蛇。一天晚上, 雷电大作, 整个一个县突然都变成了一个大湖, 湖水无边无际, 只有老头老太太活着。后来老头老太太和大蛇也都不知那里去了。从此这个县就改名叫“陷河县”, 人们把那蛇叫做“张恶子”。后来姚萇到四川去, 走到梓潼岭上, 在路旁休息, 见有一个老百姓走过来对他说, “先生最好快点回陕西去吧, 秦地的人将失去君王, 你应该去那里统治百姓。”姚萇问他的姓名, 那人说, “我就是张恶子。将来你别忘了我就行。”姚萇回到秦地, 果然在长安称了帝。称帝后姚萇派人到四川寻访张恶子, 没有找到, 就在遇见张恶子的地方立了一座庙, 这就是现在的张相公庙。后来僖宗因为叛乱巡幸四川, 张相公庙中的神在十几里外列队迎接。在雾气蒙蒙中, 好像看见张恶子本人现形了。僖宗就解下

自己的佩剑赐给他,并希望他为自己效力。不久叛乱被平息,圣驾回京,僖宗送给张恶子很多珍宝,人们都不敢偷看。王铎有首刻在石碑上的诗说,“夜雨龙抛三尺匣,春云凤入九重城。”

饒宗儒

黔南军校姓饒者,不记其初名。性鲠直,贫而乐。所居邻宣父庙,家每食,必先荐之。如是累年。咸通二年,蛮寇侵境,廉使阅兵,择将未获。饒忽梦一人,冠服若王者,谓曰:“我则仲尼也。媿君每倾心于吾,吾当助若。乃更名宗儒,自此富贵矣。”既觉,喜而请行,兼请易名。是时人尽难之,忽闻宗儒请行,遂遣之。一战而大破蛮寇,余孽皆遁。黔帅表上其功,授朗州刺史。秩满诣京师,累迁司农卿,赐赉复多。数年卒官。(出《南楚新闻》)

贵州南部有个姓饒的军官,不知他原名叫什么。此人为人正直,虽然很贫穷但生活得很快乐。他家紧挨着孔子庙,每顿饭都要先分出一些去庙里给孔子上供,长年都这样做。咸通二年,异寇入侵。廉使检阅军队,要找一个带兵剿寇的将领,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姓饒的军官夜里忽然梦见一个人,看衣帽像一位王,对他说:“我就是孔仲尼,你一直对我敬重关怀使我很感

动,所以我要帮助你。你以后改名叫饒仲儒就会富贵了。”他梦醒后很高兴。就向主帅请求率兵平寇,并请求改名为宗儒。主帅正为找不到将领为难,忽然听说宗儒主动请战,就派他带兵平寇。饒宗儒一战就击溃了贼寇,剩下的也纷纷逃窜。主帅上来为宗儒请功,朝廷就任命宗儒为朗州刺史。任期满后又调入京城,升任司农卿,宫中的赏赐和俸银也更多了,几年后,饒宗儒死在任上。

滑 能

唐咸通中,翰林待诏滑能,棋品最高。有张生者,年可四十,来请对局。初饶一路,滑生精思久之。方下一子,张随手应之,或起行庭际。候滑生更下,又随应之。及黄寇犯阙,僖宗幸蜀,滑将赴行在,欲取金州路入,张曰:“不必前适,某非棋客,天帝命我取公棋耳。”滑惊愕,妻子啜泣,奋然而逝。(出《北梦琐言》)

唐代咸通年间,翰林院有个待诏叫滑能,棋下得非常好。有个张生,一天来请求和滑能下棋。张生一开始就胜了一着,滑能就苦苦思考,想了很久才下一个棋子,张生立刻就对上一个。有时张生起来到院里散着步等滑能往棋盘上落子。后来黄巢造反,攻入长安,僖宗逃往四川。滑能赶去皇帝的行宫护

驾,想走金州这条路入川。张生说:“你不必去了,我并不是棋手,是天帝命我来请你去下棋的。”滑能大惊,妻子儿女都哭了起来,滑能不声不响地就死了。

柳 晦

柳晦,河东人,少有文学,始以癯补。咸通末,官至拾遗,因上疏不纳,乃去官,庐于终南山。一日入城,访故友于宣阳里。忽遇一人求食,晦与之。此人但三嗅而已,晦怪而问之,答曰:“吾阴府掌事者,蒙君设食,深愧于心。君自此三年,当为相。”言讫不见。晦未之信也。及黄巢犯阙,求能檄者,或荐晦。巢乃驰骑迎之,逼使为檄。檄达行在,僖宗知晦所作,乃曰:“晦自求退,非朕遗弃。何讪谤之甚耶?”贼平,议不赦。巢命晦为中书舍人,寻授伪相。(出《补录记传》)

柳晦是河东人,少年时就有文才。一开始是继承祖上的袭职作官,后来做到朝廷的拾遗官。因为有一次给皇帝上书没被采纳,自动罢了官,隐居在终南山中。一天柳晦进城到宣阴里看朋友,路见一个乞丐向他讨吃,他就给了乞丐。那乞丐拿到东西不吃只是闻了好几次,柳晦很奇怪,问是怎么回事。乞丐说:“我是阴间管事的。蒙你赏给我食物,心里十分感激。三年后,你会当宰相的。”说完就不见了。柳晦听后并不相信。后来

黄巢攻入京城长安,要找一个能写讨伐唐僖宗的文告的人,有人推荐柳晦的文章好。黄巢就派人把柳晦接了来,逼着柳晦写了讨伐文告。文告传到僖宗的行宫,僖宗一看就知道是柳晦写的,就说:“柳晦当初是自己不愿当官,并不是朕不用他,为什么对朕如此恶毒的诽谤攻击呢?”黄巢之乱平息后,柳晦被判不赦的大罪。原来黄巢曾任命柳晦为中书舍人,后来又拜他当了伪朝的宰相。

刘山甫

唐彭城刘山甫,中朝士族也。其父官于岭外,侍从北归,舟于青草湖。登岸,见有北方天王祠,因诣之。见庙宇摧颓,香火不续。山甫少有才思。因题诗曰:“坏墙风雨几经春,草色盈庭一座尘。自是神明无感应,盛衰何得却由人。”是夜梦为天王所责。自云:“我非天王,南岳神也,主张此地,何为见侮?”俄而惊觉。网浪暴起,殆欲沉溺,遽起悔过,令撤诗板,然后方定。(出《山甫自序》)

唐朝时彭城人刘山甫,乃是当朝世家子。父亲在岑外作官,刘山甫侍护着父亲回北方。有一天把船停在青草湖中,上岸游玩。看见岸边有个北方天王祠,就走进祠里。一看庙宇破败不堪,也没有香火。刘少甫从少年时就颇有才气,就在一块

木板上题了一首诗说：“坏墙风雨几经春，草色盈庭一座尘。自是神明天感应，盛衰何得却由人。”这天夜里，他在船中梦见天王来责怪他说：“我不是天王，是南岳神。这里是我管的地盘，你为什么说三道四的侮辱我？”刘山甫顿时惊醒，湖上突然掀起狂风大浪。山甫后悔自己的过错，忙叫人撤掉那块题诗的木板，湖上立刻风平浪静。

尔朱氏

咸通中，有姓尔朱者，家于巫峡，每岁贾于荆益瞿塘之壩。有白马神祠，尔朱尝祷焉。一日，自蜀回，复祀之，忽闻神语曰：“愧子频年相知，吾将舍此境，故明言与君别尔。”客惊问：“神安适耶？”曰：“吾当为湖南城隍神，上帝以吾有薄德于三峡民，遂此升擢耳。然天下将乱，今天子亦不久驭世也。”尔朱复惊曰：“嗣君谁也？”曰：“唐德尚盛。”客请其讳，神曰：“固不可泄。”客恳求之，乃曰：“昨见天符，但有双日也。”语竟，不复言。是岁懿皇升遐，僖宗以晋王即位。（出《南楚新闻》）

唐代咸通年间，有个姓尔朱的人，家住四川巫峡。每年往来于荆州、益州、瞿塘之间经商。有个白马神庙，尔朱每次经过都进庙祭祀。有一天，从四川回来，又到庙里烧香，忽然听见神开口说：“你长年祭祀我，我很感动。我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所

以和你告别。”尔朱惊讶地问：“大神要到哪里去？”神说：“我要到湖南去当城隍神。上帝因为我在这里为三峡老百姓积了一些功德，所以才提升了我。然而天下就要大乱，当今的皇帝也管不了多久的朝政了。”尔朱又惊讶地问：“那谁来当皇上呢？”神说：“唐朝的气数还很盛。”尔朱请神说出新皇帝的名字，神说：“这个不能泄漏。”尔朱再三恳求，神才说：“昨天我看见天符，说将会有两个皇上了。”说罢，就再也不出声了。果然，这年懿皇死去，僖宗由晋王而即位当了皇帝。

李仲吕

姑臧李仲吕，咸通末，调授汝之鲁山令。为政明练，吏不敢欺。遇旱，请祷群望，皆不应。仲吕乃洁齐斋，自祷于县二十里鲁山尧祠，以所乘乌马及骆人张翰为献。祭毕，将下山，云雾暴起，及平泽而大雨，仆马皆暴殒。于是仲吕复设祭，图仆马于东壁。（出《三水小牋》）

姑臧的李仲吕在咸通末年调任汝州的鲁山县当县令。他办事精明练达，手下的人都不敢有欺压百姓的事。这年大旱，老百姓祈祷求雨望天企盼，始终没有雨。于是李仲吕就沐浴吃素，亲自到离县城二十里的鲁山尧祠去求雨，并向神许愿，如果神能感应下了雨，愿拿自己黑马和侍从张翰作祭礼。求雨结

束后 ,刚要下山 ,突然阴云四合 ,接着下起了大雨 ,连河都涨平了 ,李仲吕的马和侍从果然都突然死亡。于是李仲吕又到庙里祭谢了神 ,并在庙中的东墙上画了黑马和马夫的像以资纪念。

新昌坊民

青龙寺西廊近北 ,有绘释氏部族曰(曰原作田 ,据明抄本、许本改。)毗沙门天王者 ,精新如动 ,祈请辄奏。有居新昌里者 ,因时疫 ,百骸绵弱 ,不能胜衣 ,医巫莫能疗。一日 ,自言欲从释氏 ,因肩置绘壁之下。厚施主僧 ,服食于寺庖。逾旬 ,梦有人如天王之状 ,持筋类纆 ,以食病者。复促迫之。咀嚼坚韧 ,力食衰丈 ,遽觉绵骨木强。又明日能步 ,又明日能驰 ,逾月以力闻。先是禁军悬六钧弓于门 ,曰 :“能引起半者 ,倍粮以赐 ,至满者又倍之。”民应募 ,随引而满 ,于是服厚禄以终身。(出《唐阙史》)

青龙寺西廊的北端的壁画上 ,有一个佛门毗沙门天王像 ,画得十分精彩 ,象要活了似的 ,所以到这个神前祈祷的人特别多。有一个住在新昌里的坊民 ,因为得了传染病 ,病得骨瘦如柴 ,连衣服都撑不起来 ,不论是医生还是巫师都没治好。一天 ,这人自称要皈依佛门 ,家人就把他抬到庙里去 ,放在那个毗沙门天王的画像下。他给了庙里主持很丰厚的布施 ,就吃住都在庙里。过了十天 ,梦见有个人象画上的天王 ,给了他一根象绳

子似的筋,让他吃下去。他咬不动,天王就强迫他吃。终于努力吃下去一丈筋,立刻觉得软绵绵的骨头象木棍似地硬了。第二天就能走,第三天就能跑。过了一个月,他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力士。有天他路过禁军营门,看见营门上挂着一张一百八十斤的弓,说是凡能把弓接开一半的,赏给三百六十斤粮,能拉满弓,赏赐更加一倍。这人就应募去拉弓,一拉就把弓拉满了。于是赏他终身享受厚禄。

裴氏女

唐黄巢之乱,有朝士裴某,挈妻子,南趋汉中。才发京都,其室女暴亡,兵难挥霍,不暇藏瘞。行及洛谷,夜间其女有言,不见其形。父母诘之,女云:“我为浚水神子强暴,诱我归其家。其父责怒,以妄杀生人,遽笞之。兼逊谢抚慰,令人送来。而旦夕未有所托。且欲随大人南行,俾拔茅为抱致于箱笥之中,庶以魂识依止。”饮食语言,不异于常。尔后又言已有生处,悲咽告辞而去。(出《北梦琐言》)

唐代黄巢之乱时,有一个姓裴的京官,带着妻子和女儿,向南往汉中逃跑。刚离开京城,他的女儿突然死去。当时兵荒马乱,顾不上埋葬,继续逃亡。走到洛谷,夜里忽然听见女儿说话,但看不见女儿本人。父母问她,她说:“我被浚水神的儿子

施暴非礼 ,并把我骗到他家。他父亲浚水神大怒 ,责骂他儿子杀害无辜的生人 ,抽了他一顿鞭子 ,并向我赔罪安慰 ,派人送我再托生人间。可是一时半晌我还投不了胎 ,所以女儿想暂时跟着父母往南走。请你们拔了茅草扎一个人形放在你们的箱子里 ,我的魂就可以跟着你们走了。”夫妻二人就照女儿的话做了 ,女儿的魂就一直跟着 ,饮食谈话和活着的时候一样。后来 ,女儿说 ,“已经找到了投胎的地方了。”然后就哭着和父母告别走了。

夏侯祯

汝州鲁山县西六十里 ,小山间有祠 ,曰灵女观。其像独一女子焉 ,低鬟嚬蛾 ,艳冶而有怨慕之色。祠堂后平地 ,左右围数亩 ,上擢三峰 ,皆十余丈 ,森如太华。父老云 ,大中初 ,斯地忽暴风疾雨 ,一夕而止 ,遂有此山。其神见形于樵苏者曰 :“吾商於之女也 ,帝命有此百里之境。可告乡里 ,立祠于前山 ,山名女灵 ,吾持来者也。咸通末 ,县主簿皇甫枚 ,因时祭 ,与友人夏侯祯偕行。祭毕 ,与祯纵观。祯独眷眷不能去 ,乃索卮酒酹曰 :“夏侯祯少年无有匹偶 ,今者仰睹灵姿 ,愿为庙中扫除之隶 ,既舍爵乃归。”其夕 ,夏侯生恹恹不能寐 ,若为阴物所中。其仆来告 ,枚走视之 ,则目瞪口呆 ,不能言矣。谓曰 :“得非女灵乎 ?”祯颔之。枚命吏祷之曰 :“夏侯祯不胜西翬之余 ,至有慢言 ,渎于神听 ,今疾作矣。岂降之罚耶 ?抑果其请耶 ?若降之罚 ,是以

一言而毙一国土乎？违好生之德，当专戮之辜，帝岂不降鉴，而使神滋虐于下乎？若果其请，是以一言舍贞静之道，播淫佚之风，念张硕而动云辔，顾交甫而解明珮。若九阍一叫，必貽帙箝不修之责言。况天下多美丈夫，何必是也？神其听之。”莫讫，夏侯生康豫如故。（出《三水小牒》）

汝州鲁山县城西六十里的小山间有座祠堂，叫女灵观，里面只供奉着一尊女神像。看那女神，双鬟低垂双眉微皱，十分娇艳美丽，但脸上有一种愁怨的神色。女灵观后是平地，左右围地有几亩大，上面有三座山拔地而起，都有十多丈高，象太华山一样壮观。当地老人说，过去没有这三座山，是大中年间，当地忽然来一阵狂风暴雨，下了一夜，雨停之后，地上耸起了这三座山，女神现形对打柴的人说：“我是商於的女儿，天帝让我到这里管辖周围百城的地方。你告诉这里的老百姓，让他们为我在山前立一个祠庙，这山就是我带来的，所以名字就叫‘女灵山’吧。”咸通末年，鲁山县的主簿皇甫枚要到女灵观去祭祀，带着朋友夏侯祜同行。祭祀完毕，两个人在庙里游览。夏侯祜看着女灵神像，恋恋不舍地不愿离去，并要了一杯酒，洒酒对女神祝祷说：“我夏侯祜年少没有配偶，今天见到女神这样娇艳美丽，甘愿在庙里当一个洒扫庙堂的奴仆来侍奉女灵神。”祝告完毕扔酒杯就走了。这天晚上，夏侯祜恍惚不能入睡，好象中了什么阴邪。他的仆人跑去告诉皇甫枚，皇甫枚急忙跑去看，只见夏侯祜已经目瞪口呆不能说话了。皇甫枚就问：“是女灵神在作怪吗？”夏侯祜点了点头。皇甫枚就叫一个

官员到女灵神像前祷告说：“夏侯祜多喝了几杯，不胜酒力，才在神像前胡言乱语，说了些对神大不敬的话。现在他已经病倒了，这是神因为怪罪而惩罚他呢，还是接受了他的请求要召他去侍奉呢？如果是降罪惩罚他，这是因为一句话而害了一个对国家有用的读书人。神这样做，就违背了佑护生灵的道德准则，杀害了一个无辜的人。这事上帝必然会明察，上帝能允许女神这样残害生灵吗？如果是神接受了夏侯祜的请求准备把他接到身边，这就更会助长了淫邪之风，因为夏侯祜一句话神就玷污了自己的妇道贞洁，象传说中的仙女为张硕而乘云车下凡与之幽会，神女为交甫所诱惑而解下衣上的佩玉完情。如果女灵神真要和夏侯祜结合，我们将向天帝申告。那时天帝一定会责备您不贞洁不守妇道的。何况天下的美丈夫多得是，何必一定要盯上夏侯祜呢？请女灵神还是听从我的劝告吧。”祭告以后，夏侯祜果然康复，和没事一样了。

徐 焕

弋阳郡东南，有黑水河，河岸有黑水将军祠。太和中，薛用弱自仪曹郎出守此郡，为政严而不残。一夕，梦赞者曰：“黑水将军至。”延之，乃魁岸丈夫，须目雄杰，介金附鞬。既坐，曰：“某顷溺于滋水，自以秉仁义之心，得（得原作未。据汉钞本改。）展上诉于帝。帝曰：‘尔阴位方崇，遂授此任’郎中可为立祠河上，当保佑斯民。”言许而寤。遂命建祠设祭，水旱灾沴，禱

之皆应。用弱有葛谿宝剑,复梦求之,遂以为赠。仍剖神前柱,并匣置之,外设小扉,加扃鍃焉。乾符戊戌岁,大理少卿徐焕,以决狱平允,授弋阳郡。秋七月出京,时方淋霪,东道泥泞。历嶠函,度东周,由许蔡,略无霁日。既渡长淮,宿于嘉鹿馆,则弋阳之西境也。时方苦雨凄风,徒御多寒色。焕具酒祈之,其夕乃霁。焕由是加敬,每春秋常祀,必躬亲之。明年冬十月,贼党数千人,来攻郡城。焕坚守,城不可拔,乃引兵西入义阳。时有无赖者,以庙剑言于贼裨将。将乃率徒,破柱取去。既而晓出纵掠,气雾四合,莫知所如。忽遇一樵童,遂执之,令前导。既越山雾开,乃义营张周寨也。卒与贼遇,尽杀之,张周亲擒其首,解其剑,复归诸庙,至今时享不废。(出《三水小牋》)

弋阳郡的东南有条黑水河,河岸上有座黑水将军祠。太和年间,薛用弱由仪曹郎调任弋阳郡守。他政令很严但十分公正平和。一天晚上,他梦见黑水庙的执事说黑水将军到了,就赶快请了进来。一看,黑水将军是一个身材魁伟的大丈夫,而且十分威严,穿着铠甲,腰挎箭袋。请他坐下后,黑水将军说:“我生前是在黑水河里淹死的。我觉得我一生秉正刚直讲求仁义,就向上帝请求放还。上帝说我在阴界的官运很盛,就任命我当了黑水神。请郡守大人在河岸上给我立个祠庙,我就可以祐护这一带的百姓。”薛用弱答应后就醒了,于是就下令建庙设祭。从此不论水旱灾害,凡是到庙里祈祷都很灵验。薛用弱有一把葛谿宝剑,黑水将军托梦说很喜欢这剑,薛用弱就把剑赠给了神。他让人把庙里的柱子上挖了个槽,把宝剑装在个匣子里放

进柱子,外面设个小门,用锁锁上。乾符戊戌年,大理少卿徐焕由于执法公正办案有功,被任为弋阳刺史。秋天七月出京赴弋阳上任,就赶上连绵的秋雨,往东去的道路十分泥泞。徐焕经崱山、函谷关,过东周一直走到许蔡,天仍不放晴。后来渡过淮河住在嘉鹿的旅店,这就算到了弋阳的西边县境了。当时仍然是凄风苦雨不断袭来,仆从和侍卫们都冻得受不了。徐焕就到黑水神庙去祭祀,当晚就雨过天晴了。徐焕对黑水神就更加崇敬了。上任后,每到春秋两次大的祭典,徐焕都是亲自参加。第二年冬天十月,有几千名叛军来攻打弋阳郡城,徐焕坚守,叛军始终攻不下来,只好转向西面去攻义阳。当时有个无赖,把薛用弱将宝剑藏在黑水神庙的事告诉了叛军的副将。副将就带着人进了庙,劈开柱子把宝剑拿走了。拂晓时,这股叛军四处烧杀抢掠,突然被弥天大雾裹住,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忽然遇见一个砍柴的少年,叛军就抓住少年,让他带路。少年带着叛军翻过山后,浓雾顿时消散,一看竟来到平叛的义军将领张周的军营前。张周率领义军杀出营来,把叛军全部消灭,并活捉了叛军的首领那个副将,缴获了那把宝剑,又送回庙里,现在黑水将军庙的香火仍然终年不断。

罗弘信

中和年,魏博帅罗弘信,初为本军步射小校,掌牧圉之事,曾宿于魏州观音院门外,其地有神祠,俗号白须翁。巫有宗千

者,忽诣弘信谓曰:“夜来神忽有语,君不久为此地主。”弘信怒曰:“欲危我耶?”他日,复以此言来告,弘信因令密之。不期岁,果有军变,推弘信为帅。弘信状貌丰伟,多力善射,虽声名未振,众已服之。累加至太尉临淮王。(出《北梦琐言》)

中和年间,魏博的军事长官是罗弘信。弘信最初只是本军里的小军官,管放牧军马的差事。他曾住在魏州观间院门外,随近有个神庙,庙里供的神当地人都叫他“白头翁”。有一天一个叫宗干的巫师忽然来找罗弘信说:“神夜里忽然对我说你不久会当本地的主管官。”弘信生气的说:“你想害我呀?”过了两天巫师又来说那话,弘信就让他千万保密。不到一年,军队里果然发生了哗变,推举弘信当统领。弘信生得魁伟雄健,力大无比,又善射箭,所以当时虽然只是个无名的小军官,大家却都很敬服他。后来,弘信果然作了太尉临淮王。

李 嶢

唐乾宁中,刘昌美为夔州刺史。属夏潦,峡涨湍险。里俗云:“滟滩大如马,瞿塘不可下。”于是行旅辍棹以候之。学士李嶢,挈家,自蜀沿流,将之江陵。昌美以水势正恶,止之。嶢遽而行,俄尔舟复。一家溺死焉。唯乳姬一人,隔夜为骇浪推送江岸而苏。先是永安盐灶户陈小奴,棹空船下瞿塘。见崖下

有一人,裹四缝帽,著窄白衫,青裤,执铁棘梨。问嶢行程,白云迎候。及乳姬既苏,亦言于刺史云,李学士至一官署上事,朱门白壁,寮吏参贺。又闻云,此行无乳姬名,遂送出水。(出《北梦琐言》)

唐代乾宁年间,刘昌美去四川夔州上任当刺史。当时夏天发洪水,三峡水涨又急又险。当地有句俗话说,“滟滩大如马,瞿塘不能下”,江上不能行船,于是刘昌美只好停了船等候水退。有个学士名叫李嶢,带着家眷从四川沿江行船要去江陵。刘昌美说水势又急又大,劝他等等再走,李嶢却急忙地走了,不一会儿船就翻了,全家都被淹死。只有一个奶妈第二天被大浪推到岸上,幸免于难。在此以前,永安的盐贩子陈小奴,划着一只空船从瞿塘过来,看见江边山崖下有一个人,戴着四缝帽,穿着很紧的白衣服,手里拿着铁蒺藜,问学士李嶢要到哪里去,说正在迎接他。后来那奶妈苏醒后也对刘昌美说,李学士被领到一个官府去上任,那官府红门白墙,很多官员都来迎接李学士,并向他拜贺。后来奶妈听到有人说,“这一行人的名单里,没有这个奶妈子。”于是奶妈就被送出了江面,冲到了岸上。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一十三 神二十三

杨 镡 张 璟 崔从事 王审知
张怀武 李 玫 赵 瑜 关承湍妻
李冰祠 郑君雄 钟离王祠 盘古祠
狄仁杰祠 葛氏妇 马希声 庞 式

杨 镡

唐杨镡，相国收之子，少年为江西从事。秋祭大孤神，镡悦神像之容，偶以言戏之。祭毕回舟，而见空中云雾，有一女子，容质甚丽，诣镡，呼为杨郎，云：“家姊多幸，蒙杨郎采顾，便希回桡，以成礼也，故来奉迎。”镡惊怪，乃曰：“前言戏之耳。”神女曰：“家姊本无意辄慕君子，而杨郎先自发言。苟或中辍，立恐不利于君。”镡不得已，遂诺之。希从容一月，处理家事。归家理命讫，仓卒而卒，似有鬼神迎也。补阙薛泽，与镡有姻，尝

言此事甚详。近者故登州节度判官史在德郎中，子光泽，甚聪俊，方修举业。自别墅归，乘醉入泰山庙，谓神曰：“与神做第三儿可乎？”自是归家精神恍惚，似有召之者，逾月而卒。（出《北梦琐言》）

杨钁是唐相国杨收的儿子。年轻时当过江西从事。秋天去庙里祭祀大孤神。看见女神像的容貌很美，就对神像说了不敬的玩笑话。祭祀完毕坐船回去，忽然看见空中云雾里有一个容貌很好的女子来见他，称他为“杨郎”，并说：“我的姐姐能被杨郎看上，感到荣幸。希望你把船摇回去，好举行婚礼。”杨钁又惊又奇怪，就说：“我刚才只不过开了个玩笑。”神女说：“我姐姐根本没有倾慕你的意思，是你先向我姐姐求的婚。如果你说了不算，马上就会对你不利！”杨钁不得已，只好答应了婚事，但是向神女请求能给一个月的时间，回去处理家事。于是杨钁回到家里，刚刚把家里料理完，就突然死去。补阙薛泽，是杨钁的姻亲，他讲这件事说得十分详细。又有个原任邓州节度判官的史在德郎中，有个儿子叫史光泽，十分聪明英俊。有一天光泽从学馆里读完书回家，喝醉了酒进了泰山庙，对泰山神像说：“我给泰山神作三儿子，怎么样？”回到家后，光泽就变得精神恍惚，好象有人召去他的魂。过了一个月就死了。

张璟

庐山书生张璟,乾宁中,以所业之桂州。至衡州犬嗅滩,损船上岸,寝于江庙,为神所责。璟以素业对之,神为改容。延坐从容,云:“有巫立仁者,罪合族,庙神为理之于岳神,无人作奏。”璟为草之,既奏,岳神许之,庙神喜,以白金十饼为赠。刘山甫与校书郎廖隙。亲见璟说其事甚详。(出《北梦琐言》)

庐山书生张璟,乾宁年间凭着自己的学业到桂州谋职。船到衡州犬嗅滩坏了,只好上岸,睡在江边一个庙里。庙里的神责备他不该贸然闯进庙里住宿,张璟就以所学课业回答他,神就高兴了,请他坐下,并说:“有个叫巫立仁的,犯了该灭族的罪,我想替他到岳神那儿据理申诉,但没人给我写状子。”张璟就为庙神写了状子。状子递上去后,岳神准了,庙神非常高兴,拿出十块白金赠给张璟。刘山甫和校书郎廖隙,亲自见过张璟,他们说这个事说得很详细。

崔从事

福建崔从事，忘其名，正直检身，幕府所重。奉使湖湘，复命，在道遇贼。同行皆死，唯崔仓惶中，忽有人引路获免。中途复患疟疾，求药无所。途次延平津庙，梦为药神赐药三丸，服之，惊觉顿愈。彭城刘山甫自云，外族李敬彝为郎中，宅在东都毓财坊，土地最灵。家人张行周，事之有应。未大水前，预梦告张，求饮食。至其日，率其类遏水头，并不冲圯李宅。（出《北梦琐言》）

福建有位姓崔的从事，忘了他叫什么名。为人正直做事检点，幕府很器重他。有一次他奉命到湖湘去公干，办完公事回去交差，路上遇到了强盗，一起的人都被强盗杀了，而崔从事却在仓惶奔逃中，忽然遇见一个人给他指路，才幸免于难。后来在途中又得了疟疾病，无处求医，住在延平河神庙里，梦见庙神给了他三个药丸，吃下以后，惊醒了，病也好了。彭城刘山甫自己说，他的亲戚李敬彝当郎中，家住东都毓财坊，那里的土地神非常灵。他家的仆人叫张行周，每次求土地神都能灵验。有一次发大水之前，土地神托梦告诉了张行周，并向他要吃的东西。洪水到来的那天，土地神领着人堵住水头，洪水就没有冲毁李家的宅院。

王审知

福州海口黄碕岸，横石免巉峭，常为舟楫之患。王审知为福建观察使，思欲制置，惮于役力。乾宁中，因梦金甲神，自称吴安王，许助开凿。及觉，言于宾寮。因命判官刘山甫往设祭，祭未终，海内灵怪俱见。山甫息于僧院，凭高观之。风雷暴兴，见一物，非鱼非龙，鳞黄鬣赤。凡三日，风雷乃霁。已别开一港，甚便行旅。驿表以闻，赐号甘棠港。闽从事刘山甫，乃中朝旧族也，著《金溪闲谈》十二卷，具载其事。（出《北梦琐言》）

福州海口的黄碕岸一带，怪石嶙峋，是海上行船的一大障碍。王审知在福建当观察使的时候，打算好好解决一下，但苦于人力不足。乾宁年间，他梦见一个穿铠甲的大神，自称是吴安王，答应帮助解决这个困难的工程。梦醒后，他把这事说给客人和下属，并派判官刘山甫前去祭祀金甲神。祭祀还没结束，忽然看见海上浮起了许多水怪。当时刘山甫在庙里休息，就登高观望。只见海上风雷滚滚，有一个水怪，既不是鱼也不是龙，黄鳞红须。这样过了三天，风停云开。一看已经另外开出一个港湾，行船非常方便。在福建当从事的刘山甫，是本朝的旧族，他写的《金溪闲读》十二卷，其中记载着这件事。

张怀武

南平王钟傅，镇江西。遣道士沈太虚，祷庐山九天使者庙。太虚醮罢，夜坐廊庑间。恍然若梦，见壁画一人，前揖太虚曰：“身张怀武也，常为将军。上帝以微有阴功及物，今配此庙为灵官。”既寤，起视壁画，署曰五百灵官。太虚归，以语进士沈彬。彬后二十年，游澧陵，县令陆生客之。方食，有军吏许生后至，语及张怀武，彬因问之。许曰：“怀武者，蔡之裨将，某之长史也。顷甲辰年大饥，闻预章独稔。即与一他将，各率共属奔预章。既即路，两军稍不相能。比至五昌，一隙大构。克日将决战，禁之不可。怀武乃携剑上戍楼，去其梯，谓其徒曰：‘吾与汝今日之行，非有他图，直救性命耳。奈何不忍小忿，而相攻战。夫战，必疆者伤而弱者亡。如是则何以去父母之国，而死于道路耶？凡两军所以致争者，以有怀武故也。今为汝等死，两军为一。无构难也。’遂自刎，于是两军之士，皆伏楼下恸哭。遂相与和亲，比及预章，无一逃亡者。”许但怀其旧恩，亦不知灵官之事，彬因述记，以申明之。岂天意将感发死义之事，故以舛蚤告人乎？（出《稽神录》）

南平王钟傅镇守江西时，曾派道士沈太虚到庐山的九天神庙祭礼。沈太虚祭祀完了。晚上坐在庙的偏厦里，恍恍然象

在作梦。只见墙上的画中有一个人向他施礼说：“我的真身是张怀武，曾经在军伍中作过将军。上帝因为我曾积过些阴功救助了他人，所以让我在这个庙里当灵官。”太虚道士醒后，起来细看壁画，见画上写的画题是“五百灵官”，太虚道士回来后，把这事说给进士沈彬。二十年后，沈彬到澧陵去游玩，县令陆生请他作客宴饮。刚要开宴。有位军官许生也来赴宴。在席间，许生提到了张怀武，引起沈彬的注意，沈彬就问张怀武到底是什么人。许生说：“张怀武原是蔡州部队里的一名副将，也曾是我的长史。甲辰那年蔡州闹饥荒，部队断了粮。听说预章那边庄稼收成好，张怀武就和另外一个将军各自率领着自己的部队奔预章去就食。上路以后，两支部队各不相让，发生了矛盾。走到五昌地方，两支部队的矛盾更激烈了，为了一件小事互不相让，眼看就要火拼决战，带兵的统帅也压服不了。张怀武就带着宝剑登上城楼，撤去了梯子，对城下他的部队说，‘这次我带你们出来并没有任何别的图谋，是为了让大家不要饿死。可是你们不能克制忍受一些小的矛盾，竟要去和另一支部队拚杀。如果真打起来，必然是强者伤弱者亡，两败俱伤。这样将来还怎么回到家乡见自己的父母乡亲，只能惨死在道路旁。现在两支部队相争，是因为有我张怀武。我现在决定为你们而死。我死后，两支军队必然会合而为一，就不会再继续闹矛盾了。’说罢，就拔出剑来自杀了。城楼下的两支部队的士兵都趴在城楼下痛哭失声，从此合成一支部队，亲密友好，一起开到了预章，没有一个人逃亡。”许生当时是张怀武的部属，对张怀武怀着深深的感恩之情，他并不知张怀武死后当了庙中灵官的事。沈彬把这件事记述下来，希望能让人们明白真相。

这件事难道不是充分说明,上天也为仁人义士的作为所感动,因而才不让他们默默无闻吗?

李 玫

天祐初,舒州有仓官李玫,自言少时有病,遂见鬼,为人言祸福,多中。淮南大将张颢,专废立之权,威振中外。玫时宿于灊山司命真君庙。翌日,与道士崔繹然数人,将入城。去庙数里,忽止同行于道侧,自映大树以窥之。良久乃行,繹然曰:“复见鬼耶?”曰:“向见一人,桎梏甚严,吏卒数十人卫之,向庙而去,是必为真君考召也。虽意气尚在,已不自免矣。”或问为谁,久之乃肯言曰:“张颢也。”闻者皆惧,共秘之,不旬日而闻颢诛。李宗造开元寺成,大会文武僧道于寺中。既罢,玫复谓繹然曰:“向坐中有客,为二吏固揖之而去,是不久矣。”言其衣服容貌,则团练巡官陈绛也。不数日,绛暴疾卒。道士邵修默,崔之弟子,视见之。(出《稽神录》)

天祐初年,舒州有个管仓库的官叫李玫。说他小时得了一次病之后就能见到鬼。从此李玫为别人说祸福方面的事都说得很准。当时淮南大将张颢大权在握,甚至可以左右皇帝的废和立,不论宫廷内和外界都怕他的权势。李玫有一次住在灊山的司命真君庙里,第二天,和道士崔繹然等回城里去。离开司

命真君庙几里地时,李玫忽然让同行的人赶快停在道旁,他自己躲在一棵树后偷看,过了很久才出来。繹然道士问他:“是不是又看见鬼了?”李玫说:“是的。我刚才看见一个人,披枷戴锁,被几十个人押着直奔真君庙而去,大概是被真君召去拷问审判了。看那戴枷的人还挺不在乎,但是绝对难免一死的。”大家问他是谁,他半天之后才说:“就是那权势极大的淮南大将张颢。”大家一听都非常害怕,互相说好决不敢泄露出去。果然,不到十天就传来张颢被杀的消息。还有一次,李宗建造开元寺竣工以后,在寺里召集了很多文武僧道聚会。聚会结束后,李玫又对繹然道士说:“我刚才看见有一个客人被两个阴间的官员给请走了,看样那位客人是活不了多久了。”听李玫描述那被请走的客人的相貌服饰,是当团练巡官的陈绛。果然,没过几天,陈绛得了急病而死。繹然道士的弟子邵修默道士,亲眼看见过这件事。

赵瑜

明经赵瑜,鲁人,累举不第,困厄甚。因游太山,祈死于岳庙。将出门,忽有小吏自后至曰:“判官召。”随之而去。奄至一厅事,帘中有人云:“人所重者生,君何为祈死?”对曰:“瑜应乡荐,累举不第。退无躬耕之资,湮厄贫病。无复生意,故祈死耳。”良久,闻帘中检阅簿书,既而言曰:“君命至薄,名第禄仕皆无分。既此见告,当有以奉济。今以一药方授君,君以此足

给衣食。然不可置家,置家则贫矣。”瑜拜谢而出。至门外,空中飘大桐叶至瑜前,视之,乃书巴豆丸方于其上,亦与人间之方正同。瑜遂自称前长水令,卖药于夷门市。饵其药者,病无不愈,获利甚多。道士李德阳,亲见其桐叶,已十余年,尚如新。(出《稽神录》)

秀才赵瑜是山东人,参加会考几次都没考中。由于十分穷困。活不下去了。就去游览太山,向岳庙中的神求死。刚走出庙门,忽然有一个小官员在身后喊他说,“阴间的判官召你去一趟。”赵瑜就跟着走。来到一个大厅上,听见门帘子后面有人说,“人们都十分看重生命,你怎么偏要求死呢?”赵瑜说,“我参加会考,几次都考不中。连回家种田的钱都没有,又贫病交加。实在活不下去了,所以才求死。”过了半天,只听见帘子里传来翻查簿子的声音,然后帘里的人又说,“已经给你查过了,你这一辈子既不能中榜也不能作官,这是你命中注定的。但是我打算帮你一把,送给你一个药方。这个药方可以使你有吃有穿,但你不能靠药方广置家产,否则,你就还得受穷。去吧。”赵瑜拜谢后走出来,刚到门外,见空中飘下来一个大桐树叶子,捡起来一看,叶子上写着一副“巴豆丸”的药方,和人间的药方相同。于是赵瑜就自称过去当过长水县令,在街上摆摊卖药。吃了他药的人,病都能治好,他也得了不少钱。道士李德阳,曾亲眼看见过赵瑜的那片桐叶。虽然已经十多年了,桐叶还象新的一样。

关承湍妻

青城县岷江暴涨，漂垫民居。县民关承湍妻计氏，有孩提子在怀抱，乃上木柜，为骇浪推漾大江。唯见赤帟佩刀者，泊朱衣秉筒者，安存之，令泊县溉植。乃随流泛泛，至县溉，为舟子迎拯而出，子母无恙。（出《北梦琐言》）

青城县的岷江发大水，淹没了不少房屋。县民关承湍的妻子计氏，抱着个孩子伏在一个木柜上，被大浪推到洪水中，她看见一个戴红头巾佩腰刀的人和一个人穿红衣手拿竹板的人在水上稳站着，保护着并说叫到县城护城河去。于是木柜随水漂行，漂到护城河后被划船的救出来，母子都很平安。

李冰祠

天祐七年夏，成都大雨，江涨，坏京口江灌堰上。夜闻呼噪之声，千百人，炬无数，风暴雨而火影不灭。及明，堰移数百丈，堰水入新津江。李阳冰祠中所立旗帜皆湿。是时，津嘉眉水害尤多，京江不加溢焉。（出《录异记》）

天祐七年夏天,成都下大雨,岷江猛涨,势将冲毁京口江的护江大堤。这天夜里,人们都听见江上传来一片呐喊呼叫的声音,好象江中有好几千人。还看见江上有无数火把,虽然大雨如注火把仍不熄灭。天明一看,大堤已移动了几百丈,洪水流入了新津江。李阳冰的祠庙中,神像两边的旗帜都是湿的。此时,新津嘉眉一带常常闹水灾,但京江却没有泛滥。

郑君雄

郑君雄为遂州刺史,一日晚,忽见兵士数千人,在水东灞内,旗帜弋甲,人物喧闹,与军行无异。不敢诘问,警备而已。未晓,密侦之,大军已去,只三五人在后。侦者问之,曰:“江口神也。数年川府不安,移在峡内。今远近安矣,却归川中。”复视之,有下营及火幕踪迹,一一可验焉。(出《录异记》)

郑君雄在遂州当刺史时,有天晚上,忽然看见灞水东面大堤里开来好几千军队,旗帜刀枪齐备,一片人声喧哗,和行军一模一样。郑君雄不敢去问,只是密切监视着。天快亮时,派人偷偷侦察,大军已撤走,只有落在后面的三五个人。侦察的人问,他们说:“我们是江神的队伍。四川前几年大乱,我们随

江神转移到峡内 ,现在那边安定了 ,我们就回四川去了。”再仔细看 ,地上有安营扎寨和生火的踪迹 ,而且看得十分清楚。

钟离王祠

遂州东岸唐村 ,云 ,昔有一人 ,衣大袖 ,戴古冠帻 ,立于道左。语村人曰：“我钟离王也。旧有神在下流十余里 ,因水摧损。今像溯流而止 ,将至矣。汝可于此为我立庙。”村人诣江视之 ,得一木人 ,长数尺 ,遂于所见处立庙 ,号唐村神。至今祷祈皆验。或云 ,初见时如道士状。（出《录异记》）

遂州东岸有个唐村 ,村里传说当年曾有一人 ,穿着宽袖的袍子 ,戴着古代人的头巾 ,站在道旁 ,对村里人说：“我是钟离王。我的庙在河的上游十几里地 ,因为大水把庙冲毁 ,我的神像逆流而上 ,马上就要到了 ,你们可以在这里给我盖个庙。”村里人跑到河上去看 ,果然顺水漂下来一个木头神像 ,有几尺长。大家就在那神现形的地方盖了座庙 ,叫做唐村神庙。到现在这个神仍十分灵验。有的人还说 ,那个现形的钟离王像个道士。

盘古祠

广都县有盘古三郎庙，颇有灵应。民之过门，稍不致敬，多为殴击，或道途颠蹶。县民杨知遇者，尝受正一明威录。一夕醉甚，将还其家。路远月黑，无伴还家，愿得神力，示以归路。俄有一炬火，自庙门出，前引至其家。二十余里，虽狭（狭原做狄，据明抄本、许本改。）桥编路，无蹉跌，火炬亦无见矣。乡里之人尤惊。（原缺出处，今见《录异记》四）

广都县有座盘古三郎庙，庙里的神很灵应。若有人走过庙门不叩拜行礼，不是狠狠被敲一家伙，就是无缘无故摔个大跟头。有个叫杨知遇的，曾学过正一明威录，有一天喝得大醉往回走，天黑路远，又没有同伴陪他，路过神庙时，就让神帮一把好找到回家的路。顿时就有一个火把从庙门里出来，在前面为他照亮道路。杨某一直走了二十多里，经过很窄的桥，走过很偏僻的小道，却一次也没摔倒。到家了，火把也没了。人们都十分惊奇。

狄仁杰祠

魏州南郭狄仁杰庙，即生祠堂也。天后朝，仁杰为魏州刺史，有善政，吏民为之立生祠。及入朝，魏之士女，每至月首，皆诣祠奠醑。仁杰方朝，是日亦有醉色。天后素知仁杰初不饮酒，诘之，具以事对。天后使验问，乃信。庄宗观霸河朔，尝有人醉宿庙廊之下。夜分即醒。见有人于堂陛下，罄折咨事，堂中有人问之，对曰：“奉符于魏州索万人。”堂中语曰：“此州虚耗，灾祸频仍，移于他处。”此人曰：“诺。请往白之。”遂去。少顷复至，则曰：“已移命于镇州矣。”语竟不见。是岁，庄宗分兵讨镇州，至于攻下，两军所杀甚众焉。（出《玉堂闲话》）

魏州南城有座狄仁杰祠，是狄仁杰活着时给立的“生祠”。武则天皇后执政时，狄仁杰是魏州刺史，政声很好，当地官员和百姓就为他立了生祠来表彰他。后来狄仁杰到朝廷里作官，魏州的百姓每到月初一，还是到祠里去用酒供奉。狄仁杰每月初一去上朝，就也带着醉意，则天皇后知道狄仁杰向来不喝酒，就问是怎么回事。狄仁杰就说因为每月初一魏州人到他的生祠献酒。天后派人调查果然是这样，才相信了。庄宗镇守河朔时，曾有人醉后住在狄仁杰祠的庙廊下。半夜酒醒，看见有人站在庙堂的台阶下拿着奏折请示公事。堂上的人问是什

么事,那人说,“奉上天之命,要在魏州索取一万人的性命。”堂上的人说,“魏州这地方很穷困,灾祸连年不断,还是到别的地方找这一万人吧。”奏事的答应说,“我这就去向上面报告。”不一会他又回来了,对堂上说,“已经决定到镇州去办了。”说完就都消失了,这一年,庄宗分兵讨伐镇州,两军在战场上死了很多人。

葛氏妇

兖之东钞里泗水上有亭,亭下有天齐王祠,中有三郎君祠神者。巫云,天齐王之爱子,其神甚灵异。(子其神甚灵异六字原空缺,据黄本补。)相传岱宗之下,樵童牧竖,或有逢羽猎者,骑从华丽,有如(有如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侯王,即此神也。鲁人畏敬,过于天齐。朱梁时,葛周镇兖部署,尝举家妇女游于泗亭,遂至神祠。周有子十二郎者,其妇美容止,拜于三郎君前,熟视而退。俄而病心痛,踣地闷绝久之。举族大悸,即祷神,有顷乃瘳。自是神情失常,梦寐恍惚,尝与神遇。其家惧,送妇往东京以避之。未几,其神亦至,谓妇曰:“吾寻汝久矣,今复相遇。”其后信宿辄来,每神将至,妇则先伸欠呵嚏,谓侍者曰:“彼已至矣。”即起入帷中,侍者属耳伺之,则闻私窃语笑,逡巡方去。率以为常。其夫畏神,竟不敢与妇同居,久之妇卒。(出《玉堂闲话》)

兖州的东钞里泗水上有个亭子,亭子下有座天齐王庙。庙里供有三郎神的神像。巫师说,三郎是天齐王最喜爱的儿子,三郎神也最灵。传说在泰山下面,曾有打柴少年或放羊孩子遇见过三郎神出去打猎,带着很多侍从和仆人,那排场不亚于人间的王侯出巡。山东人对三郎神的敬畏超过了对天齐王。朱梁年间,葛周镇守兖州,有一天带着全家男女老少游泗水亭,然后又进了天齐王庙。葛周有个儿子十二郎,十二郎的妻子美艳绝伦。进庙后,十二郎的夫人跪拜二郎钟,拜后两眼把三郎神像盯了半天才走。接着她就犯了心痛病,一头栽到地上喘不上气来。全家吓坏了,赶快向神祷告,少妇人才稍好了些。但从此神情就不正常了,睡梦中也恍恍惚惚地遇见三郎神。家里人十分恐慌,就把少夫人送到东京去躲了起来。没过多久,三郎神也追到东京,并对少夫人说:“我找你很久了,今天我们才又重逢!”打这以后,三郎神每两夜就来。每次三郎神来时,少夫人就又伸懒腰又打喷嚏,并对身旁的丫环说:“他已经来了。”说完就钻进帐子里去了。丫环在帐子外偷偷听,就听见帐内男女窃窃私语和调笑声,过了很久三郎神就走了。这样的事已习以为常了。十二郎十分怕神,所以一直不敢和自己的妻子同居。过了很长的时间,妻子终于死去。

马希声

湖南马希声，嗣父位。连年亢旱，祈祷不应。乃封闭南岳司天王庙，及境内神祠。竟亦不雨。其兄希振，入谏之，饮酒至中夜而退。闻堂前喧噪，连召希振复入，见希声倒立于阶下，衣裳不披，其首已碎。令亲信舆上，以帛蒙首。翌日发丧，以弟希范嗣位。先是大将周达，自南岳回，见江上云雾中，拥执希声而去，秘不敢言。夕有物如黑幕，突入空堂，即时而卒。（出《北梦琐言》）

湖南马希声继承了父亲的官职。当时连年大旱，祈祷求雨也不灵应，马希声就下令把南岳司天王庙和他所管的境内所有的庙都封闭了。然而仍然不下雨。马希声的哥哥希振来劝他别这样做，两个人喝酒，到半夜，希振才回去。刚走出门，就听到院里人声喧华，有人招呼希振快进院看看。希振一回院子，就见弟弟马希声头朝下倒栽在台阶下，身上衣服也都没有了，脑袋已经碎了。于是赶快把尸体抬到车上，用白绸子蒙上他的头。第二天为马希声办完丧事，让他的弟弟马希范继承了官职。在这事发生之前，就有一个大将周达从南岳回来时，看见江上的云雾中，鬼卒们拥着马希声而去。回来后周达没敢说。这天晚上，空中突然飘下一大块黑幕闯入了马希声的屋

子,马希声立刻就死了。

庞式

唐长兴三年,进士庞式,疑业于嵩阳观之侧,临水结庵以居。一日,晨往前村未返。庵内唯薛生,东郡人也,少年纯悫,师事于式。晨兴,就涧水盥漱毕,见庵之东南林内,有五人,皆星冠霞帔,或缝掖之衣,衣各一色,神彩俊拔,语音清响,目光射人,香闻十余步。薛生惊异,遍拜之。问薛曰:“尔何人?”生具以对。又问:“尔能随吾去否?”薛辞以父母年老,期之异日。又曰:“尔既不去,吾当书尔之背志之。”遂令肉袒。唯觉其背上如风之吹,书毕,却入林中,并失其处。斯须庞式至,具述,且示之背,见朱书字一行,字体杂以篆籀,唯两字稍若官体贵人字,余皆不别。薛生又以手扪之,数字拿破,色鲜如血,数日,香尚不销。后庞式登第,除乐乡县令,为叛帅安从进所杀,薛氏子寻归滑台,殁于家。(出《玉堂闲话》)

唐代长兴三年,庞式没有中进士时,在嵩阳观的旁边临水盖了间茅屋读书。一天早上,庞式到前村去没有回来,茅屋里只有一个薛生。薛生是东郡人,是个单纯诚实的少年,跟着庞式学习。一大清早他到门外小河边洗脸漱口,看见茅屋东南的树林里有五个人,都穿着神仙穿的衣服,有的穿着儒生的衣

着,各人的服色也不一样。看这五个人都是神采超然,语声朗朗,目光炯炯有神,身上发散着香气,十几步外都能闻到。薛生十分惊奇,就走过去一一拜见。他们问薛生,“你是什么人?”薛生就把自己的情况如实说了。他们又问,“能不能跟我们走?”薛生推辞说,自己的父母年纪大了,要去也只能以后再。其中一个人说,“如果你以后不去呢,我给你背上写几个字,好能记着。”说罢就让薛生脱下上衣把后背露出来。薛生只觉得好象有风在后背上吹过。写完了,那五个人就消失在林子深处,不知道他们到那里去了。过了一阵庞式回来后,薛生就把刚才的事说了,并把后背给庞式看。只见后背上写着一行红色的字,字体是大篆小篆交替着使用,只有两个字象当时通用的字体“贵人”,其余的字都认不清楚。薛生又用手摸后背,把好几个字抹破了,颜色象血一样鲜红,过了好几天,字的香气都不消失。后来庞式中了进士,被任命为乐乡县令,结果被叛将安从进杀了。薛生的儿子把他的棺木运回滑台,在他家乡下葬。

太平广记卷三百一十四 神二十四

清泰主 仆射陂 李泳子 譙义俊
刘 峭 袁州父老 朱廷禹 僧德林
司马正彝 刘 宣 黄 鲁 张 鋌
郭 厚 浔阳县吏 朱元吉 沽酒王氏
鲍 回 刘 皞 崔练师

清泰主

唐清泰主，乃晋高祖之妇兄也。明宗始为太原将帅，二主军职未高。因击鞠，入赵襄子庙，俱见土偶避位而立，甚讶之，潜亦自负。及明宗功高，常危惧。二主曰：“赵襄子终能致福邪？”尔后二主迭享大位。（出《北梦琐言》）

唐清泰君主，是晋高祖妻子的哥哥。明宗起初是太原将帅，清泰主当时只是一个军职不高的人。有一次因为玩击球游戏，他进了赵襄子庙，看见庙里的土神像都离了座位站起来向他致意，十分惊讶，也感到很自负。后来看到明宗军功很高，常担心害怕即不了皇位，说：“难道赵襄子终于能保佑我得到大福吗？”后来清泰主终于登极当了皇帝。

仆射陂

乙未岁，契丹据河朔，晋师拒于澶渊。天下骚然，疲于战伐。翰林学士王仁裕，奉使冯翊，路由于郑，过仆射陂。见州民及军营妇女，填咽于道路，皆执错彩小旗子，插于陂中，不知其数。询其居人，皆曰：“郑人比家梦李卫公云：‘请多造旗幡，置于陂中。我见集得无数兵，为中原剪除戎寇，所乏者旌旗耳。’是以家别献此幡旗。”初未之信，以为妖言，果旬月之间，击败胡虏。及使回，过其陂，使仆者下路，访于草际，存者尚多。（出《玉堂闲话》）

乙未年间，契丹进犯河朔一带，晋朝军队在澶渊一带与契丹对峙。当时天下人都很恐慌，怕又要受兵慌马乱之苦。这时翰林学士王仁裕奉命出使到冯翊去，经过郑州的仆射陂时，见老百姓和军营的眷属们都涌在大道上，手里拿着各种颜色的

小旗子,并把旗子插在仆射陂的水塘岸边。王仁裕就问是怎么回事,回答说:“郑州每家人都梦见仆射李卫公托梦说:‘请大家多多制造些军营里用的旗幡,我现在已经集合起大批的军队,为中原扫荡进犯的契丹强寇。但是就缺乏军旗。’所以家家都为李卫公献旗。”王仁裕起初不相信,认为是妖言惑众。可是不到一个月,传来捷报,契丹已被击败。王仁裕完成使命后回去又经过仆射陂,让仆人到陂里草丛中去察看,小彩旗还有很多插在那里。

李泳子

蜀大理少卿李泳,尝归郫城别墅。过桥,见一婴儿,以蕉叶荐之,泳怜其形相貌异,哺养为子。六七年,能书,善读笑,父母钟爱之,过于亲子。至十二岁,经史未见者,皆览之如夙习,人皆谓之神智。尝独居一室中读书,父母偶潜窥之,见一人持簿书,复有二童子接引呈过,其子便大书数行,却授之去。父母异之,来日,因待立,泳疑曲谓之曰:“吾夜来窃有所睹,汝得非判阴府事乎?”曰:“然。”重问则唯拜不对。泳曰:“阴府人间,事意不同,吾不欲苦问,汝宜善保。”子又拜。却后六年,一旦白于父母:“儿只合与少卿夫人为儿一十八年,今则事毕。来日申时,却归冥司。”因泣下久之,父母亦为之出涕。泳问曰:“吾官至何?”答曰:“只在大理少卿。”果来日申时,其子卒,故泳有退闲之志。未久,坐事遂罢。(出《野人闲话》)

西蜀大理少卿李泳,有一次到他在郾城的别墅去,过桥时看见一个婴儿,用芭蕉叶子包着。李泳看这孩子长得貌相不凡,就抱回家去,当成自己的儿子哺养。六七岁时这孩子就能写字,能说会道,父母十分疼爱他,待他比亲生儿子还要好。到了十二岁,不论是什么没见过的经书史籍,这孩子看时都象是读熟过的一样,人们都称这孩子是神童。有一次儿子在一个屋里独自读书,李泳和妻子偷偷在窗外看。只见有一个人拿着公文卷宗,还有两个童子接过卷宗呈递给自己的儿子,儿子就挥动大笔在公文上写上几行字,然后交给童子拿走。李泳和妻子非常奇怪。第二天,儿子来请安侍立一旁,李泳就委婉地问儿子,“昨夜我偷偷看见了你的事情。你莫非是在处理阴曹地府的公事吗?”儿子说,“是的。”李泳再问,儿子就只是作揖不回答了。李泳说,“阴府和人间是不同的,我不便算追问什么,希望你多多珍重好自为之吧。”儿子又作揖不语。又过了六年,一天儿子忽然说,“我只该给你们做十八年儿子,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明天申时,我就要回冥府去了。”说完就哭了半天,李泳和妻子也哭了一场。李泳问儿子,“我官能做到多大?”儿子说,“你只能作到现在的大理少卿,不会再升了。”果然第二天申时,儿子就死了。李泳也想辞去官职,没过多久,就因为牵涉到一件公案里被罢了官。

谯义俊

罗江县道士谯义俊，壮年。忽梦太山府君追之，赐以黄敕，补为杖直。昼归阴间，夜赴冥府，如此二十余年。常说人间有命未终为恶者，追生魂笞之，其人在阳间之病或贫乞是也。往见亲戚及里人被笞者，明旦往视之，皆验，然恒愿得免。忽于冥间遇道士，不言姓名，谓曰：“尔何不致名香？昼（香昼原作者尽，据明抄本改。）于阳间上告南辰北极，必得免。”义俊依此虔告。忽尔太山府君却追黄敕，自是遂免。因入道攻易，年八十余。（出《野人闲话》）

罗江县有个道士叫谯义俊，正值壮年。有一次他忽然梦见太山府君把他召去，赐给他一个黄色的公文，任命他为阴府的杖直官，让他白天在阳间，夜晚到阴府。他就这样过了二十年。他常对人说，凡是在阳间生了病或受穷乞讨的人，都是自己阳寿没尽却做了坏事，被阴间把魂灵抓去受拷打的结果。这道士只要在阴间看见被拷打的是亲戚或邻居，第二天去看，果然是那么回事，就劝告他们做好事以赎罪免得生病或受穷。有一次他在阴间见一个道士，道士说：“你为什么不给神烧有名的好香？现在阴间要为此而惩罚你了。明天你回阳间去，赶快烧上好香，向南辰北极神求告，你的罪就能免。”谯义俊道士就按那

道士的话作了。后来太山府君追回了任命他的文书,他便不再在阳间阴间来回奔波了。后来他专门攻读《易经》,活到八十多岁。

刘 峭

辛酉岁,金水主簿刘峭,因游云顶山,睹山庙盛饰一堂,有土偶,朱衣据鞍。峭讶之,诘于山主昭讷,昭讷曰:“余三夕连梦见王,语近辟一判官,宜设堂宇,塑朱衣一官而祀之。故有此作。”峭不之信。明年秩满,还成都,遇都官员外孙逢吉。言其事,逢吉曰:“顷为安仲古弥留之际,语长幼云:‘顶山王已具书马聘礼,辟吾作判官。’言绝,俨然端坐长逝。”(出《撒诚录》)

辛酉这年,金水县主簿刘峭到云顶山游玩。看见山庙中被装饰了个新的庙堂,其中新供奉了一个神像,这神像穿着红衣服骑在马上。刘峭很奇怪,就问庙里的主持昭讷。昭讷说:“我连着三个夜晚梦见云顶山神对我说:‘最近将有一个新的判官到云顶山来上任,你要新设一个庙堂,并塑一个穿红衣的神象供祀’。我就是按照云顶山王的吩咐作的。”刘峭不信。第二年刘峭任满回成都,遇见都官员外孙逢吉,就说了这件事。孙逢吉说:“那正是安仲古将死的时候昭讷做了那个梦。安仲古死前曾对家里人说,云顶山王已派来车马带着聘礼迎接他到云

顶山庙去当判官 ,说完后 ,立刻就端端正正地坐着死去了。”

袁州父老

袁州城中有老父 ,性谨厚 ,为乡里所推 ,家亦甚富。一日有紫衣少年 ,车仆甚盛 ,诣其家求食。老父即延入 ,设食甚至 ,徧及仆者。老父侍食于前 ,因思长吏朝使行县 ,当有顿地 ,此何人哉 ?意色甚疑。少年觉之 ,谓曰 :“君疑我 ,我不能复为君隐。仰山神也。”父悚然再拜 ,曰 :“仰山日厌于祭祀 ,奈何求食乎 ?”神曰 :“凡人之祀我 ,皆从我求福。我有力不能致者 ,或非其人不当受福者 ,我皆不敢享之。以君长者 ,故从君求食耳。”食讫 ,辞让而去 ,遂不见。(出《稽神录》)

袁州乡村里有位老父 ,为人谨慎厚道 ,乡里人都很尊敬他 ,家里也很富。一天 ,有个穿紫袍的少年 ,带着不少车马仆从 ,来到老父家要些吃的。老父立刻把少年请进屋里 ,拿来很多好吃的东西 ,连仆从们都给了吃食。老父一面安排酒饭一面想 :“如果是州里或朝里的官员到县里来 ,都会有接待食宿的地方 ,这位少年是什么人呢 ?”这样想着脸上就露出了怀疑的神色。少年察觉到了 ,就对老父说 :“你既然怀疑我了 ,我也就不隐瞒了。我就是仰山的山神。”老父吃惊地赶快叩头 ,并问道 :“仰山神庙里是不是祭祀供奉酒食的人越来越少了 ,才使

得你不得不出来求食呢？”仰山神说：“人们祭祀我，都是向我求福的。凡是我力量不及办不到的，和那些命中不该有福的人供奉的食物，我都不敢享用。你是一位可敬的老人，没有什么求我的事了，所以才敢向你求食。”吃完后，再三拜谢辞别，然后就不见了。

朱廷禹

江南内臣朱廷禹，言其所亲泛海遇风，舟将复者数矣。海师云：“此海神有所求。可即取舟中所载，弃之水中。”物将尽，有一黄衣妇人，容色绝世，乘舟而来，四青衣卒刺船，皆朱发豕牙，貌甚可畏。妇人竟上船，问有好发髻，可以见与。其人忙怖，不复记，但云：“物已尽矣。”妇人云：“在船后挂壁（壁原作璧，据《稽神录》改。）筐中。”如言而得之。船屋上有脯腊，妇人取以食四卒。视其手，乌爪也。持髻而去，舟乃达。廷禹又言，其诸亲自江西如广陵，携十一岁儿，行至马当泊，登岸晚望。及还船，失其儿。遍寻之，得于茂林中，已如痴矣。翌日，乃能言。云：“为人召去，有所教我。”乃吹指长啸，有山禽数十百只，应声而至，毛彩怪异，人莫能识。自尔东下，时时吹啸，众禽必至。至白沙，不敢复入。博访医巫治之，久乃愈。（出《稽神录》）

江南有位在朝里作官的朱廷禹，说他的亲戚有一次乘船

在海上航行,突然遇见了风暴。船被大浪颠簸得好几次都要翻了,掌舵的海师说这是海神在要东西,快把船里的东西往海里扔一些。船上东西快扔尽时,见一个容貌十分美丽的妇人坐着小船赶来,有四个侍女为她划船。个个是红头发猪牙齿,面目十分可怕。那妇人的小船靠拢后,妇人上了大船,问:“船上有没有好假发?”当时船上的人又慌乱又害怕,不记得她说的什么假发有没有。然而那妇人却说:“就在你们船后舱挂在墙上的梳妆匣里。”船上的人按她的话一找,果然找到了假发。船篷上放着些干鱼腊肉,那妇人就拿了给那四个划船的兵吃。看那女人的手,竟是鸟的爪子。那女人拿了假发走了,船才平安地前行到达了目的地。朱廷禹又说,有一次他的亲属从江西坐船到广陵,还带着个十一岁的孩子。船到了马当泊,大家停船上岸游玩。等回到船上时,发现那孩子丢了。四下分头去找,才在密林中找到,孩子已经象傻子一样了。第二天孩子才能说话,说是被人领走以后,教他吹很长的口哨。一吹起口哨,就有好几百只山中的怪鸟应声而至。这些鸟毛色十分奇异,认不出来是什么鸟。后来这孩子跟着船往东走,常常吹口哨,引得那些怪鸟都飞到船头。后来船到了白沙,鸟就没敢再来。到广陵后,家里人到处请医生和巫师给那孩子看病,过了很长时间,才把病治好。

僧德林

浙西僧德林，少时游舒州，路左见一夫，荷锄治方丈之地。左右数十里不见居人，问之，对云：“顷时自舒至桐城。至此暴得疟疾，不能去，因卧草中。及稍醒，已昏矣。四望无人烟，唯虎豹吼叫，自分必死。俄有一人，部从如大将，至此下马。据胡床坐。良久，召二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至桐城县下。’遂上马去，倏忽不见，唯二卒在焉。某即强起问之，答：‘此茅将军也，常夜出猎虎，忧汝被伤，故使护汝。’欲更问之，困而复卧。及觉，已日出。不复见二卒，即起而行，意甚轻健，若无疾者。至桐城，顷之疾愈。故以所见之处，立祠祀之。”德林上舒州十年，及回，则村落皆立茅将军祠矣。”（出《稽神录》）

浙西有个和尚叫德林，年轻时游舒州时，在路边看见一个人正拿着锄头清理一块一丈多大小的土地，周围几十里没有人家，觉得很奇怪，就问那人。那人说：“过去我有一次从舒州往桐城去，走到这里突然发起了疟疾。走不动了，就躺在草丛里。等稍清醒过来时，天已黑了。四望没有人烟，只听得虎豹吼叫，心里想我是非死在这里不可了。突然有一个人骑着马来到我跟前，看那样子象个将军，带着不少人。将军下马后，坐在胡床上。过了一会儿，他叫来两个兵，对他们说：‘好好保护这

个人,明天把他送到桐城去。’说完就上马走了,转眼已不见影,只剩下两个兵守着我。我勉强坐起来问他们,他们说;那是茅将军,经常夜里出来猎虎。怕你被虎伤,特派我们保护你。’我想再仔细问问,因为太难受又躺下了。等我醒时,太阳已出来了,两个兵也不见了,我就爬起来赶路。只觉得两腿特别轻快,跟没病时一样。到了桐城,病完全好了。所以我就在遇见茅将军的地方给他修个小祠庙祭祀他。”德林和尚到舒州呆了十年,等回来时一看,村子里到处都建有茅将军的祠庙。

司马正彝

司马正彝者,始为小吏。行溧水道中,去前店尚远,而饥渴甚,意颇忧之。俄而遇一新草店数间,独一妇人迎客,为设饮食,甚丰洁。天彝谢之,妇人云:“至都,有好粉胭脂,宜以为惠。”正彝许诺。至建业,遇其所知往溧水,因市粉脂诣遗之。具告其处,既至,不复见店,但一神女庙,因置所遗而去。正彝后为溧水令,相传云,往往有遇之者,未知其审。(出《稽神录》)

司马正彝在没有当县令前是个小官。有一次他到溧水县去,离投宿的地方还很远,又饿又渴,十分焦虑。忽然看见道旁有个客店,只有一个女子出来迎客,就进了店。女子做了很丰盛洁净的饭菜招待他,他十分感谢。女子说,“不用谢,到了京

城里,有那好的胭脂和粉给我捎点来就行。”司马正彝到了南京,正好遇到一个朋友要回溧水,就买了些脂粉托朋友捎给那个开店的女子,并详细的说了那客店的位置。朋友到那地方找,根本没有旅店,而是一个神女庙,就把脂粉放在庙里然后走了。司马正彝后来当了溧水县令,听人们传说,常常有人遇见那个女子,但都不知道她就是神女。

刘 宣

戊寅岁,吴师征越,败于临安。裨将刘宣伤重,卧于死人中。至夜,有官吏数人,持簿书至,遍阅死者。至宣,乃扶起视之曰:“此汉非是。”引出十余步,置路左而去。明日贼退,宣乃得归。宣肥白如瓠,初伏于地,越人割其尻肉,宣不敢动。后疮愈,肉不复生,臀竟小偏。十余年乃卒。(出《稽神录》)

戊寅那年,吴地的军队征讨越地,在临安大败。副将刘宣受了重伤,卧在乱尸堆里。夜间来了几个官员,拿着个本子一一对照查看死尸。查到刘宣时说:“这家伙不在本子上。”把他拖出去十几步,扔在道旁走了。贼兵退后,刘宣才得以归营。刘宣长得又白又胖象个大葫芦,他躺在死尸堆里时,越兵割下了他一半屁股,他也没敢动。后来伤好了,但屁股是歪的。十几年后刘宣才死。

黄 鲁

徐三海为抚州录事参军,其下干力黄鲁者,郡之俚人。年少,颇白皙,有父母在乡中,数月一告归,归旬日复来。一旦,归月余不至,三海遣吏至其家召之。家人云:“久不归矣。”于是散寻之。又月余,乃见在深山中,黄衣屣履,挟弹而游。与他少年数人,皆衣服相类。捕之不获。鲁家富,乃多募人,伏草间以伺之。数日,果擒之,而诸少年皆走。既归,问其故,曰:“山中有石氏者,其家如王公。纳我为婿。”他无所言。留数日,复失去,又于山中求得之,如是者三。后一日竟去,遂不复见。寻石氏之居,亦不能得。此山乃临川人采石之所,盖石之神也。(出《稽神录》)

抚州的录事参军名叫刘三海,他手下有个很能干的人叫黄鲁,是个乡下人。黄鲁很年轻,皮肤白净,他的父母都在乡下。黄鲁每过几个月就请假回去探家,十几天后就回来。有一次,请假回家一个多月也没回来。刘三海派人到黄鲁家去找,他家人说,黄鲁已经很久没回来过了。于是派人四下去找。找了一个多月,才在深山中见到。黄鲁这时穿着黄衣服黄鞋,挟着个弹弓正在游逛,和他一起还有几个少年,衣服打扮都一样。人们抓不住黄鲁,跑掉了。黄鲁家很富,雇了很多人上山

藏在草丛里等着,几天后才把他抓住了。带回家来,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山里有个姓石的,家里象王公一样富,招我作了女婿。”再问就不说了。在家里呆了几天,又没了。只好再到山里去抓,回来还是呆几天就没,后来就再也找不到了。找姓石的家也找不到。这山是临川人采石的地方,那“石氏”,其实就石神。

张 鋌

张鋌者,任邑宰,以廉直称。后为彭泽令,使至县宅。堂后有神祠,祠前巨木成林,乌鸢(乌鸢原作为焉,据明抄本改。)野禽,群巢其上,粪秽积于堂中。人畏其神,故莫敢犯。(犯原作於,据明抄本改。)鋌大(大原作矣,据明抄本改。)恶之,使巫祈于神曰:“所为土地之神。当洁清县署,以奉居人,奈何腥秽如是邪?尔三日中,当尽逐众禽。不然,吾将焚庙而伐树矣!”居二日,有数大鸮,奋击而至,尽坏群巢,又一日大雨。粪秽皆净。自此宅居清洁矣。(出《稽神录》)

张鋌曾当过几任邑宰,廉洁正直,后来升为彭泽令。县衙后面有个庙,庙前是树林,乌鸦老鹰等野鸟在树上搭窝,弄得县衙到处是鸟粪。人们说鸟是神庙的,不敢管它们,张鋌十分厌恶,让女巫在庙里祝祷说,“你是这一方的土地神,应该保证

县衙的清洁,使住在这里的人畅快。现在弄得又腥又臭你怎么不管?精神在三天之内把鸟都赶走,不然我就要烧庙砍树了。”过了两天,突然来了几只大鹰向鸟群猛攻,把鸟窝也都毁了。第三天又来了一场大雨把鸟粪都冲走,从此县衙就干净了。

郭 厚

李宗为舒州刺史,重造开元寺。工徒始集,将浚一废井。井(井下原有“中如言而得之船屋上有脯腊妇人取以食四卒视其手”二十二字,系本卷朱廷禹条内文,误衍于此,今删。今本《稽神录》无“郭厚”条。明抄本于此处空一行计二十二字)土寇犯阙,天下乱。僧辈利吾行资,杀我投此井中,今骸骨在是。为我白李公,幸葬我,无见弃也。”主者以告宗,翌日亲至井上,使发之,果得骸骨。即为具衣衾棺槨,设祭而葬之。葬日,伍伯复仆地。鬼告(告原作如,据明抄本改。)曰:“为我谢李公,幽魂处此,已三十年,籍公之惠,今九州社令,已补我为土地之神,配食于此矣。”寺中至今祀之。(出《稽神录》)

李宗当舒州刺史后重新修造开元寺。工匠们刚集中后,要清理庙里的一口废井。(译述者按,原文“井”字以下缺二十二字)“……贼寇进犯京城,天下大乱。和尚们抢去我的盘缠钱和行李,把我杀死后扔到这井里,这副骨头就是我。请替我向李

宗刺史请求把我埋葬 ,千万别再抛掉我。”管事的报告给李宗 ,第二天李宗就来到井边 ,命人下去挖 ,果然有一副骨殖。就作了衣服棺材 ,祭奠之后把骨殖埋葬了。埋的那天 ,伍伯又扑倒在地说 ,“鬼魂说 :请为我向李刺史致谢。我的幽魂在井中已呆了三十年 ,由于李刺史的恩德 ,我现在已经补任为土地神 ,就在这庙里上任了。”开元寺至今还供奉着这个土地神。

浔阳县吏

庚寅岁 ,江西节度使徐知谏 ,以钱百万施庐山使者庙。浔阳令遣一吏典其事。此吏尝入城 ,召一画工俱往 ,画工负荷丹彩杂物从之。始出城 ,吏昏然若醉 ,自解腰带投地。画工以为醉 , (醉下明抄本有取字 ,属下。)而随之。须臾 ,复脱衣弃帽 ,比至山中 ,殆至裸身。近庙涧水中 ,有一卒 ,青衣 ,白韦蔽膝。吏至。乃执之。画工救之曰 :“此醉人也。”卒怒曰 :“交交加加 ,谁能得会。”竟擒之 ,坐于水中。工知其非人也 ,走往庙中告人。竞往视之 ,已不见 ,其吏犹坐水中 ,已死矣。乃阅其出给之籍 ,则已乾没过半。进士谢岳亲见之。(出《稽神录》)

庚寅年间 ,江西节度使徐知谏给庐山使者庙布施了百万钱 ,浔阳县令派了一个小县吏到庐山庙去主管这件事。县吏进城找了一个画工一同去 ,画工背着颜料画具跟着走。刚出城 ,

那县吏就象喝醉了酒似地昏昏沉沉,把腰带解下来扔了。画工以为他醉了,就拾起腰带跟着走。不一会儿县吏又脱了衣服扔了帽子。走到庐山里时,县吏已脱得精光。走到庙前的河边,看见有一个鬼卒,穿青衣,白皮子护膝,一把就抓住了县吏。画工忙上前救县吏,说:“他喝醉了。”鬼卒说:“罗索些什么,谁管那一套!”把县吏拖到河水里坐着。画工知道那是个鬼卒,就到庙里找人。人们跑出来看,鬼卒已经不见,县吏还坐在水里,已经死去。人们查看他身上带的帐本,才发现他已经把给庙里的钱贪污了一多半。这件事是进士谢岳亲自见到的。

朱元吉

乌江县令朱元吉,言其所知泛舟至采石,遇风。同行者数舟皆没,某既溺,不复见水,道路如人间。其人驱之东行,可在东岸山下,有大府署,门外堆坏船板木如丘陵,复有人运诸溺者财物入库中甚众。入门,堂上有官人,遍召溺者,阅籍审之。至某独曰:“此人不合来,可令送出。”吏即引去,复至舟所。舟中财物,亦皆还之。恍然不自知,出水,已在西岸沙上矣。举船俨然,亦无沾湿。(出《稽神录》)

乌江县令朱元吉说,他的朋友某人有一次乘船到采石矶,遇上大风,同行的好几条船都沉没了。某人也落了水。但掉到

江里后就没有水了,有一条路象人间的路一样,他就沿着路往东走。到了东岸山下,看见一个很大的衙门,门外象小山似地堆着破船烂板,还有些人把淹死者的财物往仓库里运。他进了衙门,见大堂上有个官,把淹死的都召了来,按着卷宗一个个地审查。审到他时,官员说:“这个人不该来,把他送回去。”他就被人领出来,又来到船边,把船上的东西也还给了他。他恍恍惚惚的什么也不觉就出了水,发现自己已经在西岸沙滩上,船也完好无损,一点也没湿。

沽酒王氏

建康江宁县廨之后,有沽酒王氏,以平直称。癸卯岁,二月既望夜,店人将闭外户,忽有朱衣数人,仆马甚盛,奄至户前,叱曰:“开门,吾将暂憩于此。”店人奔走告其主。其主曰:“出迎,则已入坐矣。主人因设酒食甚备,又犒诸从者,客甚谢焉。顷之,有仆夫执捆绳百千丈,又一人执橛杙数百枚,前白:“请布围。”紫衣可之。即出,以钉地,系绳其上,围坊曲人家使遍。良久白事讫,紫衣起至户外。从者曰:“此店亦在围中矣。”紫衣相谓曰:“主人相待甚厚,免此一店可乎?”皆曰:“一家尔,何为不可?”即命移杙,出店于围外。顾主人曰:“以此相报。”遂去,倏忽不见?顾视绳杙,已亡矣。俄而巡使欧阳进逻巡夜,至店前,问何故深夜开门,又不灭灯烛何也。主人具告所见,进不信。执之下狱,将以妖言罪之。居二日,建康大火,自朱雀桥西至凤台

山,居人焚之殆尽。此店四邻皆为煨烬,而王氏独免。(出《稽神录》)

建康江宁县衙的后面有个王氏酒店,以买卖公平闻名。癸卯年二月十六日夜里,店里刚要关门,忽然有几个穿红衣服的人带着不少车马仆从,来到店前,大喊:“开门,我们要在这里歇一会儿。”伙计赶快跑去告诉主人王氏,王氏说快快接进来,到店里一看,都已进来坐下了。王氏赶快端上了好多酒菜殷切招待,连随从们也都一样招待。红衣人们都很感谢。不一会儿有个仆从拿着几百丈一捆的绳子,另一个拿着几百个木橛子,请示道:“现在就围起来吗?”一个紫衣人说可以。那两个人就出去,把木橛钉在地上,把绳子拴在橛上,把整个一条街的住户都围在绳圈里了。过了很久有人报告说都弄好了,紫衣人就出去了。一个仆从对紫衣人说:“这家酒店也围在里面了。”紫衣人说,店主人侍咱们很好,免了这家怎样?大家都说:“就免这一家有什么不行呢?”于是就让人把木橛子挪开,把酒店让在绳子外,然后对店主王氏说:“就算对你的报答吧。”说完就转眼消失了,再看地上的绳子木橛也都没了。这时巡使欧阳进带人巡夜来到酒店前,问王氏为什么深夜开着门还点着灯烛,王氏就都说了。欧阳进不信,把王氏抓走了关进监狱,准备判他妖言惑众罪。两天后,建康发生大火灾,从朱雀桥往西直到凤台山烧了个片瓦无存。但王氏酒店安然无恙,周围却是一片灰烬。

鲍回

鲍回者，尝入深山捕猎，见一少年，裸卧大树下，毛发委地。回欲射之，少年曰：“我山神也，避君不及。勿杀我，富贵可致。”回以刃刺其口，血皆逆流，遂杀之。无何回卒。（出《稽神录》）

鲍回有一次进深山打猎，看见一个少年，光着身子躺在大树下，很长的毛发拖在地上。鲍回想射死他，少年说：“我是山神，没来得及躲开你，请别杀我，我可以使你富贵。”鲍回一刀刺进少年的嘴里，血却又倒着流回嘴里。鲍回终于把少年杀了，不一会他自己也死了。

刘皞

汉宗正卿刘皞，忽梦一人，手执文簿，殆似冥吏，意其知人命禄，乃诘之，仍希阅己将来穷达。吏曰：“作齐王判官，后为司徒宗正卿。”皞自以朝籍已高，不乐却为王府官职。梦觉，历历记之，亦言于亲友。后衔命使吴越，路由郢州，忽于公馆染疾。

恍惚意其曾梦为齐王判官,恐是太山(太山原作大四,据明抄本改。)神天齐王也。乃令亲侍就庙,陈所梦,炷香掷茭以质之。一掷果应,宗卿以家事未了,更将明恳神祈,俟过海回,得以从命。频掷不允,俄卒于邮亭。(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玉堂闲话》)

后汉宗正卿刘焯,有一次他忽然梦见一个手拿文簿的人,看样子是冥府的官员,就向他请求查查自己的未来官运。官员说,“先作齐王判官,后来升任司徒宗正卿。”刘焯自认为朝官职位很高,不愿当王府的官职。梦醒后,仔细记下,并告诉了亲友。后来他被派出使吴越,走到郢州,忽然病在公馆里。病中恍惚地想到过去作梦说自己当齐王判官,怕是指的到阴间给太山神天齐王作判官吧,就让侍从到庙里去向神述说了梦,并烧上香后用菰米扔卦请神说明。一扔,卦就应验了,他也就知道自己马上要死了,就向神恳求,说家里有事没办完,等自己过海回来后,再归阴上任,但连扔了好几卦,神都不答应。不久他就死在官驿的旅舍里了。

崔练师

晋州女道士崔练师,忘其名,莫知所造何道。置辎车一乘,佣而自给。或立小小阴功,人亦不觉。一旦,(旦原作二,据明

钞本改。)车于路辗杀一小儿,其父母诉官,追摄驾车之夫,械之。欲以其牛车偿死儿之家,其人曰:“此物是崔练师处租来。”官司召练师,并繫之。太守栾元福,夜梦冥司崔判官谓曰:“崔练师我之侄女,何罪而繫之?”梦觉,召练师,以梦中之言告之。练师对曰:“某虽姓崔,莫知是何长行。”俄尔死儿复活。周高祖闻而异之,召崔练师入京,仍择道士,往晋州紫极宫修斋焉。(出《玉堂闲话》)

晋州女道士崔练师,忘了叫什么名,也不知道她是什么道门。崔练师有一辆牛车租给别人拉脚,用这钱维持生活。也许她有些阴功,但人们不了解。有一天,牛车压死了一个小孩,小孩父母告了官,官府把车夫抓来押起来,并宣判把牛车给小孩家做赔偿。车夫说这车是租崔练师的,官府就把崔练师也抓了起来。太守栾元福夜里梦见冥府一位崔判官说:“崔练师是我侄女,她有什么罪要抓起来?”太守梦醒后把崔练师召来并把梦告诉她。崔练师说:“我虽然姓崔,却不知道冥府的崔判官是我的那门子长辈亲戚。”然而不久那个被辗死的孩子却复活了。周高祖听说这事很惊奇,召崔练师进京。仍令其为道士,到晋州紫极宫持斋修行。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一十五 神二十五
(淫祠附)

梨山庙 吴延瑫

淫祠

余光祠 鮪父庙 鲍君张助 著餌
石人

洛西古墓 豫章树 狄仁杰檄

飞布山庙(有目无文)画琵琶 壁山神

梨山庙

建州梨山庙。土人云。故相李回之庙。回贬为建州刺史，后卒于临川。卒之夕，建安人咸梦四乘白马，入梨山。及凶问至。因立祠焉。世传灵应。王延政在建安，与福州构隙，使其将吴某，帅兵向晋安。吴新铸一剑。甚利。将行，携剑祷于梨

山庙,且曰:“某愿以此(此字原空缺,据明钞本补。)剑,手杀千人。其夕,梦人谓己曰:“人不当发恶愿,吾祐汝,使汝不死于人之手。”既战败绩,左右皆溃散。追兵将及,某自度不免,即以此剑自刎而死。(出《稽神录》)

建州梨山庙,当地人说是已故相国李回的庙。李回被贬到建州当刺史,后来死在临川。死的那天晚上,建安人都梦见有四乘白马进了梨山。后来果然传来李回的死讯,所以当地人才在梨山给李回修了庙,都说很灵应。后来王延政在建安时和福州发生了冲突,派手下一个姓吴的带兵去攻打晋安。吴某新铸了一把剑,十分锋利,将出发时,他带着剑到李回庙里祈祷发愿说:“我愿用这宝剑杀死一千人!”这天夜里,吴某梦见李回对他说:“人祈祷时不应该发恶愿。我将保佑你不死于别人之手。”果然吴某一战大败,手下士兵四散溃逃。追兵眼看就追上吴某,吴某心想已免不了一死,就用那把宝剑自刎了。

吴延瑫

广陵豆仓官吴延瑫者,其弟既冠,将为求妇。邻有媒妁,素受吴氏之命。一日,有人诣门曰:“张司空家使召。”随之而去。在政胜寺之东南,宅甚雄壮。妁云:“初不闻有张公在是。”其人云:“公没于临安之战。故少人知者。”久知(明抄本知作之,按

此句有脱讹。)其家陈设炳焕,如王公家。见一老姥,云是县君,之坐。顷之,其女亦出,姥谓姬曰:“闻君谓吴家求婚,吾欲以此女事之。”姬曰:“吴氏小吏贫家,岂当与贵人为婚邪?”女因自言(言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许本、黄本补。)曰:“儿以母老。无兄弟。家业既大,事托善人。闻吴氏子孝谨可事,岂求高门邪!”姬曰:“诺,将问之。”归以告延瑫,异之。未敢言。数日,忽有车舆数乘,诣邻姬之室,乃张氏女与二老婢俱至。使召延瑫之妻即席,具酒食甚丰,皆张氏所备也。其女自议婚事,瑫妻内思之,此女虽极端丽,然可年三十余。其小郎年节少,未必欢也。其女即言曰:“夫妻皆系前定,义知有合,岂老少邪?”瑫妻耸然,不敢复言。女即出红白罗二疋曰:“以此为礼,其他赠遗甚多。”至暮,邀邻姬俱归其家,留数宿,谓姬曰:“吾家至富,人不知耳,他日皆吴郎所有也。”室中三大厨,其高至屋,因开示之。一厨实以金,二厨实以银。又指地曰:“此中皆钱也。”即命掘之,深尺余,即见钱充积。又至外厅,庭中系朱鬣白马,傍有一豕。曰:“此皆礼物也。”厅之西复有广厦,百工制作毕备。曰:“此亦造礼物也。”至夜就寝,闻豕如有惊,呼诸婢曰:“此豕不宜在外,是必为蛇所啮也。”姬曰:“蛇岂食猪者邪?”女曰:“此中常有之。”即相与秉烛视之,果见大赤蛇,自地出,萦绕其豕,复入地去,救之得免。明日,方与姬别,忽召二青衣,夹侍左右,谓姬曰:“吾有故近出,少选当还。”即与青衣凌虚而去,姬大惊。其母曰:“吾女暂之天上会计,但坐,无苦也。”食顷,乃见自外而入,微有酒气,曰:“诸仙留饮,吾以媒姬在此,固辞得还。”妇归,(妇归原作姬妇,据明抄本改。)益骇异而不敢言。又月余,复召姬去。县君疾亟,及往,其母已卒。因姬至葬,葬于杨

子县北徐氏村中,尽室往会。徐氏有女,可十余岁。张女抚之曰:“此女有相,当为淮北一武将(将字原空缺,据明抄本、黄本补。)之妻,善视之。”既葬,复后赠姬,举家南去,莫知所之,婚事(事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亦竟不成。姬归,访其故居,但里舍数间。问其里中,云:“住此已久,相传云张司空之居,竟不得其是。”后十年,广陵乱,吴氏之弟归于建业,亦竟无恙。(出《稽神录》)

广陵豆仓官叫吴延韬,他的弟弟已经成年,就张罗提亲的事。邻居有个媒婆,一直受吴延韬的托付寻找合适的女子。一天,有人敲媒婆家门,说是张司空家有请,媒婆就跟着去了。一看是政胜寺东南的一个府第,很是雄伟壮观。媒婆说:“我怎么没听说有张司空这么个人家呢?”接她的人说:“张司空在临安之战中去世了,所以人们不太知道。”进了府门,看见府内的一切陈设都十分华贵,像是王公家。见一个老太太,说是县君。请媒婆坐完后,这家的女儿也出来了。老太太对媒婆说:“听你说吴家想求婚,我打算把这个女儿许配给吴家公子。”媒婆说:“吴家官小家贫,怎么敢和你们这样高贵的人家结亲呢?”张氏女自己回答说:“我母亲年高,我又没弟兄,家业这么大,想托付给一个好人。听说吴家公子孝顺恭谨,这就是最合适的人了,我们还求什么高门贵第呢?”媒婆说:“好,我回去问问。”媒婆回到吴家说了这些情况后,吴延韬心里有些疑惑,没敢说什么。过了几天,忽然有几辆车来到媒婆家,是张氏女和两个老女仆一起来了。她们请吴延韬的妻子到媒婆家赴宴,丰盛的酒

菜都是张氏女准备的。在酒席上,张氏女又自己提婚事。吴延瑫的妻心中暗想,“这个女子长得倒是十分端庄美丽,但是看样子有三十多岁了。我家兄弟岁数太小,不一定合适。”那知张氏女立刻就说,“夫妻姻缘是前世所定,如果命该结合在一起,才少又有什么关系!”吴妻心里一惊,不敢再说什么。张氏女就拿出红白两疋绸子说,“请收下这定礼吧。”还给了不少别的礼品。天黑时,张氏女请媒婆和她一块回家,并留住了几天。张氏女说,“我家非常富,别人不知道,这一切将来都是吴郎的。”屋里有三个和屋顶一样高的厨柜,张氏女打开让媒婆看,一个厨装金,一个厨装银,又指指地下说下面全是钱,说完就叫人来挖,才挖了一尺多,就见里面全是钱。又来到外厅,见庭院拴着一匹红鬃白马,旁边有一只大猪。庭西面有一个大厅,里面放着各种精致的家具用品,张氏女说都是结婚礼品。这天晚上刚睡下,就听院里的猪象受了惊,张氏女就招呼使女们说,“那猪不能放在外面,一定是让蛇咬了。”媒婆说,“蛇还能吃猪吗?”张氏女说,“这是常有的事。”就拿着蜡烛到院里看,果然有条大红蛇从地下钻出来缠住猪往地下拖,张氏女把猪救了下来。第二天,张氏正和媒婆告别时,忽然叫来两个使婢站在他左右,对媒婆说,“我有事出去一趟,马上就回来,”说罢竟和两个使女一齐腾空而去。媒婆大惊失色,张老太太说,“我女儿暂时上天去一会儿有点事,你别担心,快坐。”有一顿饭工夫张氏女就回来了,微有醉意地说,“几位神仙请我喝酒,我说媒婆在家,再三推辞才得脱身。”媒婆更加吓得说不出话了。一个多月后,张氏女又请媒婆去,说老太太病重,等媒婆赶到,老太太已死,就帮忙料理丧事,葬在杨子县北的徐氏村里,张氏全家

都参加了葬礼。徐氏有个十几岁的女儿,张氏女爱抚地说:“这女孩命相好,将来是淮北一名武将的妻子,你们要好好待他。”葬礼之后,张氏女又送给媒婆很多礼品,然后全家都往南迁走了,也不知迁到什么地方,婚事竟也没有成。媒婆回来后,再去找张家的府宅,只有几间很普通的房子。问村里的人,都说张氏女住在这里很久了,传说那是已故张司空的房子,但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底也没弄清。十年后,广陵战乱,吴延瑫的弟弟也回了建业,倒也没出什么事。

淫祠

余光祠

汉灵帝初平三年,起裸游馆。盛夏避暑,长夜饮宴醉,迷于天晓。内官以巨烛投于殿下,帝乃觉悟。及董卓破京师,(明抄本破京师作毁长安。)焚其馆宇。至魏咸熙中,其投烛之所,冥夜有光如星。时人以为神光,于此立室,名曰“余光祠”,以祈福。至明帝末,稍除焉。(出《拾遗记》)

汉灵帝初平三年。灵帝盖了个“裸游馆”用作盛夏避暑。灵帝整夜的饮酒作乐,天亮了还不知道。宫廷的内侍把一个大蜡烛扔在殿下,才把灵帝惊醒。后来董卓攻破京都,烧了灵帝的

馆舍。到魏咸熙年间,当年扔蜡烛的地方深夜有闪闪的光亮,人们说是神光,就在那里盖了个祠,名叫“余光祠”,以祈祷降福。到明帝末年,才渐渐不供这座祠庙了。

鮎父庙

会稽石亭埭,有大枫树,其中朽空。每雨,水辄满。有估客携生鮎至此,辄放一头于朽树中。村民见之,以鱼鮎非树中之物,咸神之。乃依树起室,宰牲祭祀,未尝虚日,目为鮎父庙。有祷请及秽慢,则祸福立至。后估客复至,大笑,乃求鮎臠食之,其神遂绝。(出刘敬叔《异苑》)

会稽县石亭埭,有棵大枫树,树身已经朽空了。每到下雨,树身中就灌满了水。有一个商人带着一些鮎鱼路过这里,就把一只活鱼放进树洞里的水中。村民们发现了鱼,认为鱼绝对不能是在树里生长的,都认为这是神,就挨着树修了座庙,并宰牲献祭,天天不断,把这庙叫“鮎父庙”,说是对鱼神敬奉能得福,不敬就生祸。后来,那个当初放鱼的商人又路过这里,见此情景哈哈大笑,并把树洞里的鱼取出来作成鱼羹吃了,从此人们才不再进这座假庙了。

鲍 君

昔汝南有人,于田中设绳,以捕獐而得者。其主未觉,有行人见之,因窃取獐去,犹念取之不俟其主,有鲍鱼,乃以一头置置中而去。本主来,于置中得鲍鱼,怪之以为神,不敢持归。于是村里因共而置屋立庙,号为鲍君。后转多奉之者,丹楹藻泮,钟鼓不绝。病或有偶愈者,则谓有神。行道经过,莫不至祠焉。积七八年,鲍鱼主后行过庙下,问其故。人具为说。乃曰:“此是我鲍鱼耳,何神之有?”于是乃息。(出《抱朴子》)

从前汝南有个人在田野里设下了绳网想捕获猎禽兽。一天,网里套住了一头獐子,本主没发现,一个过路的人偷偷取走了獐子。过路人想想觉得太不够意思,就把带着的鲍鱼放一只在网里。本主来后看见了鲍鱼,惊怪地认为这是神,不敢拿回去。村庄里的人们知道后就在得鱼的地方建了个祠庙,叫“鲍君”神,传说开来,祭祀的人很多。庙的柱子漆成红色,屋梁也画了花纹,日日钟鼓声不断。有病的人求鲍神后偶然好了,就更说这神特别灵,走路人过庙门也都进去祈祷。七八年后,那个当初往网里放鲍鱼的人经过祠庙,问是怎么回事,村人就如实告诉了他。这人说:“这是我放在网里的鲍鱼呀!”从此人们才不再敬奉“鲍君”了。

张 助

南顿人张助者，耕于田中。种禾，见一李核，乃掘取之，以湿土封其根，置空桑中，遂忘取之。助后作远职，不在。其后里中人见桑中忽生李，谓之神。有病目痛者，荫息此桑下，因祝之，言“李君能令我目愈者，谢一豚。”其目偶愈，便杀豚祭之。传者过差，便言此树能令盲者得视。远近翕然，互来请福。其下常车马填溢，酒肉滂沱。如此数年，张助罢职来还，见之，乃曰：“此是我昔所置李核耳，何有神乎？”乃斫去。（出《风俗通》。明抄本做出《抱朴子》。）

南顿有个叫张助的，有一次种田时发现了一棵李子核想带回去，就挖了出来，用湿土培上顺手放在一棵桑树洞里，可是回家时却忘了。后来张助到外地当差，走了很久。村里人突然发现桑树上长出了李树，就说是“李君”神，有一个闹眼病的人来到树下祈祷说：“李君如果能让我眼睛好，我就祭祀一头猪。”这人眼病碰巧好了，果然用一头猪来谢神。这件事一传就走了样，说是这树能让瞎子复明。远近的人就络绎不绝来这棵树下求福，常常是车马堵塞了道路，祭神的酒肉成堆。过了几年，张助被罢职回家乡，看见了这情形，就说：“这李树是我当年放在桑树洞里的呀，哪里有什么神呢？”于是把树砍了。

著饵石人

又汝阳有彭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买数片饵以归。天热，过荫彭氏墓口树下，以所买饵，暂著石人头上。及去，忘取之。后来者见石人头上有饵，求而问之，或人调曰：“此石人有神，能治病，病愈者以饵来谢之。”如此转以相语，云：“头痛者，摩石人头。腹痛者，摩石人腹，亦还以自摩，无不愈者。”遂千里来就石人治病。初具鸡豚，后用牛羊，为立帷帐，管弦不绝。如此数年，前忘饵母闻之，乃为人说，无复往者。（出《抱朴子》）

汝阳县有座彭氏墓，靠近大道。墓口立着个石人。有个农村老太太进城买了几块焦饼回来，天热，就坐在彭氏墓前的树下乘凉，顺手把焦饼放在石人头上，走时忘了拿。后面来了几个走路的看见了焦饼，就研究是怎么回事。有人就开玩笑说，“大概是这石人有灵，能治病，病好了的拿焦饼来谢神的吧。”这话传来传去，说成“头痛的摸石人头，肚子痛的摸石人肚子，摸后再自摸，没有不能好的。”后来竟有人千里迢迢来求石人治病。起初谢神只用些鸡、小猪，后来都用牛羊了。还给石人搭了帐幕，请来鼓乐祭祀。这样过了好几年，当初那个忘了焦饼的老太太把事说破了，人们才不再来敬石人了。

洛西古墓

洛西有古墓，穿坏多时，水满墓中，多石灰汁。主治疮。夏日行人，有病疮烦热，见此墓中水清好，因自洗浴，疮偶便愈。于是诸病者闻之，悉往自洗。转有饮者以治腹内者。近墓居人，便于墓所立庙舍，而卖此水。而往买者，又当祭庙中。酒肉不绝，而来者转多。此水行尽，于是卖者常夜窃运他水以益之。其远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使，或持器遗信买。于是卖（于是卖三字原缺。据明抄本补。）水者大富。或言其水无神，官家禁止，遂填塞之，乃绝。（出《抱朴子》）

洛西有座古墓，已经坍塌很久了，里面灌满了水。水里含有石灰，能治疮疖。夏天走路的人有生了疮的，看见墓里的水清凉，就洗疮，偶然也有好了的，后来传开了，得各种病的人都来洗，还有喝水治肚内病的。古墓附近的人就盖了个庙，专门卖这水。买水的人也必须到庙里祭祀，祭礼不断。后来到这里买水的人太多，墓里水快干了，卖水的就夜里偷偷往里灌别处的水。太远的人来不了，就托人带着器具来买，卖水的发了大财。后来不少人说那水根本不灵，官府也禁止再卖，把古墓给填了，从此这事才算拉倒。

豫章树

唐洪州有豫章树,从秦至今,千年以上,远近崇敬。或索女妇,或索猪羊。有胡超师,隐于白鹤山中,时游洪府。见猪羊妇女遮列,诉称此神枉见杀害,超乃积薪将焚之,犹惊惧。其树上有鹳雀巢数十,欲烧前三日,鹳翔空中,徘徊不下。及四边居宅栉比,皆是竹木,恐火延烧。于时大风起,吹焰直上,旁无损害,遂奏其地置观焉。(出《抱朴子》)

唐代洪州有棵豫章树,从秦朝到唐朝已活了千年以上。远近的人都视为神树,经常要用妇女或要牛羊祭祀。据说有个叫胡超的道士在白鹤山隐居,来到洪州,看见树五罗列着很多猪羊祭品,就对人们说这神见不得杀害牲灵,就堆起柴禾要把树烧掉。大家仍很害怕,这树上有好几十个鸟窝,打算烧树的前三天,鸟儿就在空中绕圈地飞不往树上落。树的四周都是房子和竹林,一烧树怕引起火灾。烧树那天刮起了大风,把火直吹上天去,周围没有一点损害。于是就在烧树的地方盖了一座庙。

狄仁杰檄

唐垂拱四年,安抚大使狄仁杰,檄告西楚霸王项君将校等,其略曰:“鸿名不可以谩假,神器不可以力争。应天者膺乐推之名,背时者非见几之主。自祖龙御宇,横噬诸侯。任赵高以当轴,弃蒙恬而齿剑。沙丘作祸于前,望夷复灭于后。七庙隳圯,万姓屠原。鸟思静于飞尘,鱼岂安于沸水。赫矣皇汉,受命玄穹。膺赤帝之贞符,当四灵之钦运。俯张地纽,彰凤纪之祥;仰缉天纲,郁龙兴之兆。而君潜游泽国,啸聚水乡。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测大符之所会,不知历数之有归。遂奋关中之翼,竟垂垓下之翅。盖实由于人事,焉有属于天亡。虽驱百万之兵,终弃八千之子。以为殷监,岂不惜哉。因当匿魄东峰,收魂北极。岂合虚承庙食,广费牲牢?仁杰受命方隅,循革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台室,使蕙帷销尽,羽帐随烟。君宜速迁,勿为人患。檄到如律令。”(出《吴兴掌故集》)

唐垂拱四年,安抚大使狄仁杰写了一篇声讨西楚霸王项羽和项羽手下将校的文章并下令撤除烧毁项羽庙。文章说:“伟人的名字不可以冒充,国家的权柄不可以抢夺。应运顺天时的人才受到推崇,背时逆潮流的没见有几个能成王侯。从秦始皇当政之后。任命奸臣赵高专权,杀害了忠臣大将蒙恬。

焚书坑儒就埋下了祸根,后来六国蜂起的讨伐终于使秦灭亡。那时庙宇被毁塌,百姓被屠杀,鸟儿只能在洁净的天空飞翔,鱼儿怎能在开水里生存。汉高祖刘邦功德昭彰。他受命于上天,有炎帝的佑护,天时地利人和集于一身。他俯问土地,土地显出凤的祥瑞,他仰看上天,天上也出现龙的征兆。而你项羽只不过是一个江南泽国的莽汉,在水乡聚集起一些乌合之众,凭着你有扛铁鼎拔山岳的力气,蔑视天意和命运的安排,在关中举事,终于兵败在垓下。看起来是被刘邦所败,实际上是因为你违背了天意才复灭,白白葬送了你的八千子弟兵应做为鉴戒,多么可惜啊!你应该老老实实把你的魂魄藏在东方的山中或虚渺的太空里,有什么资格在你的庙里白白享受人间的供奉祭祀呢?我狄仁杰受皇命治理这一方,需要有很多革新和建树。现在我派人烧毁项羽庙,拆除庙中的堂舍,烧毁你的帐幕。你要快快迁走,不许再欺人害人。这篇声讨文章,就代表我的命令。”

飞布山庙

[正文原缺。共六行。行二十二字。]

画琵琶

[原缺二行。行二十二字。]

泊船。书生因上山闲步。入林数十步，上有一坡。见僧房院开，中有床。床塌，门外小廊数间，傍有笔砚。书生攻画，遂把笔，于房门素壁上，画一琵琶，大小与真不异。画毕，风静船发。僧归，见画处，不知何人，乃告村人曰：“恐是五台山圣琵琶。”当亦戏言，而遂为村人传说，礼施求福甚效。书生便到杨家，（明钞本家做州。）入吴经年，乃闻人说江西路僧室，有圣琵琶，灵应非一。书生疑之，因还江西时，令船人泊船此处。上访之，僧亦不在。所画琵琶依旧，前幡花香炉。书生取水洗之尽，僧亦未归。书生夜宿于船中，至明日又上。僧夜已归，觉失琵琶。以告，邻人大集，相与悲叹。书生故问，具言前验，今应有人背着，琵琶所以潜隐。书生大笑，为说画之因由，及拭却之由。僧及村人信之，是圣亦绝耳。（出《原化记》）

（原书缺开头的两行，每行二十二字）

……停了船，书生上山闲游。进了树林几十步，上面有一个坡。书生看见庙门开着，僧房里有一张已经塌了的床，门外还有几间小偏厦，旁边放着笔砚。书生会画画，就拿起笔来，在房门白墙上画了一只琵琶。大小和真琵琶没什么不同。画完后，风停了，书生就上船走了。和尚回来后看见墙上的琵琶，不知是谁画的，就对村里人玩笑地说：“别是五台山神的圣琵琶吧。”这句话被传开后，人们竟信以为真，还说向圣琵琶祈祷求福挺灵。书生就到杨家，后来又到处去了几年，在吴地就听说江西有个庙里有只圣琵琶十分灵应，心里挺怀疑。后来他又回江西，让船又停下，上岸到庙里去，和尚又不在，墙上琵琶还

在,琵琶前供着旗幡香炉。书生就弄了些水把墙上的琵琶洗掉了,但和尚仍没回来,就回船上睡了。第二天书生又上岸到庙里来。昨天夜里和尚回庙后一看墙上琵琶没了,告诉了村里人,村里人都跑来看,十分悲伤,不断感叹。书生故意问他们,他们说:“那琵琶十分灵验,一定是有人做了不敬的事,琵琶才离开我们而去。”书生大笑起来,向大家说了真相和洗掉它的原因。村人和和尚这才恍然大悟,“琵琶圣”也从此再不灵验了。

壁山神

合州有壁山神,乡人祭,必以太牢,不尔致祸,州里惧之。每岁烹宰,不知纪极。蜀僧善晓,早为州县官,苦于调选,乃剃削为沙门,坚持戒律,云水参礼。行经此庙,乃曰:“天地郊社,荐享有仪,斯鬼何得潜于天地。牛者稼穡之资,尔淫其祀,无乃过乎?”乃命斧击碎土偶数躯,残一偶,而僧亦力困。稍苏其气,方次击之。庙祝祈僧曰:“此一神从来蔬食,由是存之。”军州惊愕,申闻本道,而僧端然无恙。斯以正理责之,神亦不敢加祸也。(出《北梦琐言》)

合州有个壁山神,人们祭祀时,必须宰杀牛羊上供,否则就会降祸于人。大家都非常怕这神,每年宰杀的牲畜不计其

数。有一个四川和尚法名善晓，早年做过州、县的官，苦于官场的升降调动，辞官剃度当了和尚，他坚守佛门戒律，云游各地参拜名寺。当他来到此地，看到人们大量杀牲畜供神，就说，“不论敬天地还是敬神灵，祭礼都是有限度的，一定是有什么恶鬼藏在这庙里。牛是人们种地的依靠，让人们这样宰杀无度，这庙里的神能没有罪过吗？”说罢要来一把斧子，一口气砸毁了好几个神像。最后只剩下一个神像了，善晓和尚也没有力气了，就休息一会儿，打算把最后一个神像也砸掉。这时，庙里的管事上前恳求说，“这个神一直是吃素的。”和尚才把这个神象留下了。州里听说后大惊，上报到道台那里。然而善晓和尚一直安然无事。这说明用正理责备神，神也是不敢降祸害人的。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一十六

鬼一

韩 重 公孙达 鲜于冀 卢 充
谈 生 陈 蕃 刘 照 张汉植
范 丹 费 季 周 式 陈阿登

韩 重

吴王夫差 ,小女曰玉 ,年十八。童子韩重 ,年十九。玉悦之 ,私交信问 ,许为之妻。重学于齐鲁之间 ,属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与。玉结气死 ,葬阊门外。三年重归 ,(归原作诘 ,据明抄本改。)问其父母 ,父母曰 :“王大怒 ,玉结气死 ,已葬矣。”重哭泣哀恻 ,具牲币往吊。玉从墓侧表形见 ,谓重曰 :“昔尔行之后 ,令二亲从王相求 ,谓必克从大愿。不图别后 ,遭命奈何。”玉左顾宛颈而歌曰 ,南山有乌 ,北山张罗。志欲从君 ,谗言孔多。悲结生疾 ,没命黄垆。命之不造 ,冤如之何 羽族之长 ,名为凤凰。

一日失雄，三年感伤。虽有众鸟，不为匹双。故见鄙姿，逢君辉光。身远心近，何尝暂忘。”歌毕。歔歔泣流，不能自胜。要重还冢，重曰：“死生异道，惧有尤佞，不敢承命。”玉曰：“死生异路，吾亦知之。然一别永无后期，子将畏我为鬼而祸子乎？欲诚所奉，宁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还冢。玉与之饮宴，三日三夜，尽夫妇之礼。临出，取径寸明珠以送重曰。既毁其名，又绝其愿，复何言哉！愿郎（愿郎原作时节。据明抄本改。）自爱，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既出，遂诣王自说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讹言，以玷秽亡灵。此不过发冢取物，托以鬼神。”欲收重，重脱走，至玉墓所诉玉。玉曰：“无忧，今归白王。”玉妆梳忽见，王惊愕悲喜，问曰：“尔何缘生。”玉跪（跪原作诡，据明抄本改。）而言曰：“昔诸生韩重来求玉，大王不许。今名毁义绝，自致身亡。重从远还，闻玉已死，故赍牲币，诣冢吊唁。感其笃终，辄与相见。因以珠遗之，不为发冢，愿勿推治。”夫人闻之，出而抱之，正如烟然。（出《录异传》）

吴王夫差有个小女儿叫玉，十八岁。韩重是个十九岁的英俊少年，吴玉很喜欢他。两个人瞒着父母先是互通书信后来就私订终身。韩重到齐鲁读书，就请自己的父母到吴王那里去求婚。吴王一听大怒，不同意这婚事，玉心气郁结而死，埋在了皇宫南门外。三年后韩重回来，问父母，父母说：“去求婚吴王大怒不许，玉中气郁结而死，已经埋葬了。”韩重一听痛哭失声，带着纸钱祭品到玉墓前祭吊。玉从墓侧现形，对韩重说：“当初你走之后，让你的父母来议婚，我原来想一定会实现咱们美好

的心愿。没想到却遭到如此悲惨的下场啊！”说罢，悲痛地唱道：“南山有鸟，北山张罗。志欲从君，谗言孔多。悲结生疾。没命黄垆。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长，名为凤凰。一日失雄，三年感伤。虽有众鸟，不为匹双。故见鄙姿，逢君辉光。身远心近，何尝暂忘！”唱完后，涕泪交流哭得控制不住自己，并要求韩重和她一起回到墓中去。韩重说：“阴阳两界不能相通，怕后果更惨。”不敢随玉去。玉说：“死生异路我也知道，可是我们今天分别后，就再也见不到了。你是不是怕我是鬼会伤害你？没想到我对你一片赤诚，却得不到你的信任。”韩重被她的真情感动，就和玉一起走进墓中。玉和韩重宴饮欢聚了三天三夜，像夫妻一样。韩重临走时，玉拿出一个直径有一寸大的明珠相赠，并说：“我现在一切都被毁了，也没有和你生聚的可能，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唯愿你多多珍重吧。如果能到我家去，就把这个明珠给我父王看看。”韩重回来后，去见吴王，说出了他和玉相见的经过。吴王一听大怒说：“我女儿已经死，你编这套谎话来骗我，玷污了我女儿的亡灵。这明珠只不过是盗墓得来的，假托什么鬼神？”说着就要把韩重抓起来，韩重赶快逃掉了，又到玉的墓前诉说这事。玉说：“你别愁，我这就直接去告诉父王。”玉梳妆得整整齐齐，忽然在吴王面前现形，吴王十分惊异，悲喜交加地问：“女儿是怎么死而复活的？”玉跪下说，“从前书生韩重来求婚，父王不许，如今我名各俱毁，已经死了。韩重从远方归来，听说女儿已死，带着祭品到我的坟上祭吊。女儿感激他的真情，就和他相见，并把明珠赠给他，这不是他盗墓所得，请父王不要惩治他吧。”这时吴王夫人听见了跑出来一把抱住女儿，然而玉却像一股青烟般消失了。

公孙达

任城公孙达，甘露中，陈郡卒官，将敛，儿及郡吏数十人临丧。达五岁儿，忽作灵语，音声如父，呵众人哭止。因呼诸子，以次教诫。儿等悲哀不能自胜，及慰勉之曰：“四时之运，犹有始终。人修短殊，谁不致此？”语千余言，皆合文章。儿又问曰：“人亡皆无所知，唯大人聪明殊特，有神灵耶？”答曰：“鬼神之事，非尔所知也。”因索纸笔作书，辞义满纸，投地遂绝。（出《列异传》）

任城的公孙达在甘露年间死在陈郡的任上。将要入敛时，他的几个儿子和郡里的官员参加葬礼。公孙达有个五岁的儿子忽然用公孙达的声音说起话来，先是命儿子们不要再哭，然后对儿子们一个个进行教导嘱咐。几个儿子都悲伤得不能控制自己，公孙达就安慰勉励说：“一年四季的运行还有始有终。人不论是寿长寿短谁能不死？”说了上千字的话，记下来都是文章。儿子们又问：“人死后都没有知道，是不是因为父亲你特殊聪明，才有神灵呢？”回答说：“鬼神的事，不该你们知道。”说罢就要了纸笔写起来，写了满满一张纸，然后才扑在地上断了气。

鲜于冀

后汉建武二年，西河鲜于冀为清河太守，作公廨。未就而亡。后守赵高，计功用二百万，王官黄秉、功曹刘适言四百万钱。冀乃鬼见，白日导从入府。与高及秉等，对共计校，定为适秉所割匿。冀乃书表自理，其略言：“高贵尚小节。亩垄之人，而踞遗类。研密失机。婢妾其性，媚世求显，偷窃狠鄙。有辱天官，易讥负乘，诚高之谓。臣不胜鬼言，谨因千里驿闻，付高上之。”便西北去三十里。车马皆灭。不复见。秉等皆伏地物故，高以状闻。诏下，还冀西河田宅妻子焉，兼为差代，以弥冥中之讼。（出《水经》）

后汉建武二年，西河的鲜于冀就任清河太守，上任后修造公事房舍，没盖完就死了。继任的太守赵高向上面呈报说鲜于冀办这工程费用是二百万，王官黄秉、功曹刘适则说化了四百万。鲜于冀就突然现形，大白天的带着人进了太守府，和黄秉等人一笔笔地对帐查工程费用，断定是黄秉等虚报贪污了工程费。鲜于冀就自己写了奏章向朝廷申诉。奏章中大致说，“高贵的人更重视小节，而种田的俗人才见便宜就贪。然而他们毕竟是婢妾一类的小人，再周密的谋划也有漏洞。他们这种卑鄙的贪污偷窃行为辱没了皇上的器重，也让人们笑话他们

不配担任这样的公职。如果真如黄秉刘适等人说是我花了那么多钱,那么我现在虽然作了鬼也要申辩。现在我把我的奏章通过千里驿使呈交皇上,请赵高替我上奏。”写完奏章,就坐上车奔西北方三十多里而去,后来就不见了。黄秉等人竟伏在地上死去。赵高把鲜于冀的奏章呈给皇帝,皇帝下诏发还了被没收的鲜于冀在河西的庄园田宅和充为官婢的妻子,并委官去接任工作,以安抚阴间来的这场官司。

卢 充

卢充,范阳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冬至一日,出宅西猎,射獐中之,獐倒而起,充逐之。不觉忽见道北一里许,高门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复见獐,门中一铃下,唱客前,有一人投一袂新衣,曰:“府君以遗郎。”充着讫进见,少府语充曰:“尊府君不以仆门鄙陋,近得书,为君索小女为婚,故相迎耳。”便以书示充。父亡时,充虽小,然已识父手迹。即歔歔无复辞免。便敕内,卢郎已来,便可使女妆严,即就东廊。”至黄昏。内白女郎妆严毕,崔语充:“君可至东廊。”即至,女已下车,立席头,却共拜,时为三日。给食三日毕,崔谓充曰:“君可归。女生男,当以相还,无相疑,生女当留养。”敕内严车送客。充便辞出,崔送至中门,执手涕零。出门见一犊车,驾青衣。(明抄本衣作牛)又见本所着衣及弓箭,故在门外。寻遣传教将一人捉袂衣与充。相问曰:“姻缘(缘原作授。据《搜神

记》改。)始尔,(尔下原有援始二字今据搜神记、明抄本广记删。)别甚怅恨。今故致衣一袭,被褥自副。”充上车,去如电逝,须臾至家。母见,问其故,充悉以状对。别后四年三月,充临水戏,忽见傍有犊车,乍沉乍浮,既而上岸,同坐皆见。而充往开其车后户,见崔氏女与三岁男共载。女抱儿以还充,又与金碗,并赠诗曰:“煌煌灵芝质,光丽何猗猗。华艳当时显,嘉异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荣耀长幽灭,世路永无施。不悟阴阳运,哲人忽来仪。今时一别后,何得重会时?”充取儿碗及诗,忽然不见。充后乘车入市卖碗,冀有识者。有一婢识此,还白大家曰:“市中见一人乘车,卖崔氏女郎棺中碗。”大家既崔氏亲姨母也。遣儿视之,果如婢言。乃上车叙姓名,语充曰:“昔我姨嫁少府,女未出而亡,家亲痛之,赠一金碗著棺中。可说得碗本末。”充以事对,此儿亦为悲咽,赍还白母。母即令诣充家迎儿还。诸亲悉集,儿有崔氏之状,又复似充貌。儿碗俱验,姨母曰:“我外甥也,即字温休。”温休者,是幽婚也。遂成令器,历郡守。子孙冠盖相承至今,其后植字干,有名天下。(出《搜神记》)

卢充是范阳人。家西边三十里,有座崔少府墓。卢充二十岁那年,冬至的一天去家的西边打猎,射中了一头獐子。獐子倒了又爬起来跑掉,卢充就追。追到道北一里多的地方,獐子不见了,却见一排高门瓦房,象是很阔的人家。大门的门铃下有个人大声说:“请贵客住前来。”并给了卢充一套新衣说:“我家府君让我给的。”卢充穿好衣服进了院,见了主人少府,少府

说：“令尊不嫌我家门第不高，最近来信，为你聘我的女儿为婚，所以特地把你接来了。”说罢就拿出卢充父亲的书信给他看。卢充父亲去世时，卢充尽管还小，但已能认得父亲的手迹。看到父亲的亲笔信，卢充十分难过，就不能推辞了。崔少府就向里面说：“卢郎已到，快让女儿好好梳妆到东廊去。”黄昏时，里面说已梳妆好了。崔少府就让卢充也到东廊去。卢充到时，崔女已经下车，站在桌子前，两人拜堂成婚。卢充在崔府呆了三天后，少府对卢充说：“你可以回去了。我女儿如果生男孩，会把孩子送去，如是生女孩，就留在我这里。你不要有怀疑。”说完就命派车送客。卢充告辞，崔少府送到中门，握住卢充的手哭了。出门看见一个仆人驾着一辆牛车，又见门外放着自己穿的衣服和弓箭。崔女也叫人拿来一套衣服送给卢充，说：“我俩姻缘刚开始，就分别了，心里很难过。赠你这件衣服和一套被褥做纪念吧。”卢充上了车，车快如闪电，不一会儿就到了家。卢充母亲问他怎么回事，他就说了详情。和崔氏女分别四年零三个月后，有一天卢充在河里游水，忽然看见不远处有一辆牛车，一会儿沉没一会又浮起，一会儿牛车上了岸。和卢充一起玩的人都看见了。卢充跑过去打开牛车的后门，见崔氏女抱着一个三岁的男孩。崔氏女把儿子交给卢充，同时给他一个金碗，还赠了一首诗：“煌煌灵芝质，光丽何猗猗。华艳当时显，嘉异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荣耀长幽灭，世路永无施。不悟阴阳运。哲人忽来仪。今时一别后，何得重会时。”卢充接过金碗、儿子和诗后，崔氏女突然消失了。卢充后来就坐着车到街上去卖碗。希望能有认识这碗的人。果然一个女仆认出了这碗，她立刻跑回去对女主人说：“在街上看见一个

人坐着车,卖崔氏女棺材中的金碗。”女主人正是崔氏女的亲姨,她立刻派儿子到街上看,果然和女仆说的一样。儿子到车上和卢充说,“当年我姨嫁给崔少府,崔少府的女儿没出嫁就死了,家里人都很悲痛,赠了一个金碗给她陪葬。你能告诉我你得到这金碗的经过吗?”卢充就如实说了。儿子也十分悲痛,回家对母亲说了。母亲就让到卢充家迎接孩子回来,亲戚都来看望,见那孩子长得既像崔氏又象卢充。孩子和金碗都验证了。崔氏女的姨妈说,“这就是我的外甥孙了。”就给起名叫卢温休。温休的意思是纪念阴阳通婚。后来卢温休果然成了大器,当上了郡守。他的子孙辈辈作官,一直传到现在,卢充有一个后代叫卢植,字叫干,是个名传天下的人。

谈 生

谈生者,年四十,无妇,常感激读书。忽(书忽原作诗经,据明钞本改。)夜半有女子,可年十五六,姿颜服饰,天下无双,来就生为夫妇。乃(乃原作之。据明钞本改。)言:“我与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也。三年之后,方可照。”为夫妻,生一儿,已二岁。不能忍,夜伺其寝后,盗照视之,其腰上已生肉如人,腰下但有枯骨。妇觉,遂言曰:“君负我,我垂生矣,何不能忍一岁而竟相照也?”生辞谢。涕泣不可复止,云:“与君虽大义永离,然顾念我儿。若贫不能自偕活者。暂随我去,方遗君物。”生随之去,入华堂,室宇器物不凡。以一珠袍与之曰:“可以自给。”裂取生

衣裾,留之而去。后生持袍诣市,睢阳王家买之,得钱千万。王识之曰:“是我女袍,此必发墓。”乃取拷之。生具以实对,王犹不信。乃视女塚,塚完如故。发视之,果棺盖下得衣裾。呼其儿,正类王女,王乃信之。即召谈生,复赐遗衣,以为主婿。表其儿以为侍中。(出《列异传》)

谈生四十岁还没有娶妻,平时就是发奋读书。有一天半夜有个十五六岁的女子来找谈生。这女子容貌称得上绝代佳人,主动要求作谈生的妻子。女子说:“我和人不一样,请不要用灯火照我,三年后才可以照。”他们结合后生了一个儿子,儿子已经两岁。谈生忍不住好奇心,夜里等女子睡着了,偷偷点灯看她,只见她腰以上已经长出和活人一样的肉了,但腰以下还有白骨。女子惊醒后发觉谈生偷照自己,说:“你辜负了我。我就要复活了,你怎么就不能再忍一年而用灯光照我呢?”谈生急忙赔罪,女子仍哭个不停说:“我和你只能永别了,只是惦念我们的儿子,你以后如果穷得养活不了他,就暂时交给我。我也准备送你些东西。”谈生随女子来到一座华贵的屋中,见屋中陈设装饰不同凡人。女子拿了一件缀着珍珠的袍子赠给谈生说:“卖了这袍子就可维持生活。”临分别时,女子撕下了谈生一块衣裳下摆留作纪念。后来谈生到市场上卖珠袍,被睢阳王家的人买去,得钱千万。睢阳王一看,竟是自己死去的女儿的袍子,就把谈生抓来拷问为什么盗墓。谈生就实话实说了。睢阳王仍不信,就到女儿坟上去看,见坟墓完好如初。再打开墓穴看,果然在棺盖下发现了谈生的一块衣摆。后来又看谈生的

儿子,果然长得像自己女儿,睢阳王才相信了,又把谈生请来,把珠袍还给了他,认他为公主的女婿。后来又上表给朝廷,赐给谈生的儿子侍中的官衔。

陈 蕃

陈蕃微时,尝行宿主人黄申家。申妇夜产,蕃不知。夜三更。有扣门者,久许,闻里有人应云:“门里有人,不可前。”相告云:“从后门往。”俄闻往者还,门内者问之:“见何儿?名何?当几岁?”还者云:“是男,名阿权,当十五岁。”又问曰:“后当若为死?”答曰:“为人作屋,落地死。”蕃闻而不信。后十五年,为豫章太守,遣吏征问,昔儿阿奴所在。家云,助东家作屋,堕楝亡没。(出《幽明录》)

陈蕃寒微时,有一次出门投宿在黄申家。黄申的妻子夜里生孩子,陈蕃并不知道。睡到半夜忽听有人敲门。半天才听得门里有人应道:“门里有人,别从前门进,从后门走。”不一会那叫门的人回来了,门里的人问:“看见个什么孩子?叫什么名?能活到多大?”门外的人说:“是个男孩,叫阿奴,能活到十五岁。”又问:“将来是怎么死的?”回答说:“帮助人盖房子,摔死的。”陈蕃听见了但不相信。十五年后,陈蕃当了豫章太守,派官员去查问,那个叫阿奴的孩子现在何处。他家人说,帮着东

家盖房 ,从房梁上掉下来摔死了。

刘 照

刘照 ,建安中 ,为河间太守。妇亡。埋棺于府园中。遭黄巾贼 ,照委郡走。后太守至 ,夜梦见一妇人往就之。后又遗一双锁 ,太守不能名。妇曰 :“ 此菱蕤锁也 ,以金缕相连 ,屈申在人 ,实珍物。吾方当去 ,故以相别 ,慎无告人。”后二十日。照遣儿迎丧。守乃悟云云。儿见锁感动 ,不能自胜。(出《录异传》)

刘照在建安年间 ,任河间府太守。他的妻子死了。棺材埋在府后花园里。后来黄中造反 ,刘照扔下一切逃跑了。继任的太守到任后 ,夜里梦见一个女人来和他同房。临走时送给新太守一个双锁 ,太守不知这锁叫什么名 ,女人说“ 这个锁叫菱蕤 ,中间用金链相连 ,可屈可伸 ,是一件宝物。我要走了 ,以它做为离别纪念 ,千万不要对人说。”过了二十天 ,刘照派儿子迎运他妻子的棺材 ,新任太守才恍然大悟 ,并把锁给刘照的儿子看 ,儿子看见母亲的随葬珍宝 ,心里十分悲痛。

张汉植

陈国张汉植,至南阳,从京兆尹延叔坚,学《左氏传》。行后数月,鬼物持其妹,为之扬言曰:“我病死,丧在陌上。常苦饥寒,操一三量不借,挂屋后楮上。傅子方送我五百钱,在北牖下。皆望取之。又买李幼牛一头,本券在书篋中。”往索,悉如其言,妇尚不知有此。妹新归宁,非其所及。家人哀伤,益以为审。父母兄弟,椎结迎丧。去精舍数里,遇汉植与诸生相随。汉植顾见家人,怪其如此。家见汉植,良以为鬼也。恍惚有间,汉植乃前,为父说其本末如此。得妖物之为?(出《风俗通》,明抄本作《搜神记》)

陈国的张汉植,到南阳去跟京兆尹延叔坚学习《左传》。他走了几个月以后,一个鬼怪附在了他妹妹的身上,以张汉植的口气说:“我病死在大道上,经常饥寒交加。咱家的秤没有外借,挂在那屋后楮树上。傅子方送我五百钱,放在北窗下,忘了拿了。又买了一头小牛,买卖契约放在书箱里。”家里的人按着他说的去找,果然都在。张汉植的妻子都不知道这些事。妹妹刚回娘家来,不可能知道这些事。家人得知张汉植的死讯十分悲痛,更加信以为真。全家穿着丧服拄着哭丧棒出门去找张汉植的尸体。没想到在离学馆几里的地方,竟遇见张汉植和同学

们在一起。汉植看家里人这样穿戴,十分惊奇。家里人看见汉植,则以为是见了鬼了。双方愣了半天,汉植的父亲说清情况,大家才知道是鬼怪搞的鬼。

范丹

陈留外黄范丹,字史云,少为尉从佐,使檄谒督邮。丹有志节,自恚为斯役小吏。及于陈留大泽中,杀所乘马,捐弃官帻,诈逢劫者。有神下其家曰:“我史云也。为劫人所杀,疾取我衣于陈留大泽中,家取得一帻。丹随之南郡,转入三辅。从英贤游学。十三年乃归。家人不复识焉。陈留人高其志行,及歿。号曰贞节先生。(出《搜神记》)

陈留郡当外黄官的范丹,字史云,年轻时给县尉当个小随从官。有一次,派他去给督邮送公文。范丹少有大志,气愤自己当个为人驱使的小官,走到陈留大泽时,把所骑的马杀掉,把官家的头巾也扔了,假称是被强盗打劫了。有个神怪向他家里人说:“我就是范丹,被强盗杀死,快到陈留大泽来取我的衣物。”家人赶到,只找到一块头巾。后来范丹去了南郡,又转到三辅,跟一些大学问家学习,过了十三年才回家,家里人都不认识他了。陈留人赞赏他的志气,死后,称他为“贞节先生”。

费季

吴人费季，客贾数年。时道多劫，妻常忧之。季与同辈旅宿庐山下，各相问去家几时，季曰：“吾去家已数年。临来，与妻别，就求金钗以行，欲观其志，当与吾否耳。得钗。仍以著户楣上。临发忘道。此钗故当在户上也。”尔夕。妻梦季曰：“吾行遇盗，死已二年。若不信吾言，吾取汝钗，遂不以行。留在户楣上。可往取之。”妻觉，揣钗得之。家遂发丧，后一年余，季行来归还。（出《搜神记》）

费季是吴地人，在外经商好几年。当时路上强盗很多，他的妻子十分担心。有一次费季和几个同伴住在庐山下的旅店中，大家互相问离家多久了，季费说：“我离家已好几年。出发时和我妻子告别时，我向她要她头上的金钗。我的意思是看看她对我感情好不好，如果给我就是对我好。她给了我金钗，我就偷偷把钗放在门框上面。临走时，我忘了拿，这只钗应该还在门框上。”这天夜晚，费季的妻子梦见贾季对她说：“我在路上遇见强盗，已死了二年。如果不信我的话，我向你要了金钗后就放在门框上，你可以去取来，就知道我是真的死了。”妻子惊醒后，果然在门框上找到了钗，家里就办了丧事。然而过了一年多，费季却回来了。

周 式

汉下邳周式。尝至东海。道逢一吏。持一卷书，求寄载。行十余里，谓式曰：“吾暂有所过，留书寄君船中。慎勿发之。”去后，式盗发视书，皆诸死人录，下条有式名。须臾吏还，式犹视书，吏怒曰：“故以相告，何忽视之？”式扣头流血，良久曰：“感卿远相载，此书不可除。卿今日已去，还家，三年勿出门，可得度也。勿道见吾书。”式还不出，已二年余，家皆怪之。邻人卒亡，父怒，使往吊之，式不得止。适出门，便见此吏，吏曰：“吾令汝三年勿出，而今出门，知复奈何？吾求不见，连相为得鞭杖。今已见汝，无可奈何，后三日日中，当相取也。”式还涕泣，具道如此。父故不信，母昼夜与相守涕泣，至三日日中时，见来取，便死。（出《法苑珠林》）

汉代下邳人周式，一次到东海去。在半路上遇到了一个官吏，拿着一卷书，请周式给他带着。一同走了十几里后，官吏说：“我暂时有点事，先把书寄放在你船里，但你千万不要看那书。”官吏走后，周式忍不住打开书看，见那上面记的都是死人的名字，在后面竟也有自己的名。不大会儿官吏回来了，看见周式在偷看书，大怒说：“告诉你不要看，怎么不听！”周式把头都磕出了血。过了半天官吏说：“感谢你替我带着这本书，但你

的名字是抹不掉的,你今天回家后,三年之内不要出门,你就可以躲过去不死了。但你千万不要说看过我的书。”周式回到家后,坚持不出门。已经过了两年了,家里人都十分奇怪。这时有个邻居去世,周式的父亲让他去吊唁。如果不去父亲就大怒,只好出门去了。周式刚一出门,就碰见了那个官吏。官吏说:“叫你三年别出门,你不听出门了,这就没办法了。因为我没把你抓到阴府,我受了好几次鞭打。现在我既然看见你,只能把你带走了。三天后中午,我会来接你。”周式回到家里,哭诉了这件事,他父亲不信。他母亲昼夜守在周式身边哭。三天后的中午,周式果然死去。

陈阿登

汉会稽句章人,至东野还。暮不及门,见路傍小屋然火,因投宿。至,有一少女,不欲与丈夫共宿,呼邻家女自伴。夜共弹箜篌,歌曰:“连绵葛上藤,一缓复一絙。汝欲知我姓,姓陈名阿登。”明至东郭外。有卖食母在肆中。此人寄坐。因说昨所见。母惊曰:“此是我女,近亡,葬于郭外尔。”(出《灵怪集》)

汉代会稽县的句章有个人到东城外回来,晚上没到家时,看见路旁小屋里生着火,就进去投宿。进屋后,是一个少女,因为不愿和丈夫同住找来了邻居的女孩一起作伴。夜里她们一

起弹箜篌，边弹边唱：“连绵葛上藤，一缓复一絙。汝欲知我姓，姓陈名阿登。”第二天这人到城外，在一个卖饭的小馆里坐下，对卖饭的女人说了昨晚的事。那女人大吃一惊说：“那就是我的女儿，最近死了，已埋在城外了。”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一十七

鬼二

吴	祥	周翁仲	田	畴	文	颖
王	樊	秦巨伯	宗	岱	郑	奇
钟	繇	夏侯玄	嵇	康	倪彦思	
沈	季	糜竺	王	弼	陈	仙
胡	熙	鲁肃				

吴祥

汉诸暨县吏吴祥者，惮役委顿。将投窜深山，行至一溪。日欲暮，见年少女子。采衣甚美，云：“我一身独居，又无乡里，唯有一孤姬，相去十余步耳。”祥闻甚悦，便既随去。行一里余，即至女家。家甚贫陋。为祥设食。至一更竟。闻一姬唤云：“张姑子。”女应曰：“诺。”祥问是谁，答云：“向所道孤姬也。”二人共寝至晓，鸡鸣祥去。二情相恋，女以紫巾赠祥，祥以布手巾

报。行至昨夜所遇处，过溪，其夜水暴溢，深不可涉。乃回向女家，都不见昨处。但有一塚耳。（出《法苑珠林》）

汉代诸暨县有个衙役吴祥，有一次为了逃避一趟苦差事，想到深山里躲几天。走到一条河边，天快黑了，遇见一个衣着华丽的少年女子。女子说：“我自己一个人住，周围也没有邻居，只有一个孤老太太，离我家有十几步。”吴祥挺高兴，就随女子去了。一看女子家很穷，但还是给吴祥做了饭。到了一更天时，听见外面一个老妇喊道：“张姑娘！”吴祥问是谁，女子说：“就是我给你说的那个孤老婆子。”二人睡到天亮，鸡叫时吴祥和女子恋恋不舍地分别，女子送吴祥一条紫巾，吴祥也回赠给女子一条布巾。吴祥往回走到那条河边时，由于河水夜里暴涨，没法过去，只好回转去找那女子家，然而一看，那里不过是一座荒坟而已。

周翁仲

汝南周翁仲，初为太尉掾。妇产男。及为北海相。吏周光能见鬼，署为主簿。使还致敬于本郡县，因告之曰：“事讫，腊日可与小儿俱侍祠。”主簿事讫还，翁仲问之，对曰：“但见屠人。弊衣蠡髻而踞神坐，持刀割肉。有衣冠青墨绶数人，彷徨堂东西厢，不进，不知何故。”翁仲因持剑上堂，谓姬曰：“汝何故养

此子？”姬大怒曰：“君常言，儿体貌声气喜学似我。老翁欲死，作为狂语。”翁仲具告之，祠祭如此，不具服，子母立截。姬涕泣言：“昔以年长无男，不自安。实以女易屠者之男。畀钱一万，此子年已十八。遣归其家。迎其女，已嫁卖饼者妻。后适西平李之思，文思官至南阳太守。（见《风俗通》）”

汝南人周翁仲，最初当太尉掾，妻子生了个男孩，后来周翁仲当上了北海相。府里有个官叫周光，能和鬼来住，被阴间任为主簿，并让他回阳间向本郡本县的官员致意。周翁仲就对周光说：“你再回阴间去办完事后，十二月祭神时我将带我的小儿一起在庙里等你，你看看我儿子阴运如何。”周光从阴间回来后，周翁仲问他，他说：“我在阴间看见你儿子是个屠夫，穿着破衣头上挽着瓢形的发髻坐在神位上，拿着刀在割肉。还有几个穿青衣坠黑流苏的人在大堂东西厢房里不进去，不知是因为什么。”周翁仲就手持宝剑对自己的老夫人说：“你为什么生了这么个儿子？”老夫人大怒说：“你不是说，你儿子的长相性格都象你吗？你个老不死的，说什么疯话？”周翁仲就把儿子的事说了，并说这是阴间已定了的，如果不服气，母子的感情就立刻断绝。这时老夫人才哭着说：“当年因为我们年纪大了没有男孩心里不安，我就偷偷把新生的女孩和一个屠夫换了个男孩，并给了那屠夫一万钱。”现在这孩子已经十八了，就把他又送还给屠户家，把女儿重新接了回来。女儿已嫁给了一个卖饼的做老婆，就让她改嫁给西平的李文思。后来李文思作了南阳太守。

田 畴

田畴,北平人也。刘虞为公孙瓒所害,畴追慕无已,往虞墓,设鸡酒之礼哭之。音动林野,翔鸟为之凑鸣,走兽为之悲吟。畴卧于草间,忽有人通云:“刘幽州来,欲与田子泰言生平之事。”畴神悟远识。知是刘虞之魂,既进而拜。畴泣不自止,因相与进鸡进酒。畴醉。虞曰:“公孙瓒购求子甚急,宜窜伏避害。”畴对曰:“君臣之道,生则尽其义。今见君之灵,愿得同归九泉。骨且不朽,安可逃乎?”虞曰:“子万古之高士也,深慎尔仪。”奄然不见,而畴醉亦醒。

田畴是北平人。当时刘虞被公孙瓒杀害,田畴知道后,由于对刘虞特别敬慕,就备了酒和鸡肉到刘虞的墓上去祭奠痛哭。哭声震动了山林和田野,群鸟都被感动得哀鸣,走兽也被感动得悲号。田畴躺在草丛里,忽然有人通报说:“刘虞已经来了,想和田畴说说生平的事。”田畴本来就是十分聪明有见识的人,知道是刘虞的鬼魂现形,就参见跪拜,仍然痛哭不止。刘虞就和田畴一起喝酒吃鸡肉。田畴喝醉了,刘虞说:“现在公孙瓒悬赏捉拿你,你应该赶快躲起来以免被害。”田畴说:“自古君臣的大理就是为臣在活着时对君王尽忠尽义,现在见到君王的魂灵,我也愿意一同魂归九泉。尸骨尚且不朽,我怎么

可以逃走呢？”刘虞说：“你真是千古少有的仁人志士，愿你永远保持你的气节吧。”说完消失不见，田畴也醒过来了。

文 颖

汉南阳文颖，字叔长，建安中，为甘陵府丞。过界止宿，夜三鼓时，梦见一人跪前曰：“昔我先人，葬我于此。水来湍墓，棺木溺，渍水处半，然无以自温。闻君在此。故来相依。欲屈明日，暂住须臾。幸为相迁高燥处。”鬼披衣示颖，而皆沾湿。颖心怆然，即寤。访诸左右，曰：“梦为虚耳，何是怪？”颖乃还眠，向晨，复梦见，谓颖曰：“我以穷苦告君，奈何不相愍悼乎？”颖梦中问曰：“子为谁？”对曰：“吾本赵人。今属河芒氏之神。”颖曰：“子棺今何在？”对曰：“近在君帐北十数步，水侧枯杨树下，即是吾也。天将明，不复得见，君必念之。”颖答曰：“诺。”忽然便寤。天明可发，颖曰：“虽云梦不足怪，此何太过。”左右曰：“亦何惜须臾，不验之耶？”颖即起，率十数人将导，顺水上，果得一枯杨。曰：“是矣。”掘其下，未几，果得棺，棺甚朽坏，没半水中。颖谓左右曰：“向闻于人，谓之虚矣。世俗所传，不可无验。”为移其棺，葬之而去。（出《搜神记》）

汉南阳人文颖。字叔长。建安年间。任甘陵府丞。有一次到外地去，晚上住下后，夜里三鼓时。梦见一个人跪在他面

前说：“过去我祖上把我埋在这里。现在我的墓被水淹了，棺木一半浸在水里，我自己没有办法。听说你在这里，所以来求你。希望你明天不要走，再停留一阵。望能约我迁移到高处干燥的地方。”鬼让文颖看自己的衣服，果然都湿了，文颖心里很难过，就醒了。醒后问旁边睡的人们，都说：“梦都是假的，有什么奇怪的。”文颖就接着睡。睡到拂晓，又梦见那鬼来说：“我把我的困苦告诉你，你怎么不可怜我呢？”文颖在梦中问：“你是谁？”鬼说：“我本来是赵地的人，现在归河芒神管。”文颖问：“你的棺木现在何处？”鬼说：“只离你住地北面十几步远，水边的一根枯杨树下，我就在那里。天快亮了，我该走了，请你别忘了。”文颖答应后就醒了。天亮后要出发时，文颖说：“虽然梦不足怪，我这梦做的也太过分真实了。”朋友们说：“也用不了多少时间，何不去验一验呢。”文颖就领着十几个人，顺河上行，果然看见一棵枯杨树。说：“就是这儿。”往下挖，没一会就看见一个棺木。已经朽坏，被水淹了一半。文颖就对大家说：“都说梦是虚的，人们的传说，得检验后才能证明啊。”于是把棺材挪了，埋葬以后才离去。

王 樊

《敦煌实录》云，王樊卒，有盗开其塚。见樊与人樽蒲，以酒赐盗者。盗者惶怖，饮之。见有人牵铜马出塚者。夜有神人至城门，白云：“我王樊之使，今有发塚者。以酒墨其唇讫。旦至。

可以验而擒之。”盗即入城，城门者乃缚诘之，如神所言。（出《独异志》）

《敦煌实录》上说：王樊死后，有盗墓人挖开他的坟，看见王樊在墓中和人用樗蒲玩赌博的游戏。看见盗贼，王樊请他喝酒。盗贼惊慌害怕，就喝了酒。然后就看见一个人牵墓中的一匹铜马走了。当天夜里有位神人来到城门前说：“我是王樊派来的。有一个人盗墓，王樊用酒染黑了盗贼的嘴唇，天亮后请你查验抓住他。”盗墓贼进城时，果然被守城门的人认出，绑起来一审，果然像那神说的一样。

秦巨伯

琅邪秦巨伯，年六十。尝夜行饮酒，道经蓬山庙。忽见其两孙迎之，扶持百余步，便捽伯颈着地骂：“老奴，汝某日捶我，我今当杀汝。”伯思惟：某时信捶此孙。伯乃佯死，乃置伯去。伯归家，欲治两孙。孙惊惧叩头，言为子孙，宁可有此，恐是鬼魅。乞更试之，伯意悟。数日，乃诈醉，行此庙间。复见两孙来扶持伯。伯乃急持。动作不得。达家，乃是两人也。伯著火灸之，腹背俱焦坼，出著庭中，夜皆亡去，伯恨不得之。后月，又佯酒醉夜行，怀刀以去，家不知也。极夜不还，其孙又恐为此鬼所困，仍俱往迎之，伯乃刺杀之。（出《搜神记》）

琅邪县的秦巨伯,六十岁。有一次夜里出去喝酒,经过蓬山庙时,看见他的两个孙子迎上前来,扶他走了一百多步,忽然把他的脖子揪住往地上按,还骂道:“老东西,你那天打我,我今天就该杀了你!”秦巨伯一想,前几天真是揍过孙子,就装死躺下。两个孙子就扔下他走了。回到家后,就要收拾两个孙子。孙子又奇怪又害怕,不住磕头说:“我们作孙子的怎么敢作出这种事呢?是不是鬼怪作祟呀。您再试试看。”秦巨伯心里就明白了。几天后,他又装醉来到庙前,果然又见两个孙子迎上来搀扶。秦巨伯狠狠抓住他们,一个也动弹不了,拖到家里一看,还是那两个人,就用火来烧烤,直烧得他们肚子后背全都胡焦了,才扔到院子里,结果还是都逃掉了,秦巨伯后悔万分。一个月后,他又假装喝醉了,怀揣着刀夜晚出去。家里人不知道他那里去了,夜深还不回。他的两个孙子也担心再遇上鬼怪,就一块出去迎他,结果被他全给杀死。

宗岱

宗岱为青州刺史,禁淫祀,著《无鬼论》。甚精,无能屈者。邻州咸化之。后有一书生。葛巾,修刺诣岱。与之谈甚久,岱理未屈。辞或未畅,书生辄为申之。次及无鬼论,便苦难岱,岱理欲屈。书生乃振衣而起曰:“君绝我辈血食二十余年。君有

青牛鬣奴,未得相困耳。今奴已叛,牛已死,令日得相制矣。”言绝,遂失书生,明日而岱亡。

宗(岱当青州刺史时,严)禁百姓胡乱敬神,还写了《无鬼论》,道理讲得很精辟,没人能驳倒他,连邻州的人们也被他说服。后来有个书生递了名贴来见宗岱,两个人谈了很久,宗岱始终坚持自己的论点。有时候宗岱用辞不当,书生就替他引申提醒。后来谈到无鬼论,书生就一再地驳斥,宗岱有点说不过了,书生就整整衣服站起来说,“你断了我们的祭祀供奉二十多年,你有青牛和长须仆人,保护你不受困扰。你到现在奴仆叛逃,青牛已死;今天我们也要制一制你了。”说完书生就不见了。第二天,宗岱也死了。

郑 奇

后汉时,汝南汝阳西门亭有鬼魅,宾客宿止多死亡。或亡发失精。郡侍奉掾宜禄郑奇休,去亭六七里,有美妇人乞寄载,奇初难之。然后上车。入亭,趋至楼下,吏卒白楼不可上。奇曰:“恶也。”亦昏冥,遂上楼。与妇人接宿,未明发去。亭卒上楼扫除,见死妇,大惊,走白亭长。击鼓会诸庐吏,共集诊之,乃享西北八里吴氏妇,新亡,夜临殡火灭,及火至失之。其家即持去。奇发,行数里,腹痛。到南顿利阳亭,加剧物故。楼遂无敢

复上。(出《风俗通》)

后汉时,汝南汝阳的西门亭馆舍闹鬼。宾客住这馆舍的很多人死去,或者头发突然被鬼剃光,或者精神失常。有个当郡侍奉掾的宜禄人郑奇到西门亭去,离亭六七里遇见一个美丽的女子要求搭他的车,郑奇起初不允,后来就让她上了车。到了西门亭,和女人一块到了楼下并要送女人上楼。吏卒说楼上常闹鬼,劝郑奇别上楼。郑奇说:“我不怕。”当时天已经黑了,就和那女人一齐上楼,并和她同宿了。天没亮郑奇就走了。亭卒上楼打扫,看见那女人已死去,大吃一惊,赶快去报告亭长,并敲鼓召集周围村庄的管事的一齐来看那个死女人,才认出女人是亭西北八里的吴家女子,刚刚死去还没埋。夜晚,女人尸体前的长明灯突然灭了,等再点上灯才发现女尸不见了。于是女子他家把她的尸体领回去。郑奇上路后,走了几里地突然肚子痛。走到南顿的利阳亭,肚子痛得更厉害了,很快就死去。后来那楼就再也没人敢上去了。

钟 繇

钟繇忽不复朝会,意性有异于常。寮友问其故,云:“常有妇人来,美丽非凡间者。”曰:“必是鬼物,可杀之。”后来止户外,曰:“何以有相杀意?”元常曰:“无此。”殷勤呼入。意亦有不

忍,乃微伤之,便出去,以新绵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寻迹,至一大塚,棺中一妇人。形体如生,白练衫,丹繡褌裆。伤一髀,以褌裆中绵拭血。自此便绝。(出《幽明录》)

钟繇有一阵忽然不去上朝了。性情也和过去不一样。同僚朋友问他怎么回事,钟繇说他常和一个美丽非凡的女人幽会。朋友说那一定是个鬼怪,应该杀了她。后来那女人来会钟繇时站在门外质问道:“为什么起了杀我的意思?”钟繇像平时那样说:“那有这事?”还是非常亲切地把那女人叫进屋来。钟繇举刀要杀实在不忍心,就用刀砍伤了她。女人逃出屋,用新棉花边跑边擦身上的血,血滴到路上。第二天,叫人顺着血迹找到一个大大坟墓,棺才里躺着个女人,象活人似的,穿着白绸衫红繡坎肩。一看,是伤在大腿上,用坎肩里的棉花擦的血。从此那女人再也没有来。

夏侯玄

夏侯玄被司马景王所诛,宗人为设祭。忽玄来灵座,脱头于边,悉敛果鱼酒肉之属,以内颈中毕,还自安其头。既而言曰:“吾得请于帝矣。子元无嗣也。”寻有永嘉之役,军还,世宗殂而无子。(出《异苑》)

夏侯玄被司马景王杀了以后，族人为他设酒肉祭奠。看见他来到灵牌的座上，把自己的头摘下来放在一边，把供桌上的鱼果酒肉往脖腔里塞，塞完自己又把头安上说：“我已经上请于天帝了。世宗将没有后人。”不久就发生了永嘉之战。军队回来后世宗死了，没有儿子。

稽 康

稽康灯下弹琴，忽有一人，长丈余，著黑单衣，革带。康熟视之，乃吹火灭之曰：“耻与魑魅争光。”尝行，去路（明抄本路作洛。）数十里，有亭名月华。投此亭，由来杀人，中散心神萧散，了无惧意。至一更操琴，先作诸弄。雅声逸奏，空中称善。中散抚琴而呼之：“君是何人？”答云：“身是故（明抄本故作古。）人，幽没于此。闻君弹琴，音曲清和，昔所好。故来听耳。身不幸非理就终，形体残毁，不直接见君子。然爱君之琴，要当相见，君勿怪恶之。君可更作数曲。”中散复为抚琴，击节。曰：“夜已久。何不来也？形骸之间。复何足计？”乃手挈其头曰：“闻君奏琴。不觉心开神悟。恍若暂生。遂与共论音声之趣，辞甚清辩。谓中散曰：“君试以琴见与。”乃弹《广陵散》。便从受之。果悉得。中散先所受引，殊不及。与中散誓，不得教人。天明，语中散。“相与虽一遇于今夕，可以远同千载，于此长绝。”不胜（胜原作能。据明抄本改。）怅然。（出《灵鬼志》）

稽康(晋朝“竹林七贤”之一,作过“中散大夫”,故原文中称他为“中散”)有一次在灯下弹琴。忽然有个妖怪进屋,高一丈多,穿黑衣服,腰扎皮带。稽康盯着妖怪看了一会儿,一口吹灭了灯说:“和你这样的妖怪同在灯光下,我真感到羞耻!”还有一次,他出门远行,走到离洛阳几十里的地方,住在月华亭里。有人告诉他,这里过去常杀人。稽康为人潇洒旷达,一点也不怕。一更时他在亭中弹琴,弹了好几个曲子,琴声悠扬动听。忽听到空中有人叫好。稽康边弹边问:“你是谁呀?”回答说:“我是一个古代幽灵,死在这里,听你的琴弹得清新悠扬,我以前爱好琴所以来欣赏。我生前没得到妥善的安葬,形象损毁了,不便现形和你见面。然而我十分喜欢你的琴艺。如果我现形,你不要害怕讨厌。你再弹几只曲子吧。”稽康就又为鬼魂弹琴,鬼魂就合着琴声打拍子。稽康说:“夜已深了,你怎么还不现形见我,你的形象再可怕我也不会介意的。”鬼魂就现了形,用手捂着自己的头说:“听你弹琴,我感到心情舒畅,仿佛又复活了。”于是就和稽康谈论琴艺方面的理论,谈得很有道理,并向稽康要过琴来,自己弹了一首著名的古典《广陵散》。稽康要求鬼魂把这首曲子教给他,鬼魂就教了。稽康过去曾学过,但学得远远不如鬼魂弹得好。鬼魂教完后,让稽康发誓决不再教给别人。天亮时鬼魂告别说:“虽然我们只交往了一夜,但友情可以胜过千年啊!现在我们永远分别了。”两个心里都十分悲伤。

倪彦思

吴时。嘉兴倪彦思。居县西埏里。有鬼魅在其家。与人语。饮食如人，唯不见形。彦思奴婢，有窃骂大家者，云“今当以语。”彦思治之，无敢詈之者。彦思有小妻，魅从求（求原作来。据明抄本改。）之。彦思乃迎道士逐之。酒肴即设，鬼乃取厕中草粪，布著其上。道士便盛击鼓，召请著神。魅乃取虎伏，于神座上吹作角声音。有顷。道士忽觉背上冷，惊起解衣，乃虎伏也。于是道士罢去。彦思夜于被中，窃于姬语，共患此魅。魅即屋梁上，谓彦思曰：“汝与妇道吾，吾今当截汝屋梁。”即隆隆有声。彦思惧梁断，取火照视，魅即灭火，截梁声愈急。彦思惧屋坏。大小悉遣出，更取火，视梁如故。魅大笑，问彦思：“复道吾不？”郡中典农闻之曰：“此神正当是狸物耳！”此魅即往谓典农曰：“汝取官若干百斛谷，藏著某处，为吏污秽，而敢论吾。今当白于官，将人取汝所盗谷。”典农大怖而谢之，自后无敢道。三年后去，不知所在。（出《搜神记》）

吴时嘉兴有个倪彦思，住在县城西边墓道边上，有个鬼住在他家。鬼能吃能喝能跟人说话，只是不现形。倪彦思的仆人婢女有时背后骂主人，鬼就说：“我告诉你们主人。”倪彦思就处罚仆人，仆人再不敢偷骂了。鬼还总纠缠彦思的小老婆，彦

思就请了道士来撵鬼。道士摆好酒肉正要祭神，鬼却拿来厕所的粪洒在酒肉上。道士就使劲敲鼓召请诸神，鬼就拿便器跳到神座上吹出军中画角的声音。不大会儿道士觉得背上发凉，脱了衣服一看是那便器钻到衣服里，道士只好逃掉。夜里彦思和老婆在被窝里商量除鬼的事，鬼就在屋梁上说：“你敢和你老婆讲究我，我就断你的房梁。”接着就听见忽隆隆的截梁声。彦思怕梁断就点上灯看，鬼把灯吹灭，梁声就更大了。彦思怕屋子塌，就让家中老小都躲出去。再点上灯看，房梁却好好的。这时鬼大笑说：“还敢不敢讲究我了？”郡里的典农官听说后对人说：“这个鬼一定是狐狸变的。”鬼就跑去对典农官说：“你偷了官仓里几百斗谷子藏在某地了，当官的贪污，还有脸议论我。看我不把你的丑事告官，让官府搜出你藏的粮食！”典农官吓坏了，忙向鬼道歉赔罪，以后再也不敢讲鬼的事了。过了三年后，这鬼就没了，也不知去了那里。

沈季

吴兴沈季，吴天纪二年，为豫章太守。白日，于厅上见一人，著黄巾练衣，自称汝南平兴许子将，求改葬，悠然不见。季求其丧，不知所在，遂招魂葬之。（《豫章记》）

吴兴人沈季在吴天纪二年当豫章的太守。大白天在厅上

看见一个人头戴黄巾身穿白绸衣,自称是“汝南平兴许子将”,要求给他迁坟,说完就不见了。沈季找他的坟,找不到,只好祭奠招魂作了安葬礼。

糜竺

糜竺用陶朱公计术,日益亿万之利,赏拟王侯。有宝库千间。竺性能振生死,家马厩屋侧,有古塚,中有伏尸。竺夜闻其泣声,忽见一妇人,袒背而来,云:“昔汉末为赤眉所发,扣棺见剥,今袒肉在地,垂二百余年,就将军求更深埋,并乞弊衣自掩。”竺即令为石椁瓦棺。设祭既毕,以青布衫裙,置于塚上。经一年。行于路曲,忽见前妇人葬所,青气如龙蛇之形。或有人问竺曰:“将非龙怪耶?”竺乃疑此异,乃问其家僮,曰:“时见一青芦杖,自然出入于门,疑其神也,不敢言。”竺为性多忌,信厌求之士,有言中忤,即加刑戮,故家童不言。竺货贷如丘山,不可算记,内以方诸为具。及大珠如卵,散满于庭,故谓之宝庭,而外人不得窥。数日,忽见有青衣童子数人来曰:“糜竺家当有火厄,万不遗一。赖君能恻愍枯骨,天道不辜君德,故来禳却此火,当使君财物不尽。自今以后,亦宜自卫。”竺乃掘沟渠,围绕其库内。旬日,火从库内起,烧其珠玉,十分得一。皆是阳燧得旱烁,自能烧物也。火盛时,见数十青衣童子来扑火,有青气如云,复火上即灭。童子又云,多聚鸛鸟之类以禳灾,鸛能聚水巢上也。家人乃收集鸛数千头,养于池渠之中,厌火也。竺叹

曰：“人生财运有限，不得盈溢。”竺惧为身之患，时三国交兵，军用万倍。乃输其珍宝车服，以助先主。黄金一亿斤，锦绮繡耗麁，积如丘山，骏马千匹。及蜀破后，无所有。饮恨而终。（出《王子年拾遗记》）

糜竺像陶朱公那样精于计算经商有道，获得了亿万利润，光库房就上千间。比得上王侯的豪富，他的声名震动了阴阳两界。他家马圈旁边有一座古墓，里面有一副尸骨。有天夜里糜竺听见哭声就出去找，只见一个光着上身的女人向他走来说：“汉代末年赤眉造反，挖了我的墓，砸了棺材剥去我的衣服。我光着身子躺在地下已二百年了，请将军把我深葬，并给我件衣服遮身子。”糜竺就命人做了一石椁（棺外套棺）和瓦棺材，设祭礼把那女人安葬，并在她墓上放了一套青布衫裙。一年后，糜竺走路时忽然见到那女人坟上缭绕着像龙蛇般的青气。有人问他是不是龙怪，他自己也很奇怪，就问他的僮仆。僮仆说：“常常看见一根青芦杖从墓门出出进进，也怀疑是神，没敢说。”糜竺为人好忌多疑，好听信谗言拷打杀人，所以僮仆不敢多说话。糜竺家里的财物堆积如山。无法计数。家里拿在月下承露取水的大盘装满了鸡蛋大小的珍珠，放了一院子，所以他家叫“宝庭”，不许外人看。有天忽然有几个青衣童子来说：“糜竺家将发生火灾，一切都将烧尽。由于你能可怜无主的枯骨，上天念你的功德，派我们来救火，使你的财物不至于全毁于大火。从现在起，你自己也要想想办法。”糜竺就让人把库房周围都挖了沟渠防火。然而十天后火从库房内着起来。这

是因为太阳太毒 ,天长日久的旱晒东西本身就能自燃 ,珠玉珍宝烧得只剩下十分之一。大火旺时 ,看见几十个青衣童子前来救火 ,有像云似的青气盖在火上火就灭了。童子又让糜竺多养些鹤鸟之类 ,因为鹤鸟能把水存在窝里。糜竺就让仆人收养了几千只鸕鶿(池鹭)养在水池里以防火。失火后 ,糜竺感叹地说 ,“看来人的财运是有限度的 ,不能聚财无度 ,不然财富就会招来祸害。”后来三国交战 ,需要大量财物。糜竺就向刘备献了大量的珍宝车马衣物 ,黄金一亿斤 ,还有数不尽的绫罗绸缎绵繡毡毯 ,堆得像山 ,还献了一千匹骏马。后来蜀国亡了 ,糜竺变得一无所有 ,含恨而死。

王 弼

王弼注《易》 ,辄笑郑玄为儒 ,云 :“老奴无意。”于时夜分 ,忽闻外阁有著屐声 ,须臾便进 ,白云郑玄 ,责之曰 :“君年少 ,何以轻穿凿文句 ,而妄讥诋老子也。”极有忿色 ,言竟便退。弼恶之 ,后遇疠而卒。

王弼给《易经》作注解时 ,常嘲笑已死去的也曾注过《易经》的郑玄说 ,“那老东西一点也没懂得《易经》的真意。”一天夜里忽然听见外面有脚步声 ,片刻进来一个人 ,自称是郑玄 ,并斥责说 ,“你这样年轻 ,做学问只不过是穿凿附会而已 ,怎么

竟敢嘲笑挖苦老子呢？”说完就气呼呼地走了。王弼十分厌恶，后来得了瘰疬而死。

陈 仙

吴时，陈仙以商贾为事。驱驴行，忽过一空宅，广厦朱门，都不见人。仙牵驴入宿，至夜，闻有语声：“小人无畏，敢见行灾。”便有一人，迺到仙前，叱之曰：“汝敢辄入官舍。”时笼月暧昧，见其面上廕深，目无瞳子，唇褰齿露，手执黄丝。仙既奔走，后村，具说事状。父老云：“旧有恶鬼。”明日，看所见屋宅处，并高坟深塚。（出《幽明录》）

吴时陈仙在外面经商，赶着头驴经过一个空宅，这宅子高屋大院朱红门，但不见里面有人。陈仙牵着驴进去住下了，半夜听见有人说：“这小子胆真不小，不怕摊上灾祸。”只见一个人来到面前喝斥道：“你怎么敢私闯我的官舍？”当时月色迷蒙，见那人脸上黑乎乎的，眼眶里没有眼珠子，豁嘴唇外露着牙齿，手里拿着黄绳子。王仙吓得一气跑到后村，对村人说了这事。村里人说那里原来就有恶鬼。第二天陈仙再去看昨晚住的地方，只见一片高高的坟墓中有深深下落的地方而已。

胡熙

吴左中郎广陵相胡熙，字元光。女名中，许嫁当出。而歘有身。女亦不自觉。熙父信，严而有法，乃遣熙妻丁氏杀之，歘有鬼语腹中，音声啧啧曰：“何故杀我母，我某月某日当出。”左右惊怪，以白信。信自往听，乃舍之。及产儿遗地，则不见形，止闻儿声。在于左右。及长大，音语亦如人，熙妻别为施帐。时自言，当见形，使姥见。熙妻视之，在丹帷裏，前后钉金钗，好手臂，善弹琴。时问姥及母嗜欲，为得酒脯枣之属以还。母坐作衣，儿来抱膝缘背数戏，中不耐之，意窃怒曰：“人家岂与鬼子相随。”即于旁怒曰：“就母戏耳。乃骂作鬼子。今当从母指中，入于母腹，使母知之。”中指即直而痛，渐渐上入臂髀，若有贯刺之者。须臾欲死，熙妻乃设馔，祝请之，有顷而止。（出《录异传》）

吴时当左中郎广陵相的胡熙字元光，有个女儿叫胡中，已经许给了人等待出嫁时，忽然有了身孕，连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胡熙的父亲胡信治家很严，就命令胡熙的妻子丁氏杀掉女儿。突然听见女儿肚子里有鬼在吱吱地叫着说：“为什么要杀我妈，我某年某月某日就要出生了。”左右又惊又怪，就告诉了胡信，胡信来一听，果然如此，就没有杀。后来婴儿生下

后,只能听到小孩的声音却不见形。稍大以后,也能说人话。胡熙的妻子为这鬼孩另设了床帐。有一天鬼孩说,“我将现一次形让姥姥看看。”胡妻一看,鬼孩在一块红布里包着,衣服前后缀着金钗,手臂长得很好,善于弹琴。鬼孩常问姥和娘爱吃什么,就弄来些果脯酒枣之类孝敬。鬼孩的娘坐着缝衣,鬼孩就来抱母亲的腿,攀爬母亲的后背玩耍了几次,胡中不耐烦了,就说:“人真是不能和鬼的儿子在一起。”鬼孩就在旁边生气的说,“我不过和娘玩玩,就骂我是鬼儿子。我现在要从你手指里进到你肚里去,让你知道知道。”胡中立刻就觉得手指强直而且很痛,像有个东西从指甲里钻进去,慢慢从手臂钻进大腿里,像刺一样痛得要死。鬼孩的姥姥赶快摆上祭品求告,过了一會兒,痛终于止住了。

鲁肃

孙权病,巫启云:“有鬼著绢巾,似是故将相,呵叱初不顾,径进入宫。”其夜,权见鲁肃来。衣巾悉如其言。(出《幽明录》)

孙权得了病。一个巫师报告说,有个鬼戴着绢的头巾,像是已经故去的将相。门卫喊他他也不理,一直走进宫来。当夜,孙权果然看见已死的鲁肃来拜见,衣服头巾和巫师说的完全一样。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一十八

鬼三

陆 机	赵伯伦	朱 彦	桓 回
周子长	荀 泽	桓 軌	朱子之
杨 羨	王肇宗	张 禹	邵 公
吴士季	周子文	王恭伯	李 经
谢邈之	彭虎子	司马恬	阮德如
陈庆孙	甄 冲		

陆 机

陆机初入洛，次河南。入偃师，时阴晦，望道左，若有民居，因投宿。见一少年，神姿端远，置《易》投壶。与机言论，妙得玄微。机心伏其能，无以酬抗，既晓便去。税驂逆旅，逆旅姬曰：“此东十数里无村落，有山阳王家塚耳。”机往视之，空野霾云，拱木蔽日。方知昨所遇者，信王弼也。（出《异苑》）

陆机第一次到洛阳去，进了河南，先到偃师。当时天色阴暗，看见道旁好像有民房，就进去投宿。见屋里一个少年，身旁放着一本《易经》，正在玩投壶游戏。少年和陆机谈起经学，谈得十分玄妙深奥，陆机心中十分赞赏，没法和少年对话辩论。第二天一早上路，到旅店去雇马，听旅店的老妇说，旅店以东十几里没有人家，只有山阳王家的一座坟墓。陆机就跑去看，只见一座坟上乌云翻卷，高大的树木遮住了阳光，才知道昨天遇见的少年就是精通《易经》的王弼。

赵伯伦

秣陵人赵伯伦，曾往襄阳。船人以猪豕为祷，及祭，但狷肩而已。尔夕，伦等梦见一翁一姥，鬓首苍素，皆著布衣，手持桡楫，怒之。明发，辄触沙冲石，皆非人力所禁。更施厚饌，即获流通。（出《幽明录》）

秣陵人赵伯伦坐船到襄阳去，船上人杀了猪打算祭祷江神以保行船平安，然而到真正祭祷时，人们把肉吃得只剩了一块猪腿了。这天晚上赵伯伦等梦见一个老翁和一个老婆婆，鬓发苍白，穿着布衣，手里拿着划船的篙桨，满面怒容。第二天船

出发后,不是陷在沙滩就是撞上礁石,怎么努力也逃不过去。于是赶快摆上丰厚的礼品祭告江神,船行才顺利起来。

朱彦

永嘉朱彦,居永宁。披荒立舍,便闻弦管之声,及小儿啼呼之音。夜见一人,身甚壮大,吹(吹原作呼,据明抄本改。)杀其火。彦素胆勇,不以为惧,即不移居,亦无后患。(出《异苑》)

永嘉人朱彦,到永宁野外开了块荒地准备盖房,就听到野地有音乐声和小孩哭叫声。夜里来了个身材高大的人把他生的火给弄灭了。朱彦一向胆大,就是不挪地方,结果后来也平安无事。

桓回

并州祭酒桓回,以刘聪建元三年,于途遇一老父。问之云:“有(有原作是,据明抄本改。)乐工成凭,今何职?我与其人有旧,为致清谈,得察孝廉。君若相见,令知消息。”回问姓字,曰:“我吴郡麻子轩也。”言毕而失。回见凭,具宣其意,凭叹曰:“昔

有此人,计去世近五十年。”中郎荀彦舒闻之,为造祝文,令凭设酒饭,祀于通衢之上。(出《异苑》)

在并州当祭酒的桓回,在刘聪当皇帝的建元三年时在道上遇见一个老人,向他打听说:“有个乐师叫成凭,现在任什么职?我和他有过交往。因为我为他说情,他能当上孝廉。你如果见到他,请替我问候。”桓回问老人姓名,老人说:“我是吴郡的麻子轩。”说完就不见了。桓回见到成凭就转达了老人的意思。成凭叹息说:“过去有过这个人,但已经死了五十年了!”中郎荀彦舒听说了这事,为那老人写了一篇祭文,让成凭准备了祭品,在大路口上祭奠了老人。

周子长

周子长,居武昌五大浦东冈头,咸康三年,子长至寒溪中嵇家。家去五大数里。合暮还五大,未达。先是空冈,忽见四匝瓦屋当道,门卒便捉子长头,子长曰:“我佛弟子,何足捉我?”吏曰:“若是佛弟子,能经呗不?子长先能诵四天王及庶(《法苑珠林》六五庶作鹿)子经。诵之三四过,捉故不置,便骂之曰:“武昌痴鬼,语汝,我是佛弟子,为汝诵经数偈,故不放人。”捉者便放,不复见屋,鬼故逐之。过家门前,鬼遮不得入,亦不得做声。而将鬼至寒溪寺中过,子长便擒鬼胸云:“将汝至

寺中和尚前。”鬼擒子长胸，相拖渡五丈塘，西行。后鬼谓捉者曰：“放为，西将牵我入寺中。”捉者曰：“已擒不放。”子长复为后者曰：“寺中正有秃辈，乃未肯畏之？”后一鬼小语曰：“汝近城东逢秃时，面何以败。”便共大笑。子长比达家，已三更尽矣。（出《灵鬼志》）

周子长住在武昌五大浦东岗头。咸康三年，他到寒溪的稽家去串门，嵇家离五大浦不过几里，周子长晚上回家去。走到东岗上，原来是空荡荡的岗上突然出来了几间瓦房堵住道，看门的人上前一把就抓住子长的头。子长说：“我是佛门弟子，凭什么抓我？”那门官说：“你要是佛门弟子，能背经吗？”子长就背诵四天王和庶子经，背了好几遍，那门官仍抓住不放。子长就骂道：“你这个武昌鬼，告诉你，我是佛门弟子，给你背了好几遍经，凭什么还不放我？”捉他的人就松开了，屋子也顿时不见。但鬼还是在后面追他，追到他家门口堵着门不让子长进，子长也说不出话来，抓着鬼往寒溪寺而去。子长抓住鬼的胸口说：“我要把你抓到庙里去见和尚！”鬼也抓着子长的胸口，互相拖着趟过五丈塘后往西走。后面跟着的一个鬼对拖子长的鬼说：“快放了他吧，不然再往西就把咱们弄到庙里去了。”前面的鬼说：“他也抓着我呢，怎么放？”子长对后面的鬼说：“寺中正有秃和尚，我可是不怕和尚。”后面的鬼小声说：“你在走近城东遇见和尚时怎么脸色都变了呢？”就都大笑起来。子长回到家，已经过三更了。

荀 泽

颍川荀泽 ,以太元中亡。恒形见还 ,与妇鲁国孔氏 ,媿婉绸缪。遂有娠焉。十月而产 ,产悉是水。别房作酱。泽曰 :“我知丧家不当作酱 ,而故为之。今上官责我数豆粒 ,致令劬不复堪。”径少时而绝。(出《异苑》)

颍川人荀泽太元年间死了 ,死后鬼魂现形并和妻子鲁国女人孔氏继续相好。后来孔氏怀孕 ,十个月后生下了一滩水。孔氏家别的房里正在作酱。荀泽说 :“我已经死了 ,家里不该作酱 ,可是你偏偏作了 ,害得阴间的上司命我天天数豆粒 ,使我疲劳不堪。”过了一段时间鬼魂再也不找孔氏了。

桓 軌

桓軌 ,太原中为巴东太守 ,留家江陵。妻乳母姓陈 ,儿道生 ,随軌之郡 ,堕濑死。道生形见云 :“今获在河伯左右 ,蒙假二十日 ,得暂还。”母哀至 ,軌有一黑鸟 ,以翅掩其口 ,舌上遂生一瘤 ,从此便不得复哭。(出《异苑》)

桓軫在太元年间当巴东太守。他把家留在江陵,带着妻子的奶妈陈氏和儿子道生一起到巴东上任时,道生不幸在急流中淹死。道生死后现形说:“我现在是河伯神的侍从,给了我二十天假暂时回来。”后来道生的母亲赶来,悲痛得大哭。桓軫养着一只黑鸟,突然用翅膀掩住道生母亲的嘴,她舌头就长了个瘤,从此就再也不能哭了。

朱子之

东阳郡朱子之,有一鬼,恒来其家。子之儿病心痛,鬼语之:“我为汝寻方。”云:“烧虎丸饮即差。汝觅大戟与我,我为汝取也。”其家便持戟与鬼,鬼持戟去,须臾还。放戟中庭,掷虎丸著地,犹尚暖。(出《齐谐记》)

东阳郡的朱子之的家中,常有一个鬼光临。有一次朱子之的儿子得了心口疼的病,鬼说:“我告诉你个偏方,把老虎卵子烧汤喝就能好。你给我找一把大戟,我去给你弄。”家里人就拿来一把戟,鬼拿着戟走了,不大工夫就回来了,把戟放在院里,把老虎卵子扔在地上,卵子还热乎乎的呢。

杨 羨

孝武帝太元末,吴县杨羨,有一物似猴,人面有发。羨每食,鬼恒夺之。羨妇在机织,羨提刀杀鬼,鬼走向机,妇形变为鬼,羨因斫之。见鬼跳出,抚掌大笑。鬼去,羨始悟。视妇成十余段,妇妊身殆六月,腹内儿发已生,羨惋痛而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孝武帝太元末年时,吴县杨羨家来了个鬼,象猴子,长着人脸和头发。杨羨每次吃饭,鬼都来抢吃。杨羨妻子在织布时,杨羨拿刀追杀鬼,鬼跑向杨妻,把杨妻变成了鬼。杨羨猛砍下去,见鬼从妻子身中跳出来拍手大笑,才知道上了当。一看妻子已经碎成了十几段。妻子已怀孕六个月,胎儿已长头发。杨羨惋惜悲痛而死。

王肇宗

太原王肇宗病亡,亡后形见,于其母刘及妻韩共语。就母索酒,举杯与之。曰:“好酒。”语妻曰:“与卿三年别耳。”及服终

妻疾，曰：“同穴之义，古之所难。幸者如存，岂非至愿。”遂不服药而歿。（出《述异记》）

太原人王肇宗病死后现形，和他的母亲刘氏及妻子韩氏一起叙谈，并向母亲要酒喝。母亲给他倒了酒，他连说：“好酒！”对妻子说：“咱们也就是分别三年而已。”妻子穿了三年丧服，服满后病了，就说：“自古以来夫妻死能同穴是很难办到的。如果真有，那是双方特别渴望才达到的。”于是韩氏拒不服药而死。

张 禹

永嘉中，黄门将张禹，曾行经大泽中。天阴晦，忽见一宅门大开。禹遂前至厅事。有一婢出问之，禹曰：“行次遇雨，欲寄宿耳。”婢入报之，寻出，呼禹前。见一女子，年三十许，坐帐中，有侍婢二十余人，衣服皆灿丽。问禹所欲，禹曰：“自有饭，唯须饮耳。”女敕取铛与之，因燃火作汤，虽闻沸声，探之尚冷。女曰：“我亡人也，塚墓之间，无以相共，惭愧而已。”因歔歔告禹曰：“我是任城县孙家女，父为中山太守，出适顿丘李氏。有一男一女，男年十一，女年七岁。亡后，李氏幸我旧使婢承贵者。今我儿每被捶楚，不避头面。常痛极心髓，欲杀此婢。然亡人气弱，须有所凭，托君助济此事，当厚报君。”禹曰：“虽念夫人

言，缘杀人事大，不敢承命。”妇人曰：“何缘令君手刃？唯欲因君为我语李氏家，说我告君事状。李氏念惜承贵，必做禳除。君当语之，自言能为厌断之法。李氏闻此，必令承贵莅事，我因伺便杀之。”禹许诺。及明而出，遂语李氏，具以其言告之。李氏惊愕，以语承贵。大惧，遂求救于禹。既而禹见孙氏自外来，侍婢二十余人，悉持刀刺承贵，应手扑地而死。未几，禹复经过泽中，此人遣婢送五十匹杂采以报禹。（出《志怪》）

永嘉年间，黄门将张禹外出路过一个大湖，天色阴暗，忽然看见一个府宅大开着门，就走进了前厅。有一个使女出来问，张禹说因为遇见了雨，想求宿。使女进去报告，不一会儿出来请张禹进去。看见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子坐在帐子里，有二十多个使女衣服都十分华丽。女子问张禹想要点什么，张禹说带着饭，缺点喝的。女子叫拿了个锅来，点火给他作汤。都听见汤沸声了，但一摸锅还是冷的。女子说：“我是已经死了的人。坟墓里没有什么和人间相同的事，我很惭愧。”接着就哭泣着告诉张禹说：“我是任城县孙家的女孩。父亲是中山太守。我嫁给顿丘的李氏，生了一男一女，男孩十一，女孩七岁。我死后，李氏娶了我的丫环叫承贵的为妻。现在我儿子经常被承贵打得死去活来，我十分悲痛忿恨，打算杀了承贵。然而我一个死去的人力量不足，须要帮助。我托你帮助我，我会重谢你。”张禹说：“我虽然，同情你，但人命关天，我不敢干。”女子说，“我不是让你亲自用刀杀她，只请你给李氏说一说我跟你说的话，李氏爱护承贵，一定会设祭除灾。那时你就说你能有法让

承贵消灾免难,那时承贵一定会亲自参加祭事,我就可找机会杀了她。”张禹答应了,天明后张禹离开孙氏女的坟墓,就找到李氏说了详情。李氏大惊,就告诉了承贵。承贵十分惊慌,就向张禹求救。这时只见孙氏女带着二十多使女涌进屋来用刀刺死了承贵。几天后,张禹又经过大湖,孙氏女派使女送来五十匹彩绸报答张禹。

邵公

邵公者,患疟,经年不差。后独在墅居,疟作之际,见有数小儿,持公手足。公因阳暝,忽起,捉得一小儿,化成黄鹳,其余皆走。仍缚以还家,悬于窗,将杀食之。及曙,失鹳所在,而疟遂愈。于时有患疟者,但呼邵公即差。(出《录异传》)

邵公得了疟疾,好几年不好。有一次他在别墅里住,疟疾发作时,看见有几个小孩子抓着他的手脚。邵公因为眼睛发昏,突然起来抓,只抓住一个小孩。小孩立刻变成一只黄鹳鸟,其余的都跑了。邵公就把鸟绑上带回家挂在窗上,打算杀了吃。到天亮,鸟没了,他的病疾也好了,当时有些得疟疾的,只要喊一声“邵公!”就能渐好。

吴士季

嘉兴令吴士季者，曾患疟。乘船经武昌庙过，遂遣人辞谢，乞断疟鬼焉。既而去庙二十余里，寢际，忽梦塘上有一骑追之，意甚疾速，见士季乃下。与一吏共入船后，缚一小儿将去，既而疟疾遂愈。（出《录异传》）

嘉兴县令吴士季，曾得了疟疾。他坐船经过武昌庙时，派人去庙里祈祷神赶走疟鬼。晚上刚睡着，就梦见水塘上有人骑马飞奔，好像有急事，看见吴士季才立刻下马，和一个官员一同跑到船后，绑着一个小孩带走了。吴士季的病也就好了。

周子文

元帝末。谯郡周子文。小字阿鼠。家在晋陵郡延陵县。少时猎射，常入山射猎，伴侣相失。忽山岫间见一人，长五尺许，捉弓箭。箭镞头广二尺许，白如霜雪。此人忽出唤曰：“阿鼠！”子文不觉应诺。此人牵弓满，向子文，便伏，不能复动，遂不见此人。猎伴寻求子文，都不能语，舆还家，数日而卒。（出《广古

今五行记》)

元帝末年,谯郡有个周子文,小名叫阿鼠,家在晋陵郡延陵县,年轻时爱打猎。有一次进山打猎,和同伴走散。忽然在山间看见一个五尺多高的人,手持弓箭,箭头有二尺多宽,象霜雪那么白,那个人忽然喊了一声“阿鼠!”周子文不觉就答应了一声。那人立刻拉满了弓,对准了周子文。周子文吓得立刻趴下,也动弹不了。那人就立刻不见了。伙伴找到周子文时,周已经不会说话。用车拉回家去,不几天就死去。

王恭伯

晋世王恭伯,字子升,会稽人,美姿容,善鼓琴。为东宫舍人,求假休吴。到阊门邮亭,望月鼓琴。俄有一女子,从一女,谓恭伯曰:“妾平生爱琴,愿共抚之。”其姿质甚丽,恭伯留之宿,向晓而别。以锦褥香囊为诀,恭伯以玉簪赠行。俄而天晓,闻邻船有吴县令刘惠基亡女,灵前失锦褥主香囊。斯须,有官吏遍搜邻船,至恭伯船,获之,恭伯惧,因述其(明抄本述其作还之。)言:“我亦赠其玉簪。”惠基令检,果于亡女头上获之。惠基乃恸哭,因呼恭伯以子婿之礼。其女名稚华,年十六而卒。(出刑子才《山河别记》)

晋代的世家王恭伯,字子升,会稽人,长得风流潇洒。是东宫舍人,请假回吴地休息。有一天,在东门驿站的亭子上对月弹琴。忽然有个女子带着个使女走来说:“我平生最爱弹琴,希望跟你一起弹。”女子十分美艳,恭伯就留她同住。拂晓分别时,女子送恭伯一个锦缎褥子一个香荷包,恭伯也送女子一个玉簪。天亮后,听说邻船上一位吴县令刚死去的女儿棺前丢了一个锦褥和一个香荷包。不一会就有官员到各船搜查,在恭伯船上就搜到了。恭伯害怕,就实说了,并说:“我也赠给她一个玉簪。”县令检验,果然在女儿尸体的头上找到了玉簪,悲痛得大哭,然后叫来恭伯行了女婿的礼。他女儿名叫稚华,死时才十六岁。

李 经

桂阳人李经,与(明抄本与作遇。)朱平带戟逐焉。行百余步,忽见一鬼,长丈余,止之曰:“李经有命,岂可杀之?死为,必伤汝手。”平乘醉,直往经家,鬼亦随之。平既见经,方欲奋刃,忽屹然不动,如被执缚,果伤左手指焉。遂立庭间,至暮,乃醒而去。鬼曰:“我先语汝,云何不从?”言终而灭。(出《幽明录》)

桂阳人李经,被朱平拿着戟追杀。走了一百多步,忽然看

见一个鬼有一丈多高,挡住朱平说:“李经还有阳寿,怎能杀他。如果不听硬杀,你的手一定受伤。”朱平乘酒醉一直追到李经家,鬼也跟到。朱平看见李经,刚一举刀,忽然就站着不能动了,好象被绑住了似的。一看,左手果然受了伤。朱平站在院里直到天黑才醒过来走了。鬼说:“我事先对你说了,你怎么不听呢?”说完就不见了。

谢邈之

谢邈之为吴兴郡,帐下给使邹览,乘樵船在部伍后。至平望亭,夜风雨,前部任顿住。览露船,无所庇宿,顾见塘下有人家灯火,便往投之。至有一茅屋,中有一男子,年可五十,夜织薄。别床有小儿,年十岁。览求寄宿,此人欣然相许。小儿啼泣欷歔,此人喻止之不住,啼遂至晓。览问何意,曰:“是仆儿,其母当嫁,悲恋故啼耳。”将晓览去。顾视不见向屋,唯有两塚,草莽湛深。行逢一女子乘船,谓览曰:“此中非人所行,君何故从中出?”览具以昨夜所见事告之,女子曰:“此是我儿,实欲改适,故来辞墓。”因哽咽。至塚号啕,不复嫁。(出《录异传》)

谢邈之去赴任当吴兴郡守,手下有个当给使的邹览乘装柴的船在后面押送。到了平望亭时夜晚下起了雨,队伍都停下来。邹览在船上呆着,无处投宿。看见塘下有人家灯火,就投

奔去了,来到一座草房,屋里有个男人大约五十岁,深夜编织草帘,旁边另一个床上有个小孩约十岁。邹览请求寄宿,那男人痛快地答应了。那小孩一直在啼哭,男人怎么哄也不停地哭,一直哭到天亮。邹览问那男人孩子为什么这样哭,男人说:“他娘要改嫁,他舍不得,才哭。”天亮后邹览上路,回头看根本没有草房,只有两个坟,埋在很深的野草中。走了一阵碰见个女人坐船来,对邹览说:“这一带根本没有人走,你怎么从那里走出来?”邹览就把所看见的事告诉了女人。女人说:“那孩子就是我儿子啊!我打算改嫁,所以来墓上告别。”说完就抽泣起来。到了坟前就号啕大哭起来,并决心不再改嫁了。

彭虎子

彭虎子,少壮有膂力,常谓无鬼神。母死,俗巫诫之云:“某日殃煞当还,重有所杀,宜出避之。”合家细弱,悉出逃隐,虎子独留不去。夜中,有人排门入,至东西屋,觅人不得。次入屋,向庐室中,虎子惶遽无计,床头先有一瓮,便入其中,以板盖头。觉母在板上,有人问:“板下无人耶?”母云:“无。”相率而去。(出《稽神录》,明抄本作出《幽明录》)

彭虎子,年轻有力气,常说世上没有鬼神。母亲死后,巫师告诫他说,某天殃神要到家来,见人就杀,最好出去躲避一下。

全家老少都逃出去躲避,只有虎子不走。半夜,只见有人推门进来,到东屋西屋都没找到人。第二次又进屋,直接到虎子的住室。虎子惊惶没办法,看见床头有个大瓮,就跳进瓮里去,用块板子盖着头。后来觉得母亲坐在板子上。有人问板子下有没有人,听得母亲说:“没有。”然后就领着人们走了。

司马恬

邓艾庙在京口,止(止原作上,据明抄本改。)有一草屋。晋安北将军司马恬,于病中梦见一老翁曰:“我邓公,屋舍倾坏,君为治之。”后访之,乃知艾庙,为立瓦屋。隆安中,有人与女子会于神座上,有一蛇来,绕之数四匝。女家追寻见之,以酒脯祷神,然后得解。(出《幽明录》)

邓艾庙在京口,庙只不过是间草屋。晋安北将军司马恬在病中梦见一个老翁对他说:“我是邓公,我的房子坍塌损坏,请你给修修。”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邓艾神,就给庙改成了瓦屋。隆安年间,有个人和一个女子在邓艾庙的神座上幽会,被大蛇缠了好几圈。后来女家的人赶来,用酒肉祭祷,蛇才松开他们俩。

阮德如

阮德如,尝于厕见一鬼,长丈余,色黑而眼大,著白单衣,平上帻,去之咫尺。德如心安气定,徐笑而谓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而退。(出《幽明录》)

阮德如曾在茅厕看见一个鬼,一丈多高,浑身漆黑眼睛很大,穿着白单衣,戴着个头巾,离他只有一尺多远。阮德如平心静气慢慢地笑道:“都说鬼面目可恨,果然是这样。”那鬼一听,害羞地逃掉了。

陈庆孙

颍川陈庆孙家后有神树,多就求福,遂起庙,名天神庙。庆孙有乌牛,神于空中言:“我是天神,乐卿此牛,若不与我,来月二十日,当杀尔儿。”庆孙曰:“人生有命,命不由汝。”至日,儿果死。复言:“汝不与我,至五月杀汝妇。”又不与,至时,妇果死。又来言:“汝不与我,秋当杀汝。”又不与,至秋,遂不死。鬼乃来谢曰:“君为人心正,方受大福。愿莫道此事,天地闻之,我

罪不细。实见小鬼得作司命度事干，见君妇儿终期，为此欺君索食耳。愿深恕亮。君录籍年八十三，家方如意，鬼神佑助。吾说当奴仆相事。”遂闻稽颡声。（出《幽明录》）

颍川陈庆孙家后面有一棵神树，来求福佑的人多了，就在树下立了个庙，叫“天神庙”。陈庆孙有头黑牛，神在空中说：“我是天神，很喜欢你的黑牛。你要不给我，下月二十日我就杀了你儿子。”陈庆孙说：“人的寿命是天定的，你管不着！”到了下月二十日，他儿子真死了。天神又来说：“再不给我牛，五月里杀你妻！”陈庆孙还是不给牛。到五月，妻子也死了。天神又来说：“再不给我牛，秋天就杀了你。”陈庆孙还是不给。但到了秋天，陈庆孙并没死。鬼反倒跑来向他赔罪说：“你为人正直不邪，将来还会有大福。请你别对别人说这事，要让天地知道了，我罪不可转。我是看见阴司管人间寿命的小鬼，从他那里得知你儿子和你妻子的寿命期限，才来欺骗你好骗些吃食，请千万饶了我。你的阳寿簿子上写的是八十三，你家也正是走好运，所以鬼神都在暗中佑护你，我以后也甘心给你当奴仆了。”接着就听见那鬼不断了磕头声。

甄 冲

甄冲，字叔让，中山人，为云社令。未至惠怀县，忽有一人

来通,云:“社郎,须臾便至。”年少,容貌美净,既坐寒温,云:“大人见使,贪慕高援,欲以妹与君婚,故来宣此意。”甄愕然曰:“仆长大,且已有家,何缘此议?”(议原作里,据明抄本改。)社郎复云:“仆妹年少,且令色少双,必欲得佳对。云何见拒?”甄曰:“仆老翁,见有妇,岂容违越。”相与反复数过,甄殊无动意。社郎有恚色,云:“大人当自来,恐不得违尔。”既去,便见两岸上有人著帟,捉马鞭,罗列相随,行从甚多。社公寻至,鹵簿导从如方伯,乘马辇,青幢赤络,覆车数乘。女郎乘四望车,锦步障数十张,婢子八人,来车前,衣服文彩,所未尝见。便于甄旁边岸上,张幔屋,舒荐席。社公下,隐膝(明抄本膝作漆。)几坐,白旃坐褥,玉唾壶。以玳瑁为手巾笼,捉白麈尾。女郎却在东岸,黄门白拂夹车立,婢子在前。社公引佐吏令前坐,当六十人,命作乐,器悉如琉璃。社公谓甄曰:“仆有陋女,情所钟爱,以君体德令茂,贪结亲援。因遣小儿,已具宣此旨。”甄曰:“仆既老悴,已有室家,儿子且大。虽贪贵聘,不敢闻命。”社公复云:“仆女年始二十,姿色淑气,四德克备。今在岸上,勿复为烦,但当成礼耳。”甄拒之转苦,谓是邪魅,便拔刀横膝上,以死拒之,不复与语。社公大怒,便气呼三斑两虎来,张口正赤。号呼裂地,径跳上。如此者数十次,相守到天明,无如之何,便去。留一牵车,将从数十人,欲以迎甄。甄便移至惠怀上县中住,所迎车及人至门中。有一人著单衣帟,向之揖,于此便住,不得前。甄停十余日,方敢去。故见二人著帟捉马鞭,随至家。至家少日而染(染原作归。据明抄本改。)病,遂亡。(出《幽明录》)

甄冲字叔让,中山县人,到云社去上任当县令,还没走到惠怀县,忽然有个人来通报说:“社郎一会就到。”社郎很年轻英俊,坐下问过寒暖以后说:“我父亲派我来是因为对您十分敬慕,想高攀您,打算把我妹妹许配给您。先让我来表示一下这个意思。”甄冲惊讶的说:“我这么大岁数,而且有妻室,这话从何说起?”社郎又说:“我妹妹正值芳龄,容貌无双,一定要选一个最好的配偶,你何必拒绝呢?”甄冲说:“我是个老翁,现在有夫人,这事怎么能胡来呢?”两个人反复争论了几次,甄冲毫不动摇,社郎脸上现出怒色,说:“我父亲会亲自来,恐怕你就不敢违抗了吧。”社郎刚一走,就见两岸有些戴头巾的人拿着马鞭,排列着队伍,随从很多,不一会社公到了。仪仗侍卫像王侯,坐着马车。车伞盖帐帘还遮着好几辆车,女郎乘着四望车,车前后有几十副围幃,有八个使女卫侍在车前,衣服华贵世所罕见。接着就在甄冲附近的河岸上搭起了帐屋,铺上地毯坐席,社公下了车,曲膝坐在一张桌前,坐的是白毡垫,旁边是玉痰盂,玳瑁的手巾笼,手持白鹿尾的指尘。女郎在东岸,黄门侍卫拿着白拂尘在车旁站班,婢女在前引路。社公请左右的官员请来甄冲让在前面坐,官员有六十人。然后命奏乐。社公对甄冲说:“我有个丑陋的女儿,对你十分钟情,看中你的品德高洁,想和你结亲。刚才我派我的儿子已经宣示了我的旨意。”甄冲说:“我已经年迈,而且已有家室,儿子也大了。虽然承蒙你看重,我也不敢从命。”社公又说:“我女儿有二十岁,姿容颇佳,品德也具备,现在就在岸上,希望你不要再推辞,赶快行大礼成婚吧。”甄冲越来越心烦,心想一定是妖魔,就拔出刀来放

在膝上以死抗拒,不再跟社公说话。社公大怒,下令召来了两只斑纹虎,虎张开血盆大口朝着甄冲狂吼,上下窜跳了几十次。社公一直守到天明才走,留下一辆车和几十个侍从,打算接甄冲去。甄就转移到患怀县的上县去住。社公留的车和侍从也到了大门口,有一个穿单衣戴头巾的人出来挡住说:“你们就停在此处,不许再往前走。”甄冲躲了十几天才敢走,但走时又看见两个社公派来的人一直跟他到了家。甄冲到家没几天就得了病,终于死了。

太平广记卷三百一十九

鬼四

张子长 桓道愍 周临贺 胡茂回
阮 瞻 临湘令 顾 氏 江州录事
陈 素 胡 章 苏 韶 夏侯愷
刘 他 王 戎 王仲文

张子长

晋时,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邵丧女。年十八,权假葬邵城北。有张世之代为邵,世之男字子长,年二十,侍从在廨中。梦一女,年可十七八,颜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会今当更生,心相爱乐,故来相见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昼见,衣服薰香殊绝,遂为夫妻。寢息衣皆有洿,如处女焉。后仲文遣婢视女墓,因过世之妇相问。入廨中,见此女一只履,在子长床下,取之啼泣,呼言发冢。持履归,此以示仲文。仲文惊愕,遣

问世之：“君儿何由得亡女履也？”世之呼问，儿具陈本末，李张并谓可怪。发棺视之，女体已生肉，颜姿如故，唯右脚有履。子长梦女曰：“我比得生，今为所发，自尔之后，遂死肉烂，不得生矣。万恨之心，当复何言？”泣涕而别。（出《法苑珠林》）

晋朝时，武都太守李仲文在任上死去一个女儿。女儿十八岁，暂且葬在郡城北面。后来有个叫张世之的暂时代理郡守的职务，张世之的儿子字子长，二十岁，在衙门里当侍从。一天夜里子长梦见一个女子，有十七八岁，容貌美丽，自称是前任长官的女儿，不幸早亡，为今快要复活了，因为喜欢子长，前来幽会。他俩这样夜里幽会了五六天，女子突然在白天出现，衣服上有奇异的香气。子长和女子就作了夫妻。每次交欢后女子的衣服上都有色污，和处女一样。后来李仲文派使女去察看女儿的墓，使女路过张世之家。张世之的妻子向她打听，使女就近了张家屋，突然看见张世之儿子张子长的床下有一只女鞋，就一把抓在手里哭了起来，指责张家盗墓，并把女鞋拿回来给李仲文看。李仲文十分惊异，跑去质问张世之说：“你儿子怎么会有我死去的女儿的鞋？”张世之把儿子叫出来问，儿子如实说了。李仲文和张世之都认为太奇怪，就打开了棺材，一看女儿尸骨上已经长了肉，容貌和生前一样，只有右脚穿着鞋，后来张子长梦见女子来向他哭诉说：“我快要复生了，却被打开了棺材，从此以后只能肉烂人死再也不能复活了。我的悲痛和怨恨是说不尽的啊！”女子和张子长哭泣着诀别了。

桓道愍

晋桓道愍，谯人也，隆安四年丧妇，内顾甚笃，缠痛无已。其年，夜始寝，视屏风上，见一人手。擎起秉炬，照屏风外，乃其妇也。形貌装饰俱如生，道愍了不畏惧，遂引共卧。言语往还，陈叙存亡，道愍曰：“卿亡来初无音影，今夕哪得忽还？”答曰：“欲还何极。人神道殊，各有司属，自由自任耳。新妇生时，差无余罪，止恒疑君怜爱婢使，以此妒忌之心，受报地狱，始获免脱。今当受生为人，故来与君别也。”道愍曰：“当生何处？可得寻之不？”答曰：“但知当生，不测何处。一为世人，无容复知宿命，何由相寻求耶？”至晓辞去，涕泗而别。道愍送至步廊下而归，已而方大怖惧，恍惚时积。（出《法苑珠林》）

晋朝的桓道愍是谯州人，隆安四年妻子已去世，因为夫妻感情特别好，桓道愍十分悲痛想念，有一天，他夜里刚睡去，看见屏风上有一只手，赶快起来点上蜡烛到屏风外看，竟是妻子，形貌、服饰都和活着时一样。道愍一点也不怕，领妻子一同上床躺下，细叙别离情和死生之间的事。道愍说：“你死后一直没有音信，怎么突然就回来了？”妻子说：“想回来谈何容易啊。人和鬼神是两界两道，各有自己的主管，自己能由得了自己为所欲为吗？我刚嫁你时，没有任何罪过。后来就怀疑你和丫环

有事。我就因为这种嫉妒心,死后被下到地狱受惩罚,刚刚被放出来。最近我就要转世到人间去了,特来和你告别。”道愍说:“你转世在什么地方?能不能找到你?”妻子说:“只知道我该转生了,但不知道是转生在哪里。一旦成为世上人,就不会知道前世的事了,上哪里去找我呢?”天亮时妻子告辞,哭泣着走了。道愍送到前廊下回来,这才觉得十分害怕,好象是多年前的事了。

周临贺

晋义兴人姓周,永和年中,出郭乘马,从两人行。未至村,日暮。道边有一新小草屋,见一女子出门望,年可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鲜洁,见周过,谓曰:“日已暮,前村尚远,临贺诘得至?”周便求寄宿。此女为燃火作食。向一更,闻外有小儿唤阿香声,女应曰:“诺。”寻云:“官唤汝推雷车。”女乃辞行,云:“今有事当去。”夜遂大雷雨。向晓女还,周既上马,看昨所宿处,只见一新冢,冢口有马尿及余草。周甚惊惋,至后五年,果作临贺太守。(出《法苑珠林》)

晋代义兴人周某,永和年间和两个人一齐骑马出城。没到村庄天已经快黑了,见道旁有座新小草房,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走出门来张望。姑娘生得很美丽,衣服也很洁净合体。看见

周某,姑娘说:“临贺怎么走到这里来了?你看天已晚了,前面村子还很远呢。”周某就要求寄宿下来。姑娘为他点火作饭。将近一更时,听见外面有个小孩叫:“阿香!”姑娘答应后,外面小孩说:“官家叫你去推雷车。”姑娘就向周某告辞说,我出去有点事。”夜里雷雨大作,凌晨姑娘才回来。周出了屋子上马,回头看昨天的小屋没有了,只有一座新坟,坟口上有马尿和剩下的草料。周某十分吃惊。五年后,周某果然当了临贺太守。

胡茂回

晋淮南胡茂回,能见鬼,虽不喜见,而不可止。后行至扬州,还历阳。城东有神祠,正值民将巫祝祀之。至须臾,有群鬼相叱曰:“上官来。”各进出祠去。茂回顾,见二沙门来,入祠中。诸鬼,两两三三相抱持,在祠边草中,望见沙门,皆有怖惧。须臾沙门去后,诸鬼皆还祠中。茂回于是精诚奉佛。(出《法苑珠林》)

晋朝时淮南人胡茂回能看见鬼,虽然他不愿意见,仍然常碰见鬼。有一次从扬州回历阳,走到城东一个庙前,当时巫师正领着人们祭神,不一会儿就有一群鬼大呼小叫地说:“上官来了!”然后就四散逃出神门。茂回一看,原来是两个和尚来到庙里。庙里的鬼也三三两两地抱在一起躲在草丛里,他们看

见和尚也都很害怕。过了片刻和尚走了,那群鬼才又回到庙里。从此茂回就更加虔诚的敬神拜佛了。

阮瞻

阮瞻素秉无鬼论。有一鬼通姓名,作客诣之,寒温,聊谈(谈原作诸,据明抄本改。)名理。客甚有才情,未及鬼神事,反复甚苦。客遂屈之,仍作色曰:“鬼神古今圣贤所共传,君何独言无?”即变为异形,须臾便灭。阮嘿然,意色大恶,年余病死。(出《幽冥录》)

阮瞻向来推崇无鬼论。有个鬼来拜访他,至通姓名后问候坐下,两个人谈起了理论学问,鬼客都显得十分有才华。最后两个人谈到鬼神,争论得很激烈,鬼要让他屈服便气愤地说:“古今的圣贤都承认有鬼神,怎么你就偏偏说没有?”说着就现出了鬼的丑恶形象,阮瞻默默地说不出话,气色也十分坏,一年多就病死了。

临湘令

隆安初,陈郡殷氏为临湘令。县中一鬼,长三丈余,踞上屋,犹垂脚至地。殷入,便来命之。每摇屏风,动窗户,病转甚。其弟观亦见,恒拔刀在侧,与言争。鬼语云:“勿为骂我,当打汝口破。”鬼忽隐形,打口流血。后遂喎偏,成残废人。(出《幽明录》)

隆安初年,陈郡人殷某当临湘县令。县里有个鬼,高三丈多,坐在房上脚还垂在地上,殷某一进县衙,这鬼就来找麻烦,不是摇屏风就是摆窗户,而且越来越厉害。殷某的弟弟也看见了,就拔出刀来站在鬼身旁和鬼吵起来。鬼说:“你再骂我,我就打破你的嘴!”鬼就突然隐了形把他的嘴打得直流血,后来他的嘴就向上歪着成了残废。

顾氏

吴中人姓顾,往田舍。昼行,去舍十余里,但闻西北隐隐。因举首,见四五百人,皆赤衣,长二丈,倏忽而至。三重围之,顾

气奄奄不通,辗转不得。旦至晡,围不解。口不得语,心呼此斗。又食顷,鬼相谓曰:“彼正心在神,可舍去。”豁为雾除。顾归舍,病极卧。其夕,户前一处,火甚盛而不燃,鬼纷纭相就。或往或来,呼顾谈,或入去其被,或上头而轻于鸿毛,开晨失。(出《幽明录》)

吴中人顾某回他乡村家去,白天上路,走到离家十几里时,听见西北天空有声音,抬头看,有四五百个穿红衣两丈高的鬼,不一会儿就来到面前,把他层层包围起来,顾某被憋得上不来气也转不了身。从早上到下午,一直围着他不让走,顾某说不出话来,只不断在心里向北斗神求告祈祷。又过了一顿饭功夫,鬼们互相说:“这人真心敬神,就放了他吧。”一下子象浓雾散了似地都消失了。顾某回到家,十分疲累的躺下了。当天晚上,看见门前一个地方有一堆很旺的火,而火没有火焰,那些鬼都凑在火边跑来跑去,还和顾某谈话,有的鬼跑进屋来揭开顾某的被子,有的还爬到他头上,顾某觉得鬼比鸿毛还轻。天亮时都不见了。

江州录事

晋桓豹奴为江州时,有甘录事者,家在临川郡治下。儿年十三,遇病死,埋著家东群冢之间。旬日,忽闻东路有打鼓倡乐

声,可百许人,径到甘家,问:“录事在否?故来相诣。贤子亦在此。”止闻人声,亦不见其形也。乃出两罍酒与之,俄倾失去,两罍皆空。始闻有鼓声,临川太守谓是人戏,必来诣己。既而寂尔不到,闻甘说之,大惊。(出《幽明录》)

晋进桓豹奴在江州作官时,手下有个姓甘的录事,家在临川郡管辖的地方,甘录事有个十三岁的儿子病死了,埋在家东面坟地里,几天后,突然听见大路边有敲鼓奏乐声,听去象有一百多人,一直来到甘录事家,其中有人问:“甘录事在家没有?我们特地来拜访,你的儿子也在这里。”光听见人声不见人形。甘录事就搬出两坛子酒招待。不一会儿就都走了,再看两个坛子全空了。当时临川太守也听见鼓乐声,以为是艺人演戏,一定会来给自己演的。后来听甘录事一说,真吓了一跳。

陈 素

晋升平元年,剡县陈素家富,娶妇十年无儿。夫欲娶妾,妇祷祠神明,突然有身。邻家小人妇亦同有,因货邻妇云:“我生若男,天愿也;若是女,汝是男者,当交易之。”便共将许。邻人生男,此妇后三日生女,便交取之。素忻喜,养至十三。当祠祀,家有老婢,素见鬼,云:“见府君家先人,来到门首便住。但见一群小人,来座所食噉此祭。”父甚疑怪,便迎见鬼人至。祠时转

令看,言语皆同。素便入问妇,妇惧,且说言此事。还男本家,唤女归。(出《幽明录》)

晋升平元年,剡县有个陈素,家里很富。但娶妻十年了也没儿子,就想讨小老婆,陈素妻就到庙里祈祷得子,虽然就怀了孕,邻居家一个矮子的老婆也和她同时怀了孕,陈素妻就买通了矮子妻,说:“我要是生男,那就是天遂我愿了。要是生个女孩,你生的男孩,咱俩就换。”两个女人都同意了。后来邻家女人果然生了男孩,陈妻三天后生了女孩,就偷偷换过来邻家的男孩。陈素很高兴。这男孩十三岁时,赶上到家庙里祭祖先的事。家里有个年老的女仆能看见鬼。这天她说:“我看见主人家的祖先来了,但走到家庙门口就不进了,因为看见一群矮子在神座上抢东西吃。”陈素听见后很奇怪,就把老女仆找来了,让她等会儿行祭礼时再仔细看看。女仆又看了,说还是和刚才一样。陈素就问老婆是怎么回事。陈妻害怕,就说了和邻居矮子妻换儿子的事,结果把男孩送还,把女儿接了回来。

胡章

郟县胡章,与上虞管双,喜好干戈。双死后,章梦见之,跃刃戏其前,觉甚不乐。明日,以符贴壁。章欲近行,已汎舟理楫。忽见双来攀留之,云:“夫人相知,情贯千载,昨夜就卿戏。值

眠,吾即去。今何故以符相厌,大丈夫不体天下之理,我畏符乎?”(出《幽明录》)

郟县人胡章和上虞县的管双,常在一块练刀枪棍棒。管双死后,胡章梦见他拿着刀在自己面前又耍又蹦,醒来后心里很不痛快,就画了一道符贴在墙上避鬼。胡章最近要出门,已经到江边上了船拿起桨,忽然看见管双跑来挽留说:“人间的好朋友应该是永久的。昨天夜里我想找你玩玩,正赶上你睡觉,我就走了。你却贴了符疏远我。你不想想,我是男子汉大丈夫,懂得天下的真理,能怕什么符咒骂?”

苏 韶

苏韶,字孝先,安平人也,仕至中牟令,卒。韶伯父承,为南中郎军司而亡。诸子迎丧还,到襄城。第九子节,夜梦见卤簿,行列甚肃,见韶,使呼节曰:“卿犯卤簿,罪应髡刑。”节俛受剃,惊觉摸头,即得断发。明暮,与人共寝,梦见韶曰:“卿髡头未竟。”即复剃如前夕。其日暮,自备甚谨,明灯火,设符刻,复梦见韶。髡之如前夕者五。节素美发,五夕(夕原作载,据明抄本补。)而尽。间六七日,不复梦见。后节在车上,昼日,韶自外入。乘马,著黑介帻,黄练单衣,白袜幽履。凭节车辕,节谓其兄弟曰:“中牟在此。”兄弟皆愕视,无所见。问韶:“君何由来?”韶

曰：“吾欲改葬，即求去。”曰：“吾当更来。”出门不见，数日又来。兄弟遂与韶坐，节曰：“若必改葬，别自敕儿。”韶曰：“吾将为书。”节授笔，韶不肯，曰：“死者书与生者异。”为节作其字，像胡书出，乃笑，即唤节为书曰：“古昔魏武侯，浮于西河，而下中流，顾谓吴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吾性爱好京洛，每往来出入，瞻视邙上。乐哉，万世之墓也。北背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济济之盛。此志虽未言，铭于心矣，不图奄忽，所怀未果。前去（去原作志。据太平年御览五五四、八八三改。）十月，（月原作日，据太平御览五五四、八八三改。）便速改葬。在军司墓次，买数亩地，便足矣。”节与韶语，徒见其口动，亮气高声，终不为傍人所闻。延韶入室，设坐祀之，不肯坐。又无所飧，谓韶曰：“中牟平生好酒鱼，可少饮。”韶手执杯饮尽，曰：“佳酒也。”节视杯空，既去，杯酒乃如故。前后三十余来，兄弟狎玩。节问所疑，韶曰：“言天上及地下事，亦不能悉知也。颜渊、卜商，今见在为修文郎。修文郎凡有八人，鬼之圣者。今项梁、成贤者、吴季子。”节问死何如生，韶曰：“无异，而死者虚，生者实，此其异也。”节曰：“死者何不归尸体？”韶曰：“比如断脚一臂以投地，就剥削之，于脚有患不，死之却骸，如此也。”节曰：“厚葬于坟垅，死者乐此否？”韶曰：“无在也。”节曰：“若无在，何故改葬？”韶曰：“今我诚无所在，但欲述生时意耳。”弟曰：“儿尚小，嫂少，门户坎坷，君顾念否？”韶曰：“我无复情耳。节曰：“有寿命否？”韶曰：“各有。”节曰：“节等寿命，君知之否？”曰：“知语卿也。”节曰：“今年大疫病何？”韶曰：“何？”韶曰：“刘孔才为太山公，欲反，擅取人以为徒众。北帝知孔才如此，今已诛灭矣。”节曰：“前梦君剪发，君之卤簿导谁也？”韶曰：

“济南王也。卿当死，吾念护卿，故以刑论卿。”节曰：“能益生人否？”韶曰：“死者时自发意念生，则吾所益卿也。若此（明抄本此作死）自无情，而生人祭祀以求福，无益也。”节曰：“前梦见君，岂实相见否？”韶曰：“夫生者梦见亡者，亡者见之也。”节曰：“生时仇怨，复能害之否？”韶曰：“鬼重杀，不得自从。”节下车，韶大笑节短，云：“似赵麟舒。”赵麟舒短小，是韶妇兄弟也。韶欲去，节留之，闭门下锁匙，韶为之少住。韶去，节见门故闭，韶已去矣。韶与节别曰：“吾今见为修文郎，守职不得来也。”节执手，手软弱，捉觉之，乃别。自是遂绝。（出王隐《晋书》）

苏韶，字孝先，是安平人，当中牟县令时死了。他的伯父苏承，当南中郎军司时也死去。家中子弟迎丧还乡，去到襄城，苏承的九儿子苏节夜里梦见一支阴间的仪仗队，队列严整肃穆，苏韶也在仪仗队里，他看见弟弟苏节，就把他叫过来说：“你冲犯了仪仗队，应该受到髡刑（古代一种把头发剃光的刑）。”苏节只好低下头让剃，忽然惊醒，一摸头，果然有很多头发掉了。第二天晚上苏节和别人在一个屋睡，梦见苏韶又来了，说：“昨天没剃完，接着剃。”又被剃了一通。第三天晚上苏节提高了警惕，点着灯睡，还贴了符咒，但又梦见苏韶来接着剃头。这样的鬼剃头持续了五天，苏节的一头美发被剃个精光。后来就不再梦见了，有一天苏节乘车白天行路，忽然看见哥哥苏韶骑着马出现在身边。苏韶戴黑头巾，黄麻布衣，白袜子黑鞋，用手扶着苏节的车辕。苏节给他的兄弟们说：“当中牟县令的哥哥苏韶来了。”但大家都吃惊，谁也看不见他。苏节问：“你来作什

么？”苏韶说：“我想改葬到别处。”然后就匆匆告辞，并说还会再来。果然几天后又来了，兄弟们都来和苏韶一同坐下。苏节说：“哥哥真想改葬，应该告诉你的儿子呀。”苏韶说：“我这就写封信。”苏节给他笔，他不要，说阴间的字和人世不一样，并给苏节写了些字，一看象胡人文字，都笑了，就让苏节替他写信给儿子说：“古时魏武侯在西河上乘船漫游，到了中游时对吴起说：‘江山多么壮丽啊！这是魏国的宝物呀！’而我则特别喜欢京洛一带地方。我在世时，每次来到那一带，放眼看邙山，就由不得高兴地想，这里真是万代比不了的好墓地啊。这里北靠孟津的滔滔河水，南可以看见雄伟的京城。虽然我没对人说过，但心里一直有这个志向。然而没想到突然就死了，所向往的事也没办成。希望你们十月间给我改葬。在我伯父苏承的坟旁买几亩地，就行了。”苏节和韶说话，只见他嘴动，声音也很大，但旁边的人谁也听不见。后来苏节请苏韶到屋里去要为他设坛祭礼，苏韶不肯坐，也不肯吃。苏节说：“哥哥生前好喝酒吃鱼，今天就喝一点吧。”苏韶就拿起酒杯一饮而尽，并说：“好酒！”苏节看见酒杯干了。但等苏韶走后，酒杯还是满的。苏韶前后来了三十多次，兄弟二人尽情谈。苏节问哥哥很多不懂的问题，苏韶说：“说起天上地下的事，我也不全知道。只知道颜渊、卜商现在天上当修文郎。修文郎一共八个，都是鬼中的圣人，有项梁、成贤者、吴季子这些人。”苏节问死和生有什么不同，苏韶说没什么不同，只不过死者是虚的生者是实的罢了。又问死者为什么不归尸体。苏韶说：“比如，把你的臂砍下来一只，再砍削那只断臂，你还能感到疼吗？死去的尸体，灵魂同样也不会有感觉的。”苏节又问把死人厚葬在坟墓，死者本

人高兴不,苏韶说无所谓,苏节说:“既然不在乎你为什么还要求迁坟呢?”苏韶说:“我的确不在乎,只不过是说我活着时的一种想法而已。”苏节又问:“哥哥不思念年轻的嫂嫂和年幼的儿子吗?”苏韶说:“我死了就没有什么人间情了。”又问鬼有寿命吗?回答说每个鬼都有自己的寿命。苏节又问自己的阳寿,苏韶说知道后会告知的。又问今年发生的瘟疫是怎么回事,苏韶说:“太山公刘孔才在阴间想造反,私自在人间抓人为他打仗,现在北帝已经知道刘孔才的阴谋,并把他杀了。”苏节说:“前些日子梦见你剪我的头发,你们那仪仗队是护送谁?”回答说:“那是济南王。你冲犯了仪仗罪应该死,是我护着你,让你受了髡刑就保住了命。”又问:“鬼能保佑人吗?”回答说:“我是由于对弟弟你动了情,才会保护你。如果是没有感情的死人,活人就是再祭祀求福也没用。”苏节又问:“以前梦见你,是你真的来相见吗?”回答说:“凡是活人梦见死人,都是死人现形。”又问:“活着时有仇,死后能杀了仇人吗?”回答说:“鬼杀活人的事由不了鬼自己。”苏节下车时,苏韶笑话他个子太矮,说:“你简直象赵舒麟了。”赵舒麟个子很小,是苏节的小舅子。苏韶要走了,苏节挽留他,把门都上了锁。苏韶只留了片刻就不见了,而门都没有开。苏韶走时说:“我现在已经当了修文郎了,以后职务繁忙,不能再来了。”苏节握哥哥的手,手很软弱,只能感到是手而已。分别后,再也没有见过。

夏侯愷

夏侯愷，字万仁，病亡。愷家宗人儿狗奴，素见鬼，见愷数归。欲取马，及其弟阮公将去。阮逃狗奴家，解喻，及冬得止。愷长子统，向其家说：“昨梦人见缚，与力大争，尔乃得解。”语讫，阁门忽有光明为昼，见愷著平上情单衣，入坐如生平。坐西壁大床，悲笑如生时，声讫，便切齿作声，言：“人易我门户，诬统藏人。袒衫见缚，赖我遣人救之，得解。将数十人，大者在外，八行随愷。”阮牵床离壁，愷见语阮：“何取床？”又说：“家无主，不成居。”阮答何不娶妻。愷曰：“卿与其居尔许年，而作此语也。诸鬼中当有一人达。”阮问谁，愷曰：“儿辈意，不足悦也。”呼见孙儿，云：“少者气弱，勿令近我。”又说：“大女有相，勿辄嫁人。”愷问阮：“欲见亡女，可呼之。”阮曰：“女亡已久，不愿见也。”愷曰：“数欲见父，而禁限未得见。”又说：“我本未应死，尚有九年。官记室缺，总召十人，不识，书不中，皆得出。我书中，遂逼留补缺。”（出王隐《晋书》）

夏侯愷。字万仁，得病去世。有个姓夏侯的同宗，他儿子叫狗奴，常见到鬼。狗奴曾看见已死的夏侯愷回家来想取马，然而马却被夏侯愷弟弟阮公偷去了。阮公逃到狗奴家对狗奴说：“把马放在你这里，到了冬天就行了。”夏侯愷的长子叫统，

对家人说：“昨天我梦见一个人要绑我，我和那人斗了半天才得解脱。”刚说完，门外突然亮得像白天，只见夏侯愷穿着单衣戴着头巾进了屋，坐在靠西墙的大床上，谈笑悲欢像活着时一样，并咬牙切齿的说：“有人糟踏我的名誉，诬隐夏侯统窝藏人，致使他裸露着被擒，全凭我派人救他，才理到解脱。领来数十个人，大人在外边，小的跟随夏侯愷。”阮公把床拉离了西墙。夏侯愷就现出了身体说：“为什么拉床？”又说：“家里没有妻子，就不成为家。阮公说：“那为什么不娶个老婆呢？”夏侯愷说：“你我在一起生活了这么久，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又说：“咱们家死的人中，有一个能有出息。”阮公问是谁，夏侯愷说：“是儿子辈的，不值得高兴。”喊叫孙子来，愷说：“孙子太小，气弱，别让他靠近我。”又说大女儿命相好，不要随便嫁出去。夏侯愷又问阮公如果想见他死去的女儿，可以叫他来相见。阮公说：“女儿死了很久了，不想见她。”夏侯愷说：“你女儿几次想见你，但阴间限制得太严，没能见上。”夏侯愷还说：“我本来不应该死，还有九年阳寿，由于阴间缺记事官，一共召去了十个人，我都不认识。他们写的字都没被看中，就都放回阳间了。我写的字被选中了，就硬逼着我在阴间补了官缺。”

刘 他

刘他在下口居，忽有一鬼，来住刘家。初因暗，仿佛见形如人，著白布袴。自尔后，数日一来，不复隐形，便不去。喜偷食，

不以为患，然且难之。初不敢呵骂。吉翼子者，强梁不信鬼，至刘家。谓主人：“卿家鬼何在？唤来，今为卿骂之。”即闻屋梁作声。时大有客，共仰视欣，便纷纭掷一物下，正著翼子面。视之，乃主人家妇女褰衣，恶犹著焉。众共大笑为乐，吉大惭，洗面而去。有人语刘，此鬼偷食乃食尽，必有形之物，可以毒药中之。刘即于他家煮冶葛，取二升汁，密赍还。向夜，令作糜，著于几上，以盆复之。后闻鬼外来，发盆取糜。既吃，掷破瓿出去。须臾，闻在屋头吐，嗔怒非常，仗棒打窗户。刘先以防备，与斗，亦不敢入户，至四更中，然后遂绝。（出《续搜神记》）

刘他在下口住时，忽然有一个鬼来到家里。起初屋里暗，好象看见鬼现形和人一样，穿着白布裤。从那以后，几天就来一次，也不隐形，还不走。这鬼爱偷吃的，虽然不害人，但也很讨厌，又不敢骂他。有个叫吉翼子的，为人倔犟不信鬼，到刘家来问道：“你家的鬼在哪里，把他叫来，我替你骂他！”这时就听见屋梁上有声音。当时有很多客人，一齐抬头看，鬼就扔下一个东西来，正好扔到吉翼子的脸上，拿下来一看，是刘妻的内衣，很遭人厌恶，都大笑起来。吉翼子非常气恼，洗了脸跑了。有人对刘他说：“这个鬼吃东西东西就没，一定是个有形的东西变的，可以下毒药药他！”刘就在别人家煮了二升冶葛汁，偷偷拿回来，这天晚上让妻子做了肉粥，兑上毒药，放在桌上，用盆盖好，后来就听见鬼从外面来，揭开盆子取肉粥，吃了几口就把盆摔破跑出去了。不一会儿，听见鬼在房头呕吐，而且发怒发狂地敲打窗户。刘他事先已有防备，就和鬼斗了起来。鬼

始终没敢再进屋 ,到四更时分 ,终于逃掉了 ,从此再也没来。

王 戎

安丰侯王戎 ,尝赴人家殡殓。主人治棺未竟 ,送(送字原缺 ,据《搜神后记》补。)者悉在(在字原空缺 ,据黄本补。)厅事上。安丰车中卧 ,忽见空中有一异物 ,如鸟 ,熟视转大。渐近 ,见一乘赤马车 ,一人在中 ,著帻赤衣 ,手持一斧。至地下车 ,径入王车中 ,回几容之。谓王曰 :“君神明清照 ,物无隐情 ,亦有身 ,故来相从。然当赠君一言。凡人家殡殓葬送 ,苟非至亲 ,不可急往。良不获已 ,可乘青牛 ,令鬻奴御之。及乘白马 ,则可褰之。”谓戎 :“君当致位三公。”语良久 ,主人内棺当殡 ,众客悉入 ,此鬼亦入。既入户 ,鬼便持斧 ,行棺墙上。有一亲趣棺 ,欲与亡人诀 ,鬼便以斧正打其额 ,即倒地 ,左右扶出。鬼于棺上视戎而笑 ,众悉见 ,鬼变持斧而出。(出《续搜神记》)

安丰侯王戎有一次到某家参加葬礼 ,这家棺木还没作好 ,来送丧的人都在客厅里。王戎在车里躺着 ,忽然看见空中有一个怪物 ,像鸟 ,看着就渐渐变大 ,是一辆红马拉的车 ,车上有个人穿红衣戴头巾 ,手里拿着一把大斧 ,车落地后 ,红衣鬼怪立刻钻进王戎的车里 ,车里刚刚能挤下两个人。鬼对王戎说 :“我看你神采不凡 ,什么事情都逃不过你的眼睛 ,也有身份 ,所以

来找你,不过我要向你进一言:以后凡是谁家有了殡葬丧事,除非死者是自己的亲人,不要着急去,不然不会得到什么好处,你可以乘青牛,让老仆人赶着,或乘白马,有灾也可免除。”又说:“你今后能做到三公这样的大官。”两人谈了半天,那家棺材已作好准备将死人入殓了,吊唁的人们都进去看,这个鬼也跟过去了,一进屋鬼就站在棺材边子上来回走。有一个死者的亲属凑在棺材旁,想向死者诀别,鬼就用斧子向那人额头打去,那人立刻倒地,被人扶了出去,鬼站在棺材上看着王戎笑了起来,人们都看见了,然后鬼就拿着斧头走了出去。

王仲文

王仲文为何南郡主簿,居缙氏县北。得休应归,道经水泽,见后有一白狗,仲文甚之。欲便取,忽变如人。长六尺,状似方相。目赤如火,磋齿嚼舌,甚有憎恶。欲击之,或却,或欲上车。仲文大怖,便使奴打,不能奈何。因下车,佐奴共又打,亦不禁。并力尽,不能复打,于是舍走。告人家,合十余人,持刀捉火,自来视之,便不知所在。月余日,仲文忽复见之,与奴并走,未到人家,伏地俱死。(出《续搜神记》)

王仲文是河南郡的主簿,家在缙氏县北。有一次他休假后坐车回郡,路过一个湖塘,看见一个白狗在后面跟着。王仲文

很喜欢狗,就想去抱狗,那狗突然变成了人形,六尺高,象个驱鬼的“方相”形象凶恶可怕,眼睛像火一样红,错着牙嚼着舌头,面目可憎。王仲文很讨厌,想打它,它就往后退,还想上车去。王仲文吓坏了,就让仆人打。但仆人也奈何不得那鬼怪。王仲文就下车。和仆人一起打,仍然制不住鬼,而且打得精疲力尽,不能再打,只好扔下鬼逃走。回到家后,集合起十多个人持刀举着火把,再去找,那鬼已经不见了。过了一个多月,仲文忽然又看见那个鬼怪,仲文和仆人一齐逃走,没到家就都倒地死了。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二十

鬼五

索 逊 冯 述 任怀仁 王 明
王彪之
王凝之 姚 牛 桓 恭 阮瑜之
刘 澄 刘道锡 赵 吉 司马隆

蔡 谟

蔡谟征为光禄大夫，在家，忽闻东南啼哭声，有若新死。便见一少女，死（明抄本死作此）人并离（明抄本离作篱）啼哭。不解所为，恐是人家忿争耳。忽闻呼魂声，便见生（明抄本生作此）女。从空中去上天，意甚恶之。少时疾患，遂薨。（出《灵异志》）

蔡谟被任命光禄大夫,有一天在家里忽然听见东南方有啼哭声,好象谁家死了人似地。只见一个年轻女子,离死人很远,在那啼哭。蔡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心想这女子大概和死人有过怨恨吧。忽然又听到叫魂声,就见那女子腾空而起升上了天。蔡谟心里很讨厌。不久就得了病死去。

又

一说,谟在厅事上坐,忽闻邻左复魄声。乃出庭前望,正见新死之家,有一老妪,上著黄罗半袖,下著缥裙,飘然升天。闻一唤声,辄回顾,三唤三顾。徘徊良久,声既绝,亦不复见。问丧家,云,亡者衣服如此。(出《幽明录》)

又一种说法是:蔡谟在家中前厅上坐着,忽然听见左邻家有叫魂的声音,就出门去看。正好看见新死了人的邻居家,有一个老太太,上身穿黄罗半袖衫,下身穿淡青色裙子,飘然升上天空。听见下面招魂声,她就回一次头,下面喊了三次,老太太回了三次头,在空中恋恋不舍地徘徊了好久。地上的喊魂声没了,老太太才消失。蔡谟问死人那家邻居,那家人说死的老太太穿的真的是蔡谟看见的那样子衣服。

姚元起

河内姚元起,居近山林,举家恒入野耕种。唯有七岁女守屋,而渐觉瘦,父母问女,女云:“常有一人,长丈余而有四面,面皆有七孔。自号离天大将军,来辄见吞,迺出下部。为此数过”。云:“慎勿道我,道我,当长留腹中。”阖门骇惋,遂移避。(出《灵鬼志》)

河内人姚元起,家住在树林边上,全家人都出去种地,只留一个七岁的女儿看家,后来就发现女孩日渐消瘦。父母问是怎么回事,女孩说,家里经常有个人来,这人一丈多高,有四张面孔,每张脸上也有七窍,自称是“高天大将军”。这怪物每次来都把女孩吞下去,然后又拉出来。怪物还警告小女孩不许告诉人,如果告诉人,就把她永远留在肚子里,全家一听十分害怕,赶快迁到别处去躲避起来了。

闫 勣

吴兴武唐闫勣,凌晨闻外拍手,自出看。见二乌帻吏,迺将

至渚,云:“官使乘船送豆至。”乃令勦桡,二吏絙挽。至嘉兴郡,暂住逆旅。乃平望亭,潜逃得归。十余日,外复有呼声,又见二吏云:“汝何敢委叛。”将至船,犹多菽,又令捉桡船,二吏絙挽。始前至嘉乐故塚,谓勦曰:“我须过(述原作遇。据明抄本补。)一处,留汝在后,慎勿复走。若有饮食,自当相唤。”须臾,一吏呼勦上。见高门瓦屋,欢噍盈堂。仍令勦行酒,并赐炙啖。天将晓,二吏云:“而见去,汝且停。”顷之,但见高坟森木。勦心迷乱,其家寻觅,经日方得。寻发大疮而死。(出《灵鬼志》)

吴兴县的武塘有个间勦,早晨听见外面有拍手声,就出去看。看见两个戴黑头巾的官员,将他抓住直弄了河滩,说:“官府让你驾船把豆子送去。”就让间勦划桨,两个官员在岸上拉縴绳。到了嘉兴郡,一块住进旅店,后来走到平望亭,间勦终于逃脱了到家。十几天后,又听见外面有喊他的声音,那两个官对间勦说:“你怎么竟敢抗命脱逃!”又把他弄到船上,这次船上装了很多粮食。还是让他划桨,两个官员还是拉縴。船到了嘉乐的一片坟地时,官说:“我们先去一个地方,你暂时留下,这回可不许再逃。如果有吃喝,我们会来叫你的。”不大工夫一个官员来叫他,进了一个高门的大瓦房,只见里面一屋子人正在吃酒席。他们让间勦喝酒,还给他肉吃。天快亮时,两个官员说:“我们现在走了,你先等一等。”一转眼间什么都没了,只见周围是高大的坟墓和阴森的树林。间勦心迷神乱,他家里找他很久才在坟地发现他。回去后身上生了大疮,不久就死去了。

孙 稚

晋孙稚，字法暉，齐般阳县人也。父祚，晋太中大夫。稚幼奉佛法，年十八，以咸康元年八月亡。祚（亡祚原作祚亡。据明抄本乙正。）后移居武昌，至三年四月八日，沙门于法阶行尊像。经家门，夫妻大小出观，见稚亦在人众之中，随侍像行。见父母，见跪问讯，随共还家。祚先病，稚去，无他祸祟，不自将护所致耳。五月当差，言毕辞去，其年七月十五日复归。跪拜问讯，悉如生时。说其外祖父为泰山府君，见稚，说母字曰：“汝是某甲儿耶？未应便来，那得至此。”稚答伯父将来，欲以代譴，有教推问，欲鞭解之，稚救寘得原。稚兄容，字思渊，时在其侧，稚谓曰：“虽离故形，在优乐处。但读书，无他作，愿兄无忧也，他但勤精进，福自随人矣。我二年学成，当生国王家。同辈有五百人，今在福堂，学成，皆当上生第六天上。我本亦应上生，但以解救先人，因缘缠缚，故独生王家耳。到五年七月七日复归。”说邾城当有寇难，事例甚多，悉皆如言。家人秘之，故无传者。又云：“先人多人罪譴，宜为作福。我今受身人中，不须复营，但救先人也。愿父兄勤为功德，作福食时，务使鲜活。一一如法者受上福。次者次福。若不能然，徒费设耳。当使平等，心无彼我，其福乃多。”祚时有婢，稚未还时，忽疾殆死。通身皆痛。稚云：“此婢欲叛，我前与鞭，不复得去耳。”推问婢云，前实欲叛，与人为期，日垂至而便住云耳。（出《法苑珠林》）

晋代有个孙稚,字法暉,山东般阳县人。父亲叫孙祚,是晋朝太中大夫。孙稚从小就信奉佛法,咸康元年八月,才十八岁就死了。父亲孙祚后来迁居到武汉。咸康三年四月八日那天,和尚把寺庙的神抬出来游行,经过孙祚家时全家都出来看,突然看见已死的孙稚也在游行的人群时,守护着神像走。孙祚看见了父母,就跪下问安,并一起回到家里。这时孙祚有病,孙稚说:“这病没什么大的祸患和鬼祟作怪,是由于父亲没有自身维护的原因,以五月份就会好的。”说完就走了。这年七月十五孙稚又回家来,跪拜问安和活着时一样,说:“外祖父是冥间的泰山府君,并见过我,向我提到我母亲的名字说‘你不是某某的儿子吗?弥阳寿未尽,并没召你来怎么就来了?’我说我伯父马上会来,是我要替伯父领罪才来的。不一会就见伯父被抓来,就要受到拷打,我努力营救才得免罪。”这时孙稚回家,见到哥哥在旁边。哥哥叫孙容,字思渊。孙稚对哥哥说:“我虽然离开人世,但却也身在优乐之中,每天只是读书,哥哥不必为我担心,只要勤奋努力,福份也就随之而来了。我再学二年就期满,将投生到人间一个国王家去。我们一同学习的有五百人,都在福堂读书。这五百人学成后都会升到第六层天上去当神仙。我本来也可以升到六层天,但因为解救伯父,人间的因缘纠缠不断,所以才让我投胎到人间的国王家去。”咸康五年七月七日孙稚又回来了,这次说邾城将会发生流寇作乱,还说了不少事,后来都应验了。只是他家对孙稚还阳回家的事一直保密,所以一直没有人知道,孙稚还说:“咱家的长辈祖先们

都有不同的罪过,你们要常常祭礼神灵好替先辈赎罪。我现在已经快转世人间了,不必再作法事祭祀我,要祭祀就是为了救先人,希望父亲兄弟多积善积德才是。以后家里作祭神的供品时一定要新鲜洁净,最洁净的能得到上等的福佑,稍次的得的福佑也必然少,如果祭品不好不净,上供等于白上,对神灵要平等对待,不分你我,这样福才会多。”孙祚当时有个使女在孙稚没回来时忽然病得要死了,全身痛得难忍。孙稚回来后才对父亲说:“咱家这个使女打算逃跑,我前几天抽了她一顿鞭子,她再不能跑了。”后来审问这个使女,果然前几天和一个人约好某一天一同逃跑,到了那天使女却没能跑成。

索 逊

升平中,徐州刺史索逊,乘船往晋陵。会暗发,回河行数里,有人寄索载,云:“我家在韩塚,脚痛不能行,寄君船去。”四更时,(时原作守。据明抄本改。)至韩塚,此人便去。逊二人牵船,过一渡,施力殊不便。骂此人曰:“我数里载汝来,迳去,不与人牵船,欲与痛手。”此人便还,与牵,不觉用力而得渡,人便迳入诸塚间。逊疑非人。使窃寻看,此经塚间,便不复见。须臾复出,至一塚呼曰:“载公。”有出者应。此人说:“我向载人船来,不为共牵,奴便欲打我,今当往报之。欲暂借甘罗来。”载公曰:“坏我甘罗,不可得,此人无所苦,我试之耳。”逊闻此,即还船,须臾。岸上有物来。赤如百斗箭,长二丈许,迳来向船,逊

便大呼：“奴载我船，不与我牵。不得痛手，方便载公甘罗。今欲击我，今日要当打坏奴。”甘罗忽然失却，于是遂进。（出《续搜神记》）

开平年间，徐州刺史索邈坐船到晋陵去。天黑时出发，船沿河岸去了几里地时，有个人要求搭船，说：“我家在韩家坟，脚痛得走不动了，请让我搭你的船去吧”。四更时到了韩家坟，那人就上岸走了。索邈和另一个人拖着船过一个渡口，很费力气，就骂那个人说：“你坐我们船走了好几里，只管走了也不来帮忙拉拉船，怕你的手痛是不？”那人就回来帮着拉船，船一点也不费力就过了渡口，那人就走进韩家坟去了。索邈怀疑那是鬼，就派人跟在后面偷偷观察。那人走到坟墓中就不见了。过了一会那人又出来走到一个坟前喊道：“载公！”坟里就钻出个人来答应。那人说：“刚才搭一个人的船回来，没帮他们拉船，他们就要打我。我要去报复他们，把你的大甘罗借给我用用。”载公说：“借给你甘罗弄坏了，我没处再弄到。”那人没办法，只好说：“我不过试试看。”索邈听到这里就跑回船上。不一会儿就见岸上来了个东西，空空地像个能装一百斛粮食的大囤子，有两大多长，直着站船冲过来，索邈就大叫道：“你这个家伙白坐我的船，怕手痛不帮忙拉船，又借了载公的甘罗来撞我，看我今天不打烂你这个东西！”大囤了顿时消失，他们才接着上路了。

冯 述

上党冯述,晋元熙中,为相府将。假归虎牢,忽逢四人,各持绳及杖,来赴述,述策马避焉。不肯进,四人各捉马一足,倏然便倒河上。问述:“欲渡否?”述曰:“水深不测,既无舟楫,何由得过?君正欲见杀耳?”四人云:“不相杀,当持君赴官。”遂复捉马脚,涉河而北。述但闻波浪声,而不觉水。垂至岸,四人相谓曰:“此人不净,那得将去。”时述有弟服,深恐鬼离之,便当溺水死,乃鞭马作势,迳登岸,述辞谢曰:“既蒙恩德,何敢复烦劳。”(出《续搜神记》)

上党人冯述,晋元熙年间当相府将,休假回虎牢关。路上忽然遇到四个人,都拿着绳子和木杖,直奔冯述而来。冯述忙策马避开,不敢往前走。那四个人一个人抓住一条马腿,冯述一下就落马摔倒在河边。四个人问冯述想过河吗?冯述说:“河水深不可测,又没有渡船,怎么过得去?你们不正好杀了我吗?”四个人说:“我们不是要杀你,而是要带你去官府。”说着他们就抓着马腿,趟河而过。冯述只听到波浪声一点没觉得有水。快上岸时,那四个人商量说:“这个人不干净,带他去怎么行?”当时冯述正为死去的弟弟服丧,深怕鬼丢下不管而被淹死。就乘势猛打马跳上岸去,回头对他们说:“已经领教了你们

的恩德 ,不敢再麻烦你们了 !”

任怀仁

晋升平元年 ,任怀仁年十三 ,为台书佐。乡里有王祖复为令史 ,恒宠之。怀仁已十五六矣 ,颇有异意 ,祖衔恨。至嘉兴 ,杀怀仁 ,以棺殡埋于徐祚家田头。祚后宿息田上 ,忽见有塚。至朝中暮三时食 ,辄分以祭之 ,呼云 :“田头鬼 ,来就我食。”至瞑眠时 ,亦云 :“来伴我宿。”如此积时。后夜忽见形云 :“我家明当除服作祭 ,祭甚丰厚 ,君明随去。”祚云 :“我是生人。不当相见。”鬼云 :“我自隐君形。”祚便随鬼去。计行食顷 ,便到其家。家大有客 ,鬼将祚上灵座 ,大食灭 ,合家号泣 ,不能自胜 ,讼其儿还。见王祖来 ,便曰 :“此是杀我人。”犹畏之 ,便走出。祚即形露 ,家中大惊 ,具问祚 ,因叙本末。遂随祚迎丧 ,既去 ,鬼便断绝。(出《幽明录》)

晋升平元年时任怀仁十三岁 ,已当了台书佐。乡里有个王祖被起用当了令史 ,一直很宠着他。任怀仁到十五岁时 ,有些讨厌王祖了。王祖怀恨在心 ,二人一起去嘉兴时 ,王祖杀了任怀仁 ,装进棺材埋在徐祚家的地头上 ,徐祚种田休息时发现田中的新坟 ,每天早中晚三餐都分出些饭菜祭祀 ,并喊道 :“田头的鬼 ,来和我一起吃饭吧。”晚上睡觉时也说 :“田头鬼 ,来伴我

入眠吧。”这样过了很久,任怀仁忽然现了形,对徐祚说:“我们家里明天要为我设坛祭祷,祭祀的食物十分丰盛,你随我去吧。”徐祚说:“我是外人,不应该去的。”任怀仁说:“我可以让你隐形。”徐祚就跟着任怀仁走,一顿饭工夫就到了任家。见这家客人很多,鬼就把徐祚弄到灵座上,把祭坛上的酒肉一扫而光。全家一看,都说任怀仁回家来了,就痛哭号啕起来。这时鬼看见王祖也来了,就大喊:“他就是杀我的人!”王祖吓得赶快跑了,徐祚也现出自己,家时人大惊,问徐祚是怎么回事,徐祚就如实说了。于是家里的人就跟着徐祚到田头去迎任怀仁的棺材,从此鬼也就没有了。

王 明

东莱王明儿,居在江西,死经一年,忽形见。还家经日,命招亲好,叙平生,云:“天曹许以暂归。”言及将离,语便流涕。问讯乡里,备有情焉。敕儿曰:“吾去人间,便已一周,思覩桑梓。”命儿同观乡间。行经邓艾庙,令烧之,儿大惊曰:“艾生时为征东将军,没而有灵,百姓祠以祈福,奈何焚之?”怒曰:“艾今在尚方摩铠,十指垂掘,岂其有神?”因云:“王大将军亦作牛,驱驰殆毙。桓温为卒,同在地狱。此等并困剧理尽,安能为人损益。汝欲求多福者,正当恭慎,尽忠孝顺。无恚怒,便善流无极。”又令可录指爪甲,死后可以赎罪。又使高作户限,鬼来入人室内,记人罪过,越限拨脚,则忘事矣。(出《幽明录》)

东莱有个人叫王明儿,住在江西,死了一年后突然现形回家住了好几天。他让招来亲朋好友,讲了很多事,他说:“天曹允许我暂时还阳回家看看。”一说到很快又要分别,就涕泪交流。问候乡亲们生活,十分重感情。他对儿子说:“虽然离开人间才一年,但特别想念故乡的一切。”他让儿子领他到家乡各处走走看看,经过邓艾庙时,他告诉儿子把庙烧掉。儿子大惊说:“邓艾生前是征东将军,死后也有神灵,百姓都向他祈求保佑呢,为什么要烧他的庙?”王明儿生气的说:“邓艾现在阴间干的是擦摩铠甲的差事,十个手指都快磨坏了,还有什么神灵能保佑下界?王大将军也作了牛,被人驱赶快要累死了。桓温只不过当了个阴间的小兵。这些人在阴间都在受各种罪,能给人间带来什么福?你们想求福,只有老老实实作人,尽忠尽孝,别惹神气,就是积德行善了。”他还让平时把指甲剪下来以后积存起来,死后可以赎罪。还让把门坎作得高一些,鬼到家来记人的罪过,走时让高门坎一绊,就把记的罪过都忘了。

王彪之

晋王彪之,年少未官。尝独坐斋中,前有竹。忽闻有叹声,彪之畅然,怪似其母,因往看之。见母衣服如昔,彪之跪拜歔歔。母曰:“汝方有奇厄,自今以去。当日见白狗,若能东行出

千里,三年,然后得免灾。”忽不复见。彪之悲怅达旦,既明,独见一白狗。恒随行止,便经营竹装,装往会稽。及出千里外,所见便肃然都尽。过三年乃归,复还先斋住。忽闻前声,往见母如先。谓:“从吾,故来庆汝。汝自今已后,年逾八十,位班台司。”皆如母言。(出《幽明录》)

晋进有个王彪之,年纪很轻,也没有做官。有一次,他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忽然听见书房前的竹丛中有人叹息,声音像是他死去的母亲,觉得十分奇怪,就出去看,虽然看见母亲穿着活着时的衣服站在那里。彪之哭着跪拜后,母亲说:“你马上要有大祸临头。从现在往后,你会看见一只白狗,如果你能出去一千里,三年以后你就能免灾了。”说完母亲就突然不见了,彪之一夜悲痛之极。天亮后,真就看见一只白狗,这狗总随时随地跟着他。他就立刻收拾行装,打算往会稽方面去。等走出千里以外时,那个跟他的白狗就不见了。三年后,王彪之才又回来,还是住进原来的房子。忽然又听见他母亲的声音,就出去又看见了母亲,母亲说:“你听了我的话,所以我来祝贺你。你以后可以活到八十以外,官可以做到班台司。”后来一切都像他母亲说的应验了。

王凝之

晋左军琅邪王凝之，夫人谢氏，顿亡二男，痛惜过甚，衔泪六年。后忽见二儿俱还，并著械，慰其母曰：“可自割，儿并有罪，宜为作福。”于是得止哀，而勤为求请。（出《幽明录》）

晋时左军琅邪人王凝之的两个儿子突然死去，夫人谢氏悲痛欲绝，哭了六年。有一天两个儿子忽然一块回来了，都戴着枷锁。他俩劝母亲说：“你不必伤心，割舍我俩吧，我俩是因为有罪才被阴间捉去的，请以后为我们祈祷就行了。”谢氏就从此不再悲伤，只是经常祭告神灵为儿子赎罪。

姚牛

须县民姚牛，年十余。父为乡人所杀，牛尝卖（卖原作杀，据明抄本改。）衣服，市刀戟，图欲报仇。后在县门前相遇，手刃之于众中，吏擒得。官长深矜孝节，为推迁其事，会赦得免。又为州郡论救，遂得无他。令后出猎，逐鹿入草中，有古深井数处。马将趣之，忽见一翁，举杖击马。马惊避，不得及鹿。令奴

引弓将射之,翁曰:“此中有井,悲君堕耳。”令曰:“汝为何人?”翁长跽曰:“民姚牛父也,感君活牛,故来谢。”因灭不见。(出《幽明录》)

须县有个姚牛,才十多岁,他的父亲就被人杀害了,姚牛卖了衣服买来刀枪,立志报仇。后来在县衙门前姚牛遇见了杀父的仇人,当着众人的面亲手把他杀死了。县衙把姚牛抓去,县令感念姚牛的孝心和胆量,就设法开脱他的杀人罪,希望遇见大赦能免死。县令又给郡里州里写呈文开脱营救姚牛,最后姚牛终于无罪释放。后来县令一次出去打猎追一头鹿,鹿钻进草丛。草丛里有几口古井,马都要踏着古井时,忽然出来一个老人举起拐杖打马,马一惊就躲开了,由于没有追上鹿,县令命令随从拉起弓来要射那老人,老人说:“草丛里有井,怕你陷入井中我才打马。”县令说:“你是谁?”老人说:“我是姚牛的父亲,感谢你救了他的命,我特来报答你。”说完就不见了。

桓慕

桓慕为桓石民参军,在丹徒,所住廨,床前一小隐穴,详视是古墓,棺已朽坏。桓食,常先以鲑饭投穴中,如此经年。后眠始觉,见一人在床前云:“吾终没以来,七百余年,后绝嗣灭,蒸尝莫及。君恒食见播及,感德无已。依君籍,当应为宁州刺史。”

后果如言。(出《幽明录》)

桓恭担任桓石民参军时,在丹徒县的住所里,床前有一个塌下去的小洞,仔细看原来是个古墓,棺木已坏。从此桓恭每次吃饭时都是夹些饭菜鱼肉扔到小洞里,这样持续了几年。有一天刚睡醒时看见一个人站在床前说:“我已经死了七百多年了,由于没有后代祭奠我,我早就没吃过什么好东西了。现在你经常给我东西吃,使我万分感激。我已看了你阴司的簿子,现特告诉你:你以后将做宁州刺史。”后来果然应验。

阮瑜之

晋太元十年,阮瑜之居在始兴佛图前。少孤贫不立,哭泣无时。忽见一鬼,书搏(搏波厚作搏,据明抄本改。)著前云:“父死归玄冥,何为久哭泣?即后三年中,君家可得立。仆当寄君家,不使有损失,勿畏我为凶,要为君作吉。”后鬼恒在家,家须用者,鬼与之。二三年,君(明抄本君作用)小差,为鬼作食,共谈笑语议。阮问姓,答云:“姓李名留之,是君姊夫耳。”阮问:“君那得来?”鬼云:“仆受罪已毕,今暂生鬼道,权寄君家。后四五年当去。”曰:“复何处去?”答曰:“当生世间。”至期,果别而去。(出《幽明录》)

晋太元十年,阮瑜之住在始兴佛塔前,他年少时失去父母,家中贫困不能自立,经常痛哭。忽然看见一个鬼,在砖上写了一首诗给他看:“父死归玄冥,何为久哭泣?即后三年中,君家可得立。仆当寄君家,不使有损失。勿畏我为凶,要为君作吉。”从此鬼就在家里常住下了。家里须用的东西鬼都能弄来,这样过了二三年,家境好了一些,平时阮瑜之给鬼作饭,与鬼谈论十分融洽,问鬼的姓名,鬼说:“我姓李叫留之,就是你死去的姐夫呀。”阮瑜之又问怎么来的,鬼说:“我在阴间的罪已经受完,现在暂时作鬼,到你家来小住。再过四五年就走了。”问他还要到是哪里去,鬼说:“转世到人间去呀。”过了四五年,鬼果然告别不再来。

刘澄

晋义熙五年,彭城刘澄,常见鬼。及为左卫司马,与将军巢营廨宇相接,澄夜相就坐语。见一小儿赭衣,手把赤帟,团团似芙蓉花。数日,巢大遭火。(出《幽明录》)

晋义熙五年,彭城有个刘澄,能看见鬼,后来刘澄当了左卫司马,他的公府和巢将军的营房紧挨着,有一次刘澄夜里和巢将军在一起坐着闲聊,看见一个穿赫红衣的小孩,手里拿着

红旗,不停地转像一团团芙蓉花。几天后,巢营的房子就遭了大火。

刘道锡

刘道锡与从弟康祖,少不信有鬼。从兄兴伯,少来见鬼。但辞论,不能相屈。尝于京口长广桥宅东,云:“有杀鬼,在东篱上。”道锡笑,便问其处,牵兴伯俱去,捉大刀欲斫之。兴伯在后唤云:“鬼击汝。”道锡未及鬼处,便闻如有大杖声,道锡因倒地,经宿乃醒,一月日都差。兴伯复云:“厅事东头桑树上,有鬼,形尚孺,长必害人。”康祖不信,问在树高下,指处分明。经十余日,是月晦夕,道锡逃暗中,以戟刺鬼所住。便还,人无知者。明日,兴伯早来,忽惊曰:“此鬼昨夜那得人刺之,殆死,都不能复动,死亦当不久。”康大笑。(出《幽明录》)

刘道锡和堂弟康祖从小就不相信有鬼,堂兄兴伯却从小就能看见鬼。双方一辩论起来,兴伯总说服不了刘道锡。在京口长广桥住宅的东面,兴伯看见了一个杀鬼,就在东面篱笆上,问及了地方刘道锡笑着拉康祖一同奔鬼而去,拿着大刀想去砍鬼。兴伯忽然在身后喊:“鬼要打你了!”刘道锡还没走到鬼躲的地方,就听见一个大棍打下来的声音,接着就倒在地上昏过去,过了一夜未醒过来,一个多月才好。有次兴伯又说:

“大厅东头桑树上有个鬼,不过年龄很小,长大后一定会害人。”康祖不信,问那小鬼在树的什么地方,兴伯很清楚地指出鬼躲的地方。过了十几天,一个月月末的晚上,刘道锡藏在暗中,用长戟向鬼躲的地方刺去,刺完就回去了,没有人知道。第二天一早兴伯来后忽然惊呀地说:“那个鬼昨晚让谁给刺了?快死了,都不能动了,肯定活不了多久。”康祖大笑起来。

赵吉

邺县故尉赵吉,常在田陌间。昔日有一蹇人死,埋在陌边。后二十余年,有一远方人,过赵所门处。远方人行十余步,忽作蹇,赵怪问其做,远人笑曰:“前有一蹇鬼,故效以戏耳。”(出《幽明录》)

邺县原来的县尉赵吉常在田间小路里闲逛。过去曾有一个跛子死后埋在路边。二十年后,有一天有一个远方人走到赵吉门口,忽然跛着走路。赵吉很奇怪,问是怎么回事,那人笑着说:“前面有一个瘸鬼,我是在学他闹着玩呢。”

司马隆

东魏徐,忘名,还作本郡卒,墓在东安灵山。墓先为人所发,棺柩已毁。谢玄在彭城,将有齐郡司马隆、弟进、及东安王箱等,共取坏棺,分以作车。少时三人悉见患,更相注连,凶祸不已。箱母灵语子孙曰:“箱昔与司马隆兄弟,取徐府君墓中棺为车,隆等死亡丧破,皆由此也。”(出《幽明录》)

东魏有个徐某,忘了他名字,回到本郡作太守时去世,墓在东安灵山上,墓先被人挖开了,里面的棺材已经损坏,谢玄在彭城时,齐郡的司马隆、司马隆的弟弟司马进、东安王箱等人,把墓中的棺木取来做了个车。不久三个人都得了病,后来祸事就一个接着一个。王箱死去的母亲显灵对子孙们说:“王箱以前和司马隆兄弟取了徐府君墓中的棺木作车,所以他们的死、病以及家中的破败,都是因为那件事造成的。”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二十一

鬼六

郭 翻	王瑗之	牵 腾	新 鬼
刘青松	庾 亮	司马义	李元明
张 闾	庾绍之	韦 氏	胡馥之
贾 雍	宋定伯	吕 光	

郭 翻

晋郭翻,字长翔,武昌人,敬言之弟子也,征聘不起。亡数日,其少子忽如中恶状,不复识人,作灵语,音声如其父。多知阴世,(阴世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所问皆答。而昔时庾亮欲取为上佐,不就,家问曰:“君生有令德,没为神明,今岂有官职也?”答曰:“我本无仕进之志,以(之志以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庾公欲见取,不愿,放(明抄本放作故。)得脱。今复为羈繫,不得从初愿,故尔戚(初愿故尔戚五字原空缺,据黄本补。)

戚也。”问：“庾今何官？”答云：“为天所用，作抚军大将军。现居（将军现居四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东海之东，统领神兵。（领神兵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取吾为司马，本欲取谢仁为祖之选（为祖之选四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以为资望未足，且蒋大侯先取为都尉，是以不能。”因（不能因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官问：“陶太尉何官？”答云：“陶辛苦不可言，方在罪谪之候。过此（候过此三字原空缺，据黄本改。）大得叙用也。”又问：“王丞相今何职？”答曰：“王公为尚书郎，（郎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大屈事更万机。位虽不及生时，而贵势无异也。”诸人曰：“亡后还思（后还思三空原空缺，据黄本补。）后人否？”长翔曰：“亡已久，则不复念生人，如吾始死，私心（私心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未歇，犹自有念也。”灵语儿，求纸笔，欲作书与亲旧，捉笔以命（旧捉笔以命五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儿书之。皆横行，似胡书，已成一纸，曰：“此是鬼书，人莫能识。”（莫能识三字原空缺，据本黄本补。）使人持纸，口授作书。书毕，诸人言，苏孝先多作此语久。（此语久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下作复授作诗二首曰：“神散登旻苍，性躯忽以亡。追念畴（追念畴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昔志，精魂还逍遥。秉心不得令，不免时所要。薄言告所亲，恐（告所亲恐四字原空缺，据黄本补。）谓言妖忘。”（忘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大没无识在昔有苏韶，于是绝响而去。（绝响而去四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下空一行。原缺。）

晋朝有位郭翻，字长翔，武昌人，是敬言的弟子，征聘他作

官一直不愿出仕。他去世后几天,他的小儿子突然像中了邪。不认识眼前的人,说起了鬼话,声音像他的父亲郭翻,而且知道很多阴间的事。问他什么他都回答。过去郭翻在世时,庾亮曾想请他做高级官员,他不干。现在人们就问他:“您在世时为人节操高洁不愿出仕,现在死后成为神明,是不是在阴间做了官呢?”回答说:“我过去确实没有当官的想法,那时庾亮想请我出仕,我不愿意,才得以脱身。然而现在还是庾亮强使我在阴间任了职,违背了我过去的意愿,所以现在心里很难过。”问他庾亮在阴间作什么官,回答说:“庾亮为天界任命当抚军大将军,现在他在东海的东面统领着神兵。他任命我作他的司马。他本来想任命谢仁继承他祖先的官职,但觉得谢仁资历声望都不够,而且谢仁已先被蒋大侯任命当了都尉,所以不能再用他。”又问陶太尉现在任什么官职,回答说:“陶太尉现在处境艰苦,因为他正在服罪的时候。过了这阶段他就可以得到重用了。”又问王丞相现在任什么职,回答说:“王公现在当了尚书郎,身受重任公务极忙。地位虽赶不上他在世时那么高,但权势和活着时没有不同。”大家问他死后还想念人世和家人吗,他说:“死得时间久了就不会再想念活着的人。我刚死不久,尘心未断,所以还是很想念人世的。”说着就向儿子要纸和笔,要给亲友写信。郭翻的魂灵把着他儿子的手写信,字都是横着写的,像西北少数民族的字。已经写完了一张,才说:“这是鬼文,人间不会认识的。”于是叫人拿来纸他口授别人代写。写完后大家说:“苏孝先曾多次说这样的话。”此后又口授作了两首诗:“神散登旻苍,性驱忽以亡。追念畴昔志,精魂还逍遥。”秉心不得令,不免时所要。薄言告所亲,恐为言妖忘。在

消失烟没中无人知道以前曾有过苏韶！”然后就无声无影的离去了。

王瑗之

广汉王瑗之，为信安令。在县，忽有一鬼，自称姓蔡名伯喈。俄复谈议诗，揆知古今，靡所不谙。问是昔日蔡邕否，答云：“非也，与之同姓字耳。”问前伯喈今何在，云：“在天上作仙人，甚是（甚是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受福，甚快乐。非复畴昔也。”（出《齐谐记》）

广汉人王瑗之是信安县令。有一天他在县衙里忽然看见一个鬼，鬼自称姓蔡名伯喈，就坐下谈论诗艺。这鬼博古通今，无所不知。王瑗之问鬼：“你就是东汉末年的大文学家蔡邕吗？”鬼说：“不是，只是与他同姓同名而已。”问那位东汉的蔡伯喈为今在哪里，鬼说：“在天上当神仙呢，现在他可真有福，十分快活，可比他在人世时强太多啦！”

牵 腾

牵腾,以咸和三年为沛郡太守。出行不节,梦乌衣人告曰:“何数出不辍,唯当断马足。”腾后出行,马足自断。腾近行廓外,忽(廓外忽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然而暗,有一人,长丈余,玄冠白衣。遥叱将车人,使避之,俄而(避之俄而四字原空缺,据黄本补。)长人至,以马鞭击御者,即倒。既明,从人视车空,觅腾所(觅腾所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在,行六七十步。见在榛莽中,隐几而坐,云:“了不自知。”腾五十日被诛。(出《幽明录》)

牵腾在咸和三年出任沛郡太守。他爱好出游,劳民伤财不知节制。晚上梦见一个穿黑衣的人警告他说:“你再要是不断地出游,就让你的马腿折断!”牵腾后来又出游,马腿果然自己就断了。牵腾到城外去,天空突然黑暗,有个一丈多高穿白衣戴黑帽的人,在远处大喊让牵腾的驾车人闪开。片刻间那大个子人奔到眼前,用马鞭打倒了驾车人。天又复亮后,随从们见牵腾的车是空的,就到处找,在六七十步外的榛树丛里找到了牵腾,见他正躲在桌子后坐着。问他刚才的事,他什么也不知道。五十天后,牵腾被诛杀而死。

新 鬼

有新死鬼，形疲瘦顿。忽见生时友人，死及二十年，肥健，相问讯曰：“卿那尔？”曰：“吾饥饿，殆不自任。卿知诸方便，故当以法见教。”友鬼云：“此甚易耳，但为人作怪，人必大怖，当与卿食。”新鬼往入大墟东头，有一家奉佛精进，屋西厢有磨，鬼就推推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此磨，如人推法。此家主语子弟曰：“佛怜吾家贫，令鬼推磨，乃犂麦与之。”至夕，磨数斛，疲顿乃去，遂骂友鬼：“卿那诳我？”又曰：“但复去，自当得也。”复从墟西头入一家，家奉道。门旁有碓，此鬼便上碓，为人舂状。此人言：“昨日鬼助某甲，今复来助吾，可犂谷与之。”又给婢簸筛。至夕，力疲甚，不与鬼食。鬼暮归，大怒曰：“吾自与卿为婚姻，非他比，如何见欺？二日助人，不得一瓯饮食。”友鬼曰：“卿自不偶耳，此二家奉佛事道，情自难动。今去可觅百姓家作怪，则无不得。”鬼复出，得一家，门首有竹竿，从门入。见有一群女子，窗前共食。至庭中。有一白狗，便抱令空中行，其家见之大惊，言自来未有此怪。占云：“有客鬼索食，可杀狗，并甘果酒饭，于庭中祀之，可得无他。”其家如师言，鬼果大得食，自此恒作怪，友鬼之教也。（出《幽冥录》）

有个新死的鬼，形色憔悴身体消瘦，忽然又遇见一个鬼，

是他死了二十多年的朋友。这个鬼又肥又胖，问新鬼说：“你怎么弄得这副样子啊？”新鬼说：“饿的呀，我愿意这样吗？老兄这么胖，大概知道不少窍门儿，教教我好吧？”胖鬼说：“太简单啦，你只要到人们家里去作怪，他们一害怕，就会给你吃的。”新鬼就来到一个大村庄东头的一家，这家人十分信佛。西厢房里有一盘磨，新鬼就像人那样推起磨来。这家主人看见后就向他的儿子们说：“佛可怜咱们家穷，派来一个鬼为咱家推磨了！”于是就弄来很多麦子往磨上续。新鬼磨了好几十斗麦子，累得跑掉去找胖鬼骂道：“你这家伙怎么骗我？”胖鬼说：“你再去一家，保证能行。”新鬼又到村西头的一家，这家信道教，门旁有个舂米的石碓，新鬼就上了碓捣起谷来。这家主人说：“昨天鬼帮助村东头那家推磨，今天来帮咱家捣米来啦，快给他多运谷子来！”又让婢女们跟着又簸又筛。新鬼一直干到天黑，累坏了，也没混上一口吃的。晚上回去见到那胖鬼，大发脾气说：“咱俩在人世时还是姻亲呢，非同一般交情，你怎么总骗我，我白帮人干了两天活，连一盆吃喝也没混上！”胖鬼说：“老兄也太不凑巧了，这两家不是信佛就是信道，都不怕鬼怪。你再到平常百姓家去作怪，保你能成。”新鬼就又到了一家。这家门口有竹竿，新鬼进了门，看见一群女子在窗前吃东西，到了院子里看见一只白狗，新鬼就把狗举起来在空中走。家里人看见大惊，说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怪事，请来巫师掐算。巫师说：“有个外来的鬼到家讨吃的，你们把狗杀掉，再多备些酒饭果品，放在院子里祭祀，就什么事也不会有了。”这家人照着办了，新鬼饱餐了一顿。从此新鬼就常常作怪，这都是鬼朋友教会的。

刘青松

广陵刘青松 ,晨起 ,见一人著公服 ,赍板云 :“ 召为鲁郡太守。”言讫便去。去后亦不复见。至来日复至。曰 :“ 君便应到职。”青松知必死 ,入告妻子 ,处分家事。沐浴至晡。见车马吏侍左右 ,青松奄忽而绝。家人咸见其升车 ,南出百余步 ,渐高而没。(出《幽明录》)

广陵人刘青松一天早上起来 ,看见一个穿官服的人 ,交给他一个上朝用的笏板说 :“ 冥间召你作鲁郡太守。”说完就走了 ,去了那里也没看见。第二天那人又来了 ,对刘青松说 :“ 你该到任了。”刘青松知道是非死不可了 ,告诉了妻子儿女 ,处理妥当家务 ,净心沐浴到下午 ,看见冥间来接他的车马随从已到 ,就突然死去。家中人都看见他上了车 ,车向南走出百余步就渐渐升起 ,越来越高 ,最后在空中消失。

庾亮

庾亮镇荆州 ,亮登厕 ,忽见厕中一物。如方相 ,两眼尽赤 ,

身有光耀 ,渐渐从土中出。庾乃攘臂 ,以拳击之 ,应手有声 ,缩入地。因而寝疾 ,遂亡。(出《甄异录》)

庾亮坐镇荆州时 ,有一次上厕所 ,忽然看见厕所里有个东西 ,像方相模样 ,两眼通红 ,身上放光 ,渐渐从土里冒出来。庾亮挽起袖子伸手就给了它一拳 ,那家伙还被打得应了一声 ,就又缩回地里。回来庾亮就病了 ,不久就死了。

司马义

金吾司马义妾碧玉 ,善絃歌。义以太元中病笃 ,谓碧玉曰 :“吾死 ,汝不得别嫁。当杀汝。”曰 :“谨奉命。”葬后 ,其邻家欲娶之 ,碧玉当去。见义乘马入门 ,引弓射之 ,正中其喉。喉便痛极 ,姿态失常 ,奄忽便绝。十余日乃苏 ,不能语。四肢如被挝损。周岁始能言。犹不分明。碧玉色甚不美。本以声见取 ,既被患 ,遂不得嫁。(出《甄异录》)

金吾将军司马义有个小老婆叫碧玉 ,能弹琴唱歌。太元年间司马义病死前对碧玉说 :“我死后你不许再嫁 ,不然我就杀了你。”碧玉说 :“我一定遵命。”司马义埋葬后 ,邻家打算娶碧玉 ,碧玉也愿意了。这天只见司马义骑着马进了家门 ,拉弓就

向碧玉射了一箭,正射中咽喉。碧玉喉咙剧痛,姿态也反常,突然就断了气。过了十几天才苏醒过来,不能说话,四肢有伤痕,像是曾被打过。过了一年才能说话,但仍说不清楚。碧玉模样并不太出色,只是歌唱得好。现在唱不了歌,也就再嫁不出去了。

李元明

前唐(前唐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李元明,尝在床上卧,时夜半,忽闻人呼云:“元明元明。”久(久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乃出应,有二人便牵将去。入屋下,舍去,不知所在。至逾时,竟(逾时竟三字原空知缺,据黄本补。)鲜所见。徐扞所坐床,是棺木,四壁皆是冢。恐怖不安,欲去,难(恐怖不安欲去难七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如升天,不复能出。家人左右索,不知所往,因率领仆从(知所往因率领仆从八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乃共大呼其名,元明于冢中闻,遥应之,乃凿门出之。

前唐的李元明,有一次在床上躺着,当时是半夜,忽然有人喊:“元明,元明!”过了半天他出去答应,立刻被两个人拽走。到了一个屋里,两个人扔下他走了。李元明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过了半天,他看一切都十分陌生,就慢慢摸所坐的床,竟是棺木,四面墙都是墓室,心里万分恐惧。想离去,却比升天

还难,不能出去。家里的人到处找他,不知他到哪里去了,带着很多仆人大声喊他的名字。李元明在坟墓里听见了,就远远地答应。家人听见了,凿开墓门才把他救出来。

张 闾

□城张闾,以建武二年,从野还宅。见一人卧道侧,问之,云:“足病,不能复去,家在南楚,无所告诉。”闾悯之,有后车载物,弃以载之。既达家,此人了无感色,且语闾曰:“向实不病,聊相试耳。”闾大怒曰:“君是何人,而敢弄我也?”答曰:“我是鬼耳,承北台使来相收录。见君长者,不忍相取,故佯为病卧道侧。向乃捐物见载,诚衔此意。然被命来,不自由,奈何?”闾惊。请留鬼。以豚酒祀之。鬼相为酌享。于是流涕,因请求救,鬼曰:“有与君同名字者否?”闾曰:“有侨人黄闾。”鬼曰:“君可诣之,我当自往。”闾到家,主人出见,鬼以赤髹髹其头,因回手,以小铍刺其心。主人觉,鬼便出,谓闾曰:“君有贵相,某为惜之,故亏法以相济。然神道幽密,不可宣泄。”闾去后,主人暴心痛,夜半便死。闾年六十,位至光禄大夫。(出《甄异录》)

某城张闾,建武二年有一天从野外坐车回家时,见道旁躺着个人,问他怎么了,说是脚痛,走不动了,家在南楚,也没法给家捎个信去。张闾很可怜他,把车上装好东西扔掉,让人上

车。到家后,那人一点感谢的意思都没有,还说:“我刚才脚并没痛,是想试试你。”张闾大怒说:“你是什么人,竟敢戏弄我!”那人说:“我是个鬼,奉了北台使的命令来收你去阴间。看见你是位长者,不忍心抓你走,就装病躺在道旁。刚才你把自己的东西扔掉让我搭车,使我十分感动。然而我受命而来,公事不敢违抗,我也没有办法啊。”张闾大吃一惊,就留住鬼,安排了酒菜祭祀鬼,鬼就分享了些祭品酒饭。张闾哭着苦苦哀求鬼救他一命,鬼就问道:“有没有和你同名字的人?”张闾说:“有个外乡人叫黄闾。”鬼说:“你到黄闾家去一趟,我随后就到。”张闾来到黄闾家,黄闾出门迎接,鬼就用红绳子偷偷捆住黄闾的头,并一回手用山刀刺了他心口一下。他刚一感觉到,鬼就跑了出来,对张闾说:“你有福贵之相,我很同情你,所以才违法地救了你。然而这是十分严密的神鬼的行为,千万不能泄露出去。”张闾走后,那个黄闾突然发作心疼病,半夜就死了。张闾则活到六十岁,官作到光禄大夫。

庾绍之

晋新野庾绍之,小字道覆,湘东太守。与南阳宗协,中表昆弟,情好绸缪。绍元兴末病亡,义熙中,忽见形诣协。形貌衣服,俱如平生,而两脚著械。既至,脱械置地而坐。协问何由得来,答云:“暂蒙假归,与卿亲好,故相过也。”协问鬼神之事,言辄漫略,不甚谐对。唯云:“宜勤精进。不可杀生,若不能都断,

可勿宰牛。食肉之时，勿啗物心。”协云：“五脏与肉，乃有异耶。答曰：“心者藏神之宅也。其罪尤重。具问亲戚。因谈世事。未复求酒，协时与茱萸酒。因为设之。酒至杯不饮，云有茱萸气。协曰：“为恶耶。答云。下官皆畏之。非独我也。”绍之为入。语声高壮，比言伦时，不异恒日。有顷，协儿邃之来。绍闻履声，极有惧色，谓协曰：“生气见陵，不复得住。与卿三年别耳。”因贯械而起，出户便灭。协后为正员郎，果三年而卒。（出《冥祥记》）

晋代新野的庾绍之，字道复，任湘东太守。他和南阳的宗协是表兄弟，两人处得很亲密。元兴末年庾绍之病死。义熙年间，忽然现形来看望宗协。衣服相貌都和活着时一样，但脚上戴着脚镣子。进屋后，庾绍之把镣子摘下放在地上后坐下。宗协问他怎么能来看望，回答说：“请了假暂时回来，因为和你生前处得好，所以特来看你。”宗协问他鬼神的事，庾绍之总是扯些别的，不直接回答，只是说：“你要行为端正谨慎，不要杀生害命。如果不能完全做到不杀生，那就千万别杀牛。吃肉的时候，不要吃动物的心。”宗协问：“五脏和肉，难道还有什么不同吗？”回答说：“心是神居住的地方，所以吃心获罪更重。”谈话中庾绍之不断打听亲友的情况，谈论些人间的事情。最后又向宗协要酒喝。宗协正好有茱萸泡的酒，就给他酌上一杯。但庾绍之不喝。宗协问：“你是不是不喜欢茱萸酒？”回答说：“不光是我，阴间的人都怕茱萸。”庾绍之活着时说话就声高气壮，现在说话谈论时还和生时一样。这时，宗协的儿子回来了，庾绍

之听到了脚步声,显得十分害怕,对宗协说:“生气太重了我受不了,不能再停留了,不过我们也就再分别三年而已。”说完自己戴上镣子站起来,出门就不见了。宗协后来当了正员郎,果然三年以后去世。

韦氏

安定人姓韦。北伐姚泓之时归国。至都。住亲知家。时□□扰乱,(扰乱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齐有客来问之,韦云:“今虽免虑,而体气然,未有气力。(气力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思做一羹,尤莫能得,至凄苦,夜中眠熟。”忽有叩床而来告(而来告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者云:“官与君钱。”便惊出户,忽一千钱在外,又见一乌纱冠(纱冠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愤于执板背户而立。呼主人共视。比来已不复见,而取钱(取钱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用之。(出《幽明录》)

安定有个姓韦的,北伐姚泓的那年回国,到京都后住在亲友家,当时世道很乱。有个从齐来的人问他,韦某说:“现在虽然不再担心吊胆了,但身体困乏,没有力气。想做一碗羹吃都做不了,十分凄苦。”夜晚韦某正熟睡时,突然有人敲着床告诉他说:“官府给你送钱来了。”韦某惊醒跑到门外看,看见有一千钱放在那里,还有一顶乌纱帽用头巾绑在笏板上立在门后。

韦某招呼主人来看时,那个来人已不见了。韦某就把钱拿来用了。

胡馥之

上郡胡馥之,娶妇李氏,十余年无子而妇卒。哭之恸:“汝竟无遗体,怨酷何深?”妇忽起坐曰:“感君痛悼,我不即朽。可人定(人定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后见就。依平生时,当为君生一男。”语毕还卧。馥之如言,不取灯烛。暗而就之。复曰:“亡人亦无生理。可侧作屋见置。须(须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伺满十月然后殡。”尔后觉妇身微暖,如未亡。即十月后,生一男,男名灵产。(出《幽明录》)

上郡的胡馥之娶李氏为妻,但十几年没有孩子,李氏就死了。胡馥之在妻子尸体旁大哭着说:“你竟没有留下个孩子就去了,多么狠心啊!”李氏忽然坐起来说:“你这样悲痛地悼念我使我很感动。我不会马上烂掉,你可以在夜深人静时和我交合,像我活着时一样,我会给你生个男孩的。”说完就又躺下了。胡馥之就照妻子的话,没有点灯,在黑暗中和妻子同房。李氏又说:“死人没有复活之理,你可以另外盖间屋子把我放在那里,等十个月以后再埋葬我。”以后就觉得李氏的身子微微的热了,像没死时一样。十个月以后,果然生了个男孩,给男孩

起名叫“灵产。”

贾 雍

豫章太守贾雍，有神术。出界讨贼，为贼所杀，失头。上马回营，胸中语曰：“战不利，为贼所伤。诸君视有头佳乎，无头佳乎？”吏涕泣曰：“有头佳。”雍曰：“不然，无头亦佳。”言毕遂死。（出《幽明录》）

豫章太守贾雍有神奇的法术，一次出州讨伐贼寇时被杀死。他的头掉了，仍然上马奔回营房，用胸腔说话。他说：“战斗失利，被贼寇杀了。各位看有头好呢，还是没有头好呢？”同仁们哭着说：“有头好。”贾雍说：“不然。没头也很好。”说完才死去。

宋定伯

南阳宋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问之，鬼言：“我是鬼。”鬼问：“汝复谁？”定伯诳之，言：“我亦鬼。”鬼问：“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遂行数里。鬼言：“步

行太迟。可共递相担，何如？”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担定伯数里。鬼言：“卿太重，不是鬼也。”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复担鬼，鬼略无重。如是再三。定伯复言：“我新鬼，不知有何所恶忌。”鬼答言：“唯不喜人唾。”于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渡，听之了然无水音。定伯自渡，漕漕作声。鬼复言：“何以有声。”定伯曰：“新死，不习渡水故尔。勿怪吾也。”行欲至宛市，伯便担鬼至肩上，急执之。鬼大呼，声咋咋然，索下，不复听之。经至宛市中，下著地，化为一羊，便卖之。恐其变化，唾之。得钱千五百，乃去。当时有言：“定伯卖鬼，得钱千五。”（出《列异传》）

南阳人宋定伯，年轻时夜里走路遇到一个鬼。问他是谁，鬼说：“我是鬼。你是谁？”定伯骗鬼说：“我也是鬼。”鬼问定伯上哪儿去，定伯说要去宛市，鬼说也要去宛市，于是就一齐走了好几里。鬼说：“步行太慢了，咱俩换着互相背着走，怎么样？”定伯说：“太好了。”鬼就先背定伯走了几里地。鬼说：“你这么沉，不是鬼吧？”定伯说：“我是新鬼，所以就重。”定伯背鬼时，背上一点也不重。这样换着背了好几次。定伯又问：“我是新鬼，不知道咱们鬼有什么忌怕的？”鬼说：“鬼最不喜欢人吐唾沫。”于是又一起往前走。前面是条河，定伯让鬼先过河，鬼过去了，一点也听不见有水声。等定伯过时，河水哗啦啦响。鬼就问：“你过河怎么还有声？”定伯说：“我刚死不久，还没渡过河，所以有声，别怪我吧。”快到宛市时，定伯就把鬼背到身上，猛地紧紧把鬼抓住。鬼大喊起来，吱吱地叫个不停，让定伯把

他放下来。定伯不听那套,背着鬼一直进了宛市,把鬼放到地上,鬼变成了一只羊。定伯就把这只羊卖了,怕它变化,就向它唾了几口。把羊卖了一千五百钱,定伯拿着钱回家了。当时人们都传说:“定伯卖鬼,得钱千五。”

吕光

吕光承康元年,有鬼叫于都街曰:“兄弟相灭百姓弊。”微吏寻视之,则无所见。其年光死,子绍代立。五日,绍庶兄篡,杀绍自立。(出《述异记》)

吕光称帝的承康元年,有个鬼在京都的街上喊道:“兄弟动刀枪,百姓要遭殃!”吕光命官员出去查找,没有找到。这年吕光死了,他的儿子吕绍代理朝政。五天后,吕绍庶出兄长篡位,杀死吕绍,自立为帝。

太平广记卷三百二十二

鬼七

陶侃	谢尚	襄阳军人	吕顺
桓恭庾	崇	曹公船	王志都
唐邦王	矩	周义	袁乞
王恒之	刘遁	王思规	华逸
张君林	蛮兵	陈皋	袁无忌
新蔡王昭平	远学	诸生	

陶侃

陶侃，字士竹，曾如厕，见数十人，悉持大印。有一人单衣平上帻，自称后帝，云：“君长者，故出见。三载勿言，富贵至极。”侃便起，旋失所在。有大印作公字，当其秽所。杂五行书曰：“厕神曰后帝也。”（出《异苑》）

陶侃,字士行。有一次他上厕所。看见有好几十人,都拿着大印。其中有个穿单衣系头巾的人,自称是“后帝”,对陶侃说:“你是位辈份高的人,所以来见你。你如果三年内不说见到我的事,就会得到极大的富贵。”陶侃站起来,那人就消失了。再看茅坑里有大印印下在“公字”,还有杂乱的文字写道:“厕所的神叫后帝”。

谢 尚

夏侯弘自云见鬼,与其言语。镇西谢尚所乘马忽死,忧恼甚至,谢曰:“卿若能令此马生者,卿真为见鬼也。”弘去良久,还曰:“庙神乐君马,故取之。当活。”尚对死马坐,须臾,马忽自门外走还,至马尸间,便灭,应时能动起行。谢曰:“我无嗣,是我一身之罚?”弘经时无所告,曰:“顷所见小鬼耳,必不能辨此源由。”后忽逢一鬼,乘新车,从十许人,着青丝布袍。弘前提牛鼻,车中人谓弘曰:“何以见阻?”弘曰:“欲有所问,镇西将军谢尚无儿,此君风流令望,不可使之绝嗣?”车中人动容曰:“君所道,正是仆儿。年少时,与家中婢通,誓约不再婚而违约。今此婢死,在天诉之。是故无儿?”弘具以告。尚曰:“吾少时诚有此事。”弘于江陵,见一大鬼,提矛戟,有小鬼随从数人。弘畏惧,下路避之。大鬼过后,提得一小鬼。问此何物,曰:“杀人以此矛戟,若中心腹者,无不辄死。”弘曰:“治此病有方否?”鬼曰:

“以乌鸡薄之,即差。”弘又曰:“今欲何行也?”鬼曰:“当至荆扬二州。”尔时比日行心腹病,无有不死者,弘乃教人杀乌鸡以薄之,十不失八九。今有中恶,辄用乌鸡薄之,弘之由也。(出《志怪录》)

夏侯弘说自己能看见鬼,并能和鬼谈话。镇西将军谢尚的马突然死了,谢尚十分恼火地来找夏侯弘说:“你如果能让我的马起死回生,就证明你确实能见鬼了。”夏侯弘就出去了半天,回来对谢尚说:“是庙里的神喜欢你的马,把马弄去了。你这马还能活。”谢尚坐在死马跟前,不一会儿,看见自己的马从外面跑回来,跑到死马跟前就消失了,那死马立刻就能动能走了。谢尚又对夏侯弘说:“我一直没有儿子,这是神鬼对我的惩罚吗?”夏侯弘很久没告诉他没有儿子是因为什么,他说:“我所见过的小鬼我都问过了。他们谁也说不出来。”后来,夏侯弘忽然遇见一个鬼,坐着新牛车,带着十多个随从,穿着青丝布袍。夏侯弘一把抓住牛鼻子,车里的鬼问:“为什么拦住我?”夏侯弘说:“想打听件事。镇西将军谢尚没有儿子,他风流潇洒很有名望,可别让他断了子孙香火。”这时车里的鬼很难过地说:“你说的谢尚正是我的儿子。他年轻时曾和一个丫环私通,并向他发誓说绝不再结婚,后来却违背了自己的誓约。现在那丫环死了,在阴间告他,所以为惩罚他才不使他有儿子。”夏侯弘把这些话如实转告谢尚,谢尚说:“我年轻时确实有过这件事。”有一次夏侯弘在江陵看见一个大鬼提着矛戟,后面跟着几个小鬼。夏侯弘害怕,躲在路旁。大鬼过去后,他抓住了个

小鬼,问拿的是什么,小鬼说:我们用这矛戟杀人。如果用它刺中人的心腹,人们没有不死的。”又问那小鬼:“治这病有没有药方?”小鬼说:“用黑鸡敷在心腹上就能治好。”又问他们这是要上那儿去,鬼说:“我们到荆、扬二州去。”果然不久荆州扬州心腹病流行起来,得病的没有不死的。夏侯弘就教人杀黑鸡敷心腹而治。十有八九都好了。现在凡是中邪的都杀黑鸡驱邪祛鬼,就是夏侯弘的办法。

襄阳军人

晋太(晋太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元初,苻坚遣将杨安侵襄阳。其一人于军中亡,有同乡人扶丧归,明日应到家,死者夜与妇梦曰:“所送者非我尸,仓(我尸仓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乐面下者是也。汝昔为吾作结发犹存,可解看便知。”迄明(知迄明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日送丧者果至。妇语母如此,母不然之。妇自至南半细检(半细检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他家尸,发如先分明是其手迹。(出《幽明录》)

晋代太元初,苻坚派大将杨安攻打襄阳,有个人在战斗中死了,他的同乡护送他的尸体回家乡,到家的前一天的夜晚,死者托梦给自己妻子说:“运回来的不是我的尸体。在仓乐脸朝下的才是我。你当初给我梳头结的发髻还没动,你打开头发

一看就知道了。”第二天送丧的果然到了家，妻子把做的梦告诉母亲，母亲不信。妻子就自己到南半细细查看别的尸体，果然找到了丈夫的尸体，头发上自己梳挽的手迹还依然如旧。

吕 顺

吕顺丧妇，要娶妻之从妹，因作三墓。构累垂就，辄无成。一日顺昼卧，见其妇来就同寝，体冷如冰。顺以死生之隔，语使去。后妇又见其妹，怒曰：“天下男子复何限，汝乃与我共一婿，作冢不成，我使然也。”俄而夫妇俱殁。（出《幽明录》）

吕顺死了妻子后，就续娶了妻子的堂妹，并打算修三座墓，死后好葬在一起。然而墓每次将修好时就塌了。一天吕顺白天睡觉，看见死去的妻子来和他一同睡，她的身体冷似冰块。吕顺想到死人活人怎么能相通，就让亡妻走了。后来亡妻又来，看见了堂妹，怒骂道：“天下男人何其多，你怎么一定要和我共侍一个丈夫？告诉你们，坟墓总造不成，就是我使它如此的。”不久吕顺和他的续妻都死了。

桓 恭

〔译者按，此条与卷第三百二十《桓恭》条重。但内文略有不同。〕

桓恭与桓安(安字原空缺,据明钞本补。)民参军,在丹阳,所住廨,床前有一陷穴。详见古冢,视之果有坏棺。恭每食,常先以饭投穴中。如此经年,忽见一人在床前,云:“吾没已来七百余年,嗣息绝灭,烝尝莫及。常食见餐,感君之德,报君以宁州刺史也。”未几果迁。(出《幽明录》,黄本无此篇。)

桓恭当桓安民参军时,驻在丹阳。他的房间里床前有一个塌陷的小洞。仔细看,才发现下面是个古墓,露出了坏棺木。以此桓恭每次吃饭前先往洞里扔些饭食,这样做了很久。有一天忽然有一个人来到床前说:“我已死七百多年,子孙断绝无人祭祀,吃不到任何东西。你经常分餐给我,我十分感激你的恩德。现在特别向你报告,你将会当宁州刺史。”过了不久桓恭果然升任宁州刺史。

庾崇

庾崇者，建元中，于江州溺死。尔日即还家见形，一如平生，多在妻乐氏室中。妻初恐惧，每呼诸从女作伴。于是作伴渐疏，时或暂来。辄恚骂云：“贪与生者接耳。反致疑恶，岂副我归意耶？”从女在内纺绩，忽见纺绩之具在空中，有物拨乱，或投之于地。从女怖惧皆去，鬼即常见。有一男，才三岁，就母求食，母曰：“无钱，食那可得？”鬼乃凄怆，抚其儿头曰：“我不幸早世，令汝穷乏，愧汝念汝，情何极也。”忽见将二百钱置妻前，云：“可为儿买食。”如此径年，妻转贫苦不立，鬼云：“卿既守节，而贫苦若此，直当相迎耳。”未几。妻得疾亡，鬼乃寂然。（出《幽明录》）

建元年间，有个叫庾崇的人在江州淹死，当天他的鬼魂就回了家，现了形像平生一样，经常呆在妻子乐氏的屋里。乐氏起初很害怕，就找了几个女人来作伴。后来作伴的不常来了，庾崇就不时地来一次，并责骂妻子说：“我喜欢和活着的你接近，你却怀疑厌恶我，岂不辜负了我回家的一片心了吗？”有时妻子的女伴在屋里纺线，忽然纺车纺锤会腾空而起，并在空中被人乱拨乱动，或者被扔下地来，女伴们都吓跑了。从此鬼就常常来。他们有一个男孩，才三岁，向母亲要吃的，母亲说：“没

有钱,上哪儿去买吃的?”鬼就十分难过地抚摸着儿子的头说:“我不幸早死,让你受穷,一想到你这样穷苦我心里就悲伤到极点了。”有一次鬼突然把二百钱放在妻子面前说:“给孩子买些吃的吧。”这样过了很久,妻子仍然很贫穷无法过活。鬼说,“你为我守节,仍然这样受穷,我还是把你接了去吧。”不久,妻子就得病死了,鬼也从此消失。

曹公船

濡须口有大船,船覆在水中,水小时便出见。长老云:“是曹公船。”常有渔人夜宿其旁,以船系之。但闻竽笛弦歌之音,又香气非常,渔人始得眠。梦人驱遣云:“勿近官妓。”传曰,曹公载妓船覆于此,至今在焉。(出《广古今五行记》)

濡须口有条大船,船沉在水里,水小时船就露出来了。年纪大的人说,那是曹公的船。经常有打鱼的晚上宿在曹公船附近,把自己的船拴在大船上。夜里只听得传来笙管笛箫的奏乐声,还不时飘来很重的香气。渔人刚睡着,就梦见有人来赶他说:“别靠近官妓!”传说当年曹公用船载着官妓在江上玩乐,船在这里翻了,现在那船还在江底呢。

王志都

马仲叔、王志都，并辽东人也。相知至厚，叔先亡。后年忽形见，谓曰：“吾不幸早亡，心恒相念。念卿无妇，当为卿得妇。期至十一月二十日，送诣卿家，但扫除设床席待之。”至日，都密扫除施設，天忽大风，白日昼昏，向暮风止。寝室中忽有红帐自施，发视其中，床上有一妇，花媚庄严。卧床上，才能气息。中表内外惊怖，无敢近者，唯都得往。须臾便苏，起坐。都问卿是谁，妇曰：“我河南人，父为清河太守。临当见嫁，不知何由，忽然在此。”都具语其意，妇曰：“天应令我为君妻。”遂成夫妇。往诣其家，大喜，亦以为天相与也，遂与之。生一男，后为南郡太守。（出《幽明录》）

马仲叔、王志都都是辽东人，是相交至厚的好友。马仲叔先死了，过了一年忽然现形来看王志都，说：“我不幸先死了，心中常常想念你。尤其想到你还没结婚，我打算给你找个妻子。十一月二十日，我会把她送到你家。那天你要把家收拾准备好等着就行。”到了那天，王志都偷偷收拾好了房间陈设，忽然刮起了大风，大白天就天昏地暗。傍晚时风停了，王志都的卧室里忽然挂起了红帐。揭开红帐一看，床上躺着个女子，容貌端庄秀丽，看样子昏迷不醒刚能喘气。一家人都十分惊恐，

不敢接近那女子,只有王志都守着她。不一会女子苏醒坐了起来。王志都问:“你是谁?”女子说:“我是河南人,父亲是清河太守。我将要出嫁了,不知怎么回事却到了这里。”王志都就把实情告诉了女子。女子说:“这是天意要让我做你的妻子啊。”于是二人结为夫妇,然后一起回到女子的家。他家的人也十分高兴,认为他们是天作之合,就答应了这门婚事。后来他们生了个男孩,孩子长大后做了南郡太守。

唐 邦

恒(恒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山唐邦,义熙中,闻扣门者。出视,见两朱衣吏。云:“官欲得汝。”遂将至县东岗殷安冢中,冢中有人语吏云:“本取唐福,何以滥取唐邦?”敕鞭之,遣将出。唐福少时而死。(出《异苑》)

恒山人唐邦,义熙年间有一天听见有人敲门,出去一看,见有两个穿红衣的官员:“官府让你走一趟。”说罢就把他抓到县城东堞殷安的坟墓里。坟里有人对红衣官员说:“叫你们抓唐福,怎么把唐邦给抓来了?”传令把两个官员抽了顿鞭子,把唐邦送了出来。过了不久,唐福就死了。

王 矩

衡阳太守王矩,为广州。矩至长沙,见一人长丈余,着白布单衣。将奏在岸上,呼:“矩奴子过我。”矩省奏,为杜灵之。入船共语,称叙希阔。矩问:“君京兆人,何时发来?”答矩朝发。矩怪问之,杜曰:“天上京兆,身是鬼,见使来诣君耳。”矩大惧,因求纸笔,曰:“君必不解天上书,乃更作。”折卷之,从矩求一小箱盛之,封付矩曰:“君今无开,比到广州,可视耳。”矩到数月,悒悒,乃开视,书云:“令召王矩为左司命主簿。矩意大恶,因疾卒。(出《幽明录》) ”

衡阳太守王矩到广州去办事。走到长沙时,看见一个一丈多高的人,穿着白布单衣,拿着奏事笏板站在河岸上喊:“王矩,你小子到我这儿来!”王矩一看笏板上面写着杜灵之召见他,就进船去和杜灵之见面,互道别后的思念之情。王矩问道:“你是京城人,什么时候出发的?”杜灵之说:“我早晨出发的。”王矩非常奇怪地又问,杜灵之才说:“我是从天上的京城来的,我是鬼,奉命特地来见你的。”王矩吓坏了。这时杜灵之让人拿来纸笔写了些字,又说:“你一定不认识天上的字。”就又重写。写完后卷起来,向王矩要了个箱子装起来,把箱子封好交给王矩后说:“你现在不要看,到了广州后就可以看了。”王矩到了

广州,几个月来又忧愁又烦闷,就打开箱子拿出那张纸看,见上面写着“阴司召王矩任左司命主簿”。王矩十分恼怒窝囊,就此得病死去。

周 义

汝南周义,取沛国刘旦孙女为妻。义豫章艾县令弟,路中得病,未至县十里,义语:“弟必不济。”便留家人在后,先与弟至县。一宿死,妇至临尸,义举手别妇,妇为梳头,因复拔妇钗。殓讫,妇房宿,义乃上床,谓妇曰:“与卿共事虽浅,然情相重,不幸至此。兄不仁,离隔人室家,终没不得执别。实为可恨。我向举手别,他又拔卿钗,因欲起,人多气逼不果。”自此每夕来寢息,与平生无异。(出《述异记》)

汝南人周义,娶沛国刘旦的孙女为妻。周义是江西艾县县令的弟弟,全家赴任,途中周义得了病。离县城十里,周义对他哥哥说:“我不行了。”他哥哥便把家人留在后面,先和他到达县衙,住了一宿,周义死去。义妻到后接近义的尸体时,义举手向妻告别,其妻为他梳理头发,又拔了她的头钗。入殓以后,其妻入房睡觉,周义跟着上了床。对妻说:“我和你生活在一起日子虽然少,然而感情却很深,不幸我夭折。临终不能和你告别,是恨事。是兄长不仁义,硬拆散你我,最终不能作别。我想借

着举手道别和拔钗而站起,可是人多阳气盛站不成。”从这以后,每个晚间都来和妻共寝,和生前一样。

袁 乞

吴兴袁乞,妻临亡,把乞手云:“我死,君再婚否?”乞曰:“不忍。”后遂更娶。白日见其妇语云:“君先结誓,何为负言?”因以刀割阴,虽不致死,(死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人理永废也。(出《异苑》)

吴兴人袁乞,妻子临死前握着他的手问:“我死后,你会再娶妻吗?”袁乞说:“我绝不忍心再娶。”后来袁乞又娶了妻子,大白天看见他的前妻来对他说:“你都发过誓不再娶,为什么违背誓言?”说罢用刀割下了袁乞的阳物。袁乞虽然没死,但也算不上是个男人了。

王恒之

沙门竺法师,会稽人,与北中郎王恒(《搜神后记》卷六恒作坦。)之,周旋甚厚,共论死生罪福报应之事,茫昧难明,因便

共要 ,若有先死 ,当先报语。后王于庙中 ,忽见法师来曰 :“ 贫道以某月日命过 ,罪福皆不虚 ,应若影响 ,檀越当勤修道德 ,以升跻神明耳。先与君要 ,先死者相报 ,故来相语。”言讫 ,不复见。(出《续搜神记》)

有位道士竺法师 ,和北中郎王恒之是非常好的朋友。两个人在一起议论生死、罪福、因果报应等等事情 ,常常弄不清楚。于是两人互相约定 :如果谁先死以后必须告诉没死的那一个。后来王恒之在庙里忽然看见竺法师来对他说 :“ 我已经在某月某日去世了。我俩生前议论过的罪福、报应都是有的 ,底的确影响着人的生前和死后。只希望施主今后好好修身积德。这样死后就可以升到神仙界了。因为生前和你有约 ,先死的要向生者通告 ,所以特来告诉你。”说完就立刻不见了。

刘 遁

安帝义熙中 ,刘遁母忧在家。常有一鬼 ,来住遁家。搬徙床几 ,倾覆器物 ,歌哭骂詈。好道人之隐私 ,仆役不敢为罪。遁令弟守屋 ,遁见绳系弟头 ,悬著屋梁 ,狼狽下之 ,因失魂 ,逾月乃差。遁每爨欲熟 ,辄失之。遁密市野葛 ,煮作糜 ,鬼复窃之 ,于屋北乃闻吐声 ,从此寂灭。故世传刘遁药鬼。遁后为刘毅参军 ,为宋高祖所杀。(出《广古今五行记》)

安帝义熙年间,刘遁在家为母亲守丧。有一个鬼来到刘遁家住下了。这鬼又搬桌椅又挪床,常把器具打翻损坏,有时又骂又叫又哭又闹,还好揭人的秘密,家里的仆人都不敢得罪他。有一次刘遁让弟弟看家,回来一看弟弟的头被绳绑着吊在房梁上,慌忙跑去解下来。弟弟已丢了魂,一个多月后才好转。刘遁每次作饭,饭刚要熟就没了。于是刘遁就偷偷买来毒药野葛,煮成粥。鬼又来偷吃,接着就听见屋子北面鬼在呕吐,从此鬼就没了。当时人们都传说刘遁药鬼的事。后来刘遁给刘毅当了参军,被宋高祖杀死。

王思规

长沙王思规,为海盐令。忽见一吏,思规问是谁。吏云:“命召君为主簿。”因出板置床前。吏又曰:“期限长远,在十月。若不给我,到七月十五日日中时,视天上,当有所见。”思规敕家人,至期看天。闻有哭声,空中见人,垂旒罗列,状为送葬。(出《甄异录》)

长沙人王思规,任海盐令。一天忽然看见一个官吏,思规问是什么人,官吏说:“我奉命召你作阴司的主簿。”说完拿出

了笏板放在床上。又说：“你赴任的期限还很长，在十月。你要不信我的话，可以在七月十五中午看天上，你会看见什么的。”思规就告诉家里人，到了七月十五日中午，先是听见天上有哭声，又看见空中有人，还有很多招魂幡。和送葬一样。

华逸

广陵华逸，寓居江陵，亡后七年来还。初闻语声，不见其形。家人苦请，求得见之。答云：“我因瘁，未忍见汝。”问其所由，云：“我本命虽不长，犹应未尽。坐平生时伐槌失道，又杀卒反奴，以此减算。”云：“受使到长沙，还当复过。”如期果至，教其二子云：“我既早亡，汝等当勤自勸励。门户沦没，岂是人子。”又责其兄不垂教诲，色甚不平，乃曰：“孟禹已名配死录，正余有日限耳。”尔时，禹气强力壮，后到所期，暴亡。（出《甄异录》）

广陵人华逸，住在江陵，死了七年后回家来。家里人起初只听见他的说话声，看不见他本人，就苦苦哀求他现形见一面。华逸说：“我形貌十分难看，不忍心让你看后难过。”问他是什么原因，他说：“我的阳寿虽然不算长，但也没到该死的日期，都因为我生前毫无道义的惩罚别人，又杀害虐待下属和仆役，所以才减了寿命。”又说：我这次是被派去长沙，回来时还

会到家来。”后来华逸果然又回来了。这次他教导两个儿子说：“我既然这么早去世，你们要努力自强自勉。不然咱们家门户就会沦亡，你们当儿子的对得起我吗？”又责备他的哥哥华孟禹不管教两个侄子，说得很气忿。临走时说：“大哥华孟禹已经生死簿上有了名字，寿命也不长了。”当时华孟禹正身强力壮，然而后来到了日期，就突然死了。

张君林

吴县张君林，居东乡杨里。隆安中，忽有鬼来助驱使。林原有旧藏器物中破甑，已无所用，鬼使撞瓮底穿为甑。比家人起，饭已熟。此鬼无他须，唯喝甘蔗。自称高褐。或云，此鬼为反语，（语原作器，据明抄本改。）高褐者葛号。丘垅累积，尤多古冢，疑此物是其鬼也。林每独见之，形如少女，年可十七八许，面青黑色。遍身青衣。乃令林家取白罍，盛水，覆头。明旦视之，有物在中。林家素贫，遂致富。尝语：“毋恶我，日月尽自去。”后果去。（出《甄异录》）

吴县有个张君林，家住东乡的杨里。隆安年间，忽然有个鬼到他家来帮忙干活。林家的破烂东西中有一只破饭锅，已经没用了，鬼把一个破瓮底和它穿在一起做了个蒸饭用的甑子。常常是家里人刚起床，鬼就把饭做熟了。这个鬼不需要别的什

么,只爱吃甘蔗。自称名叫高褐。有人说:这是鬼在说反话,“高褐”就是“葛号”,葛号那一带大多是丘陵,有很多古墓,这鬼可能就是从那儿来的。张君林常常单独见这个鬼,长相如同一个十七八的少女,青黑色的脸,穿一身黑衣服。每次鬼看见他时,都让他拿一个大白罐子来,里面装上水盖好,第二天早上看,里面就会有好东西。张君林家一向很穷,有了这鬼后,富了起来。鬼曾说:“别讨厌我,到日子我就会走的。”后来果然又悄悄地走了。

蛮 兵

南平国蛮兵,义熙初,随众来姑熟,便有鬼附之。声呦呦细长,或在檐宇之际,或在庭树上。若占吉凶,辄先索琵琶,随弹而言。于时郗倚为府长史,问当迁官,云:“不久持节也。”寻为南蛮校尉,(尉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许本补。)予为国郎中,亲领此土。(土原作上,据明抄本改。)荆州俗语云,是老鼠所作,名曰鬼侯。(出《灵鬼志》)

义熙初年,南平国的蛮兵们来到始苏时,就有鬼跟着他们来了。这些鬼叫声又细又长,有时在房檐上呆着,有时又趴在树上。如果有人向鬼求问吉凶,鬼就先要一个琵琶,边弹边讲。当时郗倚是府里的长史,就问鬼自己还能不能升官。鬼说:“你

不久会奉命出使的。”果然不久就被派到南蛮去当校尉，成了予为国的郎中，统领着那一方土地人民。当时荆州人说郗倚的官是老鼠给成全的，把郗倚称作“鬼侯”。

陈 皋

平原陈皋，于义熙中，从广陵樊梁后乘船出。忽有一赤鬼，长可丈许，首戴绛冠，形如鹿角，就皋求载，倏尔上船。皋素能禁气，因歌俗家南地之曲，鬼乃吐舌张服。以杖竿掷之，即四散成火，照于野。皋无几而死。（出《灵鬼志》）

义熙年间，平原人陈皋坐船从广陵的樊梁后面出来。突然有个红色的鬼，有一丈来高，头戴一顶像鹿角的绛色帽子，要求搭船，而且一下子就上了船。陈皋一向会运气。就放声唱起了南方家乡的民谣。那鬼就又吐舌头又瞪眼睛。陈皋就用棍子打鬼，鬼立刻散成一团团火，把周围都照亮了。陈皋后来不久就死了。

袁无忌

晋陈国袁无忌，寓居东平。永嘉初，得疫疠，家百余口，死亡垂尽。徙避大宅，权住田舍。有一小屋，兄弟共寝，板床荐席数重。夜眠及晓，床出在户外，宿昔如此。兄弟怪怖，不能得眠。后见一妇人，来在户前，知忌等不眠，前却户外。时未曙月明，共窥之，綵衣白妆，头上有花插及银钗象牙梳。无忌等共逐之，初绕屋走而倒，头髻及花插之属皆坠，无忌悉拾之，仍复出门南走。临道有井，遂入其中。无忌还眠，天晓，视花钗牙梳，并是真物。遂坏井，得一楸棺，具已朽坏。乃易棺并服，迁于高燥处葬之，遂断。（出《志怪录》）

晋时陈国的袁无忌，家住东平。永嘉初年流行瘟疫，袁无忌家一百多口人快死绝了。袁无忌就逃离原住的大院子，搬到乡下农家房舍去住。袁无忌和弟弟同住一个小屋，板床上铺着好几层席子。第二天早上，却发现床挪到屋外了。这样连续了好几天，他们又奇怪又害怕，晚上也睡不着。后来看见一个女人来到门前，发现他们弟兄没睡着，就躲在室门外。当时天虽未亮却有月亮，弟兄俩偷偷看，见那女人穿着綵色衣裳，脸上没有化妆，头上有花插、银钗和象牙梳子等装饰物。无忌就和弟弟起来追她，那女子就绕着房子跑，后来摔倒了，头上的发

髻和花插之类都掉在地上,无忌就都拾起来。那女人爬起后又出院门住南走,最后进了道旁的一个深井里,无忌就回来睡觉。天亮后看夜里拾来的花插银钗和象牙梳子,都是人间的真东西,就挖开那个深井,发现了一口楸木棺材,棺材已经朽烂了。于是袁无忌买了新棺木,给那女尸换了殓衣,迁葬在比较高的干燥地方,从此那女鬼再也没出现。

新蔡王昭平

晋世新蔡王昭平,犊车在厅事上,夜无故自入斋室中,触壁而后出。又数闻呼噪攻击之声,四面而来。昭乃聚众,设弓弩战斗之备,指声弓弩俱发,而鬼应声接矢,数枚皆倒入土中。(出《搜神记》)

晋朝时,新蔡的王昭平在衙门作官。有一天夜里,本来在大堂外放着的牛车突然自己闯进了住室里,撞着墙后又自己出去了。同时还听到喊叫和格斗的声音从四面传来。王昭平就集合起很多人,拿起弓箭准备战斗,并向发出喊声的地方射箭,然而鬼却应声中箭,有好几个鬼倒在地上。

远学诸生

有诸生远学,其父母夜作,儿忽至,叹息曰:“今我但魂魄耳,非复生人。”父母问之,儿曰:“此月初病,以今日某时亡,今在琅邪任子成家。明日当殓,来迎父母。”父母曰:“去此千里,虽复颠倒,那得及汝!”儿曰:“外有车乘,但乘之,自得至矣。”父母从之,上车忽若睡,比鸡鸣,已至所在,视其驾乘,但魂车木马。遂与主人相见,临儿悲哀,问其疾消息,如其言。(出《续搜神记》)

有位学生到远方求学,他的父母夜里干活时,儿子突然回来了,并悲伤地说:“我已不在人世,只是魂魄回来了。”父母问他,他说:“这个月初我得了病,今天某时已病死,现在停尸在琅邪的任子成家。明天我就要入殓,特来请父母去。”父母说:“琅邪离这里上千里,我们怎样奔波也到不了你那里啊!”。儿子说:“外面已经备好了车,只要坐上车,很快就能到。”父母就听从了,随儿子上了车。一上车就象睡着了一样,到鸡叫时已到了琅邪。再看所乘的车,只不过是纸札的车木头做的马。于是和那家主人相见,问主人儿子得病和死亡的时间,正好和儿子说的相符。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二十三

鬼八

张 隆 吉宕石 富阳人 给 使
甄法崇 谢 晦 谢灵运 梁 清
徐道饶 东莱陈氏 谢道欣 沈寂之
王 胡 陶继之 朱 泰 戴承伯
章 授 旋续门生 张道虚

张 隆

宋永初三年，吴郡张隆家，忽有一鬼。云：“汝与我食，当相佑助。”后为作食，因以大刀斫其所食处。便闻数十人哭，哭亦甚悲，云：“死何由得棺？”又闻云：“主人家有破船，奴甚爱惜，当取为棺。”见取船至，有釜锯声。日既暝，闻呼唤举尸置船中。隆皆不见，惟闻处分。便见船渐升空，入云霄中。及灭后，复闻如有数十人大笑云：“汝那能杀我也，但向以恶我憎汝，故隐没

汝船耳。”隆便回意奉事此鬼，问吉凶及将来之计，语隆曰：“汝可以大瓮著壁角中，我当为觅物也。”十日一倒，有钱及金银铜铁鱼腥之属。（出《幽明录》）

南朝宋代永初三年，吴郡张隆家里忽然来了个鬼，对张隆说：“你给我东西吃，我就保佑你帮助你。”张隆给鬼作好了饭给鬼吃，然后对着鬼在的地方用大刀猛地砍下去，就听见几十个人都哭了起来，而且哭得很悲痛。听见鬼说：“死了上哪儿弄棺材去啊！”又听鬼说：“这家有条破船，主人那家伙挺喜欢，就拿来做棺材吧。”然后就看见鬼把船抬来了，并听见斧子锯子的声音。天黑后，只听得鬼们吵吵嚷嚷地把尸体放在船里，但张隆却看不见什么，只能听见他们在忙忙碌碌的干什么。过了一阵，就见那破船渐渐升起在空中，一直钻进云层里了。等到什么都消失以后，又听见好像有几十个人大笑着说：“你能杀得了我吗？刚才是因为你讨厌我，我报复你才故意把你的船弄走了。”张隆就改了主意，开始敬奉这个鬼，并向鬼求问吉凶祸福的事。鬼对张隆说：“你可以在墙角放一个大坛子，我会给你找来东西放进去的。”后来张隆每十天倒一回坛子，里面就会有钱和金银铜铁以及鱼虾等一类东西。

吉宥石

吉未翰从弟名宥石，先作檀道济参军。尝病，因见人著朱衣前来，揖云：“特来相迎。”宥石厚为施設，求免。鬼曰：“感君延接，当为少停。”乃不复见。宥石渐差。后丁艰，还寿阳，复见鬼曰：“迎使寻至，君便可束装。”宥石曰：“君前已留怀，复得见愍否？”鬼曰：“前召欲相使役，故停耳。今泰山屈君为主簿，又使随至，不可辞也。”便见车马传教，油戟罗列于前，指示家人，人莫见也。宥石介书呼亲友告别，语笑之中，便奄然而尽。（出《幽明录》）

吉未翰的堂弟叫宥石，给檀道济做参军。有一次生了病，看见一个穿朱衣的人来到面前向他行了礼说：“我是专门来接你去阴间的。”宥石赶快安排了丰盛的酒饭款待鬼，然后请求鬼免他一死。鬼说：“感谢你对我的盛情接待，我可以给你缓一些日子。”鬼就不见了，宥石的病也好了。后来宥石的老人去世，他回到寿阳，又看见那个鬼来对他说：“迎接你的专使一会儿就到，你快收拾一下吧。”宥石对鬼说：“上次你已经放过了我，现在不能再可怜我一次吗？”鬼说：“上一次是我想召你去替我出点力，所以我可以说了算，就暂时放了你。这次是泰山府君任命你到阴司当主簿，而且派来接你的专使是跟着我来

的,没法再拖延了。”这时只见车马随从排着队伍来到跟前,并告诉宕石不许让家里人看见。宕石就留下书信给家人,呼唤来亲友们告别,谈笑之中就突然死去。

富阳人

宋元嘉初,富阳人姓王,于穷渎中作蟹簖。旦往视,见一材头,长二尺许,在簖裂开,蟹出都尽,乃修治簖,出材岸上。明往看之,见材复在簖中,败如前。王又治簖,再往视,所见如初。王疑此材妖异,乃取纳蟹笼中,系担头归,云:“至家当破燃之。”未之家三里,闻中倅动,转顾,见向材头变成一物,人面猴身,一手一足,语王曰:“我性嗜蟹,此实入水破若蟹簖,相负已多,望君见恕。开笼出我,我是山神,当相佑助,使全簖大待蟹。”王曰:“汝犯暴人,前后非一,罪自应死。”此物转顿,请乞放,又频问君姓名为何,王回顾不应答。去家转近,物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姓名,当复何计,但应就死耳。”王至家,炽火焚之,后寂无复异。土俗谓之山魃,云:“知人姓名,则能中伤人,所以勤问,正欲害人自免。”(出《述异记》)

南朝宋代元嘉初年时,有个姓王的富阳人在小河里插了竹栅栏抓蟹。第二天去看,发现一个二尺来长的木头把栅栏撞开,螃蟹都跑了。王某就修好栅栏,把那块木头扔到河岸上。第

二天再去看,见那块木头又跑到竹栅里,栅栏又给撞坏了,就又修好栅栏。再去看时,又是那样。王某就怀疑那块木头是什么妖物,就把木头装进蟹笼里,绑在扁担头上回家,说:“到家我就把你烧掉。”离家还有三里地时,听见蟹笼子里沙沙有声,回头一看,那木头变成了个怪物,人脸猴身子,只有一只手一只脚。怪物对王某说:“我天性爱吃螃蟹,你的栅栏是我弄坏的,实在太对不起你了,希望你能原谅我,把笼子打开放了我吧。我就是山神,你放了我,我能帮助你,让你每次栅栏里都装满螃蟹。”王某说:“你祸害了我,又变来变去的吓唬人,我非整死你不可!”那妖物变得非常悲哀的样子,请求放掉它,并再三问王某的姓名,王某看看它,一直没说出自己的姓名。离家越来越近了,那怪物说:“你既不放我,又不告诉我你的姓名,我还有什么办法呢,只有等死了。”王某到家以后,立刻点起火把那块木头烧了,烧了之后,也没有再发生什么异常的事,原来那个怪物就是民间所说的“山魃”。传说山魃如果知道了人的姓名,就会伤害那个人,所以那怪物再三问王某的姓名,正是想害了他以逃脱自身。

给使

近世有人得一小给使,频求还家未遂。后日久,此吏在南窗下眠。此人见门中有一妇人,年五六十,肥大,行步艰难。吏眠失复,妇人至床边,取被以复之。回复出门去,吏转侧衣落,

妇人复如初。此人心怪，明问吏：“以何事求归？”吏云：“母病。”次问状貌及年，皆为所见，唯云形瘦不同。又问母何患，答云：“病肿。”而即与吏假，使出。便得家信云：“母丧。”追什所见之肥，乃是其肿状也。（出《幽明录》）

最近有个人雇了个小听差，这小听差几次请假要求回家，主人都没准。过了很久，有一天小听差在南窗下睡觉时，主人看见门外走近一个女人，有五六十岁，特别胖，走路都很困难。小听差睡觉时被子掉了，那女人就来到床边，把被子给盖好，就出门走了。不一会小听差翻身时衣服又掉了，那女人又进来把衣服给他盖好。主人心里很奇怪，第二天就问听差为什么要请假回家，听差说母亲病了。主人又问他母亲的身材相貌和年龄，回答都和他看见的那个女人相同，只是说他母亲挺瘦，这一点和那女人不同，就又问他母亲得了什么病，回答说得了浮肿病。于是主人就准假让他回家。听差的刚一出门，就有人送来了家信，说他母亲已去世。主人回想他所见的女人正是听差的母亲，她那么胖，则是得了水肿病的原因。

甄法崇

宋甄法崇，永初中，为江陵令，在任严明。其时南平繆士为江安令，卒于官。后一年，崇在厅，忽见一人从门而入，云：“繆

士谨通。”法崇知其亡，因问卿貌何故瘦，答云：“我生时所行，善不补恶，罹系苦，复勤剧理墨。”又云：（云原作去，据明抄本改。）“卿县民某甲，负我米千余担，无券书。悍不还。今儿累穷毙，乞为严勅。”法崇曰：“卿可作词。”士云：“向不赉纸，且又不复书矣。”法崇令省事取笔，疏其语，士口授，其言历历。词成，谢而去。法崇以事问繆家，云：“有此。登时摄问，负米者畏怖，依实输还。（出《诸宫旧事》）”

宋时永初年间，甄法崇在江陵当县令，为政清正严明。当时南平人繆士是江安县令，死在任上。一年后，有一天甄法崇正在县衙大厅上，忽然看见一个人从门外进来说：“繆士特来拜访。”甄法崇知道繆士已经死了，就问：“你怎么这样消瘦啊？”繆士说：“我活着的时候，所作的好事不如坏事多，受罪罚之苦，又加上不断地抄写，才这样消瘦。”又说：“贵县属下有个某甲，生前欠我一千多石米，因为没写契约，现在他硬是赖账不还。现在害得我儿子穷得快饿死了，请您严肃处理这件事。”甄法崇说：“你可以写个状子，我给你办。”繆士说：“我没有带纸，而且也不会写字了。”甄法宗就叫手下人取来纸笔，由繆士口授，说得清清楚楚，为他代写了一张状子。写完后，繆士拜谢后走了。甄法崇就查问繆士的家人，家人说确有某甲欠一千石米硬不还的事。于是就把某甲抓来，一审问，某甲十分害怕，立刻如数把米还给了繆士家。

谢 晦

谢晦在荆州 ,壁角间有一赤鬼 ,长可三尺 ,来至其前 ,手擎铜盘 ,满中是血。晦得乃纸盘 ,须臾而没。(出《异苑》)

谢晦在荆州时 ,看见墙角有一个红色的鬼 ,有三尺来高。鬼来到他面前 ,手里拿着个铜盘子 ,里面满满一盘血。谢晦接过来 ,铜盘变成了纸盘 ,不一会儿鬼就不见了。

谢灵运

谢灵运以元嘉五年 ,忽见谢晦 ,手提其头 ,来坐别床 ,血流淋落 ,不可忍视。又所服貂裘 ,血淹满筐。及为临川郡 ,饭中欸有大虫。遂被诛。(出《异苑》)

元嘉五年时 ,谢灵运忽然看见死去的谢晦手里提着自己的头 ,进屋坐在另一个床上 ,鲜血不停地流 ,惨不忍睹。后来他又发现自己装貂皮袍子的衣箱里被血浸满了。后来谢灵运当

临川郡守时,吃饭时饭里忽然有大虫子。不久他就被杀了。

梁 清

宋文帝世,天水梁清,家在京师新亭。腊月将祀,使婢于爨室造食,忽觉空中有物,操杖打婢。婢走告清,清遂往,见瓿器自运,盛饮斟羹,罗列案上,闻哺啜之声。清曰:“何不形见?”乃见一人,著平上帻,乌皮裤褶,云:“我京兆人,亡没飘寄,闻卿好士,故来相从。”清便席地共坐,设肴酒。鬼云:“卿有祀事云云。”清图某郡,先以访鬼,鬼云:“所规必谐。”某月某日除出,果然。鬼云:“郡甚优闲,吾愿周旋。”清答:“甚善。”后停舟石头,待之五日,鬼不来。于是引路,达彭城,方见至。同在郡数年,还都,亦相随而返。(出《述异记》)

宋文帝时,天水人梁清,家住京城新亭。腊月祭神前,他让女仆在厨房作上供的饭菜。忽然空中有个东西用棒子打女仆,女仆跑去告诉梁清。梁清到厨房看,只见锅碗餐具自己移动,吃的喝的都盛在碗盘里摆在桌上,并听到吃喝的声音。梁清就说:“何必不现出形来呢?”鬼就现了形,戴着头巾,穿着有褶的黑皮裤子。鬼说:“我是京城人,死后到处游荡。听说你喜欢结交读书人,特地来拜访你。”梁清就和鬼一起坐在地上,摆上酒菜和鬼共饮。鬼说:“我知道你家有祭神的事。”梁清想到某郡

活动个官当 ,就请教鬼。鬼说 :“ 你的谋划一定能成功 ,某月某日你就会得到郡里的任命。”到了鬼说的那个日子 ,梁清果然被郡里任命了。鬼说 :“ 此郡很是轻闲自在 ,我也愿意与你同往。”梁清说很好。后来梁清坐船到石头城 ,船停着等了五天 ,鬼没有来。梁清又改走旱路 ,到了彭城 ,鬼才来。鬼和梁清一块在郡里待了好几年 ,后来梁清回到京城 ,鬼也跟他一同回京了。

徐道饶

徐道饶 ,以元嘉十年 ,忽见一鬼 ,自言是其先人。于时冬日 ,天气晴朗 ,先积稻屋下 ,云 :“ 汝明日可曝谷 ,天方大雨 ,未有晴时。”饶从其教 ,鬼亦助犂。后果霖雨。时有见者 ,形如狢猴。饶就道士请符 ,悬著窗户。鬼便大笑 :“ 欲以此断我 ,我自能从狗窦中入。”虽则此语 ,而不复进。经数日 ,叹云 :“ 徐叔宝来 ,吾不宜见之。”后日果至 ,于是遂绝。(出《异苑》)

元嘉十年 ,徐道饶忽然看见一个鬼 ,自称是他家的先辈。当时是冬天 ,天晴的时候徐家库房里堆积着很多稻子 ,鬼就对徐道饶说 :“ 明天你可把稻子运到场上晒一晒 ,天将下雨 ,后头再没有晴的时候。”但徐道饶听从鬼的指教 ,把稻子运出来晒上 ,鬼也帮着他运。日后果然下起了连绵大雨 ,这鬼有时也现

形,像只猴子。徐道绕就去请道士写了一道驱鬼的符挂在窗子上。鬼就大笑说:“你想用符挡住我吗?我从狗洞子也能钻到你家来。”鬼虽然这样说了,但以后再也没进屋。过了几天,听见鬼叹息说:“徐叔宝要来,我可不能看见他。”后两天,徐叔宝果然到家来了,那鬼从此就再也不来了。

东莱陈氏

东莱有一家姓陈,家百余口。朝炊釜不沸,举甑看之,忽有一白头公,从釜中出。便诣师,师云:“此大怪,应灭门。便归大作械,械成,使置门壁下,坚闭门在内。有马骑麾盖来叩门者,慎勿应。”乃归,合手伐得百余械,置门屋下。果有人至,呼不应。主帅大怒,令缘门入。从人窥门内,见大小械百余。出门还说如此,帅大惶惋。语左右云:“教速来。不速来,遂无复一人当去,何以解罪也?从此北行,可八十里,有一百三口,取以当之。”后十日中,此家死亡都尽。此家亦姓陈。(出《搜神记》)

东莱有一家姓陈的,全家一百多口。有天早上作饭,锅怎么烧也不开,揭开锅一看,一个白发老头从锅里跳了出来。陈某就跑去问巫师。巫师说:“这是个大妖怪,你家将遭到灭门之灾。你回去赶快多做一些打仗用的木棒和家伙,做好了就放在大门影壁下,然后把大门好好关严。如果有骑马或乘车带有仪

仗的来敲门,千万不要应声开门。”陈某回来后,大家动手砍伐制作了一百多个大棒子,做好后放在屋门下。不久果然有人叫门,叫了半天也没有应。领头的大怒,叫手下人从门上翻过去。这时有个手下人看见堆在门内的大小大小的一百多个棒子,就告诉了头儿。头儿一听又害怕又懊恼,对手下人说:“叫你们快点来你们不快点来。现在一个替死的都抓不回去,我们怎么赎罪呀?从这儿往北走,再走八十里吧,那里有个人家全家有一百零三口,只好去抓他们顶数了。”以后十天以内,八十里外那家人果然都死尽了。那家也姓陈。

谢道欣

会稽郡常有大鬼,长数丈,腰大数十围,高冠玄服。郡将吉凶,先于雷门示忧喜之兆。谢氏一族,忧喜必告。谢弘道未遭母艰数月,鬼晨夕来临。及后将转吏部尚书,拊掌三节舞,自大门至中庭,寻而迁问至。谢道欣遭重艰,至离塘行墓地。往向夜,见离塘有双炬。须臾,火忽入水中,仍舒长数十丈,色白如练。稍稍渐还赤,散成数百炬,追逐车从而行。悉见火中有鬼,甚长大,头如五石罗,其状如大醉者,左右小鬼共扶之。是年孙恩作乱,会稽大小,莫不翼戴。时以为欣之所见,乱之征也。禹会诸侯会稽,防风之鬼也。(出《志怪录》)

会稽郡曾有过一个大鬼,好几丈高,有好几十抱粗,戴着高帽子,穿着黑色衣服。郡里将要有什么吉凶福祸,这鬼会先在雷门上给作出预兆。谢弘道的母亲死前几个月时,那鬼就早晚都来。后来他快提升当吏部尚书时,那鬼就又拍手又跳舞,从大门到院里来回地蹦。不久升迁喜讯便到了。谢道欣的父母双亡,到离塘的墓地送葬时,天将要赤,见离塘里有两只火把。不一会儿,两只火把进了水中,火越伸越长,有好几十丈,起初火色像白绸,后来又变成红色,后来又散开变成了几百个火把跟着送葬的车队走。在火光中可以看见一个很高的鬼,像喝醉了似的,头有能装五石米的大罗筐那么大,大鬼的两旁有小鬼们搀扶着。这一年孙恩造反,会稽的人都受到株连。所以当时的人都认为谢道欣看见的那些情景,就是天下大乱前的预兆。古时大禹在会稽召集诸侯,就是为了抵御风鬼。

沈寂之

吴兴沈寂之,以元嘉中,忽有鬼于空中语笑。或歌或哭,至夜偏盛。寂之有灵车,鬼共牵走,车为坏。寂之有长刀,乃以置瓮中,有大镜,亦摄以纳器中。(出《异苑》)

元嘉年间,吴兴人沈寂之有一天忽然听见鬼在空中说笑,有时又唱歌号哭,到夜晚闹得更厉害了。沈寂之有台灵车,被

鬼们推着拉走,把车都搞坏了。沈寂之有把长刀,鬼拿来塞进大坛子里。沈寂之还有个镜子,也让鬼收起来装在这个家什里了。

王 胡

宋王胡者,长安人也。叔死数载,元嘉二十三年,忽形见还家。责胡以修谨有缺,家事不理,罚胡五杖。傍人及邻里,并闻其语及杖声,又见杖瘢,而不见其形。唯胡独得亲接。叔谓胡曰:“吾不应死,神道须吾算诸鬼录。今大从吏兵,恐惊损乡里,故不将进耳。”胡亦大见众鬼纷闹于村外。俄而辞去曰:“吾来年七月七日,当复暂还。欲将汝行,游历幽途,使知罪福之报也。不须费设,若意不已,止可茶食耳。”至期果还,语胡家人云:“吾今将胡游观,观毕当还,不足忧也。”胡即顿卧床上,泯然如尽。叔于是将胡遍观群山,备观鬼怪。未至嵩高山,诸鬼道胡,并有馔设,其品味不异世中,唯姜甚脆美。胡怀之将还,左右人笑云:“止可此食,不得将远也。”胡又见一处,屋宇华旷,帐筵精美,有二少僧居焉。胡造之,二僧为设杂果槟榔等,胡游历久之,备见罪福苦乐之报,及辞归,叔谓曰:“汝即已知善之当修,返家寻白足阿练。此人戒行精高,可师事也。”长安道人足白,故时人谓为白足阿练也。甚为魏虜所敬,虜王事为师。胡即奉此训,遂与嵩山上年少僧者游学。众中忽见二僧,胡大惊,与叙乖阔,问何时来此。二僧云:“贫道本住此寺,往日

不意与君相识。”胡复说嵩高之遇，众僧云：“君谬耳，岂有此耶？”至明日，二僧不辞而去。胡乃具告诸沙门，叙说往日嵩山所见，众咸惊怪。即追求二僧，不知所在。

宋代有个叫王胡的人，是长安人。他的叔叔死了好几年后，突然在元嘉二十三年现形回家，责备王胡行为不检点，不好好管理家中的事，应该罚打五棍子。旁边的邻人和亲戚立刻就听到打棍子声和王胡叔叔的说话声，又看见王胡身上被杖打后的印迹，但看不见叔叔本人，只有王胡才能看得见。叔叔对王胡说：“我本来不该去世，是由于阴间需要我清查鬼们的行为记录。我这次来带了不少阴司的官员和随众，怕他们惊动乡亲们，所以没让他们进来。”王胡也真看见村外有不少鬼在吵吵闹闹地。叔叔呆了一会儿就走了，临走时说：“我明年七月七日还回来一趟。那时我打算领你一起走，让你游一游阴曹地府，好知道罪福和因果报应的事。到时候你也不用拿更多的东西供祀我。如果你觉得过意不去，只须供一点饭食茶水就可以了。”第二年七月初七，王胡的叔叔果然又回来了。叔叔对家里人说：“我现在要带王胡到阴间看一看，看完就让他回来，你们不必担心。”只见王胡安然倒在床上，就像死了一样无声无息。叔叔就领着王胡游遍了阴曹地府的山，看了所有的鬼怪，最后来到嵩高山，鬼怪们都来和王胡交谈，并摆下吃食招待王胡。王胡吃那些东西和人间的食品没有什么不同，只有姜吃起来又脆又香，王胡就揣了几块姜打算带回人世。鬼怪们笑着：“只能在这儿吃，不能带远啊。”王胡又来到一个地方，见房舍高大

威严,陈设十分精美,里面住着两个年轻的和尚,王胡就拜访了他们。两个和尚为王胡拿来些水果和槟榔请他吃。王胡在阴间游历了很久,把罪福苦乐因果报应的事都看全了。临回阳间前,叔叔对他说:“你现在既然知道在人世应该积德行善,那你回去后就找白足阿练,这个人修行的境界很高,你可以拜他为师。长安道人足白,所以当时人叫他‘白足阿练’,魏国那些敌人们很敬重他,连魏王都拜他为师哩。”王胡记住了叔叔的教导,回来后,就和嵩山上的年轻和尚一起学习。有一天,忽然在和尚群里看见了在阴间认识的那两个和尚,王胡大吃一惊,连忙上前问候,向他们诉说离别后的思念之情,问他们什么时候到阳间的嵩山来的。两个和尚说:“我们本来就是在这个寺里的,过去我们从来没见过你呀!”王胡就说起在嵩高山上相识的事,旁边的和尚都说:“你弄错了吧,哪有这种怪事?”第二天,那两个和尚却不辞而别了。王胡就把他游历阴间遇见两位和尚的事告诉了众僧,大家又吃惊又奇怪,就去找那两个和尚,但那儿也没找到。

陶继之

陶继之,元嘉末为秣陵令,尝枉杀乐伎。夜梦伎来云:“昔枉见杀,诉天得理,今故取君。”遂跳入陶口,仍落腹中。须臾复出,乃相谓曰:“今直取陶秣陵,亦无所用,更议上丹阳耳。”言讫并没。陶未几而卒,王丹阳果亡。(出《述异记》)

元嘉末年,陶继之当秣陵令时,错杀了一个乐队的乐工。夜里陶继之梦见乐工来对他说:“你错杀了我,我告到阴司,阴司已经受理我的冤案,现在我就来抓你去。”说罢就跳进陶继之的嘴里,又落进他肚子里,不一会又钻出来了说:“我今天直接把你抓去也没什么用,我还待找王丹阳一块算帐。”说完就不见了。陶继之不久就死了,王丹阳果然也死了。

朱 泰

朱泰家在江陵。宋元徽中,病亡未殡,忽形见,还坐尸侧,慰勉其母,众皆见之,指挥送终之具,务从俭约,谓母曰:“家比贫,泰又亡歿。永违侍养,殡殓何可广费?”(出《述异记》)

朱泰家在江陵。宋元徽年间,朱泰病死,还没有入殓时,他的鬼魂突然出现,就坐在他的尸体旁,劝慰他的母亲,并告诉料理丧事的人,一切用品都要节俭,这情形当时在场的人都看见了。朱泰的鬼魂还对母亲说:“咱家这么穷,我又死了,永远也不能侍奉赡养你老人家,丧事怎么可以多花钱呢?”

戴承伯

宋戴承伯，元徽中，买荆州治下枇杷寺，其额乃悞东空地为宅。日暮，忽闻恚骂之声。起视，有人形状可怪，承伯问之，答曰：“我姓龚，本居此宅。君为何强夺？”承伯曰：“戴瑾卖地，不应见咎。”鬼曰：“利身妨物，何预瑾乎？不速去，当令君知。”言讫而没，承伯性刚，不为之动。旬日，暴疾卒。（出《诸宫旧事》）

宋代元徽年间，戴承伯买下荆州的枇杷寺。由于买价牵涉，在寺东空地建了住宅，天黑时，忽然听见有谩骂的声音。起来看，见一个形状奇怪的人。戴承伯问他，他说：“我姓龚，本来住在这里。你为什么强夺我的住宅？”承伯说：“是戴瑾卖的地，你不应该责备我。”鬼说：“你利己而妨害别人和戴瑾有什么关系，不快快搬走，我让你知道厉害！”承伯为人刚强，没理那一套，十多天后，就得了暴病死去。

章 授

丹阳郡史章授,使到吴郡,经毗陵。有一人,年三十余,黄色单衣,从授寄载笥。行数日,略不食,所过乡甲,辄周旋。里中即闻有呼魄者,良久还船。授疑之,同行后,发其笥,有文书数卷,皆是吴郡诸人名。又有针数百枚,去或将一管。后还得升余酒,数片脯,谓授曰:“君知我是鬼也,附载相烦,求得少酒,相与别。所以多持针者,当病者,以针针其神焉。今所至皆此郡人,丹阳别有使往。今年多病,君勿至病者家。”授从乞药,答言:“我但能行病杀人,不主药治病也。”元嘉末,有长安僧什昙爽,来游江南,具说如此也。(出《法苑珠林》)

丹阳郡有个官员章授,奉派到吴郡出差。经过毗陵时,有一个三十多岁的人,请求往章授的船上寄存一个箱子。这人和章授一块走了好几天,却不吃东西。所经过的村镇,那人都要去转一转。然后就会听见村镇里传出来哭丧招魂声。过了很久那人才回到船上来。章授起了疑心,就趁那人走后偷偷打开他的箱子,见里面有几卷文书。上面都是吴郡的一些人名。箱子里还有几百根针。每次那人上村镇里去时都拿一管针。有一次他回来,拿了一些酒几片肉。对章授说:“麻烦你为我寄存了箱子,我要来了一点酒,来和你告别。我每次拿一些针走,都

是去找那些应该得病的人,用针扎他们的魂灵。现在我去找的都是本郡人,丹阳郡另外有人去。今年得病的多,你千万别到病人家。”章授向他求药,他说:“我只能传病杀人,不会治病救人。”元嘉末年,有个法名叫什昙爽的长安和尚到江南游历,说这件事说得很详细。

施续门生

吴兴施续,有门生,常秉无鬼论。忽有一单衣白袷客,与共语,遂及鬼神。移日,客辞屈,乃曰:“君辞巧,理不足。仆即是鬼,何以云无?”问鬼何以来,答曰:“受使来取君,期尽明日食时。”门生请乞酸苦,鬼问:“有人似君者否?”云:“施续帐下都督,与仆相似。”便与俱往。与都督对坐,鬼手中出一铁凿,可尺余,安著都督头,便举椎打之。都(都原作声,据明抄本改。)督云:“头觉微痛。”向来转剧,食顷便亡。(出《搜神记》)

吴兴的施续有个门生,常常坚持无鬼论。有一天,忽然来了个穿单白袍子的人和他谈话,谈了一天,白袍人说不过门生了,就说:“你很能说,但道理不能服我。我就是个鬼,你怎么说没有鬼呢?”门生问鬼来作什么,鬼说:“我奉命来抓你,明天吃饭的时候就是你的死期。”门生就苦苦哀求别抓他,鬼就问:“有没有和你相似的人呢?”门生说:“施续帐下的都督和我相

似。”鬼就和门生一同到都督那儿去，和都督对而坐下。鬼拿出一个铁凿子，有一尺多长，对准都督的头，就举起铁锤打凿子。都督说：“我怎么头有点痛呢？”不一会儿头就疼得十分厉害，一顿饭工夫就死去了。

张道虚

吴郡张道虚、张顺，知名士也，居在阊门。遭母丧中，买新宅。日暮，闻人扣门云：“君是佳人，何为危人自安也？”答云：“仆自买宅，得君棺器，为市斃作冢相移，有何负？”鬼曰：“移身著吴将军冢，吾是小人，日夜斗，不可堪忍。不信，君可随我视之。”于是二张恍惚，便至阊门外。二张听之，但闻冢中淘淘打拍。鬼便语云：“当令君知。”少时兄弟俱亡。（出《神鬼录》）

吴郡的张道虚、张顺，是知名的学士，住在阊门。母亲去世后，买了新府宅。一天晚上，听见有人敲门说：“你们是有教养的名人，怎么干出这种利己害人的事呢？”回答说：“我们买下这住宅时，发现了你的棺木，我为你买了砖把坟迁移了，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呢？”鬼说：“你们把我移到吴将军的坟地，我是个小小老百姓，他们日夜争斗，我实在受不了。不信，你们可以跟我去看看。”于是张道虚、张顺两人恍恍惚惚地就到了吴将军坟地，一听，果然坟墓里传出辟辟啪啪的格斗声。鬼说：“我

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不久，二张兄弟就都死了。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二十四

鬼九

秦 树 竺惠炽 郭 铨 驾思令
山 都 区敬之 刘 隽 檀道济
石秀之 夏侯祖观 张承吉 梁 清
崔茂伯 巢 氏 胡庇之 索 颐

秦 树

沛郡人秦树者，家在曲阿小辛村。尝自京归，未至二十里许，天暗失道。遥望火光，往投之。见一女子，秉烛出云：“女弱独居，不得宿客。”树曰：“欲进路，碍夜不可前去，乞寄外住。”女然之。树既进坐，竟以此女独处一室，虑其夫至，不敢安眠。女曰：“何以过嫌，保无虑，不相误也。”为树设食，食物悉是陈久。树曰：“承未出适，我亦未婚。欲结大义，能相顾否？”女笑曰：“自顾鄙薄，岂足伉俪？”遂与寝止。向晨树去，乃俱起执别，

女泣曰：“与君一睹，后面莫期。”以指环一双赠之，结置衣带，相送出门。树低头急去数十步，顾其宿处，乃是冢墓。居数日，亡其指环，结带如故。（出《甄异录》）

沛郡人秦树，家住曲阿小辛村。有一次他从京城回来，离家二十多里时，天黑得看不见道了。远看有灯光，就直奔而去。来到一座房子前，见有一个女子端着蜡烛走出来说：“我一个年轻女子独自住着，没法留客人住宿。”秦树说：“我想往前走，但晚上实在没法再赶路了，请允许我在外屋借住一下吧。”女子就答应了。秦树进屋一看，原来这女子家只有一间屋子，怕她丈夫回来，就一直不敢就寝。女子说：“你何必这么疑呢，就放心在这儿住吧，不会有什么事的。”女子为秦树摆下了饭菜，但饭菜看样子都是搁了很久的了。秦树说：“你还没有出嫁，我也没有结婚，我想和你结为夫妻，不知你能不能同意？”女子说：“我这样鄙陋微贱的女子，怎么配做你的终身伴侣呢。”后来他们就同床共枕，直到天亮时，秦树要上路了，女子执手和秦树告别，哭着说：“和您只有这一面之缘，以后就永别了。”女子送给秦树一对指环，穿在秦树的衣带上并打了个结以作纪念，一直送出门外。秦树出门后急走了几十步，回头看昨晚住的地方，只是一座坟墓。过了几天，指环丢失了，但衣带上那个结还在。

竺惠炽

沙门竺惠炽，住江陵四层佛寺，以永初二年年。葬后，弟子七日会，举寺悉出，唯僧明道先患病，独停。忽见惠炽，谓明曰：“我生不能断肉，今落饿狗地狱，令知有报。”（出《异苑》）

有位和尚叫竺惠炽，住在江陵的四层佛寺，永初二年去世。埋葬以后，给他举行“头七”祭礼，全寺的和尚都参加了，只有一个名叫明道的和尚因为生病，没有去，独自在庙里呆着。忽然明道看见竺惠炽来了，对他说：“我生前因为不能戒掉吃肉，现在死后已被投入饿狗地狱了。这是报应，特地来提醒你。”

郭铨

郭铨，字仲衡，义熙初，以党附桓玄被杀。乃元嘉八年，忽乘舆导从，显形谓女婿刘凝之曰：“仆有谪事，可四十僧会，得免脱也。”又女梦曰：“吾有谪罚，令汝夫作福。何以至今，设会不能见矜耶？”女问当何处设斋，答曰：“可归吾舍。”倏然复没。

办会毕,有人称铨信,与凝之言:“感君厚惠,事始获宥。”(出《冥祥记》,明抄本作出《异苑》)

郭铨字子衡,义熙初年时,因为和桓玄是同党被杀。到了元嘉八年时,忽然现了形,乘着车带着侍从,对他的女婿刘凝之说:“我将要受处罚曹到贬官,请你为我设一个四十名和尚参加的祭祀典礼,我就能得到免罪。”后来郭铨的女子也梦见父亲说:“我将要获罪受罚,让你丈夫与我设坛祈祷,怎么到现在还不能可怜可怜我抓紧办呢?”女子问应该在哪里设祭坛施舍斋饭,郭铨说:“在我家里办就行。”说完就突然消失了。刘凝之给郭铨办了祭祀的事之后,有人给刘凝之传来郭铨的话说:“感谢你的祭祀祈求,我的罪已经得到宽恕赦免了。”

贺思令

会稽贺思令,善弹琴,尝夜在月中坐,临风抚奏。忽有一人,形器甚伟,著械有惨色,至其中庭。称善,便与共语。自云是嵇中散,谓贺云:“君下手极快,但于古法未合。”因授以《广陵散》。贺因得之,于今不绝。(出《幽明录》)

会稽人贺思令琴弹得很好。有一天他在月朗风清的院中

弹琴,忽然有一个身材魁伟戴着刑具的人来到院中,看脸色很凄惨。这人十分夸赞贺思令的琴艺,贺思令就和他谈起来。这人自称是晋代的中散大夫稽康,对贺说:“你左手的指法太快,这不合乎古代的弹奏技法。”然后就把古代名曲《广陵散》教给了贺思令。贺思令学会了,使《广陵散》至今得以流传下来。

山 都

山都,形为昆仑人,通身生毛,见人辄闭眼张口如笑。好居深树中,翻石觅蟹啗之。《述异记》曰,南康有神,名曰山都,形如人,长二尺余,黑色赤目,发黄披身。于深山树中作窠,窠形为卵而坚,长三尺许,内甚泽,五色鲜明。二枚沓之,中央相连。土人云,上者雄舍,下者雌室。旁悉开口如规,体质虚轻,颇似木筒,中央以鸟毛为褥。此神能变化隐形,猝睹其状,盖木客山林之类也。赣县西北十五里,有古塘,名余公塘。上有大梓树,可二十围,老树空中,有山都窠。宋元嘉元年,县治民有道训道灵兄弟二人,伐倒此树,取窠还家。山都见形,骂二人曰:“我居荒野,何预汝事?山木可用,岂可胜数?树有我窠,故伐倒之。今当焚汝宇,以报汝之无道。”至二更中,内处屋上,一时起火,舍宅荡尽矣。木客,邓清明《南康记》曰,木客头面语声,亦不全异人,但手脚爪如钩利。高岩绝岭,然后居之。能斫榜,索著树上聚之。昔有人欲就其买榜,先置物树下,随置多少取之。若合其意,便将榜与人,不取亦不横犯也。但终不与人面对与交

作市井。死皆加殓殓之。曾有人往看其葬,以酒及鱼生肉遗宾,自作饮食,终不令人见其形也。葬棺法,每在高岸树梢,或藏石窠之中。南康三营伐船兵说,往亲睹葬所,舞唱之节,虽异于人,听如风林汛响,声类歌吹之和。义熙中,徐道复南出,遣人伐榜,以装舟楫,木客及献其榜而不得见。(出《南康记》)

山都是一种怪物,形状像昆仑山中的人,全身都长着毛。山都一见到人就闭眼张嘴好像在笑。它们好住在深树林里。翻石头寻找螃蟹吃。《述异记》里说,南康有一种叫山都的神,形状像人,但只有二尺多高,浑身黑色,两眼通红,长长的黄头发披在身上,在深山的树里作窝巢。山都的巢是蛋形但很坚硬,三尺来长,里面很有光泽,五色鲜明,两个巢擦在一起,中间连着。当地人说,上面那个是雄性山都住,下面那个是雌性山都住。巢旁开一个园形的口,整个巢非常轻,很像个木筒,里面用鸟的毛作褥子。山都神能变化隐身,乍一看,很像是“木客”、“山榦”之类。赣县西北十五里有个古塘,叫余公塘,上面有一棵二十围的大梓树,这棵树中心空了,山都在里面作了巢。宋元嘉元年,县城里有道训道灵兄弟二人砍倒了大梓树,把山都的巢带回家。山都于是现了形,骂两兄弟说:“我在荒山野岭里住着,碍你们什么事了?能用的树山里到处都有,可这棵树有我的巢,你却偏偏给砍了。为了报复你的胡作非为,我要烧掉你的房子!”这天二更时分,弟兄俩的家中里外屋都着起了大火,烧得片瓦无存。至于“木客”,邓清明著的《南康记》里说,木客的形貌和说话的声音,和人并不是完全不同,只是“木客”

的手脚爪子锐利得像钩子。他们专门在悬岩峻岭上住。他们也能砍木柱,用绳索绑在树上住。过去曾有人想买他们的木柱,就先把要给木客的物品放在树下,买多少木本柱就放多少东西。如果“木客”觉得满意,就把木柱给人,从不多拿或侵犯人,但始终不跟人见面,也不到街上和人作交易。木客死后也是装进棺木埋葬,曾有人看见过木客的殡葬,也是用酒、鱼和生肉招待宾客,自己吃喝,始终不让人看见他们。他们葬棺的坟,常常是在高岸的树枝上,或者把棺木放在石窠里。南康三营的伐船兵说,曾亲眼看见木客的葬仪,听他们在丧礼上跳舞唱歌,虽然不同于人类,但听起来像风吹过树林的声间,好像是唱歌和音乐演奏都融合在一起了。义熙年间,徐道复到南方去,派人砍木头用来做船帮,木客就献出了木头,但仍然不露面。

区敬之

南康县营民区敬之,宋元嘉元年,与息共乘舫,自县溯流。深入小溪,幽荒险绝,人迹所未尝至。夕登岸,停止舍中,敬之中恶猝死,其子燃火守尸。忽闻远哭声,呼阿舅。孝子惊疑,俛仰间,哭者已至。如人长大,披发至足,发多蔽面,不见七窍。因呼孝子姓名,慰唁之。孝子恐惧,遂聚(遂聚二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薪以燃火。此物言“故来相慰,当何所畏?”将须燃火,此物坐亡人头边哭。孝子于火光中窃窥之,见此物以面掩亡人

面,亡人面须臾裂剥露骨。孝子惧,欲击之,无兵杖。须臾,其父尸见白骨连续,而皮肉都尽。竟不测此物是何鬼神。(出《述异记》)

南康县屯垦区的老百姓区敬之。宋元嘉元年时和儿子一同乘船,从县里逆流而上,进入了一条小河。这里荒山野径,地势十分险峻,是个人迹不到的地方。晚上他们上了岸,在一个屋子里歇息时,区敬之中了邪突然死去,他儿子点上火守在尸体旁。忽然听见远处传来哭声,哭的人喊着“阿舅”,区敬之的儿子十分奇怪,转眼间那个哭丧的已经来到面前,个子和人一样高,长头发一直垂到脚上。由于头发太密盖住了脸,看不见这人的七窍。这人叫着区敬之儿子的名字,并说了些安慰吊唁的话。孝子心里非常害怕,就聚拢柴禾点火。那怪物说:“我是专门来慰向你的,你怕什么呢?”刚要点火,见那怪物坐在死尸的头旁哭起来。孝子借火光偷偷看,见那怪物把自己的脸盖在死尸的脸上,片刻间死尸脸上的肉就被撕裂剥掉,露出骨头。孝子吓坏了,想打那怪物,但手边没有家伙,不大工夫,他父亲的尸体就只剩下了一架白骨,皮和肉都净光了,到底也不知道那怪物是什么鬼神。

刘隽

元嘉初，散骑常侍刘隽，家在丹阳。后尝遇骤雨，见门前有三小儿，皆可六七岁，相率狡狴，面并不沾濡。俄见共争一匏壶子，隽引弹弹之，正中壶，霍然不见。隽得壶，因挂阁边。明日，有一妇人入门，执壶而泣，隽问之，对曰：“此是吾儿物，不知何由在此？”隽具语所以，妇持壶埋儿墓前。间一日，又见向小儿持来门侧，举之，笑语隽曰：“阿侬已复得壶矣。”言终而隐。（出《幽明录》）

散骑常侍刘隽，家住在丹阳。元嘉初年，有一天下起暴雨，他看见门前有三个六七岁的小孩，看样都很机灵淘气。但脸上都很洁净。不一会儿就见三个小孩在抢一个葫芦作的小壶。刘隽用弹弓打那壶，一下子打中了，小孩们就突然没有了。刘隽把壶拿来，挂在房子边上。第二天，一个女人进得门来，抓住那只壶哭了起来，刘隽向她怎么回事，回答说：“这是我儿子的东西，不知怎么会在这里呢？”刘隽就把情况说了，那女人就把壶拿走埋在她儿子的墓前。过了一天，刘隽又看见那些小孩来到门边，手里举着那个壶，笑着对刘隽说：“我又得到我的壶喽！”说完就不见了。

檀道济

檀道济居清溪，第二儿夜忽见人来缚己，欲呼不得，至晓乃解，犹见绳痕在。此宅先是吴将步阐所居，谚云：“扬州青，是鬼营。”青溪青扬是也。自步及檀，皆被诛。（出《异苑》）

檀道济住在扬州青溪时，他的二儿子夜里忽然梦见有人来把他绑上了，想喊也喊不出来，到天亮才解开。一看，被绑过的绳印子还在身上。檀道济住的是吴国的将领步阐的旧居。当地人口头传说：“扬州青，是鬼营”。是说青溪和青扬都是“鬼营”。从步阐及檀道济都被诛杀。

石秀之

丹阳石秀之，宋元嘉中，堂上忽有一人，著平巾帻，乌布裤褶，擎一板及门，授之曰：“闻巧侔班垂，刻杭尤妙。太山府君故使相召。”秀之自陈：“止能造车，制杭不及高平刘儒。”忽持板（板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而没。刘儒时为朝请，除历阳郡丞，数旬而歿。（出《广古今五行记》）

宋代元嘉年间,丹阳人石秀之家忽然来了一个人,头戴平顶头巾,穿黑布夹衣裤,手里拿着写有公文的木板进了门,对石秀之宣读说:“听说你手艺精巧可以比得上鲁班,尤其善于造船,所以阴司的太山府君召你前往。”石秀之忙陈诉说:“我只会造车,造船比不上高平人刘儒。”那人拿着板忽然就消失了,刘儒当时被宫廷请去,被任命为历阳郡丞,几十天后就死了。

夏侯祖观

元嘉中,夏侯祖观为兖州刺史,镇瑕丘,卒于官。沈僧荣代之,经年,夏侯来谒僧荣,语如平生,每论幽冥事。僧荣床上有一织成宝饰络带,夏侯曰:“岂能见与,必以为施,可命焚之。”僧荣令对烧之,烟焰未灭,已见夏侯带在腰上。僧荣明年在镇,夜设女乐,忽有一女人在户外,沈问之:“吾本是杜青州弹筝妓采芝,杜以致夏侯兖州为宠妾。唯愿座上一妓为伴戏。”指下坐琵琶。妓啼云:“官何忽以赐鬼。”鬼曰:“汝无多言,必不相放。”入与同房别,饮酌未终,心痛而死。死气方绝,魂神已复人形,在采芝侧。(出《广古今五行记》)

元嘉年间,夏侯祖观当兖州的刺史,坐镇瑕丘,后来死在任上,沈僧荣代替了他的职务。一年后,夏侯突然来拜访僧荣,谈吐像他活着时一样,谈话中常常说到阴间的事。夏侯就指着床上一条刚织好的镶有宝石装饰物的腰带对僧荣说:“我如果能让这条腰带再现,你就把它送给我好吗?你现在可以把带子烧掉。”僧荣就当夏侯的面把那带子烧了。带子的烟火还没灭,就见夏侯的腰上已系着那条带子了。第二年,僧荣在他的驻所里夜间找来些歌妓一起奏乐玩乐,忽然有一个女子来到门外。僧荣问她,她说:“我原来是青州长官杜大人的弹筝妓女,名叫采芝。杜大人把我送给夏侯大人,我成了他宠爱的妾,把已经死了。现在我希望能在你的乐妓里找一位和我作伴的一起玩。”说着女子就指了指正在乐队里弹琵琶的女子。弹琵琶的女子立刻哭了起来说:“怎么就把我送给鬼了呢?”采芝说:“你少废话,我不会放过你的。”弹琵琶的女子只好回屋和同伴们告别。宴会还没散,琵琶女就突发心痛病死了。她刚断气,琵琶女的魂就复成人形,站在采芝身旁。

张承吉

魏郡张承吉息元庆,年十二。元嘉中,见一鬼,长三尺,一足而鸟爪,背有鳞甲。来召元庆,恍惚如狂,游走非所,父母拊之。俄闻空中云:“是我所教,幸勿与罚。”张有二卷羊中敬书,忽失所在。鬼于梁上掷还,一卷少裂坏,乃为补治。王家嫁女,

就张借□,鬼求纸笔代答。张素工巧,尝造一弹弓,鬼借之,明日送还,而皆折坏。(出《异苑》)

魏郡张承吉的儿子元庆十二岁。元嘉年间,元庆看见一个鬼,有三尺高,只有一只脚,脚是鸟爪,背上有鳞甲。这鬼来召元庆,元庆就变得像犯神经病似的到处乱跑。父母打他,就听见空中那鬼说:“是我让元庆这样的,请不要责罚他吧。”张承吉有两卷羊中敬的书。忽然丢失了,后来那鬼从房梁上扔下了书。原来其中的一卷有些损坏了,鬼还回来时已给修补好了。有个姓王的,她的女儿要出嫁,向张承吉借东西,鬼就要了纸笔替张承吉回答王家。张承吉手很巧,曾做了个弹弓,鬼借去了弹弓,第二天送还时,把弹弓给折坏了。

梁 清

宋安定梁清,字道修,居扬州右尚方闲桓徐州故宅。元嘉十四年二月,数有异光,又闻擗篔声,令婢子松罗往看。见二人,问云:“姓华名芙蓉,为六甲至尊所使。从太微紫室仙人,(仙人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来过旧居。”仍留不去。或鸟首人身,举面是毛。松罗惊。以箭射(毛松罗惊以箭射七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之,应弦而灭,并有绛汗染箭。又覩一物,仿佛如人行(仿佛如人行五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树樛,令人刺中

其髀,墮地淹没。经日,又从屋上跛行,就婢乞食,团饭授之,顿造二升。数日,众鬼群至,丑恶不可称论。拉椳床障,尘石飞扬,累晨不息。婢采药,路逢一鬼,著衣帻,乘马。卫从数十,谓采药曰:“我是天上仙人,勿名做鬼。”问何以恒掷秽汗。答曰:“粪汗者,钱财之像也;投掷者,速迁之征也。”顷之,清果为扬武将军北鲁郡太守。清厌毒既久,乃呼外国道人波罗迭诵呪,见诸鬼怖惧,逾垣穴壁而走,皆作鸟声,如此都绝。在郡少时,夜中,松罗复见威仪器械,从众数十人,戴帻。送书粗纸,七十许字,笔迹婉媚,远拟羲、献。又歌云:“坐依孔雀楼,遥闻凤凰鼓。下我邹山头,仿佛见梁鲁。”鬼有叙吊,不异世人。鬼传教曾乞松罗一函书,题云“故孔修之死罪白笺。”以吊其叔丧。叙致哀情,甚有铨此。复云,近往西方,见一沙门,自名大摩杀,问君消息,寄五丸香以相与。清先本使敦煌,曾见此僧。清家有婢产,于是而绝。(原缺出处,今见《异苑》卷六。)

宋代安定人梁清,字道修,住宅在扬州右尚方一带,是在徐州当过地方官的桓某的旧宅院。元嘉十四年二月,在宅院中几次看到奇怪的亮光,又听见劈劈竹笋的声音。梁清让一个叫松罗的使女去看,松罗看见了两个人,问他们是谁,回答说,“姓华名芙蓉,是六甲至尊神派来的,跟着太微紫石仙人来重访过去的居所,暂时停留一段。”松罗见它是鸟头人身,满脸都是毛,大吃一惊,用箭射它,那怪物随着射出的箭消失了,看看箭头,上面沾着深红色的脏东西。又看见一个怪物,好象是人行走在树间,梁清让人刺中了它的大腿,掉下地来不见了。过

了几天,这怪物又在房上瘸着腿走,并向婢女要吃的。婢女做了饭团给它吃,一顿竟吃了二升米的饭。几天后,来了一群鬼,个个奇怪模样无法描述。他们拉障子搭床铺,搞得飞沙走石尘土飞扬,折腾了好几个早晨也没个完。有个婢女叫采药。有一天碰到个鬼,穿着衣服戴着头巾,骑着马,带着几十个随从,对采菊说:“我是天上的神仙,不要叫我鬼。”采菊问他为什么常常到处乱扔肮脏的东西,回答说:“粪便一类的脏东西,是钱财的象征。扔这些东西,是很快要升官的预兆。”果然过了不久,梁清就升任了扬武将军北鲁郡的太守。梁清十分讨厌憎恨那些在他院子里胡闹的鬼怪,就请来一个叫波罗迭的外国道人念咒驱鬼。只见那群鬼一听咒语就吓得翻墙钻洞地逃掉了,一面逃一面发出像鸟叫似的声音。从此这院子的鬼才彻底消除了。梁清刚到北鲁郡上任时,半夜里,婢女松罗又看见鬼怪的一队威严仪仗,有几十个随从,戴着头巾,送给梁清一张粗纸写的信,笔体非常潇洒秀丽,是很像王羲之、王献之的风格。这个鬼唱道:“坐依孔雀楼。遥闻凤凰鼓。下我邹山头。仿佛见梁鲁。”原来鬼界也有吊唁的礼节,和人世没什么不同。鬼还转告松罗向梁清要了一匣书,给书上题着“故孔修之死罪白笈”,以吊他死去的叔叔,吊文中叙述悲痛的心情,非常合乎祭悼的文体。鬼又说,最近到西方去时,遇见一个和尚,名叫大摩杀,向梁清问候,并让他捎来五丸香交给梁清。原来梁清过去曾出使敦煌,在那里曾认识大摩杀和尚。梁清家中家产婢仆都很富足。后来鬼再也没来。

崔茂伯

崔茂伯女，结婚裴祖儿。婚家相去五百余里，数岁不通。八月中，崔女暴亡，裴未知也。日将暮，女诣裴门，拊掌求前。提金罍，受二升许。到床前而立，裴令坐，问所由。女曰：“我是清河崔府君女，少闻大人以我配君，不幸丧亡。大义不遂，虽同牢未显，然断金已著，所以故来报君耳。”便别以金罍赠裴。女去后，裴以事启父，父欲遣信参之。裴曰：“少结崔氏姻，而今感应如此，必当自往也。”父许焉。裴至，女果丧，因相吊唁。裴具述情事，出罍示茂伯，先以此罍送女入瘞，既见罍，遂与裴俱造女墓。未至十余里，裴复见女在墓言语，旁人悉闻声，不见其形。裴怀内结，遂发病死，因以合葬。

崔茂伯的女儿许配给裴祖的儿子。但两家相距五百多里地，好几年不通音信。八月间，崔女突然死亡，这消息裴家并不知道。有一天黄昏时分，崔女突然来到裴家门前，敲门求进。她拿着一个能装二升的金坛子，来到裴家公子的床前站住。裴公子请她坐，问她是谁来作什么。崔氏女说：“我小时听我父母说把我许配给你，但我不幸去世了，不能和你成婚。虽然没达到相依相伴，然归宿已经是必然的。所以我特来告诉你。”崔女告别时，把那金坛子送给裴公子。崔女走后，裴公子把这事告诉了父亲打算写信去向崔家查问，裴公子说：“我和崔氏女小时确是订了亲，现在既然有这样的感应，就应该我亲自去一趟才

是。”父亲答应了。裴公子到了崔家，崔女确已死了，于是就表示吊唁，并说了崔氏女显灵的事，还拿出了崔氏女赠给他的金坛子。崔家本来是把金坛子给女儿随殓的，现在见裴公子拿来金坛，就和他一起到崔氏女的墓地去。离墓地还有十几里时，裴公子又听见崔氏女在墓地里说话的声音，旁边的人也听到了，只是看不见崔氏女的形象。裴公子由于悲痛郁结在心中而得病死去。后来就把他和崔氏女合葬在一起了。

巢氏

元嘉中，太山巢氏，先为湘县令，居晋陵。家婢采薪，忽有一人追之，如相问讯，遂共通情。随婢还家，仍住不复去。巢恐为祸，夜辄出婢。闻与婢讴歌言语，大小悉闻，不使人见，见者唯婢而已。恒得钱物酒食，日以充足。每与饮，吹笛而歌，歌云：“闲夜寂已清，长笛亮且明。若欲知我者，姓郭字长生。”（出《幽明录》）

元嘉年间，太山人巢氏，曾当过湘县的县令，现在住在晋陵。他家的一个使女出去打柴时，忽然有个人追人上来，和她问候攀谈，两人之间都产生了感情。那人跟着使女回到巢氏家，而且住下不走了。巢氏怕招来祸事，晚上就把使女赶出家门，可是还是听见使女和那个外来的人谈笑唱歌，一家老小都

能听见,但看不见那个人,只有使女自己能看见,那人常常给使女一些钱财和酒饭,使她日子过得很富足。有时使女和那人一块喝酒,那人就吹起笛子唱歌,唱的是:“闲夜寂已清,长笛亮且明。若欲知我者,姓郭字长生。”

胡庇之

宋豫章胡庇之,尝为武昌郡丞,元嘉二十六年入廨,便有鬼在焉。中宵胧月,户牖小开,有人倚立户外,状似小儿。户闭,便闻人行,如著木屐声。看则无所见,如此甚数。二十八年二月,举家悉得时病,空中投掷瓦石,或是干土。夏中病者皆差,而投掷之势更猛。乃请道人斋戒转经,竟从倍来如雨,唯不著道人及经卷而已。秋冬渐有音声,瓦石掷人,肉皆青暗,而亦甚痛。有一老奶,好骂詈。鬼在边大嚇。庇之迎祭酒上章,施符驱逐。渐复歇绝。至二十九年,鬼复来,剧于前。明年,丞廨火频四发,狼狽浇沃并息。鬼每有声如犬,家人每呼吃惊,后忽语音似吴。三更叩户,庇之问:“谁也?”答曰:“程邵陵。”把火出看,了无所见。数日,三更中,复外户叩掌,便复骂之。答云:“君勿骂我,我是善神,非前后来者。陶御史见遣报君。”庇之曰:“我不识陶御史。”鬼云:“陶敬玄,君昔与之周旋。”庇之云:“吾与之在京日,服事衡阳,又不常作御史。”云:“陶今处福地,作天上御史。前后相侵,是沈公所为。此廨本是沈宅,来看宅,聊复投掷狡狴。忿戾褻却太过,乃至骂詈。命婢使无礼向之,

复令祭酒上章,告罪状,事彻天曹。沈今为(为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天然君,是佛三归弟子,那不从佛家请福,乃使祭酒上章。自今唯愿专意奉法,不须与恶鬼相当。”率之因请诸僧诵经斋戒讫,经一宿后。复闻户外御史相闻:“白胡丞,今沈相讼甚苦。如其所言,君颇无理。若能归诚正觉,习经持戒,则群邪屏绝。依依曩情,故相白也。”(出《法苑珠林》)

宋代江西人胡庇之,曾当过武昌郡的郡丞。元嘉二十六年他一到任时,就发现他的府宅已经有鬼了。每当半夜,月色迷蒙,门窗微开着,就能看见有人靠在门外站着,看样子像个小孩。如果关上门,就能听见木制拖鞋走路的声音,却什么也看不见,像这样的事有过不少次。元嘉二十八年二月,胡庇之全家得了传染病。这时空中不时扔下来瓦片石块,或撒下来阵阵灰土。到夏天过了一半时,家人的病都好了。但空中往下扔石头瓦片更厉害了,胡庇之只好请来道士持斋念经。可是鬼怪扔东西加倍凶猛起来,像下雨似的,只是不往道士和经书上扔而已。到秋冬以后,渐渐能听见鬼的声音,而且瓦片石块砸到人身上,把人的皮肉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很痛。胡家有个老太太,忍不住就经常破口大骂,鬼就在她旁边大喊大叫地吓唬人。胡庇之又请来祭酒官,给上天写了告鬼的状子,又画了符咒驱鬼,慢慢鬼才不再来骚扰了。到元嘉二十九年,鬼又来了,而且闹得比以前更凶。第二年,胡家的府宅好几次起火,拼命扑救才把火浇灭。鬼有时发出像狗叫的声音,家人们就大声呵斥一通。后来鬼忽然说话,口音像江浙人,三更时分来敲门。胡

庇之问是谁,鬼说我叫程邵陵。等端着灯出来看时,又什么都看不见。几天后半夜三更时那鬼又来拍门,胡庇之就骂他。鬼说:“请不要骂我,我是个好神,不是以前的那个鬼。是陶御史派我来见你的。”胡庇之说:“我不认识什么陶御史。”鬼说:“陶敬玄御史,你过去和他很有交情的嘛。”胡庇之说:“我和陶敬玄在京城时,他是在衡阳作事,而且根本没当过御史。”鬼说:“陶敬玄现在可到了福地了,他是在天上作御史哩。过去到你的府宅来捣乱的是沈公,因为你现在住的府宅本来是他的。他来看他的旧宅,扔石头瓦片只是恶作剧开玩笑而已,可是你却又请道士又画符的,太过分了。还破口大骂,又让奴婢无礼地对待他,他就更气愤了。尤其是你请来祭酒向上天告他的状,这事已经弄得天曹都知道了。沈公现在是天界的‘天然君’,是皈依佛门的很虔诚的弟子,你不去从佛门上供奉福,反而找来祭酒上状子告他,他能不恼火吗?所以希望你今后要诚心诚意的遵奉佛门的法规,千万不要再把沈公当成恶鬼来对待。”胡庇之就请来一些和尚念经持斋,向神求得福佑。经过一夜之后,又听鬼在窗外说:“陶御史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他让我告诉胡郡丞,沈公现在已经在控告你了,而且顶得很紧。天曹审理的话,你并不太有理。如果你能完全皈依佛法,学经文,坚守戒律,就能使一切邪崇都绝迹了。这是陶御史对你们过去友情的报答,特地让我向你转达的。”

索 颐

宋襄城索颐，其父为人，不信妖邪。有一宅凶，居者辄死，父便买居之，多年安吉，子孙昌盛，为二千石。当徙家之官，临去，请会内外亲戚。酒食既行，父乃言曰：“天下竟有吉凶否？此向来言凶，自吾居之，多年安吉，又得迁官，鬼为何在？自今以后，便为吉宅，居无嫌也。”语讫如厕，须臾，见壁中有一物，为卷席大，高五尺许。颐父（隋父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便还取刀斫之，中断，便化为两人。复横斫之，又成四人。便夺取刀，反斫索，杀之。持刀至座上，斫杀其子弟。凡姓索必死，唯异姓无他。颐尚幼，乳母抱出后门，藏他家，止其一身获免。颐字景真，位至湘东太守。（出《法苑珠林》）

宋代襄城有个索颐，他的父亲向来不信妖魔鬼怪。有一个凶宅，凡住进去的人都会死掉。索颐的父亲就买下搬进去了。住了不少年都是太太平平，子孙后代也很昌盛。后来索颐的父亲谋到了一个年俸二千石的官，准备搬家去赴任。临走前，请来了亲戚族人，聚餐告别。在酒桌上，索颐的父亲说：“天下哪有什么吉凶这些说道，这所宅子过去都说是凶宅，从我搬进来以后，多年来太平无事，而且我还升了官。可见根本就没有什么鬼怪存在。从今以后，这个府宅就是吉宅，就放心的住吧。”

说完后,他起身去厕所,不一会儿就看见墙里有一个东西,像卷起来的席子那么大,五尺来高,他就跑回去拿来一把刀去砍它。一刀把席子从中间砍断后,席子就变成了两个人。他又横着去砍,立刻又变成了四个人,而且这四个鬼怪夺下了他的刀把他杀掉了。然后鬼怪们冲进了屋里,对索家的子弟乱杀乱砍,凡是姓索的都被杀死了,只有外姓人没遭此横祸。当时索颐还很小,奶妈抱着他从后门逃出去藏在别人家。结果索家只有他一个人幸免于难。索颐字景真,后来官作到湘东太守。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二十五

鬼十

王骋之 孟 襄 司马文宣 虞德严猛
郭庆之 薄绍之 索万兴 郭秀之
庾季随 申翼之 王怀之 柳叔伦
刘 廓 王 瑶 王文明 夏侯文规

王骋之

琅邪王骋之妻，陈郡谢氏，生一男，小字奴子。经年后，王以奴婢招利为妾，谢元嘉八年病终。王之墓在会稽，假瘞建康东冈，既窆反虞，舆灵入屋，凭几忽于空中掷地。便有嗔声曰：“何不作挽歌，令我寂寂而行耶？”骋之云：“非为永葬，故不具仪耳。”（出《法苑珠林》）

琅邪王骋之的妻子是陈郡的谢氏,生了个男孩小名叫奴子。一年后,王骋之娶了谢氏的一个叫招利的使女作小老婆,谢氏元嘉八年病逝。王家的祖坟在会稽,暂时先把谢氏埋在建康的东岗上。落葬后回去要在家祭祀,灵牌入室后,忽从供桌上摔下夹,就听见谢氏恼怒的责怪说:“为什么不奏哀乐唱挽歌?难道就让我这样冷清寂寞的上路吗?”王骋之说:“这里不是你永久的坟地,只是暂时葬在这里,所以就没有举行葬礼的仪式。”

孟 襄

孟襄,字宝称。元嘉十一年,为吴宁令。其妻蔡氏,在县亡。未几,忽有推窗打户,长啸歌吟,撒掷燥土。复于空中挥运刀矛,状欲加人。数数起火,或发箱篋之内,衣服焦而外不觉。因假作蔡氏言语,一如平生。襄因问曰:“卿何以短寿?”答曰:“是天命耳。然有一罪,为女时曾宰一鸡,被录到地狱三日。闻人说,铸铜像者可免,因脱金指环一双以助之,故获解免。”时县有巫覡者,襄令召而看之,鬼即震惧。良久,巫者云:“见二物,其一如豕,一似雄鸡,两目直监竖。作亡人言是鸡形者。”时又有慧兰道人,善于呪术,即召之,令诵经呪。鬼初犹学之,有顷,失所在。(出《法苑珠林》)

孟襄,字宝称,元嘉十一年时当吴宁县令,他的妻子蔡氏在县里死了。没过多久,忽然有鬼怪来推门敲窗户,又叫又唱,还从空中往下撒干土,并在空中挥舞刀枪,看样子是要伤害人。家里还失了好几次火,有时打开衣箱,见箱内的衣物都烧焦了,外面却一点也看不出来。有时鬼还模仿蔡氏说话,学得非常像。孟襄就问鬼:“你为什么活得这么短命?”鬼说:“这是我命中注定了的。不过我曾犯过一个罪,在做姑娘时曾杀过一只鸡。为这罪我被罚,该到地狱里呆三天。后来听说铸铜像可以免罪,就把一双金指环捐助了,所以才免了下地狱的罪。”当时县里有巫婆和男巫,孟襄就找来让他们看看是怎么回事。鬼一见巫婆和男巫就很害怕。过了半天,两巫说看见了两个怪物,一个像猪,另一个像公鸡,两眼直瞪瞪地。学死去的蔡氏的,是那只像鸡的怪物。当时还有个慧兰道人,善于唸咒驱鬼。孟襄就把道人请来,让他诵经唸咒。鬼一开始还学道人唸咒,不一会儿,就消失了。

司马文宣

司马文宣,河内人也,颇信佛。元嘉元年,丁母艰。弟丧数月,望旦,见其弟在灵座上,不异平日。回惶叹咤,讽求饮食。文宣试与言曰:“汝平生勤修行善,若如经言,应得升天,或在人道,何故乃坠此鬼中。”即沉吟俯仰,默然无对。文宣即夕梦见其弟云:“生所修善,蒙报生天。灵床之鬼,是魔魅耳,非某身

也。恐兄疑怪，故以白兄。”文宣明旦请僧转《首楞严经》，令人扑击之。鬼乃逃入床下。又走户外，形稍丑恶，举家骇惧，詈叱遣之。鬼云：“饥乞食耳，经日乃去。”顷之，母灵床头有一鬼。肤体赤色，身甚长壮。文宣长子孝祖与言，往反答对周悉。妆虽恐惧，久稍安习之。鬼亦转相附狎，居处出入，殆同家人。于京师转相报告，往来观者，门限迭迹。时南林寺有僧，与灵珠寺僧舍沙门，与鬼言论，亦甚款曲。鬼云：“昔世尝为尊贵，以犯众恶，受报未竟，果此鬼身。”云：“寅年有四百部鬼，大行疾病，所应罹灾者。不悟道人耳，而犯横极众，多滥福善，故使我来监察之也，僧以食与之。”鬼曰：“我自有粮，不得进此食也。”舍曰：“鬼多知，我生来何因作道人。”答曰：“人中来，出家因缘，本誓愿也，问诸存亡生死所趣，略皆答对，具有灵验，条次繁多，故不曲载。”舍曰：“人鬼道殊，汝既不求食，何为久留。”鬼曰：“此间有一女子，应在收捕。而奉戒精勤，故难可得。比日稽留，因此故也。籍乱主人，有愧不少。”自此以后，不甚见形。复往视者，但闻语耳。时之喜十年也。至三月二十八日，语文宣云：“暂来寄住，而汝倾家营福，见畏如此，那得久留。”孝祖云：“听汝寄住，何故据人先亡灵筵耶。”答曰：“汝家亡者，后有所属，此座空设，故权寄耳。”于是辞去。（出冥报记）

河内人司马文宣，虔诚地信佛。元嘉元年，他的母亲去世。他的弟弟去世几个月后，一个十五的早上，司马文宣看见弟弟在灵座上，和活着时一模一样。弟弟长吁短叹东张西望，并要求给点吃喝。文宣尝试着和鬼对话，就问他：“照你活着时那样

积德行善,如果按佛经上说的,应该升天当神仙,或者转世为人,怎么你竟落到当鬼的份上呢?”鬼就哼哼呀呀支吾起来,后来就默默地不回答了。这天夜里,文宣梦见他弟弟来说:“我生前行善积德,已经得到了升天的好因果。在灵床上的那个鬼,是个妖怪,并不是我。我怕哥哥你怀疑责怪我,特地来告诉你。”第二天早上,文宣请来和尚唸《首楞严经》,并叫人打鬼。鬼先是躲在床底下,又逃到门外,形象非常丑恶,把全家人都吓坏了,大家又喊又骂的追赶那鬼,鬼说:“我不过是因为饿了来要些吃的罢了。”过了几天这个鬼就走了。可是这个鬼刚走,文宣母亲的灵床上又来了一个鬼。这个鬼身材粗壮高大,全身都是红色。文宣的大儿子孝祖和这个鬼谈话,向鬼提出些问题鬼都回答得很详细。起初家里人都挺怕这个鬼的,后来时间长了,大家渐渐有点习惯了。鬼也变得和大家十分亲近,日常生活出出入入简直成了家里的成员了。京城里渐渐传开了这件事,就有不少人到文宣家里看这个鬼,把门坎都要踩平了。当时南林寺有个和尚,还有灵珠寺的一个姓舍的和尚,一同来和这鬼谈话,互相间也十分融洽。鬼说:“我前世曾是个身份高贵的人,因为在人间犯了不少罪,死后受报应得到的惩罚现在还没有结束,所以现在仍然是个鬼。”又说:“寅年时将会有四百群鬼到人间大肆散播瘟疫,到那时凡是不信神拜佛的人都会遭到瘟疫。那时候瘟疫会传播得非常广,不少积德行善的人免不了也会被误伤,所以派我来监督察问这件事。”和尚给鬼东西吃,鬼说:“我有我自己的粮食,不能吃的东西。”舍和尚说:“鬼知道的事情多,能不能告诉我,我这辈子怎么成了出家人呢?”鬼回答说:“出家人本来就是人世间的人,因为你自己的

誓愿,你自然就出家修行了。”又问了一些生死存亡的道理,鬼都简单扼要的回答了,而且说了一些很灵验的事,这里就不一一记载了。舍和尚说:“人和鬼是两条不同的路,你到人间既然不是找吃的,怎么呆了这么久呢?”鬼说:“这里有一个女子,应该抓到阴间去。但这女子行善积德非常诚心,这是很难得的。我长时间在人间停留,就是因为这件事。我在这里给主人家添了不少麻烦,真是太抱歉了。”从此以后,这个鬼就不常现形了。一些到文宣家看鬼的人,只是能听见鬼说话而已。当时是元嘉十年。到了三月二十八那天,鬼对文宣说:“我只是暂时在你家住,可是你全家都祈求神的保佑,对我这样敬畏,我怎么能长住下去呢。”孝祖说:“你尽可以住,但为什么非要占据亡灵供桌上的位置不可呢?”鬼回答说:“你家死去的人,都有了自己的归属,这个灵座只是空设在那里的,所以我就暂且住下了。”于是这个鬼就走了。

虞德严猛

武陵龙阳虞德,流寓益阳,止主人夏蛮舍中。见有白纸一幅,长尺,标蛮女头,乃起扳取。俄顷,有虎到户而退。寻见何老母,攫如初,德又取之,如斯三返。乃具以语蛮,于是相与执杖侍候,须臾虎至,即共格之。同县黄期,具说如此。又会籍严猛,妇出采薪,为虎所害。后一年,猛行至蒿中,忽见妻云:“君今日行,必遭不善,我当相免也。”既而俱前,忽逢一虎,跳梁向猛。

妇举手指搗，状如遮护。须臾，有二胡人前过，妇因指之，虎即击胡，媿得无他。（出《异苑》）

武陵龙阳的虞德，旅行列益阳，住在主人夏蛮的家中。他看见有张一尺多长的白纸裹着夏蛮女儿的头，就把它取了下来。不一会儿，有一只老虎来到门口又退回去了。顿时又看见何老母把那张纸又裹在夏蛮女儿的头上，虞德就又把纸拿下来，这样重复了几次后，虞德就告诉了夏蛮。夏蛮就和虞德一齐拿着棍子守候在门口。不一会儿老虎又来了，两个人就一起和老虎格斗起来。同县的黄期很详细的说过这件事。还有一件事是，会稽人严猛的妻子出去打柴，被老虎残害了。第二年，严猛在草丛中走路时，他的妻子突然出现了，对他说：“你今天出门一定会遇到祸事，不过我可以帮你免祸消灾。”说罢两人一起往前走，忽然遇到一只老虎，窜跳着向严猛扑过来，他妻子举起手来分开十指遮护着他的身子。不一会儿，有两个胡人从面前走过，妻子就指他们，虎立刻扑向两个胡人，严猛终于平安无事。

郭庆之

黄州治下，有黄父鬼，出则为祟。所著衣袷皆黄，至人家，张口而笑，必得疫疠。长短无定，随篱高下。自不出已十余年，

土俗畏怖。庐陵人郭庆之，有家生婢，名采薇，年少有色。宋孝建中，忽有一人，自称山灵。如人裸身，长丈余，臂脑皆有黄色，肤貌端洁。言音周正，土俗呼为黄父鬼。来通此婢，婢云，意事如人。鬼遂数来，常隐其身，时或露形。形变无常，乍大乍小。或似烟气，或为石，或作小儿或妇人，或如鸟如兽。足迹如人，长二尺许，或似鹅迹，掌大如盘。开户闭牖，其入如神。与婢戏笑如人。（出《述异记》）

黄州所辖地区有个黄父鬼，这鬼一出现就会作怪。黄父鬼穿一身黄衣服，进了谁家以后就张开嘴笑，这家人就一定会得瘟疫。这鬼高矮没有一定，随着住家的篱笆或高或矮。当地人都非常怕黄父鬼。但这鬼已有十多年没出现了。庐陵人郭庆之家有一个仆人生的丫环，名叫采薇，年轻，长得也俊俏。宋孝建年间，忽然有一个人，自称是山灵，像人一样但全身赤裸，一丈多高，手臂和脑门上都有黄色，但皮肤洁净，相貌也很端正，说话也很标准。这就是当地人称的黄父鬼。这鬼来和丫环采薇私通，据采薇说，这鬼的一切都和人类一样。这个鬼经常来，但经常隐身。有时候也现形，但变化无常，有时大有时小，有时像一股烟，有时又变成一块石头。有时变成小孩、女子，有时又变成鸟或兽。黄父鬼的脚印像人，但有二尺长。有时脚印又像鹅掌，有盘子那么大。这鬼来时，会随意的开门关窗，象神一样不知鬼不觉地就进屋了，和采薇说笑调戏，也和人一样。

薄绍之

薄绍之尝为臧质参军，元嘉二十四年，寄居东府之西宾别宅中。与祖法开邻舍。开母刘，寝疾弥旬，以二十二年五月一日夜半亡。二日，绍之见群鼠，大者如豚，鲜泽五色，或纯或驳，或著平上帻，或著笼头。大小百数，弥日累夜。至十九日黄昏，内屋四檐上有一白鼠，长二尺许，走入壁下，入处起火。以水灌之，火不灭，良久自灭。其夜见人，修壮赤色，身光如火，从烧壁中出，径入床下。又出壁外，虽隔一壁，当时光明洞彻，了不觉又障碍。四更，复有四人，或与绍之言相佑，或瞋目吐舌。自暮迄旦，后夕复烧屋。有二人，长九尺许，骑马挟弓矢，宾从数十人，呼为将军。绍之问：“汝行何向？”答云：“被使往东边病人还。”二十一日，群党又至。家先有一白狗，自有鬼怪，暮常失之，至晓辄还。尔夕试系之，须臾，有一女子来云：“忽系此狗，愿以见乞。”答便以相与，投绳竟不敢解，倏然走出。狗于是呻唤垂死，经日不能动。有一人披锦袍，弯弧注镞，直向绍之。谓：“汝是妖邪，敢干恐人。我不畏汝，汝若不速去，令大道神寻收治汝。”鬼弛弦纵矢，策马而去。（出《述异记》）

薄绍之曾当过臧质的参军。元嘉二十四年，他借住在上司家的客舍里，与祖法开是邻居。祖法开的母亲刘氏卧病在床十

多天,在元嘉二十二年五月一日半夜时去世。五月二日,薄绍之看见一群老鼠,大的像小猪,毛皮光亮,各种颜色都有,有的鼠是一种颜色,有的鼠是杂色的。有的鼠戴着头巾,有的套着笼头,大大小小有近百只。从白天到晚上,这些老鼠不断出现。到了十九日黄昏,里屋四檐上有一只白老鼠爬到墙下面。钻进墙里后立刻起了火,用水灌进去,火也不灭,过了半天,火自己才熄灭。这天夜里看见一个人,又高又壮,全身红色,发出像火似的光芒。这人从起过火的墙里走出来一直钻到床底下,又钻出墙外。虽然隔着一道墙,但当时通明透亮,一点也不觉得隔着什么。到了四更,又来了四个人,他们有的和薄绍之说可以保佑他,有的对他瞪眼睛吐舌头,从晚上一直折腾到第二天早上。到了晚上,屋子又起了火,来了两个人,骑着马挟着弓箭,带着几十个侍卫,侍卫们都称那两个骑马的是将军。薄绍之问他们从哪儿来,他们回答说是被派到东面去散布瘟疫害人,刚刚回来。二十一日,那帮家伙又来了。家里原来有一只白狗,自从家里闹鬼,这只白狗一到晚上就丢,到第二天早上又回来了。这天晚上试着把狗拴上,不一会儿,有一个女人来说:“别拴这狗,把它送给我吧。”答应把狗送给她,那女人竟扔掉绳子不敢牵狗,很快就走出去了,那狗就开始号叫呻吟,躺在地上不能动,快要死了。又有一个人穿着锦缎袍子,拉弓搭箭对准了薄绍之。绍之说:“你是妖怪吗?你少吓唬人,我不怕你。你要不快快滚蛋,我马上让有至高法力的大神把你抓去,狠狠整治你!”鬼一听,立刻挟起弓箭,打马跑掉了。

索万兴

敦煌索万兴，昼坐厅事东间斋中，一奴子忽见一人著帻，牵一駝马，直从门入。负一物，状如乌皮隐囊，置砌下，便牵马出行。囊自轮转，径入斋中，缘床脚而上，止于兴膝前。皮即四处卷开，见其中周匝是眼，动瞬甚可憎恶。良久，又还更舒合，仍轮转下床，落砌而去。兴令奴子逐至司厅事东头灭，恶之，因得疾亡。（出《述异记》）

敦煌人索万兴，白天坐在公事房东边的书斋，他的仆人忽然看见一个戴头巾的人，牵着一匹青白杂色马进了大门。马身上驮着一件东西，看上去像一个黑色的皮包。那人把皮包扔一台阶下就牵着马出走了。这时，只见那黑皮色自己转动起来，一直转进了书房，顺着床腿滚上来，停在索万兴的腿上。接着，那黑皮包就自动从四边打开，只见里边周围全都是眼睛，每个眼睛都又眨巴又动弹，那样子十分可怕。过了半天，黑皮包又自动合上，仍然像车轮般骨碌下了床。转到门外台阶下又往西转去。索万兴叫仆人追那怪物，直追到办公房的东头就突然消失了。索万兴越想越憎恶，接着就得了病，很快就死了。

郭秀之

郭秀之，寓居海陵。宋元嘉二十九年，年七十三，病止堂屋。北有大枣树，高四丈许。小婢晨起，开户扫地，见枣树上有一人，修壮黑色，著皂幞帽，乌韦裤褶，手操弧矢，正立南面。举家出看，见了了。（了字原缺。据明抄本补。）秀之扶杖视之。此人谓秀之曰：“仆来召君，君宜速装。”日出便不复见，积五十三日如此，秀之亡后便绝。（出《述异记》）

郭秀之住在海陵，宋代元嘉二十九年时，他已七十三岁了，生病住在堂屋里。堂屋北面有棵大枣树，有四丈多高。一天早晨，小丫环起来开门扫院子，看见枣树上有人，又高又壮，全身漆黑，头戴黑布帽，穿黑色夹裤，手里拿着弓箭，面朝南直直地站着。全家听说后都出来看，都看得很清楚，也没看出什么名堂。后来郭秀之从病休床上起来扶着拐棍也出来看，树上那人就对秀之说：“我是来召你到阴间去的，你还是快准备行装上路吧。”太阳出来后，那个鬼就不见了，这样过了五十三天，天天如此，直到郭秀之去世，那鬼才不再来了。

庾季随

庾季随,有节概,膂力绝人。宋元嘉中,得疾昼卧。有白气如云,出于室内,高五尺许。有顷,化为雄鸡,飞集别床。季随斫之,应手有声,形即灭,地血滂流。仍闻蛮姬哭声,但呼阿子,自远而来,径至血处。季随复斫,有物类猴,走出户外,瞋目顾视季随,忽然不见。至晡,有二青衣小儿,直从门入,唱云:“庾季随杀官!”俄而有百余人,或黑衣,或朱衣,达屋,齐唤云:“庾季随杀官!”季随挥刀大呼,鬼皆走出灭形,还步忽投寺中。子勿失父所在,至寺,见父有鬼逐后,以皮囊收其气。数日遂亡。(出《述异记》)

庾季随是个很有气魄的大丈夫,有过人的力气。宋元嘉年间,他得了病,白天躺在屋里床上。忽然有一股像云似的白气从屋里冒出来,有五尺多高。不大会儿,白气变成了一只公鸡,飞到另外一个床上。季随抄起刀向鸡砍去,随着刀声落地,那公鸡不见了,地下顿时鲜血横流。接着就听见一个蛮子老妇的哭声,一边哭一边叫她的儿子,哭喊声由远而近,一直来到地上有血的地方。季随挥刀又砍,那老妇变成一个像猴的怪物向门外逃去,还不时回头用眼睛瞪季随,突然就不见了。到下午三四点钟时,有两个侍从小孩从大门外一直走进屋来,大叫

说：“庾季随杀了我家官人！”顿时来了一百多人，有的穿黑衣，有的穿红衣，涌进屋后一齐大喊：“庾季随杀害了我家官人！”季随挥舞着刀也大喊大叫，鬼们立刻逃走不见了，很快又都跑进寺庙里了。庾季随的儿子突然发现父亲没了，急忙赶到庙里去，看见有鬼紧追在他父亲身后，用皮袋子收他父亲的气，没过几天，庾季随就死了。

申翼之

广陵盛道儿，元嘉十四年亡，托孤女于妇弟申翼之。服阕，翼之以其女嫁北卿严齐息，寒门也，丰其礼赂始成。道儿忽室中怒曰：“吾喘唾乏气，举门户以相托，如何昧利忘义。结婚微族！”翼大惶愧。（出《搜神记》）

广陵人盛道儿，元嘉十四年去世。临死前把唯一的女儿托附给自己的小舅子申翼之。办完丧事服孝期满后，申翼之把盛道儿的女儿嫁给了北卿严齐息。严齐息家境、门第都很寒微，化了大量的财礼贿赂申翼之，这门亲事才成。这天，申翼之突然听见死去的姐夫盛道儿在屋里大发脾气嚷道：“我临死前只剩一口气的时候，郑重的把女儿托给了你，本指望你给她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家。你怎么竟昧着良心，见利忘义，为我女儿结了这么个贫家小户为亲呢？”申翼之听了又害怕又惭愧。

王怀之

王怀之,元嘉二十年,丁母忧。葬毕,忽见□树上有姬,头戴大发,身服白罗裙,足不践柯,亭然虚立。还家叙述,其女遂得暴疾,面仍变作向树杪鬼状。乃与麝香服之,寻如常。世云,麝香辟恶,此其验也。(出《异苑》)

元嘉二十年,王怀之的母亲去世了。埋葬以后,忽然看见树上有一个老太婆,头戴大假发,身穿白罗裙,双脚并没有踩在树枝上,而是凌空站着。王怀之回家后向家人说这件事后,他的女儿就突然得了急病,面孔变成了刚才树上那个老太婆的样子。王怀之就拿来一点麝香让女儿吃下去,女儿的面孔才恢复了原来的模样。世间都说麝香能避邪恶,这就是一个很灵验的例证。

柳叔伦

宋孝武大明初,太尉柳叔伦,住故衡阳王故第。大明五年,忽见一脚迹,长二寸。伦有婢细辛,使取水浣衣,空中有物,倾

器倒水。伦拔刀呼婢，在侧闻有物行声，以刀斫之，觉有所中。以火照之，流血覆地。后二十日，婢病死。伦即移尸出外，明日觅尸，不知所在。（出《广古今五行记》）

宋代孝武帝大明初年，太尉柳叔伦住在已去世的衡阳王的旧府宅。大明五年时，有一天柳叔伦忽然在地上看到一个脚印，只有两寸长。柳叔伦有个使女叫细辛，当她去打水洗衣服时，听见空中有个怪物把一盆水倒了下来。柳叔伦就抽出刀来招呼使女，就听得身旁有怪物走路的声音，用刀猛砍下去，觉得砍中了。拿灯来一照，地上全是血。过了二十天，使女细辛得病死了。柳叔伦就把细辛的尸体挪到外面去。第二天再去，尸体却不知哪里去了。

刘 廓

宋沈攸之在镇，朱道珍尝为孱陵令，刘廓为荆州户曹，各相并居江陵，皆好围棋，日夜相就。道珍元徽三年六日亡，至数月，廓坐斋中，忽见一人，以书授廓云，朱孱陵书。题云：“每思棋聚，非意致阔。方有来缘，想能近顾。”廓读毕，失信所在，寝疾寻卒。（出《诸宫旧事》）

宋代时,沈攸之当镇守使,朱道珍曾当夔陵令,刘廓当荆州户曹。这三个官户都住在江陵,都喜欢下围棋,常常不分昼夜的聚在一起下棋。朱道珍在元徽三年某月六日去世。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刘廓在屋里坐着,忽然来了一个人拿着一封信交给刘廓说,“这是朱道珍给你的信。”刘廓打开信,见信上写道,“经常想起咱们在一起下棋的美好往事,如今我们相隔太远无法实现。但我俩有缘相会,我想最近就能见到你了。”刘廓读完了信,信就忽然消失了。不久刘廓就病死了。

王瑶

王瑶,宋大明三年,在都病亡。瑶亡后,有一鬼,细长黑色,袒著犊鼻褌,恒来其家。或歌啸,或学人语。常以粪秽投入食中,又于东邻庾家犯触人。不异王家时,庾语鬼:“以土石投我,了(了原作子,据明抄本改。)非所畏,若以钱见掷,此真见困。”鬼便以新钱数十,飞掷庾额。庾复言:“新钱不能令痛,唯畏乌钱耳。”鬼以乌钱掷之,前后六七过,合得百余钱。(出《述异记》)

宋朝大明三年,王瑶在京城病故。王瑶死后,有一个鬼,细高个儿,浑身黑色,上身光着,下穿一条犊鼻形裤子。这个鬼常常到王瑶家来,有时唱歌,有时大叫,有时学人说话,还常常把

粪便等脏东西扔进食物里。后来这鬼又跑到王瑶家的东面邻居庾家去祸害人,和在王家一模一样。庾某就对鬼说:“你拿泥土石块打我,我才不怕呢。你要是拿钱打我,那我可真受不了。”鬼就拿了几十个新钱打下来,正打在庾某的额头上。庾某又说:“新钱打不痛我,我只怕旧钱。”鬼就拿旧钱打庾某,前后打了六七次,庾某一共得了一百余钱。

王文明

王文明,宋太始末江安令。妻久病,女于外为母作粥,将熟,变而为血。弃之更作。复如初。母寻亡。其后儿女在灵前哭,忽见其母卧灵床上,如平生,诸儿号戚,奄然而灭。文明先爱其妻所使婢,妊身将产。葬其妻日,使婢守屋,余人悉诣墓所。部伍始发,妻便入户打婢。其后诸女为父办食,杀鸡,割洗已竟,鸡忽跳起,轩道长鸣。文明寻卒,诸男相续丧亡。(出《述异记》)

王文明,宋代太始末年任江安县县令。他的妻子得病已经很久了,他的女儿在外面给母亲作粥。粥快熟的时候,忽然变成了血。女儿把血倒掉又重新作粥,粥又变成了血,她母亲很快就死去了。后来,儿女们在母亲的灵前哭丧,忽然看见母亲躺在灵床上,像活着的时候一样。儿女们哭得更悲痛了,但母

亲又突然消失。王文明过去曾和他妻子的丫环有私情，丫环已怀了孕将要临产。妻子出殡那天，让丫环看家，其他人都一块到墓地去了。送殡的人们刚刚走出去，王文明已死的妻子就跑进屋里痛打那丫环。后来，王文明的女儿们为他做饭，杀了鸡之后把鸡都褪净切好了，那鸡竟突然活了，而且跳起来昂首打起鸣来。王文明很快就死了，他的儿女们也都陆续死去。

夏侯文规

夏侯文规居京，亡后一年，见形还家，乘犊车，宾从数十人，自云北海太守。家设饌，见所饮食，当时皆尽，去后器满如故。家人号泣，文规曰：“勿哭，寻便来。”或一月或四五十日辄来，或停半日。其所将赤衣驹导，形皆短小，坐息篱间及厢屋中，不知文规当去时，家人每呼令起，玩习不为异物。文规有数岁孙，念之抱来，其左右鬼神抱取以进。此儿不堪鬼气，便绝，不复识之，文规索水喂之，乃醒。见庭中桃树，乃曰：“此桃我所种，子甚美好。”其妇曰：“人言亡者畏桃，君何为不畏？”答曰：“桃东南枝长二尺八寸，向日者憎之，或亦不畏。”见地有蒜壳，令拾去之，观其意，似憎蒜而畏桃也。（出《甄异录》）

住在京城的夏侯文规，死后一年现形回家，坐着牛车，带着几十个随从，自己说已当上了阴界的北海太守。家里人为他

设下了祭祀的酒饭,摆好后不一会儿饭食就光了,等他走后,碗碟里的食物又是满满的了。当时家里的人都悲痛地哭号着,夏侯文规说:“别哭,我很快还会再来的。”从此以后,每隔一个月或四五十天,夏侯文规就回家一次,有时来家后能停留半天。他带来的穿红衣服的马夫和开道的侍从个子都十分矮小,坐在篱笆间或厢房里休息。家里人不知道夏侯文规什么时候走,就招呼那些马夫和随从,跟他们在一起游戏玩耍,一点也没把他们当成鬼怪。夏侯文规有一个才几岁的孙子,非常想念,让人抱来看看。他左右的鬼神就把小孙子抱来交给他。小孙子由于太小受不了鬼的阴气,一下子就断了气,不认得人了,文规就要来水喷了下去,那孩子才苏醒过来。夏侯文规看见院子里的桃树就说:“这棵桃树是我种的,结的桃子很好吃。”他的妻子就问他:“都说鬼最怕桃树,你怎么不怕呢?”夏侯文规说:“桃树上东南朝着太阳的树枝长二尺八寸的,我很讨厌,但不一定害怕。”夏侯文规看见地上有蒜皮,就让家里人拾起来扔出去。看他的意思,好像是讨厌蒜,也害怕桃树。